

奇天异地

中国神话小说大系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笔画)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闻琨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闻琨	唐树凡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寓意卷(2)

奇 天 异 地

Qitian Yidi

陈年希 等校点

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4,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44

印数: 1—25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中平

版式设计: 顾 季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沈 人

ISBN 7-80507-058-X/I·30

(精装) 定价: 6.60元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简例

- 一、编大系有两种方法，或按史序，或以类分。本大系分类选编。
- 二、中国的神话怪异小说，分文言短帙和章回说部两大体系。文言神怪小说，篇目虽多，但字数较少。本大系辑为一卷。
- 三、章回说部体小说，始于元末，但迄今未见元刻之章回小说，故本大系所收之神怪章回小说，以明、清、民国（1949）三代为时限。
- 四、大系不是大全，须经选择。本大系选收作品的标准是：（1）同类作品中的代表性；（2）社会影响的深广性；（3）小说史上的学术性；（4）版本存藏之珍缺性。四者须具其一。
- 五、神怪小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但提要钩玄，可分为五大类，即：
 - （1）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
 - （2）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
 - （3）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
 - （4）依附于鬼妖物怪的怪异类；
 - （5）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

本大系以以上五类分为五卷。

在神怪章回小说中，有几种作品，或影响大，或续仿

多，或卷帙浩瀚，故特自上列五类中析出，单列为卷，即：西游全书卷；济公全书卷；四游全书卷。

如上，本大系共为九卷。即：（1）文言卷 （2）史话卷 （3）神佛卷 （4）神仙卷 （5）怪异卷 （6）寓意卷 （7）西游全书卷 （8）济公全书卷 （9）四游全书卷。

六、大系之编，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一旦条件具备，或者我们的后代需要出版中国神怪小说大全时，可将本大系未收之书，辑为一卷。故本大系虚设“辑遗卷”而为十卷。

七、卷以类分。但各类作品的种数与字数，或多或少，不宜削足适履。故各卷分册出版，册数不等。

八、有相当一部分神怪小说，不仅出版过，而且印量很大。故各卷分册出版时，不一定依据学术上的次序，但规划中的书目必须在规划时间内出完。

九、本大系由巴蜀书社、齐鲁书社、辽沈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按统一体例（略如：统一开本、字体、字号、行款、书脊、版式、装帧设计等）分精装平装两种装帧印制。

十、各书校记和校点者的评论等，一律附出单行汇编评论集，不附于各书之后。大系总序言印在《百大妖精斗法》一书之前。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奇天异地》出版说明

在《中国神怪小说大系·寓意卷》第一分册《荒诞奇书》里，已收清初至乾、嘉年间的荒诞小说五种，并在序言中对什么是荒诞小说、荒诞小说的源流以及荒诞小说与神怪小说的关系等，作了阐述。本书续收清末光绪至宣统年间的荒诞小说四种，总其名为《奇天异地》。

《地府志》署葛啸侬著。首戊申三月合郡王庆寿的序，对著者略有所述：“上邑葛啸侬茂才，负才使气，不合于时；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每于教课之暇从事小说。凡所见所闻，可笑可哭之事，皆托于游戏，著为文章。自去岁以来，刊行者已有：《宦海风波》《时髦现形记》及《三路财神》《女学昌明》并《三续济公传》等六七部。”作者以为，中国人做事只计较眼前利益，西方人做事能着眼于长远，所以英国教主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全部侵占中国，出阴兵强占了阴曹地府，控制了阎王，夺取了转轮投生权，不准有爱国之心的魂灵转世，只拣甘心作汉奸的劣鬼投生。

《新天地》署“书带子”著，未署姓氏的序中说：“适有鸳湖茂才郑君书带子，戏作滑稽小说《新天地》二十章。”可知作者为嘉兴郑茂才。书叙：钻天党钻天，刮地党刮地；三十天不稳，十八层地狱不牢。于是玉帝请盘古氏另建第三十四天，另造第十九层地狱；命天仙天神改良天道，清理地狱。寓有改良维新之意。

《天上大审判》六章，无目，无序跋，后附《答客问》。

虽是仅有三万字的短篇，但立意别致：周灭殷纣，世称吊民伐罪，周武王被历代尊为圣贤。而纣王大臣飞廉不服，两千多年灵魂不散，见中国之腐败贫弱，怒而升天控告周武王为千戴百世不忠不孝之祸首，在玉帝面前依理驳倒了文王、武王、孔子、孟子……，有理有据，却被视为愚顽，终被观音以佛法封住了嘴，不准他说话。作者亚东破佛，本姓名彭逊之，又名彭俞，号亚东破佛，江苏溧阳人；因家境所迫而赴上海创办《竞立社小说月报》，著有《泡影录》《闺中剑》《三家村》《歼鲸记》《双魂灵》《天上大审判》等，并译《东瀛新侠义》等。《天上大审判》正文内有夹批，后有总评，评者署儒冠和尚，亦即作者之又一别号。

《蜗触蛮三国争地记》，署虫天逸史氏撰，蜗庐寄居生序，后附倮虫长民跋。全书十六回，回后有雕虫小技生的笺释。因为书中之国名、人名均以化生动物昆虫之类命名，笺释其虫名之由来及习性，颇有助于阅读。作者以蜗牛国喻中国，以触国喻日本国，以蛮国喻俄国，总寓日、俄之侵略中国及中国内政外交官员之腐败。此书风格特异，作者独具匠心。

四部小说，都是以荒唐怪诞的故事，事事影射，随心寓意。从小说史的、文艺思潮的角度选编，以供学界研究这一派小说的特征及其源流。至于如何看待各书作者所寓意嘲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则须读者弃其偏颇，执掌公论，作出正确的评价。

《地府志》的作者，习惯于把“怎么”写作“什么”、“吃饭”“吃苦”“吃亏”写作“吸饭”“及亏”“吸苦”；把“都是”“急忙”“如其”写作“多是”“疾忙”“如果”。这些，仍如其旧。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地府志

序

- 第 一 回 想发财甘心剪发辮
伤遗体老父显阴灵 4
- 第 二 回 学新派不敢报父仇
夺庙产一气入地府 8
- 第 三 回 冒新学公所请駿魂
震虚名大圣邀滑鬼 12
- 第 四 回 忘根本肆口轻圣学
怒毁谤拔剑斩狂儒 17
- 第 五 回 见先师殿中倔强
遇大员路上纵谈 21
- 第 六 回 回公所滑鬼备演说
上讲台先圣发至言 25
- 第 七 回 奉王旨穷鬼掌部务
拍马屁学董宴尚书 29
- 第 八 回 赴私宅老猿现迹
谒部堂教士投文 33
- 第 九 回 鬼御史要求换脑

	留学生代撰愿书·····	37
第十回	保释教佛祖降临 争游学圣贤辩论·····	41
第十一回	沿旧例逆犯送学 免私刑罪人哀求·····	45
第十二回	得贿赂夷部索囚 施法术野猿铸脑·····	49
第十三回	去本性恩将仇报 换黑心死去活来·····	53
第十四回	用奸党医生用计 制替身法术无边·····	58
第十五回	打洋鬼大贤施勇 救教士西崽求情·····	62
第十六回	揽轮权英国施要求 遭枉死冤魂赴部署·····	67
第十七回	盘根底兆南受窘迫 查案卷秋瑾得冤仇·····	72
第十八回	接巡抚阎王拍马屁 示惩罚大吏入猪胎·····	77
第十九回	解仇结恳求女士 串家长压制冤魂·····	82
第二十回	下战书君臣筹计 因换脑医士被胁·····	87
第二十一回	羡慕富贵愿换孙心 贪金钱甘作虎伥·····	92
第二十二回	报豢恩猎犬咬洋人 速苦状贵族倾家丑·····	98

第二十三回	抢饰箱骨肉争殴 吸刀背奸臣遭险	103
第二十四回	怕洋势逃生弃命 卖矿产立约成交	109
第二十五回	满罪孽宋太师投胎 想掳略姚尚书弃职	115
第二十六回	讲兵费喜得厚利 筹赔款力荐大臣	121
第二十七回	革命党出狱草诏 城隍神奉旨勾魂	127
第二十八回	诉阻挠城隍上奏 因争执贵族挥拳	134
第二十九回	恋富贵大臣闹阴殿 教妙计赔款靠阳官	140
第三十回	降天诏阎王被劾 遇教徒贪鬼受雇	145
第三十一回	杨善士投生遭抑勒 曾观察奉命入轮回	152
第三十二回	破机关奸计无成 开学堂设筵款客	158
第三十三回	贪吸酒甘心尽义务 震阉势蓄意献殷勤	164
第三十四回	揽刑权恶梟出地獄 厌贪俗善士驻阴司	171
第三十五回	拿奸恶忠鬼设坑 施救援教徒掘地	178
第三十六回	送转轮老猿投生	

	接回电忠臣免祸	185
第三十七回	围洋馆程李败退 刺猴精周烈遭擒	193
第三十八回	读信函兆南露真相 修机器荣业施假语	200
第三十九回	招工头黄桂生投标 用压力阎罗王降旨	208
第四十回	轮回遭天火地府永澄清 教党受雷刑皇朝长邛治	215

新天地

序

第一章	书带子笔述滑稽	228
第二章	通明殿大开会议	232
第三章	闻仲访求盘古氏	235
第四章	玉皇迁銮新天地	239
第五章	地藏王查阅地狱囚	243
第六章	武判官忘拿革命党	246
第七章	地里鬼诬杀女革命	250
第八章	阎罗王迎接玉皇使	253
第九章	世尊调查案卷	257
第十章	志士求免轮回	261
第十一章	凤汗侦探龙华	265
第十二章	行者下降上海	269
第十三章	诸神仙变化留学生	273
第十四章	东方朔旅馆论文体	277

第十五章	猪八戒做医生	281
第十六章	老土地论新报	285
第十七章	上海县观审囚犯	289
第十八章	新天官神圣复命	293
第十九章	王灵官夺骂魁星	297
第二十章	嫦娥女伤逐月老	301

天上大审判

第一章	309
第二章	312
第三章	316
第四章	320
第五章	324
第六章	332
附《答客问》	341

蜗触蛮三国争地记

序

第一回	触蛮国争地启兵端 左右相当朝赞中立	351
第二回	下战书触国逞雄师 定和议蛮王甘雌伏	353
第三回	施鬼蜮蛮王巧嫁祸 震雷霆蜗国快除奸	355

第 四 回	请变法维新成党祸 信妖言守旧肇兵端	357
第 五 回	卖金矿汉奸真独一 殉铁路国士真成双	359
第 六 回	改刑名酷吏生反对 讲学务名士盗虚声	361
第 七 回	办警察亭长肆专擅 领征兵公子惯横行	363
第 八 回	愤国耻烈士蹈东海 悲学界女子葬西湖	365
第 九 回	诧齐螯奇变震惊雷 哀秋蝉沉冤悲莫雪	367
第 十 回	解行缠女子类丈夫 束双趺男儿效巾幗	369
第 十 一 回	循旧例官场致寿礼 添新眷亲贵殉私情	371
第 十 二 回	停銮选程阻路三千 严禁烟丸吞林十八	374
第 十 三 回	监留学瀛海起风潮 募工人国民争抵制	377
第 十 四 回	倡革命车旁轰炸弹 考宪政海外遣星轺	379
第 十 五 回	强中强飞船制蚱蜢 巧外巧天网布蜘蛛	381
第 十 六 回	征二国奉藩返侵地 朝四夷垂拱颂光天	383

跋

●葛啸依撰

●钟离叔校点●

地府志

《地府志》序

新小说伙矣。然观其意旨，总不多情节离奇四字，绝少激昂慷慨之文。盖著书者大都为销路起见，不得不投时所好也。上邑葛啸侬茂才，负才使气，不合于时。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每于教课之暇，从事小说。凡所见所闻，可笑可哭之事，皆托于游戏，著为文章。自去岁以来，刊行者已有《宦海风波》《时髦现形记》及《三路财神》《女学昌明》并《三续济公传》等六七部。每书一出，争相购阅，风行于时。是书，以地府托名，而实关世事。骂鬼耶？骂人耶？而人为鬼为蜮，则以鬼视之，而以鬼骂之矣。至其语言含蓄，情节幽远，看似寻常，实有深味。翻阅一过，不禁叫绝。特将其用意之处，加以圈摘，用醒阅者之目。并略叙数言，弁诸书首。

戊申三月合郡王庆寿谨志

第一回 想发财甘心剪发辮 伤遗体老父显阴灵

话说阴曹风气，随阳世为转移。阳世守旧，则一般守旧之人，上至公侯将相，下至士农工商，都株守旧墨，胸中没一些新思想。一旦灵魂儿至阴府，也不过与其在阳世一般，自甘浅陋，不知振作。做官的仍敷衍了事，读书的仍醉心科举。至于下流之人，更不足道。

若近世则不然，做官的在阳世奉行新政，自命为新世界人物，自然到了阴司也有一番新举动了。读书的，在阳世鄙薄科举，出洋的出洋，进学堂的进学堂，自然到了阴司也要创立新学说，兴办学堂，做一番新鲜事业了。

著书的先把松府江华亭县里一个人首先表起，作为开宗明义第一章。

原来这个人姓姚，名兆南，号叫孔长，世代住在华亭县的亭林镇。他本是个不第秀才，在科举没废的时候，也曾研究八股，凡有名墨卷，没一篇不熟读胸中，以图侥幸中举。不料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七次下闱，依然一领青衿，攀不得月中之桂。正在懊恼欲死的时候，忽然听人传说，有上谕下，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他心中一想：既然国家要废科举，必定看中留学生了，这件事吾早已想到，如果消息确实，吾必然好趁此发

财成名。于是就慌慌张张的奔到朋友家中，借了一张新闻纸。一瞧，果然论文后接续就载着这道上谕。他一见之下，喜不自胜。回到家中，立刻带上银两，趁搭小轮，连夜赶到上海。起岸径至洋行中，买了一身黑呢西衣及皮鞋、呢帽，仍附轮回家。

既到家中，就要叫妻子胡氏，把头发剪去。胡氏那里舍得，再三不肯。经不得他厉声催逼，这胡氏又是三从四德的女子，焉敢十分违拗，只得战兢兢的取了剪刀儿走到他面前，心中实在的不忍下手。姚兆南又催道：“吾的辫儿又不是你的头发，干你什么事，你快给吾剪罢。”胡氏道：“官人剪了辫儿做什么事呀？”姚兆南道：“吾剪了辫儿就好扮做日本留学生、美国留学生、法国留学生，随机应变，就好靠此发财。”胡氏自从嫁到姚家，景况窘迫异常，弄的典质一空了。此刻听到发财两字，怎么不动心。忙问道：“官人怎么一剪辫儿就会发财呢？”姚兆南道：“你不知，现在已有上谕下来，把从前的科举废去，天下都要兴办学堂了。学堂乃是仿外洋制度，吾们中国素来没有的，吾趁早剪去辫儿扮做出洋学生，学成回国，到各处张罗银钱，开设学堂，岂不是好靠此发财。”胡氏听到这里，心中暗想道：这个计较倒也不差，把他一个人晦气，多赚些银钱回来，吾乐的丰衣足食，享受下半世清福，岂不甚好。主意想定，就不等他丈夫说完，立时提起剪刀，在姚兆南的辫子根上，只轻轻一剪。但听如春蚕食叶一般，嗖嗖嗖，早已见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儿，从头上取下来，拿在胡氏手中了。姚兆南即时取了木梳，把剪剩的短发，往前梳顺了。一面脱却旧衣，穿上呢服；一面吩咐胡氏，把这辫儿丢在茅厕里。胡氏又舍不得道：“好好的发辫，何苦就要丢他在茅厕里。”姚兆南笑道：

“你还有所不知道哩，吾把这三千烦恼丝埋于粪秽之中，令他

永不得超生，吾头上剩下的根儿见他如此吃苦，再不敢长出来，吾从此就好做个新世界人物，成名成利了。”胡氏一听，也说的不差，果然听他命令，奔到后面茅厕边，拾了块石头儿，把辫梢绑缚了，扑通一声丢在厕中，自己还自言自语道：不缚石头儿，他必然要浮起在上面，人家见了又要将他捞起，他仍得脱去污秽，超身世界，如今被吾这样恶作剧，他只好在坑底下过活，永远不得翻身，好给那些没长起来的许多头毛做个榜样。走至前面见了兆南，又把这个计较说了一遍，兆南也欢喜不胜，赞了他几句。二人同到房中坐定，兆南就铺纸磨墨，提笔在手，拟那学堂章程。胡氏见了，就立起身，站在案旁观看。

众位想想，这个学堂，关系教育的事情何等重大，何等缜密，即使真个有本领的游学生，会齐了众人，大家议拟，也许有十天八天的工夫才能成哩，他一个破旧秀才，不知学堂为何物，能拟出个什么章程。拟了半天，仍是一个字也没有。看看天色已近黄昏，心中十分焦躁。胡氏见丈夫为难情形，心中明白，说道：“官人，莫非这种章程不易拟的吗？”兆南道：

“自然难的，吾经营了这一半天，连一个字也拟不出。”胡氏笑道：“官人，你真不聪明了。外洋既设立学堂，必有章程的，你只须去抄他下来就是了，何必要自己拟它。”兆南被他一提，心中立时省悟道：“不差，不差，这种章程，新闻纸上时时载着，吾只须去抄他下来便了。”于是，夫妇吃了夜饭，上床睡觉。

姚兆南因为日间奔波了一天，精力早已疲倦，一上床，立时入梦。方在朦胧之间，忽见他父亲姚润翁，手执拐杖走至面前，兆南抬头一瞧，见他满脸怒容，正要叫他，忽听润翁大喝道：“你这不肖子，你要发财，也不值得伤残父母遗体，轻剪

发辫。人家真出洋游学的，到了外洋，不得已暂时剪去，及至回来就都要留长起来，穿上旧衣服，仍做中国子民。你要冒充留学生，应该从肚子里学问着想，不应该在这形式上着想，贸然剪去了辫儿，改作洋人。况且创办学堂，第一要经费。要筹经费，无非在地方公款上着想。现在，各处公款都被那劣绅恶监吞没的吞没，把持的把持，你那的想弄的他们出来。”姚兆南不等说完，就接口答道：“吾不想地方公款。”姚润翁道：

“你不想公款想什么呀？”兆南道：“吾想地方官长同富商大贾的钱。现在既奉旨办学堂，吾只须立本捐簿送上去，不怕他不答应。”姚润翁闻言，哼了一声，歇了半晌道：“你这坏东西，不知世务就想办学堂，吾知道你的死期近了。你可知现在的官长，是比不得从前了，那一个不是想发财出来的。你若肯送些给他，他自然收你的；你若要他一个钱，比要他性命还利害三分。至于富商大贾，也个个一钱如命，休想拔他一毛。你现在要靠此两途，借办学堂赚钱，将来上了马背下不来，这条命必然送去。快些听吾好话，息了这个心思罢。”姚兆南在梦中一想，倒也说的不差，心中顿自明白，有些儿悔悟了。姚润翁见他不言语，就知他意思，立时堆下笑来道：“好儿子，吾知道你这个剪辫子办学堂的计策，不过为穷困所逼，出于无奈，所以吾特来提醒你。你果然聪明，一说就懊悔，不至于送去残生，吾心中十分快慰。你快些醒去罢，吾阴府事忙，无暇在此多耽搁。”兆南正要有言，忽见东面来了一个东洋装束的人，双手拿着一支手枪，飞奔前来，对着姚润翁道：“人家剪辫子，愿做吾们的国民，于你什么事。你是泉下的人物，做你的事就是了，还人死心不死的在此唠唠叨叨，其实可恶。不要走，吃吾一枪罢。”话未说完，只听一声响亮，枪珠早已着在姚润翁身上，应声倒地。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学新派不敢报父仇 夺庙产一气入地府

话说姚兆南在梦中，见他父亲被洋人用枪击倒，一时悲从中来，就攘臂握拳，飞奔上前，要与他一死相拚。那洋人见他走近，满脸堆下笑来道：“好新党，你莫要动粗，吾有话给你说。”兆南虽然悲愤，见了洋人，先有三分羡慕，七分惧怕，只得垂手问道：“你杀了吾父亲，还有何说？”那洋人道：

“好新党，你切莫要动怒。这般顽固党，放他活着，阻遏新机，大害吾国名誉进步的，还是击死了他的好。”姚兆南道：

“你还有所不知哩，如果是别个人，你击死他也不干吾事，无奈这是吾的生身父，你无端把他用枪击毙，吾焉肯与你善罢甘休。”那洋人闻言，哈哈笑道：“你这个人是假新党，不是真新党。如果是真新党，无论生身父母，同胞兄弟，只要他是顽固一派，心中就恨如冤仇一般，即使人家不去杀他，他自己也要杀他哩。吾今天把他击死，即是为你新学界上除去魔鬼。你如果真要做那新世界人物，非但不应该怨吾，还应该谢吾哩。”兆南一想：他说出这句话来，谅必他们国中，必是这样的。吾现在一心要学新派，倘然今天同他为难，他到外面一张扬，人家就要说吾仍拘守着老古例，帮辅顽固爹爹。吾到那时、

就是再剪去一根发辫，再穿上一件外国衣服，也总骗不信人家信吾是个新学界的游学生了，怎么能够借了办学堂骗钱用。想到这里，把一股无名火，硬硬的按捺下去。又转念一想道：这被打倒在地下的，到底是吾的父亲，吾眼巴巴的瞅着他被人打死，不给他报仇，于心何忍。想到这里，又要上前去打洋人，又见了他实在可怕，不敢动手。事在两难，倒弄的摸耳搔头，踌躇不一。不料那洋人，见他如此光景，就勾奔上前，用手中枪向他的头狠命打下。兆南觉着头顶上一痛，顿时醒来。张眼一瞧，自己睡在床上，方知是南柯一梦。头上疼痛非常，用手一摸，原来他睡的是没帐床，头上就是两个破旧箱儿，箱上面堆积着很多破碗盏，被鼠偷食打翻下来，刚刚打在他头上，所以如此疼痛。

兆南虽然被打，也不在意，心中只紧记着梦中洋人说的“真新党无论父母兄弟，只要是顽固党就好攻击的”这几句话。从此，就立定主意，作为冒充新学的不二宗旨。此时，胡氏被他惊醒了，兆南就把梦中之事，说了一遍。胡氏道：“这是你的心记，不必去说它，快些睡觉罢。”于是夫妇二人，重复入梦。

一宵无话，直到天明，姚兆南有事在心，清早起来，梳洗已毕，吃了早餐，一径出门，到他知己朋友王鸣高处。

王鸣高也是个本邑秀才，平日文名颇好，所以门下极盛。藉此支持门户，颇为宽裕。自从昨日得了这个废科举的消息，知道从前所学都没用了，一时忧形于色。昨夜通宵达旦，没有睡着。今天虽然起身，仍是坐立不安，想不出计较来。忽然门外有人叫问，声音颇熟。开门一瞧，见姚兆南已改了洋装，心中十分诧异道：“兆南兄，你今天怎么改扮的这般装束了？”姚兆南笑嘻嘻的答道：“吾昨天已到东洋去了回来哩。”王鸣高

道：“此去东洋有好几千里路程，怎么一夜天就能回来。”兆南笑道：“吾非但一夜天转回来，而且在这一夜天工夫里卒業了。”王鸣高道：“这明是鬼话了。”兆南走上前附着王鸣高耳朵，低低说了几句，又高声道：“横是吾素来又不处馆，又不出外，人家不知道吾底细的，只说吾在三年前到日本留学，今岁方才回来的。你同吾是知己朋友，也须给吾遮瞒遮瞒，包慌包慌。吾将来如能因此得意，必定也把你提拔起来，大家发财。”王鸣高闻言，也自欢喜。答道：“这就是了，这几句鬼话吾必定能说的。”姚兆南道：“吾还有件事情给你商议哩。”王鸣高道：“什么事？”姚兆南道：“吾现在就想开个学堂，苦于没地方，你给吾代想想法子罢，大约须有二三十间房屋才够用。”王鸣高道：“这有个青莲寺，地方极大，外面的产业也不少，何不就把他奇来，作为学堂产业。非但房屋够用，而且连经费也有了，岂不两全其美。”姚兆南道：“这寺和尚颇有神通，恐怕夺他不到手，倒因此坏了名誉。”王鸣高道：“吾昨见上谕，不论庵观寺庙，只要不列祀典，一概充公，开设学堂，和尚道士俱勒令还俗。他既有这个主意，那怕夺不动他。”姚兆南道：“不差，这上谕吾也见过的。既然如此，就烦你拟一个禀稿，再去合几个人列名，明天就递进去。只等这个庙夺来，就好一面布置，一面筹集经费了。”王鸣高见自己也有利可图，自然求之不得，便满口答应，毫不推辞。于是姚兆南就转身出来，径到几个朋友家里，把此事说明，并许他们许多愿心。诸位想：穷读书人那个不想发财，况且又碰到了这般无路可投的时世，经不得姚兆南花言巧语。这么哄骗他，许他将来做教习；那么哄骗他，许他将来做监理。自然个个心花怒放，满口应承。不到半天，倒被他合了十余人。

到了明天，王鸣高也早把禀稿誊清，填写名字，连他二个

人，共计十四个。当日就递了进去。知县一看，倒吃一惊。忙去与师爷商议道：“现在开学堂，是奉着特旨的，如此大题目，那可不准。只是吾闻得这和尚神通广大，专一交结权贵。倘吾擅自许了，他到上司那里去翻起案来，这个风火就大了。”师爷道：“不要紧，吾们一面差人去暗暗关切和尚，一面把他的禀词抄录，附文详上去。准不准，等上司去做主。非但好脱却这个风火，而且还讨好和尚哩。”知县闻言，连声说好。忙一面派心腹人立刻赶到青莲寺，暗地知照，一面申详三大宪。

果然和尚声势大，一个电报到京，不多几日就有一个复电来，说已照知该管上司，不许批准。和尚得电，洋洋得意。仍过他的好日子。只苦了姚兆南一个人，钻谋了好几天，接到批语，非但不准，而且还申饬了一顿，说他借公营私，覬觎庙产，断非安分之徒。那些列名的人知道了，也一个个你来埋怨他，吾来埋怨他，都说他败坏人家声名。

姚兆南这一气，已经气的半死。又见人家你也开学堂，吾也开学堂，经费也充裕，地方也宽大，弄的兴旺非凡。而自己各处求捐，总因平素交游不广，人家又都觑破他的行藏，知他是冒充，不是真正毕业生，所以大家都不肯捐助了。月余，连一个钱也捐不到，自己倒赔去许多心思脚步费用，又气的半死。两面夹击，就生病了。他一生病，就知道自己不起，交待胡氏道：“吾在洋世，挤不进新学界，开不成学堂，到了阴司，定必要做一个新学鬼，开一个学堂。吾死后，你就把吾这身外国衣服穿了入殓。又，吾是旧学界人，只知道之乎者也，不曾讲究过新学界的许多新字句，你给吾托人买几本新书放于棺中，待吾看熟了好去冒充。”说完了，双眼一闭。过了一刻，又张着眼对胡氏道：“吾的病，是为这青莲寺气出来的，

这个和尚同着那些权贵，吾必要到阴司去告他一状，你再多备些纸笔放在棺中，吾好写状词。”胡氏一一答应他，从此再不言语。过了几天，竟一命呜呼了。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冒新学公所请酸魂 震虚名大圣邀滑鬼

话说姚兆南，他不知自己死去，只见有人持着一个名片，到他床前给他看，上面写着：“劝学所恭请姚某某君屈驾会议。”他一瞧，就诧异道：“这个名目稀奇的很，吾们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就问来人道：“你是那里差来的？”那人道：“吾是劝学所的茶房，奉总董之命，特来相请。”姚兆南道：“劝学所是管什么事情的？”那人道：“专管学堂事情的。吾们总董因为闻得你新从外洋卒业回来，已改扮日本装束，所以专诚差吾来请你去商议学务。”兆南闻学堂两字，心中霎时大喜，从床上一跃而起，跟着来人往外就跑。耳中但闻胡氏隐隐哭声，也顾不得去理他。走到门外抬头一瞧，只见黄沙漠漠，朔风烈烈，天地愁惨，气象迥异寻常，心中十分诧异。

走了半天，走至一所大院，约共有百十余间房屋，八扇大门都洞启着。大门旁边挂着一个白地黑字的牌儿，大书“县劝学

所”四字。正要问领他的人，见他早已踏进大门，只得也跟他进去。走进第一进庭中，闻里面铃声朗朗，东西两旁忽走出数百人来，长短不一。姚兆南一瞧，都是些寒酸种子。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都一个个直进里面去。姚兆南也跟进去。又走过一进，就是个极大的庭心。庭心过了就是一间极大的客厅，约可容六七百人。厅上正中摆着一个讲台，讲台下面摆着数百个长条凳，一层层象鱼鳞一般，甚为整齐。台上立着四五个人，因相隔太远，看不清楚。那些进去的人，都上堂挨次坐下。姚兆南不知是何缘故，不敢上堂，就立在阶石上，叫那来人上去通知。那人领命，就走至台边，给台上的人轻轻说了几句。只见台上人赶忙同下台来，走至滴水檐前，高声说道：

“姚先生来了吗？”姚兆南一瞧，原来一个是本邑翰林周卓如，一个是本邑进士、知县李勉文，一个是拔贡举人汪润君，一个是本邑廪生王绍康，一个是本邑大挑教职邹延儒，都算是华亭学中老前辈。忙上前作揖，行后辈礼。周卓如止住道：

“你穿了这身衣裳，就该行西礼，怎么还拘着旧套。”姚兆南不知西礼到底是什么礼制，只得含糊答应。周卓如道：“昨有调查人来所中报告，说吾们本县有个姚兆南君，早岁出洋留学日本东京，现已回来，拟把青莲寺改作学堂，不料和尚们神通，奈他不得，气的生病。吾想，吾们这个学务公所中，许多办事人都是旧学界中人，于现在新学情形概不熟悉，故自得了这个消息，即时会议定当，特在本邑城隍处上了一个禀帖，请老兄来此主持一切。”姚兆南闻言，失惊道：“城隍？干他什么？何必要到他那边上禀？这里莫非是地府不成？”李勉文笑道：

“不是地府，那里能设劝学所。”姚兆南道：“如此说来，吾莫非已经死了吗？”周卓如也笑道：“你若不死，也用不着你到学务公所来。”姚兆南叹了口气说：“罢，罢，吾命中做不

着新学界人，只好做新学界的鬼，到地府中来做一番事业的了。”汪润君道：“今天是大会的日期，姚兄恰到，正好趁此机会，把在阳世的学问阅历，对着大众演说一番，也好使许多来宾增进些见识，没工夫说这些闲话。”说罢，用手一摆，引着姚兆南径上讲台。

那些听讲的人，见讲台上忽然来了一个洋装断发的人，大家以为必是外洋回来的，个个起身致敬。焉知，姚兆南虽然这般装束，肚中所有的仍是从前旧学；留学生的事情，非但一切内容都不知道，即外面形色上的礼节规模，也都茫然不解。见众人起身，他就双手一捧，对了大众深深作揖。邹延儒见了，忙在后面用手一拖他的大衣道：“这里虽然是地府，那些读书鬼倒也刻意维新，一切外貌早已讲求的惟妙惟肖，楚楚可观了，你怎么仍用中国旧俗同他们周旋，岂不要被他们耻笑，说吾劝学所中没有人。”姚兆南霎时面皮转红，说不出话来。汪润君就立在台边，向大众报告道：“这位姚先生，他本是个本学生员，有志新学，早年出洋，在日本留学，普通科三年毕业，近日方始回来。吾们闻他大名，特恳城隍神专差，到阳世请他到来。姚先生也为地府科学正在幼稚时代，急于振兴，所以特舍去了自己的生命，捐弃了妻子家产，到这里来经理一切，以便随时整顿。”说罢，回顾姚兆南道：“姚先生，你把现在的学务情形，先报告众位一番，好等众位知道，阴司的学务，不可一刻延缓。”姚兆南闻言，心中着急道：“吾是假冒的留学生，知道什么，叫吾演说什么。”周卓如见他迟疑，催逼道：“姚兄说罢，今天大会的时候，局促的很，不过两刻钟就要散会了。”

姚兆南被逼，不好不说，又实在没有什么说的，霎时急的面红如火。正在为难的时候，忽见外面走进一个童子来。虽然年

纪不大，倒也大袍阔服，温温儒雅，满面的道学气。周卓如见了，忙下台来，口中说道：“夫子差阙党童子来了。”一面说，一面迎接下去。那童子见了周卓如，左手拖着袍服，急趋上前，说道：“诸位师弟，今天又在这里大会吗？”姚兆南听了，大是诧异，回顾邹延儒道：“这人小小年纪，怎么倒呼吾们做师弟，是何道理？”延儒笑道：“你学了新学，果然忘了旧时的制度了。旧时，科举没废的时候，进了学就去拜孔子，认做先师，自居弟子之列。这童子还是夫子在春秋时收他做弟子的阙党童子，这样说来，他是同学中的老前辈，不认吾们做师弟做什么。”话未说完，只听那童子朗朗说道：“吾夫子在世的时候，虽然周游列国，不过在中国疆界之中；见闻虽广，总没有到过外洋的阅历。方才吾们子贡大师兄报告吾夫子，说你们劝学所中来了一位日本留学生，也是吾夫子门下的弟子，姓姚名兆南。吾夫子听了这个报告，欢喜不胜，对吾们说道：‘吾门下的人，向来都是些寒酸种子，株守在家，怕出远门的。现在忽然有这般有志气人，竟肯丢了妻子，乘着长风，破着万里浪，直至扶桑，探求彼邦学问。这种有志人，吾门中从来所未有的。’所以，他老人家，急欲一见，询问彼邦学问，如果确有实用，吾们夫子也想筹了学费，派颜师兄渊进法政学堂，端木师兄赐进商务学堂，仲师兄由进武备学堂，曾师兄点进音乐学堂，各就其性之所近，专心力学，待毕业回国，就想开一个大成学堂，专授及门的许多师弟。等他们各有真本领，都堪为小学校、中学校师范之资，不致被许多新学界人鄙薄轻贱，笑为迂腐无用之士。所以，吾夫子特差吾来请姚师弟。烦你通知一声，请他跟吾去罢。”周卓如道：“怪不得外洋科学输入吾们中国如此神速，连吾至圣先师也佩服，他竟要派几位大贤出洋留学了。”童子道：“非但这几位师兄要去学那专门

之学，就是吾也要去了。”周卓如道：“老世兄，你想去学什么呀？”童子道：“吾夫子给吾说，叫吾去学各国语言文言，将来回来，好在夫子身边做个翻译。”周卓如道：“夫子给那些洋人没有交情，不消交接，何必要用翻译？”童子道：“你没到过日本，那里知道其中情形，现在那边的许多中国人，也给吾夫子造了圣庙了，曾屡次的有电来，要请吾夫子到那边，与日本许多科学先师，会齐演说。吾夫子一则因为那些人口辩锋利，恐怕说他不过，被他笑为迂腐；二则夫子除本国文字之外，素未讲求，言语不通，不便演说；三则闻说那边风俗极坏，男女不分，吾夫子平生最恨此等无礼之国，所以不肯屈尊。”周卓如道：“原来如此。这件事情吾们倒果然没人说起过，吾自知道阳世中国钦使，奏明皇上，建立圣庙，每逢朔望，许多留学生前去拜谒，以表明虽崇新学，仍尊圣教之意。”童子道：“这件事情吾也知道，不必说他了。现在吾夫子同着好几位师兄坐在大成殿中，专候吾回去复命。吾在此闲话，已经多时了，快请姚师弟出来，吾们一块儿去罢。”周卓如道：“老世兄到此，坐也没坐，茶也没吃，怎么就要回去。请里边略坐片时，就叫姚兄跟你去罢。”一面说，一面握着童子的手，拖上讲台。那童子心中本着急的很，不肯上去。只因自少受过夫子的教育，外貌的应对周旋，必从容不迫，从不失礼，故仍徐徐历阶而升，做出一种趋锵之态。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忘根本肆口轻圣学 怒毁谤拔剑斩狂儒

话说阙党童子被周卓如让上讲台，只得与大众相见，踏上演说台。周卓如就指着姚兆南对那童子道：“这位姚君就是日本毕业生。”童子闻言，忙紧走一步，与兆南相见，并述明夫子相请的意思。姚兆南一想：阴司的糊涂，比阳间还利害。吾并未到过日本，不过穿了身衣服，说了几句假话，他们就信以为真，另眼相看，连圣人都不加察访，请吾相见，真是好笑。吾闻得新学界中人都不读四书五经，不尊孔孟，每每说起，不是笑他迂执，便是笑他道学。吾今既自命为出洋学生，也应该学他们举动，做一个榜样给众人瞧，好坚他们相信之心。主意已定，就对童子道：“既你们夫子要请吾，就此去罢。”童子闻言，笑道：“姚师弟，吾和你同是圣门子弟，吾的夫子即是你的夫子，你怎么说是你们夫子呀？”姚兆南正色道：“吾从前虽然进过学，后来就出洋到日本，受日本人的教育，做日本人的弟子，不是你们门下的人了。”童子道：“你此刻虽做了日本人的弟子，从前曾经读过吾夫子的书，入过吾夫子的泮宫，总是吾夫子的旧门下，怎么说不是吾夫子的弟子。”兆南道：“吾现在是新学界的人物了，如若再认在你们门下，岂不被人看轻了，怎么能望到身价日增、名声鼎盛、做一个世界

上表表人物。快快不要说起他；这里是大庭广众之中，又是许多学界上的人，倘若被他们知道，就要瞧的吾一个钱也不值了。这是吾一身的声名，事业攸关。你年纪太小，不知轻重进退，莫要乱说，快请走罢。”童子被他一说，霎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上前打他几下，给夫子出这口恶气。无奈圣门中都以礼让雍穆为主，从不肯持蛮动粗鲁，做那不文明的勾当。所以只得含容下去。一言不发，出劝学所，径到圣庙。

二人在路上，一个因为他方才说话无礼，不肯再同他讲话；一个因为他是夫子门下的人，格外看轻，不肖同他说话。所以，彼此默默无言，始终不交一语。走至庙门口，那童子也不叫他进去，也不叫他不进去，自己却抽身入内，飞奔至大成殿来。刚走至二门口，只见仲师兄雄赳赳气昂昂的从里面走出来，见他就问道：“师弟，你怎么去了这时候的？吾已预备行装，只等你把姓姚的请来，等夫子问明了情形，就要派吾乘桴浮海到日本去游玩了。你怎么这时候才来，等的吾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只得跑到口门来瞧你。现在那个姓姚的在那里？快请他进来罢。”那童子闻言，气愤愤的说道：“仲师兄，你还有所不知哩，这人其实可恶。”仲夫子诧异道：“为着什么你要骂他？”童子遂把前言从头至尾说给仲夫子细听。仲夫子还没听完，勃然大怒，胸下一部白胡须，根根倒竖，两眼圆睁，双眉斜飞，口中大叫道：“吾夫子自从秦汉以来，没有一个皇帝不尊敬之，崇而拜之，或封为王爵，或封为至圣先师，春秋致祭，必诚必恭，没个敢说句轻薄话的。何物狂奴，竟敢如此放肆。待吾去杀了他，消消吾胸中之气，即使夫子知道，也未必会责备吾的。”说罢，就从腰间拔出宝剑，要去杀姚兆南。童子见了，吓的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忙双手牵着师兄衣襟

道：“师兄，使不得的。吾夫子从来以忠厚仁爱为心，不曾与人家计较小事。况人命关天，岂容师兄这般诬为妄作。”子路气吁吁的答道：“师弟，你不知道，这种忘经背道的贼子，放在阴司，于吾夫子的道德前途，必有障碍，不如早早杀却，省得将来祸害吾们。横竖是吾杀人，夫子当责备吾一个人，不干你事就是了。”说完又要出去。童子没法，只得一面紧紧把师兄拖住，一面嘴里叫着：“诸位师兄快来劝解劝解，仲师兄要杀人了。”颜夫子、曾夫子、及端木夫子正在明伦堂侍立夫子身旁，大家议论这出洋的事情。忽听外面阙党童子叫喊之声，颜夫子道：“这小孩儿大约又在外边闹祸了。”孔圣笑道：

“倒不是他闹祸，是仲由要去杀人，他恐他闹出大祸来，所以在那里叫喊，不许他出去。你们大家出去瞧瞧，就传吾的命令，叫仲由不许杀人。带姓姚的进来见吾。”

三人领命，一齐跑到外面。只见童子正牵着仲夫子衣裾。仲夫子满面怒容，拔着宝剑，一定要出去，童子一定不叫他出去。两个在二门口，你扯吾拖，拖在一团。曾夫子就高声叫道：“仲师兄，夫子有命，不许杀人。”仲夫子回头一瞧，见是曾师弟等三人，忙问道：“夫子怎么就会知道这件事情？”颜夫子笑道：“夫子道冠百王，德配天地，无论什么，都预算得出来，还有那一件隐瞒得过他。”仲夫子道：“三位师弟，你们不知道，这姓姚的实在可恶，他竟敢毁谤吾圣门，吾今天不杀他，难消吾胸中之气。”颜夫子道：“现在姓姚的在那里呀？”阙党童子道：“现在外面头门口。”端木夫子道：“这人虽然可恶，既然夫子有命不许杀他，仲师兄只好遵命，把他带进去，待夫子自己发落。”仲夫子不敢不依，只得把宝剑仍挂在腰间。曾夫子对阙党童子道：“师弟，你仍出去引他进来，到大成殿上见夫子去。吾们都是圣门弟子，不可失礼，你

仍须以谦恭为主，不可待慢他。”

童子只得依言，方欲转身出去，只见姚兆南在头门外，探头探脑，象要进来，又不敢进来。童子用手向外一招手，道：

“进来罢。”姚兆南见了，立刻进来。颜夫子见他行动轻薄，知他断不是个有学问的人。叹了一口气道：“时世日非，竟把这种人也抬举起来做后生的师表，怪不得吾道要穷了。”话未说完，姚兆南已走至面前，并不行礼，就问童子道：“既然你们夫子请吾来，怎么放吾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差人陪吾，也不差人来引导吾，是何道理。今天幸亏碰见了吾，若碰了别个人，就立刻转身回去了。你们夫子在那里？快引吾进去，那边劝学所中还要请吾去演说，没有工夫在此多耽延。”此刻，仲夫子已是怒发冲冠，恨不得把他一剑砍为两断。正要发作，颜夫子见事势不佳，忙对仲夫子连连丢了几个眼色，又把嘴呶了几呶，叫他不要动粗。仲夫子看见，方才把一股无名火按捺下去，走进里面。焉知姚兆南一味的得意洋洋，心高气傲，竟一些儿也瞧不出有人在旁动怒要杀他的气象来，跟着颜夫子、端木夫子、曾夫子及阙党童子，一行五人进了黉门，径够奔大成殿来。此时，仲夫子早已从里面穿至大成殿。他是心直口快的人，见了夫子，就把以上之事，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至圣先师微哂道：“这就是君子小人所由分。居今而欲求君子，那里还有。不过，这种人是小人中之小人耳。”说还未了，早见四个门人领着一个象猴子一般的人进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见先师殿中倔强 遇大员路上纵谈

话说先圣正谈论间，早见门人领着一个人进来。先圣就失惊道：“这人即是姚兆南吗？”仲夫子答道：“正是他。”先师叹道：“自古只有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怎么他到了外洋不过数年之久，就忘了自己父母之邦，竟甘心学他制度，穿他衣服。这种人那里是吾所望着他的。”说完了，竟弄的愁眉不展。欲要不见他，他已走进殿庭，历阶上殿了。欲要见他，又知道他这般人自命不凡，不知自己过处，不受教训的。此时，至圣先师真弄的进退两难了。倒是仲夫子有主意道：

“他既进来，夫子就见见他也不要紧，如若他敢恃才傲物轻视夫子，弟子的宝剑锋利的很，就把他杀了，行个文书到城隍那里，说他诬谩先师，例应伏法，使后来的知所戒惧，不敢再蹈他的覆辙。”先圣闻言，摇头道：“你只知道一个杀字，那里行的去。吾从来把温良恭俭让感人家，把仁义道德教训人家，他如若不知感动，不受教训，就与禽兽一般，吾也不必同他计较。”话未说完，姚兆南早已踏进殿门。他一见先师，就要跑上前行握手礼。仲夫子见了，抢步上前，大喝道：“你是什么人，竟敢牵吾夫子的手，还不给我跪下。”兆南不认得这就是仲夫子，只见他须发如霜雪一般，而精神还雄壮的很，一声喝

阻，震动殿角，倒吓了一跳，倒退下去数步，半晌说不出话来。阙党童子道：“自古帝王宰相，见了吾夫子没个不跪下磕头的，你是什么人，还不跪下。”姚兆南道：“现在夫子比不得从前的夫子了。从前科举未废，自然大家尊重圣教，崇拜先师。现在大家注重科学，讲求实用，那个还肯来敬重你这虚言无谋的圣人。俗语说的好，‘男儿膝下有黄金’，吾这膝儿不是轻易肯屈的。”先圣微愠道：“你这顽皮学生，怎么敢这般小觑吾。”姚兆南道：“你自己做了顽固圣人，不达世务，强要人家尊奉你，那里还做的到。”先圣闻姚兆南说他是顽固圣人，霎时勃然大怒道：“你有什么本领，敢如此放肆。”姚兆南道：“吾也没有什么本领，不过吾的学问立刻好见诸施行，不象你的虚言道德，迂腐不堪，要惹人笑。”先圣道：

“你既然自以为有用的学问，吾立刻就同你到劝学所中，置备两只演说台，大家演说一番，看信你新学的人多还是信吾旧学的人多。”姚兆南一想：现在阴司既然开了劝学所，各处建立学堂，讲求新学，自然厌弃旧学，偏重科学了，还有那个人肯去听他腐迂之学，这个必定吾胜利的不消说得了。就一口答应道：“好，好，这样办法胜负便见分晓，吾同你也不必争论了。”至圣立刻差端木夫子把车儿拖到庙门之外，驾上两匹马。自己退到寝室中换上衣服，一面仍命阙党童子引着姚兆南出庙，先回到劝学所预备一切。

童子奉命，导出头门，往东一指道：“你径往那边走去，莫要转弯，约四里路就到了。”姚兆南初到阴司，那里会认识路径。无奈方才把他师生轻薄了，知道这童子心中也必然有气，不肯送他的了，只得一个人踽踽独行。约走了约半里路，忽听见前面锣声响亮，自远而近。抬头一望，见前边一簇执事，拥一肩绿呢大轿，轿中端坐着一人，是本朝装束：头戴红

纬帽，红顶花翎；身穿鹅黄团龙褂，下半身被轿帘遮着瞧不见。姚兆南仔细一瞧，见他面如冠玉，相貌非常：额下一部黑须，飘荡胸际，左手执着一卷书，戴着金丝眼镜，正在那里看书。姚兆南瞧他一切形容，就知道他是个新世界人物，忙站立一旁。不料早被舆中人瞧见，高声问道：“你是日本的留学生吗？”姚兆南暗想：现在的地府里，也象阳世一般，专一贵重留学生；吾幸亏早把辫子剪去，临死的时候又见的到，嘱咐妻子把这身外国衣服穿了入殓，以致到了阴司，如此宝贵，不但劝学所要请吾主持所务，连路上碰见了大员，也来停轿问吾；吾看他的意思，也必定要用吾，吾自然只好再骗他一骗了。主意想定，忙在路旁鞠躬答道：“学生方从日本卒业回来。”那轿中大员闻言，忙喝令停舆，一骨碌从舆中出来，深深对着姚兆南一揖道：“老夫方才不知尊驾是个留学生，失敬，失敬，得罪，得罪。”姚兆南见他如此恭维，霎时就起了夜郎自大之心，岸然答道：“不知者不罪。”那大员道：“阁下尊姓大名？到日本多少年了？”姚兆南道：“学生姓姚名兆南，还是己丑年去的，算到今年，刚正扣足五年，方拟回乡做一番新事业，振兴同胞。焉知这劝学所因为没有人主持，闻吾之名，即备文书，到城隍那里调吾到阴司，来给他办理一切学务。吾家中妻子年轻，没人照料，本来尽可求悬城隍，回转阳室，无奈此间学务正在幼稚时代，急于振作，只得牺牲生命，丢却妻子，尽吾天职。焉知，孔圣自恃旧学先师，有意要难为吾，吾刚正到了劝学所上台演说，他就差阙党童子跑来请吾相见。吾总念他是开创旧学的鼻祖，不好不去。岂知，一见了他，他就要吾跪下磕头。大人谅必也是新世界人物，你想，此刻受新教育的，学问比他们要深多少，本领要大多少，那里还肯对他行这大礼，屈这宝贵的膝盖。所以吾就挺挺立着给他斗了几声

嘴，他就嗾出他的弟子子路，拔剑斩吾。他的心思，不过想把强硬手段制服吾罢了，见吾仍然挺立，辞气不屈，只好推到演说的事情上去，约吾同到劝学所中，大家演说一番，以信服的多少，定吾两个人的胜败优劣。吾想，阴司虽然风气未开，到底新旧学界限的优劣，总分的出的，吾断不至会输给他，所以就答应他，先走一步，到劝学所中等他到来。”那大员闻言，半晌不语。既而长叹一声道：“什么大度包容的至圣先师，也给新学界存起意见来。吾以为他门下弟子，必有出洋毕业的，所以专诚前去拜会他，想向他调几个学生到吾部中，帮吾办事。”姚兆南闻言，不等他说完，就摇头道：“你这个思想快快息了罢，他那里的人，仍都是些仁义道德、之乎者也，顽固得很的，那里有什么留学生。你如若贸然向他调用，他就将计就计，把几个书呆子给你，你届时要不用他，他就借口你自己调用，同你为难，懊悔就来不及了。这件事情断断试不得的。”那大员点头道：“不差，不差，吾的事都是关系大局，不是旧学界中所办得到的。老兄既这般说，吾就不去了。但吾那里实在缺少人才，今天和老兄邂逅相遇，这是天假之缘，就请老兄屈驾，到吾部中襄理一切。”姚兆南听着要请他去，用他，霎时喜不自胜。正要回答，忽见对面尘头起处，一车两马自远而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回公所滑鬼备演说 上台先圣发至言

话说姚兆南正给那舆中大员讲话，忽见对面风尘之中，一车两马得得而来，车上坐着两人，中间的就是孔圣，旁边端木夫子左手执辔，右手执鞭，赶着马车，飞奔前来。姚兆南用手一指，对那大员道：“同吾赌胜负的来了。”那大员见果是孔圣，呆了半晌，对姚兆南道：“我也是读书出身，进过学，中过举人进士，总算是他的旧门生，倘然被他瞧见我同你在一块儿讲话，倒不好意思的，只好走罢。你同他演说，我也随后来帮助你。说罢，同姚兆南牵了牵手，匆匆上轿，从人一声呼喝，就望来路如飞去了。姚兆南也跑到路旁树林中暂时躲避。见孔圣车马由林前经过，向劝学所去。

姚兆南随后跟着走了约有数里之遥，早已到了。他等孔圣下了车进去，方才慢慢儿的踱进去。一进头门，就见方才许多听讲的人正要出来，他就上前拦阻道：“诸位请慢回，现在孔圣要同吾上台演说，请诸位评论评论新旧的优劣哩。”众人见孔圣要给人家赌胜负，大家都要瞧瞧，立刻仍回到讲堂上坐着。

姚兆南走到讲堂庭中，见孔圣正在同几个学董讲话，端木夫子站在一旁，也就在庭中咳嗽一声。孔子闻声抬头，见是姚兆南，心中虽然愤恨，他总不肯失去周旋之礼，故仍立起身来

招呼他。姚兆南一想：“方才孔圣在大成殿下，见了我竟是老师气魄，安坐不动。此刻在大庭广众之中就不敢放肆，竟起身来接我了。”想罢，历阶上堂，众学董也个个笑脸相迎。见礼已毕，各自坐定，孔圣先启口把演说的情节略说一遍，就差人在堂东设讲台，把正中的讲台搬至堂西。讲事已毕，孔圣即起身道：“我叨属辈分在前，就不同你客套了。”说罢，竟至上首的台上去。姚兆南见孔圣竟上上首的台去，心中忖度道：

“若照时世而论，现在新学盛兴，旧学失势，吾演说新学，理应在旧学上首，怎么他倒居之不疑，竟让也不让，就到上首去了。”想罢，就对周卓如道：“他是旧学党的首领，那好同我们新学比较，此刻竟想坐到上首台上去，是什道理。这不便吾自己去同他讲论，须诸公给吾转致他。”周卓如闻言暗忖：“他是千古以来的大圣，那个敢同他抗比，这姚兆南虽是留学生，到底是个凡人，现在同他并列演说，已褻渎万分，怎么还要坐在他上首，这件事情真是难了。”李勉文道：“兆翁，吾看这种小事情，倒不必同他争论的，只消演说的时候，信服的人多，你就胜了。”姚兆南一想：“也不差，吾说的是新学，信服的人必定多的。他此刻居然在吾上首毫无愧态，晚些听的人都到吾这边来，他岂不要愈加失色、吾岂不愈如风光。”主意即定，就答道：“既诸位叫吾不必争论，吾就不同他计较了。”说罢，也望下首台来。跳上了台，往下一望，见听讲的人象鱼鳞一般，一行一行都坐在自己一边。往东一瞧，孔圣那边只有三四个人，都是迂腐不堪的人。心中大喜道：“此刻还没演说，这些人已闻吾之名都到吾这边，如若一演说，连那边的三四个人也要到这里来哩。今天的孔子，必要弄的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狗，再无颜领袖学界了。”又转念：“自己不知新学界的奥秘，演说些什么？倘然说的不中听，被众人所笑，吾的脸面亦下

不去的。这却如何是好？”踌躇之下，就不知不觉的呆了半晌。

周卓如在阶前，把铜铃摇了三下，众人都望着姚兆南台上，静听他开讲。岂知他还呆在那里，胡思乱想，竟茫然不知道该开讲。众人大家匿笑，他也不觉察。再一听上首的讲台上，已经开讲了。于是众人都侧着耳听孔圣的说话，不去管姚兆南了。但听孔圣朗朗的说道：

此刻中外交通，自然贵重科学。但立国以根本为重，国家根本在仁义礼智忠孝节廉。人须具此八字为性质，然后学专门有用之学，庶异日可冀其合群保国，悉力捐躯。夫八字之根据，都在经史上。童而诵之，壮而行之。根据既深，即无学不可，无往不行矣。然则，科学虽贵重，仍不可偏废旧学、明矣。某忝为师长，已历二千年。生前既厚望于阳间之士子，死后尤深盼于地府之学生。而所眷眷不忘、日夜祈祷者，更在兴新说，使外洋擅胜之术，悉输入吾中国人人脑筋之中，断不敢挟新旧之意见划分界限。

说至此，大家莫不欢悦，大家拍手道：“先师真可谓时圣矣。不轻薄自己旧学，又不致偏废新学。不象时下许多无识之士，管中窥豹，只见一般。以新学为重的必看轻旧学；以旧学为重的必看轻新学。各据一边，非但两不相入，抑且两不相下，弄的新旧学界象火一般。象今天的大议论，吾们都闻所未闻，不是圣人那能见的如此，吾们大家到那边去罢。这里演说的，瞧他装束倒象个新学界的人，焉知上了讲台就象木偶一般，连摇铃都不知道，吾们守候了长久，他竟一言不发。大约这人必是个草包，冒充新学，阳世骗不信人家，到阴司来想欺诳吾们许多读书鬼。据这个劝学所总董的位置，每月好取一百二十两。吾们切莫受他欺骗，快去听圣人的演说罢。”大家一

哄而散，都到上首来坐下，那边竟一个人也没了。

姚兆南一瞧，形势不佳，忙用手招呼道：“诸位莫走，吾自有大议论，比那边演说的不知要高多少倍数，方才因为听讲的人数太少，想等到人多再说，所以一时不说。此刻既诸公不耐烦，吾就说罢。”众人道：“你的行为，已被吾们瞧破了，吾们那个还要听你的演说。”说罢，大家一发把头向东，理也不理。姚兆南此时，弄的满脸通红。一听，孔圣又在那边朗朗的演说了。只因隔的远，听不出他说些什么。自己一想，今天第一天到阴司即受这般羞辱，尚有何颜再住在劝学所中，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趁此时人多吵杂之际暗地里溜了出去，更待何时。主意既定，正拟脱身，不料外面一声呼喝，一肩大轿，一簇人拥着，直至讲庭中停下来。姚兆南一瞧，正是方才路中碰到的那个大员，早从轿中出来，历阶上堂了。姚兆南想道：“方才在他面前夸了大口，此刻没个人来听演说，被他见了，岂不惭愧。”奈一时没个躲避之处，那大员又早经上堂，径趋演说台来招呼他了。只得硬着头皮儿，老着脸皮儿，挺身下台与他相见。

那大员就开口问道：“兆翁正演说完毕了吗？”姚兆南本是个阳世的大滑头，此刻做了滑头鬼，更加乖巧，忙将机就计道：“是，早已演说完毕。”又用手望至圣先师的那边一指，说道：“那边还没有说完，所以那些人还没散。”那大员正要开口，忽然外面跑进一个军官装束的人，直上讲台。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奉王旨穷鬼掌部务 拍马屁学董宴尚书

话说那大员，正要问姚兆南听演说的人数，忽然外面跑进一个军官来，直上讲堂，大叫说：“有圣旨。”那大员闻言，忙双膝点地，向着那军官跪下，口称：“夷务部尚书臣方螳领旨。”姚兆南此时方识，这人不是寻常大员，竟是阴司的夷务部尚书。

原来，阴司自变新法，首把一切官制删改，从前的十殿阎王都裁去，归并一王，名为新阎王，而于户、工、兵、刑、礼、吏六部之外，更添设一夷务部。部中有尚书二人，属员百数十人，专搜罗读过洋文的鬼任其职。故凡生前做过西崽、通事、翻译及洋行、买办的人，死后都做的着夷务官。方螳本是江苏吴县人，自少被人拐骗离家，卖给广东人方姓，故他也就改了真姓，冒姓方了。那广东人，素为大餐司，在通商口岸洋人处执役，就带方螳同去凑凑手，帮帮忙，一年一年的做下去。方螳在洋人处，时候既久，就也会些外国语言，且又素知洋人脾气，所以他死后，一见新阎王，新阎王就看重他，说他是外交老手，平地即升他做夷务部尚书，倘有夷务，都叫他主持。但他究竟是夷奴出身，生前既怕洋人如虎豹，死后更怕洋鬼象严父一般，无论什么事，只要洋人分付，唯命是从，不敢

违扭；又赋性贪污，见钱就欢喜。你想，那些洋人何等利害，见他如此光景，就都不惜小费，碰到了大事送他三千五千两，碰到了小事送他三百五百两，他就欢喜不胜，事事牵就，步步退让。新阎王屡次责让他，他终不改。后来有几件大事，被他弄的大大吃亏，新阎王就有把他革换不用的意思。他得了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想自己素怕洋人威严，不敢计较，只得另外求个熟悉外交不怕洋人的，来帮他办事，以图振作。于是奏明新阎王，到处访求。无奈阳世风气未开，没有学这外交的人，阴司也就没有熟悉外交的鬼。所以求了数年，总求不到这般资格。今天专诚往谒至圣先师，想调他几位高弟子去做他的帮手，不料路中就碰到了姚兆南。一者见他外国装束，二者听了他一片大言，心中着实敬慕。他就立刻回到朝中，朝见国王，奏明情形。一面就请国王下上谕，就升他做夷务部的副尚书，自己却从朝中赶至劝学所中，当面请他。是以他才到，刚同姚兆南说了没有几句话，就有赍上谕的军官进来。

当时，方螳跪迎已毕，开读诏书。姚兆南不听则已，一听之时，霎时惊喜欲狂，气焰又增高百丈，立即叩头谢恩。此时，许多学董见有大员到，随后又跟着赍诏军官，不识是何缘故，忙走过来相见，又给姚兆南道喜，一面差人办了上等筵席，请姚兆南吃酒，就算姚兆南由劝学总董出去做的夷部尚书，将来好靠着他的牌儿，各处勒捐，这且慢表。

话说至圣先师演说的时节，听的人愈聚愈多，没一个不拍手叫绝。大家交头接耳，私下议论，说“到底是至圣先师气量宏大，胸中毫没一些新旧的偏见，所以发出来的议论，新旧并重，不偏不倚，使吾等听见了把原有的新旧界限融化净尽。”端木夫子立在旁边，听了也自欢喜不胜。不料，正在得意的时节，忽见那些听讲的人个个张头探脑，向四边瞻望，连听也没

心绪听了。端木夫子不胜诧异，慢慢走下台来，望下首一瞧，只见一簇学董，围绕着三个人。一个人，认识，就是姚兆南。还有两个却不认识。又见那些学董，对着姚兆南作揖打恭，忙个不止，心中实在不解，只得走近过来，瞧个水落石出。方到切近，早被姚兆南在人丛中一眼瞧见，就撇了众人跑出来。指着端木夫子道：“你们师徒，这般寒酸迂腐，也值得跑到这里来耀武扬威，岂不识羞耻！”端木夫子不听犹可，一听此言，气的面皮变色，目定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倒是周卓如还知道圣学的好处，听了此言，心中大大的不服，又恐姚兆南一味乱语，惹先师动气，忙赶出来道：“兆翁不可如此无理。至圣先师同几位大贤，数千年来没个敢訾议他的。现在新学尚在幼稚时代，还未十分发达，你不得背了旧时根本，痛骂圣贤。”姚兆南笑道：“卓翁，你既然做了新学界的董事，怎么也这般迂腐。他们的学问，不过虚言道德，无济于实事，倒弄的许多读书士子磨灭性灵，个个呆头呆脑，不知事务为何物。阳世的帝王还不知悔悟，尊而敬之，把他一部四书，做为取士的根本。又在各府等县广造圣庙，春秋致祭，不知要伤去几许牛羊，请他一个人享用。吾在阳世作秀才的时候，早已恨之入骨，把不得寻到他师生，痛骂他一顿。现在猥蒙这里新阎王瞧得吾起，一到就升吾做夷务副尚书，若以官阶而论，他不过做鲁国宰相，而且还只得三个月的时候，就敢这般夜郎自大，居之不疑，数千年的馨香俎豆，安享下去。吾是中国二十行省地府的副相，而且又是做长下去，久于其职，岂是区区百里之国摄行相的人所好比较，今天就是骂他一场也不算褻渎了他了。”话未说完，端木夫子早已掩着两耳往东跑去，走上演说台，对至圣先师道：“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请夫子快回圣庙去罢。”先师向以端木夫子聪明有见识，故平日最信他，言无不听，计无不

从。今天一听此言，就知其中必有缘故，忙立起身，对着大众道：“某自设科教授以来，就立下个往者不追来者不拒的主意，现在新学初兴，勿论阳世维新之士信服的象痴子一般，即地府许多维新之鬼，也个个信服的象痴子一般，把旧学置之脑后。惟诸位犹识根本，尚能不废旧学，还肯来听我演说。足见诸公见识深沉，过于大众一等。但此刻有个从阳世新来的姚兆南，他的宗旨，专一与某反对，今天已被他连骂了数场，骂的不堪入耳，我也不屑与他计较，横是将来自有分晓的。我此刻就要告辞回宫，诸公许服吾的吾也不拒，不信从吾的吾也未便相强。”说毕，对着大众拱拱手，径自下台，并不到那边去招呼就下堂阶，出门坐车回去了。

此时，办酒筵的也送来了。许多董事，方才一意与姚兆南、方螳周旋，连至圣先师出去也不知道，还大家认为没去哩。酒筵排齐，大家一商量，只好请至圣先师居首席。岂识姚兆南大不愿意，就对诸董事说道：“此刻，地府中只有我一个人出过洋，将来后辈留学生都要算我为新学界开创的人了。我倘然今天与孔子同席吸酒，后人就要说我联络迂儒不脱旧时恶习，叫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他们。诸公既有意要请他，请尽管邀他，我本要趋朝谢恩，没工夫在此耽延。”说罢，往外就走。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赴私宅老猿现迹 谒部堂教士投文

说话姚兆南闻诸董事要请先圣居首席，他一赌气就往外走了。周卓如等挽之不及。方螳见姚兆南一走，他也随后告辞。此时，外面办差人等，早已得信，预备着执事肩舆，在劝学所门首伺候。见他出来，忙挽轿上前，请他坐了。方欲起行，方螳也出来，招呼道：“兆翁，请先到我家中，把诸事商议妥洽再进朝罢。”姚兆南道：“好。”于是两人一路同行。姚兆南在轿中，见前呼后拥的竟有百数十人之多，心中好不欢喜。

走不多时，只见一座大宅挡住去路，众人都说“到了。”话未说毕，早已停舆。方螳立时出轿，引着姚兆南，走进宅中。姚兆南留心细看，见两旁花木甚多，无奇不有，香气触鼻。一重重的进去，约经四五进，方是客厅。厅中设备，俱目所未睹，灿烂夺目；珍玩满室，都是东西洋进口的东西。厅东柱上，锁着一老猿。长与人齐，浑身作灰白色，双目炯炯如电，见主人陪着客至，即起立拱手作人言道：“主人来吗。”方螳颌之以首。姚兆南见所未见，问道：“这东西那里来的？”方螳道：“这是英国教主进贡来的。新阎王因此物要养于宫中要惊吓宫人，所以就赐给吾。吾见他虽是兽类，倒也聪

明伶俐，善伺人意，所以格外豢育他，作为公余游戏之具。每逢退朝就同他戏玩。”姚兆南连连摇首道：“这种东西虽然可玩，到底是野兽，近他不得的，还是送还他的好。”方螳道：

“你的说话也是不差，只是查他禄命簿，他在这月底就要转轮，投生到人世去做人了。”姚兆南道：“他是外洋东西，吾们这里管不着他的，什么也有他的禄命簿？”方螳道：“他进贡的时节，就把他的禄命簿中注明这物于某年月日应属中国地府管辖，将来投生也在中国地方，永不再归外国，所以我会知道。”姚兆南道：“他转轮投生，做男做女呀？”方螳笑道：“你莫要瞧他是个兽类，他后世的福禄，比你我要高数倍哩。”

正说间，忽外面家人报道：“现有英国医士，奉着他教主命令，抬着机器，拿着文书要进见。”方螳听到英国两字，早已吓的脑筋疼痛，忙摇手道：“快去挡驾，莫要放他进来。”那家人走近一步，轻轻付着方螳的耳，说道：“他此来，恐怕大人不肯见，特带来三千金洋，作为进见之资。大人如拒绝了他，这些金洋也就到不得手了，岂不大可惜。”方螳闻言，就跳起来道：“你何不早说，险些儿把这注大财轻轻放过。”那家人道：“现在幸亏没去挡驾，还不要紧。”方螳道：“吾现在已顾不得怕不怕，你快去请他进来。”于是那家人飞奔出去，不到一刻，先把洋金送进。方螳检点数目，送到后宅收藏。

姚兆南见了，连眼都红了。自思道：“我在生前做了一世穷人，连这东西的名字儿都不知道，此刻做了夷务部的副尚书，嗣后也好赚些洋金了。”

想未毕，只见那家人已引着英医进至里边。身長七尺以外，眼黄鼻高，烫发作金色，浑身衣服都是黑色，皮鞋橐橐，

左手除着帽儿，走近阶沿。方螳早已趋出，下阶迎接，握手为礼，二人就啾啾谈说。姚兆南生前是假冒的留学生，死后作了鬼，那里懂得英语，只睁着两眼，对他们望着。

二人方上客厅，随后就有六七个小工装束的中国鬼，扛着一部铁机器，形色与阳世的留声机一般无二。那老猿见了医士，霎时象犬遇主人，摇头摆尾，跳舞不止。那医士坐定，仍啾啾与方螳说英语。方螳道：“实不相瞒，我在洋世是大餐司出身，虽然略通外国语，究因未曾讲习，有的说话也不懂，好在这里都不是外人，无须隐瞒，你有话说，尽请直接痛快说中国话罢。”医士闻言，就说中国话道：“最好，最好。我生前在贵国行医，死后又在贵国做医鬼，时候太久，与贵国人周旋惯了，到弄的中国话反比本国话便捷了。”说至此，正要接说下去，猛抬头，见姚兆南着了日本装束，坐在一旁，失惊道：“这位莫非日本差来的吗？”方螳摇头道：“不是，他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已做了这里夷务部尚书了。”那医生诧异道：“既是中国人，什么这般装束？”方螳说：“他在生前，往日本留学，近日方卒業回来。”遂把劝学所备文，移清华亭城隍调至地府，及自己奏准阎王做他副手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那医生失惊道：“原来你们中国，也有如此出色人员的。我方才失于检点，连招呼也没有招呼，得罪，得罪。”姚兆南道：“岂敢，岂敢。”

那医生道：“吾此次专程跑来，就为这老猿转轮投生的事情。”方螳道：“他转轮投生，也是极寻常得极的，吾们部中不过给他寻一家人家，派个鬼卒，把他灵魂送去就是了，何必劳驾，而且还要伤费教主许多金洋。”那医士道：“二位有所不知，吾们教主为了他，颇费一番苦心。因为这东西虽是兽类，倒也大有忠心。所以，吾教主就想在他身上用个计策，开拓阳

世殖民地。好在二位素来肯给吾教主帮忙，无论大小事，必互相扶助。这一回，不费二位吹灰之力，只须听吾把这兽物，用机器摇他一摇，又何乐而不为。至于这位姚兄的孝敬，吾回去电奏教主，如数送上，决不有误。”姚兆南听得自己也有这样一份金洋，霎时欢喜不胜，就满口答应道：“这些小事，何足挂齿，任凭阁下施行罢。”那医士也笑说道：“吾们教主以开展阳世土地界权，与阴司相干涉，谅二位未必见拒，所以先把他借进贡为名，送给贵王，贵王转赐到这里来，吾好做个手脚。”说罢，就从衣袋中摸出一个文书，递给方螳道：“这国书上只说些假话，遮遮人家耳目，不足为凭的。”方螳接来一看，见已翻成中文，上写道：

大英国开创教主，致书问大中国地府大阎王安好。今因前进老猿阴寿已满，理应转轮投生，永为中国人氏。惟念敝教素有超度点化之举，此物虽属兽类，但既具人形，即具人性，现虽为贵国所豢养，然生长于敝国，断不能因一朝离其故土，遂尔歧视。为此，特遣敝徒克洛克，敬谒朝门，略施教术，以沿旧习。务乞俯允所请，实全邦谊。

方螳看毕，递给姚兆南阅视。回头对那医士道：“这个国书，须呈阴王的吗？吾想这些小事情，就大家私下办完就是了。何必叫国王得知。”那医士道：“这国书本可省却，但吾系外洋籍，装束迥异，忽然进你们阴司境界，那些鬼小见多怪，就要喧闹，倘然传到朝中，根究起来，二位就要担不是。所以，敝教主持备这个文书，遮遮耳目，就是为二位的地步。”方螳方才省悟，医士就叫人把机器扛至老猿而前。正要动手，忽外面报道：“有贵客至。”方螳忙出迎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鬼御史要求换脑 留学生代撰愿书

话说方螳、姚兆南既得英国教主金洋，正要看医士用机器摇那老猿。忽门首报有贵客谒见，方螳忙整衣冠，赶至外面迎接。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御史汪楚生。方螳同他，素常交好，彼此见面，即握手入内。汪楚生见了医生，诧异道：“这外国人在此何干！”方螳道：“阁下与吾知己，说说谅想不妨事的。”遂把前后事由说了一遍，惟未将得贿一节说出。汪楚生道：“原来如此。吾也阴寿已满，目下就要转轮投生，所以今天特来与知己作别。他既有铸造福祿之术，吾也请他把机器给吾摇摇，好使吾到了阳世做个富贵双全的人。请方兄说个人情。”方螳闻言，似有难色。正要推却，不料那医士早已听的明白，起身道：“这位贵官也要象老猿一般，给他把机器制造福祿，容易的很。只是到了阳世，要做什么官阶、何等名誉、受何种荣华富贵、要享多少阳寿，须写纸志愿书给吾，吾把这书装入机器，摇入脑筋，一到阳世，就可如愿以偿，丝毫不爽。”汪楚生听了大喜，忙向那医士深深作揖道：“若能如此，真是莫大之恩，断不忙报的。就请给吾摇罢。”那医士笑道：“你说摇，吾就给你摇，谈何容易。”汪楚生睁目道：“为什么呢？”那医士道：“吾给你把贫贱骨头摇成富贵身

体，不是容易的，什么没有报答吾？”汪楚生道：“吾此刻没有什么报答你，只好把所有家私一齐孝敬你罢。”那医士摇头道：“区区家私，要你做什么。”汪楚生道：“吾除了一些家财，余无他物，叫吾再把什么来报答你。”那医士道：“你在阴司不必报答吾，只须到了阳世，依吾一件事，就算报答吾了。”汪楚生道：“依你什么呀？只须吾做的到，无有不依的。”那医士道：“吾也不要你做什么，只须你到了阳世，做了大官，碰到吾们国中交涉，暗地帮助，吾已是感激不尽了。”汪楚生道：“你所望报答，不过这些儿吗？这是容易得狠的。倘可为力，无有不尽心的。”那医生道：“你这话真的吗？”汪楚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有不真。”那医生道：“既如此，你的志愿书上，也须详载明白，而且要注意，与这老猿，将来联络一气，和衷共济，不得稍有违背。”汪楚生点头道：“吾看这老猿，聪明伶俐，又得你把机器造就，他将来必定到阳世做个有能干人的。吾就同他做个好朋友，一块儿办事，也是有趣。”那医生道：“你莫要小觑他，他到了阳世，福泽不知比你厚多少，官爵不知比你高多少，才略不知比你优多少哩。”说罢，就催楚生写志愿书，他自己却也摸出铅笔、纸儿，走至老猿面前，问他生后一切志愿。一面问，一面写，不到一刻，也就把他的志愿书写毕。

此时，汪楚生也写完了。那医士回身接过来一瞧，上写道：

楚生在阴司，虽名列士版，而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寸衷郁郁，愧恨交并。今幸阴寿已满，例应投生阳世。但愿一入人间，位极人臣，富堪敌国；上获非常之宠幸，下征名誉之日隆，中得娇妻美妾、桂子莲孙。极阳世之显荣，以遂阴司之夙愿。倘能寿登老耄，终身无失意之遭，尤所殷盼。至于忠孝节义之端，德

礼廉耻之事，自问负身庸碌，与世浮沉，不能为此，且亦虚有其名，无关荣辱，请不必畀吾。

那医士阅毕，笑道：“又不是上天表，何必落此文章旧套。”汪楚生道：“你教吾写志愿书，自然要象自愿书的格式，现在倒说不对，到底要什么写呢？”那医士闻言，就把老猿的志愿书递给楚生。楚生接来一瞧，上写道：

大英国创道教主，今遣徒克洛克，询问老猿投生后一切志愿。据云，愿来世投作贵官，主持国政，为教主开展疆界，包揽路权。无论如何为难，必竭尽心智，力为扶助，断不顾及身家，顾及名誉。教主深信不疑，故特赐以非常之权力，非常之命运，非常之才略，非常之机遇，印入脑筋，使作非常之人，行其非常之志，为吾国开疆辟土之功臣。

汪楚生看罢笑道：“这是祷告书，不是志愿书了。”那医士道：“吾们外国的志愿书是这般格式的。”汪楚生道：“外国格式，吾那里写得来的。”方螳在旁口接道：“姚兆翁他是出洋留学生，一切格式自然都已熟悉，就请他代写了罢。”姚兆南一想，吾是冒充留学生，而且笔下又来不得，那里写的来。正要推，却奈汪楚生已把笔纸送至面前，笑说道：“吾请新任夷务部副尚书代笔，断不会差的了。”姚兆南至此，不好固辞，只好接笔在手，把医士所写老猿的志愿书，翻来覆去，再三阅看。看了半天，无奈胸无点墨，连半句也作不出来，搔头摸耳，摆尾摇头，象八股士子做八股的一般，形状极为可笑。做了半天，仍是一张白纸。那医士候了长久，见还没写好，走上前一看，把舌一伸道：“夷务部的副尚书，什么连这些容易得很的东西还写不出来。”姚兆南被说，霎时脸通红，只得解说道：“吾自少作文，随着意兴的，高兴的时候，一点

钟作好几千字，如若兴致不佳就慢了。今天新接受官职，又初到阴司，心绪不宁，本已要慢了，你们又立等取件，心中一着急，更一句也作不出了。”那医士冷笑一声道：“原来如此。你既没心绪，就吾给他写了罢。”说毕，就从姚兆南手中夺过笔来，走至桌边，把纸铺在桌上，一挥而就。写毕，又递给汪楚生道：“吾照你原文意思，不过改了格式罢了。”汪楚生一看，上写着：

大英国大教主，今因中国鬼御史汪楚生情甘入教，愿作汉奸，故特遣徒克洛克询其来生志愿。据云，即入阳世，即愿与老猿同做贵官，同主国政，同心同意，为教主开疆辟土，包揽路权。无论如何为难，必不贪生怕死，半途中辍。一切悉听老猿指挥，任老猿驱遣。教主信以为真，故特赐以至极之聪明，最显之官爵，无上之地位，广大权柄，俾得行其志，以遂媚外之初心，卖国之夙愿。

楚生看罢，笑道：“你这样写法，竟在那里骂吾了。”那医士道：“那几句骂你呀？”汪楚生道：“汉奸、卖国不是骂吾吗？”那医士道：“这是你自己情愿，什么骂你。”汪楚生道：“这是要遗臭万年的，那个情愿。”那医士道：“你不情愿也罢，只是你不情愿，吾也不给你摇机器，你就得不到聪明、官爵、权柄、好地位了。”姚兆南道：“汪楚翁，你的意思只在富贵，何必还讲品行。”医士道：“他方才自己写的书上，忠孝节义、德礼廉耻一概不要，吾所以推度他的用意，给他下这个字句。诸位想，一个人连这八字都不要，还有那一件事不好做。吾不过包括而言，直捷痛快些罢了。”

这时，那老猿在旁，恨不得叫医士就给他把机器摇了，好早早去投生做官，见众人议论不决，就不耐烦道：“汪先生，你就是做了汉奸卖国，将来不过被人骂骂，又不伤你丝毫的，

有什么要紧。”那医士道：“你要帮助吾教主，给吾教主开疆辟土，什么能够不做汉奸不卖国呢。”正言间，忽人报：“西方如来佛进见。”方螳一听如来佛三字，霎时吓的呆了。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保释教佛祖降临 争游学圣贤辩论

话说如来佛祖，他本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自从阴司一般维新鬼创立学堂，招收许多学生，都是些轻薄子弟，把佛教瞧的一个钱不值，大家议论，有的要把许多光头鬼勒令还俗，有的要把所有庙宇一把火烧尽。这个消息传出去，他的许多徒子徒孙，个个焦急万分，大家就跑到他那里，把情况告诉他，求他做主。如来一想，那些学生所以敢欺辱佛教，不过靠他学堂二字的牌子。俗家好开学堂，吾们出家人什么不好开学堂。俗家开学堂，要拣公地建房屋，比不得吾们出家人，随处有庙宇，而且都是些高大房屋，都可改做学堂，只须筹些儿经费，请几个教习，定好章程，立刻就好开办。但这是大事情，必得奏明阎王，方可动手，自己就想来见阎王。又一转念道：

“去见阎王，不免周折，倘然他先入了学生之言，不许吾开办，吾倒弄的没脸面，不如去见夷务部尚书方螳，请他奏罢。”主意想定，立刻驾起祥云往阴司来。他是法术无边的活佛，不消一刻，早到方螳府前，门上许多都是机伶鬼，见活佛降临，忙飞奔进去通报。

方螳一想：“如来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今天吾们正在这里做私事，被他识破机关，奏知阎王，那还了得。”只得命来人出去挡驾，说主人不在家，家人领命出去，照分付对如来一说，如来霎时大怒，对家人道：“吾远迢迢的从西天跑来，有心见他，他倒轻轻说一句不在家，就把吾回绝，真是可恶。吾不见他也不要紧，你进去对他说，叫他得贿的事情少做些儿。他不过得了三千金洋，阳世已被他害的翻江倒海，鬼哭人号。好好儿的版图，拱手送给人家了。”说罢，仍驾起祥云，回转西天。走至半路一想：“方才吾在徒子徒孙面前夸了大口，说要奏明阎王，创立学堂。现在空手回去，徒成画饼，岂不被他们耻笑。吾想，孔子自从阳世升为上祀之后，阎王也格外尊崇他，好算得着阴司独一没二、尊无二上的教首了。吾与他虽然各尊一教，但数千年来，阳世的儒释各不相妨，阴司的儒释也两相和睦，可知儒家并不恨吾释教。吾虽同他未谋一面，但目下被许多洋鬼勾引的个个鬼头鬼脑，诚信崇奉，以致学堂林立，气焰张天。吾儒释两教被挤的要没处容身了。吾今天不免去见见他，弄的两教合群，彼此扶助，或者不致被他们欺负。”想罢，即按落云头，四周一望，见东边半里之遥，黄墙高矗，正是圣庙，于是就缓步踱来。

不一刻，早已走到。焉知先圣庙中，上下人等都是他弟子，并不另用一人。此时，正因先圣受了姚兆南的气回来，大家进去慰问，所以门上冷冷清清，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如来在门外立了好久，咳了几声嗽，并不见人，只得慢慢儿踱进去。进至一重门，等一刻，仍没人来，只得再走，走至大成殿的阶边，只见有个老者在那里说话，声音极其洪亮，象争论什么事情一般。如来就止住脚步，侧耳细听。

但闻那老者道：“吾年纪虽大，精神比那些少年要好的多

哩，夫子什么不派吾出洋。”又听一人道：“由也，你莫要怪吾。现在日本的学堂，比不得从前的读书了。清早七点钟就要开课，下午四点钟散学，中间不过休息一点钟。一天的功课不知有多少。你性之所近的，不过法政、武备两科。武备要用气力，不必说他。就是法政科，吾听人家说，没有教课书的，须用笔当场抄写。那些手快眼快耳聪心灵的学生，大家还都说咽不下去，你如此大年纪，那里来得，还是让冉有去了罢。等他卒業回来，创立法政传习所，你去旁听一年半载，就也好初知大略了。”如来一听，自言自语道：“这人必是子路了，他必是要到东洋，他夫子不肯放他去，所以在那里争论。”说毕，正要走上殿去，又听子路道：“夫子不许吾去，不过因吾年纪太大，精神不济。其实，吾饭也吸的下，路也走的动，没一事比不过少年，所以从前夫子也曾叫吾跟了你，乘桴浮海。现在真要去了，倒来禁止吾，是何缘故。”夫子道：“这句话吾果然说过的，但不是真要去。一者因世不吾知，二者因你有勇气，所以一时感慨，说出这句话来。后来朱熹知吾用意，就在下面给吾下了几句注脚，后世作文章的也都照了这意旨，你什么倒不明白。”又听子路道：“夫子不许吾去，吾就私下去。”夫子道：“你私下去，那里来这些学费。”仲夫子并不回答，就气愤愤的出来。走至殿陛，刚正与如来碰了个满怀。如来正要招呼他，仲夫子早已睁着两眼，一部白胡须根根倒竖，口中大嚷道：“你这贼和尚那里来的，竟如此大胆，敢在圣贤重地偷听吾师生说话。”挽起袍袖，攘着两臂，一拳就望如来门面打来。如来忙把头一侧，打了一个空。如来忙分辨道：“吾不是来偷听你的说话，是来见你们夫子的。”仲夫子并不理会，又是一拳打来，把如来僧帽打落地下。如来大怒道：“你这人枉做了圣门子弟，什么不讲理，一味打人。你要再逞强，吾也

不看圣人情面，要还手了。”话未说完，只见他又是一拳，望胸口打来，如来此时，那里还忍耐得住，就也排开脚步，做一个推窗望月之势，把右手挡开他的拳，左手一拳，望仲夫子喉间打去。仲夫子素来讲究把式的，见来势凶猛，忙一闪身，让避过去。

殿上先圣，听外面有人打架，忙赶出来一瞧，只见仲夫子正在给一个和尚动手，一来一往，两不相下。先圣一打量和尚，相貌非常，头上金光显露，就知不是凡品。又见仲夫子气力不加，渐渐气吁汗流，快要敌不过人家了，忙喝道：“由也止，不得尚勇无礼。”仲夫子见师尊到了，忙跃身跳出圈子道：“夫子来了，且慢动手。”如来见先圣至，忙收了手，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走上前，打个合十道：“阿弥陀佛。”先圣道：“大师是那里来，那个宝刹居住？”如来道：

“贫僧从西天来，敝刹就是下天竺。”先圣失惊道：“大师莫非就是佛家之祖如来佛吗？”如来道：“岂敢，岂敢，贫僧法名就叫如来。”先圣闻言，忙拱手致敬道：“原来活佛降临，有失迎迓。方才敝徒不知大驾，冒昧动粗，尚乞瞧丘薄面，恕其鲁莽。”如来未答，仲夫子在旁，怒容满面，气吁吁的说道：

“异端惑世，罪不容诛，夫子什么还要同他客气。”先圣喝道：“各有其道，各行其事，吾与他数千年来从未因事交涉，今天他专诚拜吾，理应尽宾主之欢，你什么敢如此放肆，还不与吾退去。”仲夫子被尊一喝，呶着嘴，口中咕噜咕噜走到外面去了。孔圣就请如来，到大成殿中坐了。阙党童子送茶已毕，如来看案上铺着文书，就走上前想瞧看，忽外面一派人声，约有数百。孔圣忙叫阙党童子出去探问。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沿旧例逆犯送学 免私刑罪人哀求

话说如来到了大成殿，正拟瞧孔圣案上文书，忽听外面一片人声，孔圣忙叫阙党童子去探消息。童子领命，方至殿陛，只见三百余人拥着一人，直进黉门，来到殿庭中站定。童子见如此人众，忙回进殿中，禀明孔圣。孔圣闻言大惑，不解什么事情。如来在旁，屈指一算，就知其中缘故。笑对孔圣道：

“这是贵门生在阳世入了革命党，枪死疆吏，伏受国法，阎王所以把他送来。”孔圣闻言，大惊道：“什么吾教中竟出了如此逆案。”说罢，忙赶紧亲自出去，立于殿陛之上，高声道：

“你们为着什么事来此？”只见众人中走出两三个解差打扮的人来，跪于殿陛之下，禀说道：“小鬼们奉阎王命令，押解阳世革命党徐锡麟到此，请大圣人发落。”孔圣道：“吾不认识徐锡麟，什么阎王叫吾发落？”那解差道：“他是阳世的秀才，阎王不好擅自发落，所以特派小鬼们押他到此。”孔圣道：

“原来如此。有文书带来吗？”那解差道：“有。”说罢就从怀中摸出呈上。孔圣接来一瞧，见上面写着：“地府十八狱总阎王移请至圣先师孔开拆。”反面写着“维新二十八年月日封”。孔圣看罢，把封面拆开，抽出文书，展开一看，只见写着道：

地府十八狱总阎王汉，为移请事：案据安徽司城隍申送徐锡麟灵魂到此。据称，徐锡麟原籍绍兴府会稽县人，

由副贡捐纳道员，分发安徽充当警察局总办，乃误入革命，用枪击死封疆大吏，被获受诛。灵魂投案，彼城隍，以案关重大，不敢擅专发落，谨备详连同该灵魂徐锡麟，申解殿庭。查徐锡麟既系副贡出身，自应送由尊处讯拟罪名，再由敝处发放。特备具文移派差薛福王纲陈栋李禄冯晋，押解来宫，听候讯拟。须至移文者。

孔圣阅毕，踌躇道：“自古以来，几及二千年，吾儒教中人，素未犯过这样大案。既没成案可稽，又没新例可做，什么办法？只好召集及门诸弟子，大家商议了。”正要回身进殿，那押解差役复跪禀道：“小鬼们既经解到，就请大圣人派人收押。小鬼讨了回文，就要回去禀复的。”孔圣一想：“这人既具如此大胆，如此神通，必然不易看管，倘然被他逃走，再到那里去捉他，须得派一个老成练达的人收押他才好。”于是手执文书，慢慢走进殿来。也顾不得去陪如来，就拿着钟锤，把殿中挂的大钟，乱敲乱击。

诸弟子闻钟声朗朗，知道夫子要召集他们，个个赶紧上殿，站立一旁。惟有仲夫子方才被师申斥，心中不服气，闻着钟声，知道必是召集众人，参见如来，大不愿意。所以只得慢慢儿的进来。走至殿陛前，见庭中许多众人，就勃然大怒，拔出宝剑，大喝道：“圣门重地，岂容你们乱闯进来。再不走，吸吾的宝剑罢。”众人本是看热闹的，今听说要吸宝剑，就大家飞也似的往外就跑，一转眼间跑的干干净净，只有徐锡麟同着五个解差仍立着。仲夫子一瞧徐锡麟，手中提着自己的头儿，赤着膊，身上穿件官纱背心，胸口开一个大洞，血迹模糊，倒吸一大惊。心中忖道：“不知此人是谁，他把头儿提在手中，弄的面貌都认不出来，待吾走上去认认看。”想罢就跑过去，直至徐锡麟面前，俯着头，曲着腰，对头儿仔细一认。

只见是个瘦骨脸，年约三十余岁，颌下无须，双睛紧闭。仲夫子就问道：“你是那里来的？”徐锡麟头不在颈下，不好说话，只把手望着自己心口指了一指。仲夫子再要问下去，阙党童子从殿陛上叫道：“仲师兄快来，夫子有紧要事召你呢。”仲夫子方才走上殿去。

踏进殿门，就见孔圣愁眉不展，正在与颜夫子商议。见仲夫子进来，即把来文交给他看了。仲夫子看罢，问道：“这案，夫子想什么办法呀？”孔圣道：“吾方才同你颜师弟商议，只好提他讯问一堂再说。他来文，只浑说枪死封疆大吏，并未说明始末，不知他到底为着什么，要入革命党枪死大臣。如若别有冤仇，出于不得已，罪名就可稍从末减，倘并没有冤仇，无端把官长枪死，这是逆案了，自然应该照例拟罪了。”仲夫子道：“好，只可如此办理。”孔圣道：“还有件最难的事，吾看别人都办不到，只好交给你的。”仲夫子道：“什么事？”孔圣遂把解差要讨回文回去销差没人收管的事由说了一遍。仲夫子道：“交给吾也好。只是吾见了这种凶逆之徒，深恨入骨，他多吸些苦楚罢了。”

如来原以慈悲为本的，在旁边听了，忍耐不住道：“仲夫子，他犯了逆案，自有公罪，贫僧给他叨个情，务请求你莫要用私刑。”仲夫子方才为了他，受着孔圣一番斥责，余气未消，此刻又见他挺身多事，心中大恨道：“这事又干你和尚什么，要你多嘴。”就答道：“吾从来办事铁面无私，用不着人家多管。”如来闻言，自然有气，脸皮通红。正要发作，孔圣忙把仲夫子喝住道：“由也不得无礼，快去接收犯人要紧。”仲夫子不敢有违，只得出殿，走下殿陛，喝道：“把犯人交给吾罢。”解差闻言，就拥着徐锡麟走迎上前。仲夫子分开众人，伸手把徐锡麟一把，扯着手铐说道：“跟吾走。”徐锡麟因脚

上锁着铁练走不动，慢了一步，仲夫子就尽力一拳，正打在腰下。徐锡麟中伤，立时跌地。仲夫子道：“你这逆贼，还敢诈死。”用脚在他身上连踢四五下，踢的徐锡麟满地乱滚，忙把头儿装在颈上，哀恳道：“老先生，快快不要踢吾了。吾在阳世，已受如此惨声，满身疼痛难忍。此刻再加脚踢，就要变鬼中的鬼了。”仲夫子大怒道：“你这逆贼，你在阳世用枪击人的时候，何等凶恶，到了此刻，受些儿苦也不为过的，倒还敢称吾老先生。”说罢，又用脚连踢。

那徐锡麟是个伶俐之徒，头儿虽不在颈项，他两个眼珠仍是尖利异常。方才仲夫子去看他的时候，早把两眼微微睁开，认明白是个白须老者，今又听他声音宏壮，力大非带，脚尖踢在身上，象钢刀一般，就想着圣门中惟仲夫子是这般相貌，如此勇猛。自己心中一忖度：“仲夫子的脾气，欢喜拍马屁的。”忙又哀告道：“大贤人，你莫要乱踢，听吾告禀。吾在阳世读书，读到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必要拍案叫绝，称赞不止。”仲夫子闻言，不等他说完，就止了脚，问道：“你叫什么绝，赞什么好呀？你倒说给吾听听看如何，若说的不差，吾就饶你。”徐锡麟道：“吾叫绝，是叫绝你性情刚直，公正无私。称赞，是称赞你慷慨，勇往不避艰险。”仲夫子大喜道：“瞧你不出，倒还能认古时大贤，说的一些也不差，吾就饶了你罢，快跟吾来。”徐锡麟听到“饶了你”三字，如奉了大赦诏书，一骨碌从地上起来，跟了就走。方出殿侧小门，忽听背后有人叫道：“仲师兄慢走。”仲夫子回头一看，又多出一件事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得贿赂夷部索囚 施法术野猿铸脑

话说仲夫子带着徐锡麟出了殿侧小门，正拟把他寄顿在自新室中，忽然听得后面有人叫他。回头一看，见是阙党童子，就问道：“你来做什么？”阙党童子道：“夫子有命，叫把徐锡麟带回去。”仲夫子道：“为着什么，又要把他带回去？”阙党童子道：“夷务部有文书来，说他出过洋，剪过辫子的，照例应由夷务部过堂审判的。”仲夫子只得带了徐锡麟回转，仍至大成殿中站着。阙党童子进殿复命。须臾，在殿门口招手道：“仲师兄，带他这里来。”于是，仲夫子就带了徐锡麟走上殿陛，在殿门口伺候。孔圣亲自走至殿门口，只见犯人手提头儿，浑身血流。忙把袍袖遮着面目道：“吾不忍见这般形状。”此时，早有夷务部投文人上前，立在一旁。如来也立在孔圣背后，以袖遮面，不忍瞧他，对孔圣道：“即先圣不忍见他，就交给来人，等他带回去罢。”孔圣点头道：“好，由他去发落罢。”仲夫子道：“这人是副贡出身，入过学宫的，总算吾们儒教中人，理应由夫子审拟罪名，移请阎王照办。夷务部是专管交涉的，干他什么。此刻他忽然来讨，必有别情，夫子那可轻轻放他。倘然这人暗地行贿，叫夷务部出面，讨去释放了，人家不知道的，还疑是夫子放去哩，这那里使得。”如

来插嘴道：“你们这里，本没办罪之权，不过照例过堂而已。现在既有夷务部承当，就让他去办理也不要紧。”仲夫子道：

“这和尚只一味做好人，你可知道这是大逆案，若不照例严办他，将来那些凶恶之徒投了人身，更要无恶不做了。”孔圣闻言道：“你的说话也不差，这是人心世道所关，不得不照例重办，以儆效尤。但吾方才既许来差把他带回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好仍叫他带去。你可改扮闲人，混进夷务部，只算是观审人，看他如何审问，如何拟罪，回来报吾知道。”仲夫子道：“夫子这计策很好，只可如此办法的了。”于是，孔圣就把徐锡麟交给来人带回夷务部。

仲夫子跑进里面，把衣冠除脱，穿戴商贾冠服。出了边门，正见徐锡麟手提头儿，跟着差人往前够奔，他就远远跟着。前面的慢走，他也缓缓而行；前面的紧走，他也快跟。将至夷务部，先从小路穿出去，走在徐锡麟等人之前，先入衙门。只见署中冷清清并无一人，不象审案的形象。仲夫子就隐在大堂下一间小屋中张望着。

不一刻，就见那个解差，带着徐锡麟，慢慢进来。走至二门，见房门中走出个家人来，对解差道：“孔圣倒竟肯放他带来的吗？”解差道：“孔圣倒一见移文，就满口答应。不料他有个徒弟，是个白须老头儿，可恶的很，几乎被他弄的不成功。幸亏有个和尚劝了，孔圣才放吾带来。吾听他们商议，这老头儿还跟在后面，要混入衙门观审哩。”那家人失惊道：“大人讨他到这里，有意要用他，并不是审问。如若被他们知道，必多一番交涉。此刻趁他没有走到，快把头门关上，派几个兵役站在头门外，阻止闲人一概不许进来，只说大人审问要案，严密异常，不准一人观看。一面禀报大人，就把这情节说明，好等他预作准备。”说罢，飞奔往外，在头门门房中，叫了四

个差役，令他们出立门外，自己却把头门立时关闭，又跑进来，向那解差道：“你陪着姓徐的跟吾进去见大人罢。”说罢，三人径上大堂，往里够奔。

此时，方螳与姚兆南，早在署中伺候。一见家人叫把徐锡麟带进来，就起身出至檐前。原来方螳自从回绝如来，不肯见他，挡驾家人听了如来一顿骂，就立刻进来上复。他们一心陪着英国医士给老猿、汪楚生用机器摇他投生，所以也不在意中。老猿见他们谈了半天，又写了半天，心中十分焦躁。他虽然会说人话，到底是禽兽之心，那里顾及方螳豢养之恩，医士的生成之德。就破口大骂道：“这个方螳，真不是人，得了吾国三千金洋，理应叫他快快给吾摇，好等吾早去转轮，投生人世，享受富贵荣华，早给吾们教主开疆辟土，什么又去弄朋友来纠缠不清。这个克洛克也不是人，你既奉着教主命令给吾造成福祿，理应恪恭，将事专心一意，什么又去包揽生意，不给吾就摇。”方螳见他说出得贿的事来，恐怕被人家知道，张扬到外面去，于自己前程有碍。忙道：“老猿，你莫要心焦性急，方才他在写你的志愿书，所以耽延了一刻，就要摇你了。”老猿道：“摇吾，摇吾，直到此刻还没摇。这个汪楚生，其实可恶，他又不是吾们国里人，什么也要医生给他铸造人世福祿。吾到了那时，务必侮弄他，使他身败名裂，连祖坟都被人家掘毁哩。”医生闻言，笑对方螳道：“这东西究竟是人面兽心，吾们不必同他一般见识。”说罢，走至老猿面前，把机器上的皮带解下。方螳上前一瞧，只见带长六尺余，带端做成一圈。医士即把带圈套于老猿头额。又把一端缠于机器铁轮之上，又取所书志愿书，打开机器的小铁匣放入，令老猿正坐，闭目垂手，嘱咐道：“吾把机器摇时，一不准出声，二不准睁眼，三不准身动。如要不听，就没功效，后悔不及的。”老猿

一心要到人世去享受富贵荣华，那敢怠慢不遵，就一一的应命。医士又端详了一回，又嘱咐道：“倘有些痛楚，你自己也只好忍耐，不可乱动乱叫的。”老猿点头道：“知道。”于是医士就把机器开了。就见那铁轮慢慢儿的转动，不到片刻，机器全身消息，处处灵通。有的在那里乱动，有的在那里乱晃，有转的，有旋的，形状不一，没一件停滞的。方螳等看了，都莫明其妙，大家只呆呆望着，到后来，那铁轮愈转愈快，机器的力量也愈转愈猛。一瞧老猿，已累的满头大汗，如下雨一般，浑身毛皮，没一处不在那里乱抖。看他形象，苦楚万分，大有忍耐不得之势。幸这东西在野兽之中，最能吸苦，最能忍痛，又一心想投生后之显荣，所以能格外的忍苦。汪楚生在旁看了，早已吓的一身冷汗，自忖道：“吾认是不过用机器摇摇罢了，那知要这样受苦。吾看了老猿的形状，已心胆俱碎，临到自己身上，那里受的起。吾情愿将来贫苦，不愿受这灾难的。”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听那机器一声响亮，老猿啊哟一声，跌翻在地。医士哈哈一笑道：“好了，好了，这事总算办妥了。”说罢，就在衣袋中摸出一小瓶药水，命家人取温水一碗，把药水倾了三四滴，入水调和，灌入老猿口内，咽下肚子。不到一刻，就见老猿啊哟一声，睁眼坐起道：“这是什么地方？”方螳笑道：“吾豢养你多年，今天什么忽然不认识了？”老猿睁目道：“吾是外国教主手下的人，眼中只有吾们教主，心中也只有吾们教主，岂认识你们这般人，岂要受你这般人豢养，还敢多嘴。”方螳闻言，不胜诧异，回头对那医士道：“真奇怪，什么一刻儿的工夫，就把从前一切都已忘了，吾实在不懂得这个道理，请你把缘故说给吾听听。”言还未毕，只见老猿跳起身，飞起一脚，把方螳一脚踢倒在地。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去本性恩将仇报 换黑心死去活来

话说方螳见老猿被机器一摇，霎时变了脸面，竟不认识旧主人，心中十分诧异，正在问那医生缘故。不料老猿忽然跳起，出其不意，一脚把方螳踢翻在地。姚兆南是受方螳擢拔之恩的，忙上前用手扶起，慰问道：“被他踢伤了吗？”方螳道：“倒没有踢伤，只因吾一时冷不防，所以被他踢翻，其实并不十分猛烈。”那医士道：“他此刻变了性情，早已忘却本来面目，竟变一个外国人了。若放在外面，还要闯祸哩。不如做一个木笼儿，把他放在里边待他死了再说罢。”方螳也被他踢的狠了，一听医士之言，正中心怀，就立刻叫人到刑部，取了木笼抬上堂来。那医士道：“你们众人，没个能收拾他，惟吾也是教主门下，他还肯听吾。然亦只可用软功骗他，不可用势力压他的。”于是笑嘻嘻的走至老猿面前，对他说道：“老猿，你此刻既把机器摇了，理应静养数天，以待转轮投生。吾看这里，地方烦杂的很，静养不来。吾已给你预备一个木房在此，你不如到木房中居住罢。”老猿闻言，心中甚是不愿。转念后世，荣华富贵的苦功，已修到这个田地，倘然不听他的话，前功尽弃，岂不可惜。只得点头答应道：“你叫吾到什么地方，吾就到什么地方，那敢不依你。只是你切不可冤吾。吾性情好动，你偏见吾坐这木笼。吾若不依，你必然要怪吾违了教训的，只好忍耐着性情，坐他几天。”那医士道：“横是你转轮投生之

期已不远，就是坐也没有几天了。”说罢，就用手扶了老猿，走入笼中，把笼门关闭。

姚兆南想借此在方螳面前献些殷勤，见老猿已入笼中，就对方螳道：“此刻，这东西已成笼中之鸟，做不出凶狠了，你方才被他脚踢之仇，岂可不报。何不就把这笼儿抬至坑边，等他日夜饱尝木犀香味也是好的。”方螳道：“好。”立刻差四人抬着木笼，安放在后院大茅厕边。临行时，老猿问道：“你们把吾抬到那里去？”方螳道：“你方才踢吾，吾没有什么还敬你，只好请你尝尝异味，就做为送你投生的饯行酒。”老猿恨道：“这个恶计都是姓姚的出的，吾下世也必要报答你，叫你知道吾的利害。”那医士也不阻挡，只点头道：“多年豢养，一旦遭他仇报，自宜受此结果。”说罢，就对汪楚生道：

“如今挨到你了，快来坐好，待吾给你摇机器。

汪楚生忙摇头道：“这般吸苦，吾情愿不要富贵，请你不必摇了。”那医士正色道：“吾岂是被你儿戏的。你不要富贵，就该早定主见，不要来请教吾。如今志愿书也写好，你不要富贵，我们教主也一定要你做汉奸了，由不得你懊悔哩。”说罢，走至面前，扯着汪楚生的手硬拖到机器旁边。汪楚生那里肯去，就把手洒脱。那医士道：“你真不情愿吗？莫怪吾用压力。方螳见医士发怒，从旁劝道：“汪兄，你方才既已求他，此刻只好吸些儿苦楚的了。”汪楚生道：“吾方才不知道要吸这般苦楚，所以求他。此刻既已知道，那个还肯。”那医士道：“你不肯也不要紧，吾回去禀明教主，行文到阎王那里，请他把你革去官职，下到十八层地狱底下，不放你去投生，你就永远不得超生。看你受一刻苦楚的便宜，还是永远受苦的便宜。”

方螳一想，吾是夷务部尚书，专管外国事的，这样祸根，

岂不又要弄出一件重大的交涉，压在吾的身上。”心中一着急，就苦苦的劝汪楚生道：“汪兄，你就受了这个冤屈罢，如若弄出事来，非但与你不便，就是吾也大大不便的。”姚兆南见方螳着急，也力劝道：“方才是你自己求他的，此刻又忽然不情愿。情理难容，那个不要说你出乎反乎没道理，快快去摇罢。”就帮着医士硬拖汪楚生。汪楚生一人，那里敌得过两个人的力量，被他们如提捉小儿一般，捉到机器旁边，按他在椅上坐了。此时，汪楚生自己做不得主，只得由他们收拾。叫他闭上眼，他就闭眼；叫他垂手，他就垂手；叫他不要出声，他就不出声。医士见诸事妥洽，就把皮带圈儿套在他头额上，开出铁匣，把志愿书放入。口中说声道：“疾！”就见那铁轮，仍前转动，由慢而快，由快而紧，一霎时，但见那轮转的象风车儿一般，全身机件也动的瞧不清楚了。一看汪楚生，只见他浑身乱抖，嘴里叫喊不出声，手脚又动不来，其苦楚情形，比老猿更甚三分。姚兆南在旁，想道：“一个人要求富贵，竟如此艰难，吸了这般苦楚，还要给他去做汉奸，帮他开疆辟土。倘然汉奸做的不得其道，吸刑罚、受唾骂，都是意中之事，真是可怜。”想还未毕，只见汪楚生也象老猿一般，大叫一声，跌倒在地。那医士见已跌倒，就把机器总关关闭，仍在衣袋中摸出药水，冲了开水，灌入汪楚生口中。不到一刻，汪楚生已醒过来。医士对他仔细一瞧，见他神情、态度与未摇机器时一样，大诧异道：“什么这人没有效验的呀？”即时取了椅子，放在汪楚生面前，与楚生对坐了，问汪楚生道：“吾们教主待你的恩德厚不厚？”汪楚生道：“吾并不曾受过教主的恩德，有什么厚薄可分。”那医士道：“如今你投了人身，肯给吾们教主做奸细，帮助他的忙吗？”汪楚生道：“吾方才说过，请愿自然应该帮他，但也须到那时候看情势行事，情势好帮，自然帮他，

倘若情势不便帮他，帮了他就要碍着自己身家性命，只好不帮他，他也不好怨吾。”那医士不听犹可，一听之时，就跳起身道：“不对，不对，今天这机器什么忽然不灵了，真是怪事。”说罢，搔头摸耳，不知所为。呆了半晌，又走至机器前，自细检查，自言自语道：“并没一些破绽，什么就会不灵呢？”方螳不懂，问道：“你到底为着什么，要如此大惊小怪？”那医士道：“你有所不知，这部机器名为换脑机器，只有吾们教主有这件东西。从前中国许多贪狠之鬼，都求吾们教主，给他把这机器换了脑筋，投生后就给吾们教主做奸细，暗地帮扶，所以吾们国家平白地得了许多殖民地、通商口，从来没有不灵的。今天这汪楚生，自从把机器摇了，神情态度，一切仍同没有换脑的时候，一般无二，吾已有些疑心，及询问他后生志向，竟仍是老志向，非但不肯忠心做奸细，而且连吾们教主给他换脑的大恩德也不致感激，所以，吾在这里怪异。”姚兆南道：“或者是志愿书写的不甚妥当，所以不灵吗？”那医士道：“你们都不明白吾的妙用，怪不得不懂，这纸志愿书，这入机器一摇，就变做一个血淋淋的头脑儿，然后用电气把他旧脑打碎，从皮带中勾出，化为空气，散入空中，然后再用电气把新脑灌入，所以格外的疼痛，要痛的死去活来。”方螳道：“你这样说，这志愿书竟是个人脑，不是志愿书了。”那医士道：“自然，吾们教中，因为说了真话，人家都要惧怕，不敢上手，所以只说把志愿书印入脑中，好等他们不吓，坦然听吾动手。”姚兆南道：“此刻这汪楚生既然不灵，你又莫明其故，什么办法呀？”那医士道：“吾有无线德律风在身畔，只须打一个去，把情节一口教主就明白了。”说罢，就在衣袋中摸出一小白铜匣，纵横仅只二寸余，揭开匣盖，中间并无一物，医士就把嘴凑近，对着匣中，咕噜咕噜说了好几句话。说罢，又把匣

送在耳边，只听有低声出于匣中，也是英国土音。方螳对姚兆南道：“你是留学生，英国文字语言必然熟悉的，你听他是在说什么？”姚兆南脸一红，只得假说道：“声音太微，吾什么听得出来”。就问医士道：“你听的出吗？”医士道：“有什么听不出。”说罢，又把左耳凑在小匣上仔细听着。不到片刻，只见他跳起来道：“原来如此，吾倒一时不明白。”说罢，忙把小匣盖好，装于身畔，飞奔至机器面前，把机器总轮拆卸，露出一个螺丝钢钉，就在身畔摸出一个铜小轮，粘在螺丝钉上，重新把总轮粘上。方螳道：“你把小轮装上做什么？”那医士道：“你有所不知，这人是中国鬼，不象老猿是我们英国种，生就的黑心肠，只须把脑筋换了就得了。吾方才一时粗心，也象老猿一样，只给他换了脑筋，以为就告竣了。岂知这人倒素来生就一个赤心，只换脑筋，不把他这个赤心换去，仍属无济于事。所以，他非但不肯帮吾们，而且连神情态度也一些不改。此刻须用机器装上小轮，再给他将赤心从皮带里抽出，化为空气，散于空中，然后从皮带中换进一个黑心，好等他象老猿一样，投了人身，居了这个黑心，帮吾们教主做那汉奸的事业了。”说罢，又来拖着汪楚生，要他过去。汪楚生听的明白，方才换脑，已痛的死去活来，此刻那里还肯被他换心。立住两脚，坚不肯走。那医士见一个人拖他不动。回头又要叫姚兆南，焉知话还没出口，只见外面有二人，抬了一大匣白银，飞奔入内。头前另有一人，手中持着信函，呈于方螳面前。

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用奸党医生用计 制替身法术无边

话说那医士克洛克，正要拖汪楚生上前，再给他抽去赤心，换上黑心，汪楚生坚执不肯，医士回头叫姚兆南帮忙。姚兆南正要上前，忽见外面有人抬进一大匣白银，另有一人，象店家出店一般装束，手中持了一封信函，径呈方螳面前。

方螳接来一看，封面上写着“夷务部大臣方大人钧启”，下面印着“天成永绸缎顾绣号书柬”十字。方螳一时不明白，自言自语道：“这店家吾不认识。”家人在旁禀道：“就在这大街中市三间门面的，闻得店主姓徐名永丰，是浙江人，这店开在阴司已有百余年了。今天不知为着何事送银两来。”方螳闻言拆开一看，只见端楷写成一封八行书，上面写着道：

钧甫乡台阁相大人钧鉴：侯门似海，咫尺天涯，未克展同乡之谊，修投报之仪，良多罪戾。侧闻德隆山海，朝野同被其休；政裕华夷，中外咸蒙其福。叨属同里，与有光荣。晚老朽无能，不堪治世，退身林下，设肆谋生，荏苒百年，了无善状。而又祖宗不德，祸及子孙，既受阴诛，更蒙阴谴。老牛舐犊，情急无聊，伏思阁相，恺惻为怀，情殷桑梓，略一举手，狱地生春。特薄具菲仪，缴呈执事，倘蒙援救，稍稍泉壤之诛，使骨肉相依，祖孙完聚，则非特晚辈感激于阴曹，亦且阖族图报于阳世矣。罪案礼单，另叙别纸。伏俯鉴乡晚徐增祥禀启乞，并劬钧安。

方螳看罢，恍然大悟道：“吾道是谁，原来就是吾乡的徐老，他在生前，与吾曾有一面之缘，后来他先物故，吾到阴司，无暇访他，彼此不相闻问，竟有数十年了，不料他倒就开店在这里左近。不知他子孙犯的什么罪案，竟至于两世受诛。”说罢，又把信后一纸展开一看，写着道：

不肖孙儿徐锡麟，由副贡捐纳道员，分发安徽当警察局总办。不料，在日本肄业之时，误入匪党，弃正从邪，竟敢于大庭广众之中，枪死抚台，致被获受诛，割心致祭。今灵魂投至阴司，惨酷之形，目不忍睹。阎王因他罪犯大逆，例应更受冥诛，且以副贡出身，照章送孔庙拟议罪名。日夜焦急，恐一经拟定，即难出脱，为特破产求恩，送呈白金八千两，务求大设法，保全鬼首，感戴无涯。增详百叩。

方螳看罢，霎时愁眉双锁，问那送信的店伙道：“此刻你们小主人已解到学中没有？”那伙计道：“听说已送去了。”方螳道：“既已送去，什么想法？”医生在边笑说道：“这项银两，你到底想赚他不想赚他？”方螳道：“银两已送在这里，比如一块肉，已入吾口中了，什么不想赚他。只是此刻早已送至圣庙，那孔圣是铁面无私，一些不吸情的，什么救他。恐怕这项银两赚不了。”那医士道：“虽然送去，此刻还没有定罪，你只消想个计较，暂时送回来，吾就有法术解救，包可保全。”方螳道：“什么计较，方好讨他回来？”医士道：“你把来信给吾看。”方螳遵命，即把信函递过来。医士先把信看了，没言语。又把罪案展开，看至“日本肄业之时”六字，就大声道：“有了，有了，有计较了。”方螳忙问何故，那医士道：“你管的不是夷务吗？”方螳皱眉道：“虽是夷务部，也无法可想。”那医士道：“他这罪案是在日本犯下的根，你现

在只说他出过洋、剪过辫子，例应由夷务部判断罪名。如若孔圣一说就肯交还最好，如若拘执不肯，你就说待夷务部审问口供，然后再送学中。孔圣那里，案件少，而且又是这般逆案，断没有成例可循，不怕他不答应。”话未说完，方螳已喜的手舞足蹈道：“好，好，吾就照你的办罢。”说毕，就要差人去。那医士道：“且慢，你如若解救了他，还是想叫他改了名姓用他呢，还是就设法送他转轮投生？”方螳踌躇了一回道：

“吾这部中，人才极少。他既出洋，于外交上必然研究过，定是个熟手，吾自然用他，以资臂助。”姚兆南在旁一听，着急万分，自想道：“吾是假留学生，如若来了真留学生，岂不要班门弄斧，贻笑大方，还有什么脸面在此做官。”就插嘴道：

“这断断使不得的，他是个大逆不道的阴魂，幸免罪戾，已是万分恩典，你什么得了他八千两贿赂就肯同他共事。”方螳道：“不是吾一定要用他，因为吾门部中比不得别的部，来的公事件件棘手，只得我给你两个人略知一二，余外的司员人等，都是些门外汉。现在既有如此通品，理应用他，使嗣后的外交，再不致象从前失败，你吾也有风光，并不是为了得他这些些贿赂起见。”姚兆南见他说的有理，不敢十分拦阻，只自己心中干着急。那医士道：“既如此。你就差人去罢。”方螳就请心腹师爷写好文书，差一能言会语、伶俐非常的家人，持着移文，一径去了。

那医士道：“吾们也应该到部中去等候。”说罢，仍命来人扛了机器，自己一手把汪楚生拖着道：“吾们到部中去换心罢。”汪楚生只得跟着他走，方螳、姚兆南也随后跟着，来至部中。传管门人进去，说给他几句紧要话，四人坐定。闲谈了片刻，只见管门人领着两人进来。一个就是方才差去的，背后一个，手中提着头儿，胸口开着一个洞，大约就是徐锡麟了。

即迎接出来道：“徐君受苦了。”徐锡麟见如此问他，就知道方才管门人说要用他之言是真的了，忙鞠躬道：“岂敢，岂敢。”方螳道：“吾闻得老兄是个真丈夫，在阳世做了一番烈烈轰轰、惊天动地的事业，虽然受了杀身之祸，到底名传千古，百世流芳的。所以吾徇令祖之请，特地想出计较，解救你到这里。”徐锡麟至此日方才明白，是自己祖父走的这条道路。

此时，姚兆南自己惭愧，几于无地自容，又恐怕徐锡麟盘问他根底，露出破绽来，被人家耻笑，心中又是焦急又是难过，只得坐在那里，呆呆望着，并不起身迎接。方螳道：“你这贵头颅，提在手中岂不累赘。此地是部中秘密之室，尽可把他装上，大家好叙宾主之礼，谈谈衷曲。”说罢，就喝令家人上前，先把脚铐开去。那管门家人，忙上前至方螳耳边说了几句话。方螳霎时大惊道：“你何不早说，倘然被他混进里屋，窥见私情，只消在阎王那里上一奏折，这祸就闹的大了。”那医士见此情形，问道：“为什么？”方螳也在他耳畔，说明缘故。那医士笑道：“不要紧，有吾在只须略施小术，包可使徐锡麟安然无事，而且好好在阴司做官。”方螳道：“若得如此最好了，请你就施法术罢。”医士就笑对徐锡麟道：“你跟吾来罢。”徐锡麟跟着，就走进至里边密室。医士道：“你在此等等，吾去扛机器来。”说罢，重又出去。不一刻，只见四个小工，把机器扛进密室，医士也随后进来，把工人赶了出去，关上了门，即在身畔摸一大瓶药水，开了机器铁箱，把药水尽倒在里面，仍旧盖好。又从身畔摸出一个小镜，其形状与照象镜头仿佛。装在机器上面，揭开镜盖，就象照相一般，叫徐锡麟对镜立着，不许乱动。他就把机器机关开足，机轮转动，声震四壁。只见那边铁管中，忽然吹出五色气来，渐长渐大，渐成人

形，渐分手脚，只不见头颅。正在诧异，只听一声响亮，早已脱去铁管落于地上，机器也停了。医士赶忙上前，把这东西扶起，徐锡麟仔细一瞧，方知竟是有质的东西，并不是气，其形容模样，竟与自己一般无二，头颅也是提在手中，所以方才瞧不见；胸中也有一个大洞，也是满身血迹模糊，竟宛然是个自己的替身物。正要问他缘故，只见那医士把他这东西扶在机器旁边，用机上皮带，套在他胸腹，重又开动机器，不一时，就见那东西手脚乱动。那医士道：“好了。”于是就把机器总机关闭，把皮带脱去。喝声道：“走！”那东西就满室绕行，脚下不停。那医士把门关了，回头对徐锡麟道：“你看，你的替身好不好？”徐锡麟还没回答，只见门边撞出一个人来，大声道：“好，你们做得好事！”医士、徐锡麟都吸一大惊。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打洋鬼大贤施勇 救教士西崽求情

话说徐锡麟同着医士，正要把那机器摇动的替身物，撵到外面给大家观看，焉知方一开门，忽见一人，从门边撞将出来，相貌生的极其雄壮，一部白须飘荡胸次，厉声喝道：“你们二人做得好事！”徐锡麟认识是仲夫子，霎时吓得脑筋乱

跳，浑身战栗，仿佛鼠子碰到猫儿，两脚粘贴于地，一步路也走不动。那医士仗着自己是外国教主手下的教徒，胆气颇壮，毫不退却，大声喝问道：“你是何等样人，如此大胆，竟敢偷入部衙密室，窥探秘密事，该当何罪！”仲夫子最恨外国人，平素碰到了，必要奉敬他几个老拳，使他疼痛的象杀猪一般叫喊，方肯住手。今日在门缝中张着他做的事情，早已愤怒万分，不知用了几许压力，方把这无名火压了下肚，仍忍耐着性情等候他。此刻，他既出外，那里还肯宽贷他，即不问情由，一手把胸前的衣襟拖着，探出右手，觑准他面部，就是一拳打去。那医士初不料仲夫子一见就用武的，虽被他拖着胸襟，还想用话吓退他，所以还在那里咕噜咕噜的打上中国方言给他说话，冷不防劈脸就吸一拳，招架不及，打的眼珠迸出火来，鼻儿受伤，霎时鲜血淋漓，满面模糊。仲夫子见打的如此景象，愈觉兴高彩烈，接连又是一拳。那医士虽然是外国种，顽皮成性，格外吸得痛苦，究竟是皮肉做的头颅。第一拳还能勉强支持，第二拳就不堪忍受，往后一仰，翻身跌地，口中嚷道：

“反了，反了，中国鬼竟敢欺负外国鬼，此番必要与你们政府大大交涉，打吾两下，务要赔偿血肉的损失，非得三百万两，不肯善罢干休。”仲夫子道：“吾是穷儒，身无半个钱文，只有这个老拳是现成的，可以做了银两替身，赏你三百拳罢。”说罢，又提起老拳，望着他身上乱打，打的那医士在地乱滚，大叫救命。仲夫子自忖：“外国人横行中国，无论帝王圣贤，都不在他眼中，都要受他欺侮，今天竟至叫喊救命，倒是数百年阳世阴世的一个大特色。”又自念道：“吾自从见着外国人，也有数百年了，所见的人数，也不知几千几万，瞅他心高气傲，形式勇猛，以为他们的种族是强硬汉子，到死不惧的，岂知，吸了这么几拳就大呼小叫，满口求饶，原来也与吾中国

人一样，也吸不了痛苦的。吾不免再打他几下，看他到痛极之机作何景象。”想毕，又提起老拳要打下去，只见外面有许多人赶奔进来。仲夫子一想：“不好，双拳难敌四手，吾一个人，虽然勇猛，那里敌的过众人。”但仲夫子素性刚果好胜，从不肯轻输给人家，所以，非但不想逃避，而且面无惧色，弃了医士，拔出腰中宝剑，专待众人进来厮斗。及至临近，只见众人都立住了脚，彼此面面相觑，不敢上前，也不敢出声。仲夫子认识，第一个就是夷务部尚书方螳，第二个就是在大成殿与夫子倔强、惹夫子动怒的姚兆南，第三个就是提着首级、胸中开个大窟窿、血迹模糊的徐锡麟。

原来这徐锡麟，当仲夫子撞将出来的时候，虽然一时吓的呆了，到底是滑头的灵魂儿，诸事伶俐。见仲夫子正打那医士，他就趁这机会，一溜烟往外飞奔，径至众人聚集之处，装上头儿，大叫道：“不好了，里屋有奸细，打那外国医生，再缓一刻不去保护，就要打成人命交涉了。”方螳一听，自忖道：“吾是夷务部尚书，专管交涉事情的，倘打死了外国人，非但交涉棘手，而且在这部中打成的命案，阎王先要同吾翻脸，吾那里担承得起这个烽火。”霎时急的搔头摸耳，不知所为。倒是姚兆南有主意，起身道：“性命就在顷刻之际，那好迟疑不决，快去保护要紧。”方螳道：“你还有所不知，俗语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奸细，他既有这般胆略闯入部中，必定大有本领，吾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带了几个没用的人进去，倘然被他打吾几下，吾岂不就变做鬼中之鬼；离了阳世还有阴司好做官，再离去阴司，恐怕更没有阴司的阴司，容吾做夷务部尚书了，吾所以格外持重。若不去保护，那医生被他打死，虽然有罪，到底还不至于死。吾看，竟不必去救护他，由他们打罢。”姚兆南说：“这那里使得。此刻外

国教主的势力，何等利害。阳世的帝王尚且事事怕他，处处退让，小小的交涉，任他张着海大的嘴，要几千万、几万万的赔款，只好取偿于百姓，不敢说个不字，何况阴司的疲弱较阳世尤甚，你吾外交手段又格外的平常，如若闯此大祸，他必然要挟制阎王，叫该管官赔偿性命，你吾岂不也要一死；与其被他要挟而死，还不如去救护他被奸细打死的，或者死后还可希冀阎王的恤典。”方螳被姚兆南提醒，答道：“不差，不差。”于是，立时唤了几个家人，一时无处寻觅器械，有的折了树枝，有的执着竹片。方螳一时心急，不假选择，即走至隔壁室中，在炕上取了自己吸鸦片的一只烟枪。姚兆南自忖，重大东西自己力量不及，又必得铜铁之器，方可给人家对敌，而一时匆促之际，那里得的着，只好走至厨房中，取了个烧火的火钳儿，又轻又便又是铁器，心中十分得意，以为这东西真是合用的东西。于是大家一哄而进。

方螳眼快，相离十余步，即认出是仲夫子，忙止了脚步。众人本来胆怯，不敢上前，只因为迫于尚书命令，不敢不勉强跟随。今见尚书自己退缩，那个还肯进去，只你对吾望吾对你瞧的，大家定着。仲夫子一声大喝道：“你们那些外国奸细，不知得了他多少贿赂，竟敢藏匿洋人，做这不法之事，倘若碰到了交涉案件，非但不能望你们照约章申辩，必要帮着洋人暗欺中国。吾定要去面见阎王，奏明奸恶，一个个把你们置之死地，方消吾胸中之气。”

方螳不听则已，一听之时，霎时吓的魂不附体，一时那里还答的出话来。徐锡麟是知道仲夫子脾气的，忙把首级装上头颈，轻轻对方螳道：“此人只可软求，不可用强硬手段的，你若同他决裂，他已拿着吾们的真脏，如被他奏闻阎王，吾们的罪就不小了。”方螳闻言，忙弃了手中的烟枪，赶上数步，对

着仲夫子，双膝跪下，不住的碰头于地，口中央求道：“吾们一时利令智昏，做了这不法之事，还求大贤暂息雷霆之怒，格外成全，没齿不忘大德。”说毕，两泪汪洋，呜咽不止。仲夫子见他如此光景，就起了不忍之心，一时怒容也换了，声音也改轻了，说道：“你既知罪，什么领着许多人进来，作这打架的声势。”方螳又碰头道：“吾只知道里屋有人打洋人，所以领人进来保护，并不知就是大贤，如若早知道，就是天胆也不敢。”

说还未毕，仲夫子见徐锡麟、姚兆南在外面，一步步蹑足潜踪的走上前来，立在方螳背后，顿时想起姚兆南在大成殿倔强的情由，心中勃然大怒，又厉声厉色喝着方螳道：“你背后是什么人？”方螳回头一瞧，战兢兢的答道：“一个是副尚书姚兆南，一个就是向尊处要来的阳世逆犯徐锡麟。姚兆南见他说出自己的官阶，知道这件不法事也脱不了干系，只得也跪在一旁。徐锡麟见姚兆南跪下，焉敢不跪，也立时双膝点地。仲夫子笑对姚兆南道：“自是自命为出洋的留学生，吾平素听你们的口头禅，不是说热心为国，保护同胞，便说联合团体，伸张国权。什么今天做了官儿就把这些抱定的宗旨置之脑后，竟通洋人，做这犯法之事。今日须把这个缘故说的明白，吾方肯饶你，不然一概不饶。”姚兆南道：“大贤有所不知，那热心为国、联合团体的口头禅，并不是真心话，不过想借此欺动人家，好使人家看重他，给他官儿。所以，他们一做着官，非但做不到从前说的话，而且连从前说的话都忘记的干干净净，绝口不谈。贪财的显示原形，只管贪财，并不顾及人家唾骂他；做奸细的现出本相，只管做奸细，并不顾及自己身家。”仲夫子倒也好笑，又问道：“你既然知道其中恶习，什么不肯力矫他的弊窦，做一个留学生中出类拔萃的完全人，为何也要学他，做

这惹人唾骂的事情。”姚兆南听到此言，霎时脸上通红，低头不语，问之再三，终不回答。方螳见仲夫子又将动怒，忙用手臂搦他几下，轻轻说道：“快快说罢，免他翻脸了。”姚兆南被逼无奈，只得答道：“吾并不是真个留学生。”仲夫子大怒道：“你原来不是真留学生，那时在大成殿上如此倔强，竟敢同吾夫子辩驳。吾因震于留学生三个字的名义，又恐怕杀了你动新学界的公愤，就要开会、联合团体给吾们旧学为难，所以就徇了众人之劝，不敢动手。那知你是冒充的骗子。”说罢，正待上前用宝剑去斩他，忽听外面有人大叫：“阎王旨意到！”方螳、姚兆南闻此消息，一骨碌爬起，往外飞跑。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揽轮权英国施要求 遭枉死冤魂赴部署

话说姚兆南、方螳在里衙正对仲夫子跪着，忽听外面有圣旨到，忙出去，直至大堂之上。只见一个军官装束的人，双手捧着黄纸上谕，高声道：“阎王有紧要旨意在此，大小官员快快跪接。”方螳、姚兆南疾忙行三跪九叩礼，已毕，起身接旨，拆开一看，见上面写着道：

朕家，自得地下，已数千年于兹矣。父传于子，子传于孙，世世相承，因相安无事，从未见有外洋之来欺侮。

故十八层地狱之中，各安鬼业，无有外患。乃到朕躬，薄德无能。自即位以来，在各国教主，覬觐富庶，迭遣洋鬼，要求无厌。故朕特设夷务部，选外交熟悉之大臣为尚书，俾得以用其所长，藉御强邻之侮，不图彼族，得步进步，诛求无厌。昨忽有英国教主国书一角，不由夷部转奏，径送宫中。朕细加研究，盖因吾中国阳世，矿产最富。而臣下多忠心谋国之人，少贪利忘恩之辈，彼欲乘间攫取，而苦无奸为之居中行事。故思揽吾转轮之权，专择贪鬼投生权，要为彼国阳世之奴隶，窃取利权，送入外人之手。朕思转轮之权，关系阳世之治乱，吾君臣慎之又慎，虞有不肖者滥侧其间，为阳世无穷之祸患。若让与彼族，势必致忠良摈弃，常沉沦鬼趣之中；奸恶钻营，反超跃鬼关之外。夫阴阳一体，人鬼同途，未有子孙受困于尘世之中，而祖宗得安于地府之下者。况转轮为吾阴曹内政，岂容恃强攘夺。着方螳、姚兆南悉心筹画，据约力争，务使折其气，阻其谋，以挽回未去之大权，原文着抄给阅看，钦此。

方螳看罢，急的满头是汗，自念：“这般棘手之事，如何与彼交涉。”忙又拆开英国教主国书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大英国开创教主致书问大中国地府大阎王安好，今因中国阳世官员，刚愎性成，不肯通融办事；地方绅士，又都闭塞不通。自甘敝陋，任令宏富之矿产，弃之于无用之地。即如阴山之煤矿，其主人翁，已有允许敝国开办之势，而为满朝官员、合境绅士所阻。敝国阳世，不知费却许多气力，许多资财，仍成画饼充饥，空中楼阁。敝教主窃思，富贵之权与投生之权，皆操之转轮之时，倘能刚愎成性、闭塞不通之鬼，一概关闭于地狱之中，永远不许转轮投生，而专择圆通豁达者，送入轮回。则以后阳世之官员绅士，

即无不圆通豁达，而中外之交涉，均可希冀其和平商榷，不至事事掣肘。顾鉴衡不易区别尤难，倘选择稍涉粗疏，使有一二顽固，杂于其间，仍足以败坏大事，乖违睦谊。故敝教主决拟，请贵国阎王，将转轮之权交给敝教主，由敝教主选择妥人，专司其事。如阳世海关税司故事，即命名为转轮司。凡应入轮回投生者，先送转轮司查验，如不合投生之格，发回地狱监禁，每月造报花名一次，俾有稽考。此系为两国公益起见，务祈贵国阎王，俯赐施行，是为至幸。照会者，西阳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九月十五号。

方螳看罢，就递给姚兆南阅看。口中说道：“他的措辞，语气如此坚决，什么能挽回转来，不过费些唇舌罢了。”姚兆南接过就看，还没看完，霎时心中大喜。自忖道：“吾正恐没有发财的机会，那知就有这件事情来了。再要不发他几千万两银两，也没日子了。”就回头对方螳道：“这件事情，不过与阳世略有关系，于吾阴司，是一些儿没有损失的。阎王过于拘谨，还要顾及阳世的治乱。现在的时势，列强眈眈虎视，都想把吾十八层地狱，一层层的蚕食鲸吞，正要捉吾小差错，就此动手。吾事事顺从他，他无暇可摘，不好翻脸，他这也叫着没法设。若有一件小事不依他，他就趁此机会，一层层的攻打进来。试问，吾们的阴兵有多少能为，那能敌的过他。事到其间，懊悔就不及了。”

话未说完，只见那医士从后面一步步挨出暖阁。满脸的血迹，浑身上下都是伤痕。原来外国种族，非但活着的人个个乖巧，死在阴司的鬼也个个乖巧。他见仲夫子如此勇猛。料想敌不过他，自己身上又没带手枪，只得由他乱打。后来见仲夫子打个不了，知道仲夫子今天不把他打死，是断不肯歇手了。又见众人来帮他的，都一哄而散，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仲夫子重

复回身来打他，他就心生一计，把窍门一闭，两个皮鞋脚一挺，两眼一合，霎时鼻息无声，气不呼吸，竟象死去的一般。仲夫子见了，认他真死，方才住手，跃身越墙而去。他还怕仲夫子回来，躺于地下，不敢起身。后见再没动静，方敢慢慢儿的爬起来。四面一瞧，见那部换脑机器依然安放，丝毫未曾打坏。摇出来的那个徐锡麟的替身，紧靠着墙壁立着，依然如故。心中暗喜道：“合西洋数十国中，只有吾教主造成这部机器，闻说吾们教主，将来还要大施手段，把所有中国的许多鬼，一个个用机器换去他的聪明脑筋，装上愚鲁的脑筋；有生着良心、忠心的，把他抽出来，换进黑心、贪心、奸恶心、私心、背主心、奴隶心，等他到了阳世，凭着这些心肠，做官的做官，做绅士的做绅士，吾们阳世的国王，只须破费着些银两，就可随心所欲，事事顺手，不怕中国主人翁再道半个不字。吾若今天把这机器叫人家打坏，不知何时再能照样造成，教主岂不要治吾保护不力之罪。幸喜打吾的老头儿，不知这机器是吾们国中至尊至重至宝贵的东西，他竟碰也不去碰他。这也是吾们教主的幸福。”想罢，就想出外寻方螳、徐锡麟等人，给他们商议这件事情。无奈满身被仲夫子打的一块儿青，一块儿红，疼痛难忍。又怕仲夫子去而复来，若被再打一场，准得真死，只得忍耐着痛楚，撑着墙壁，一步步的挨出来。

走至大堂暖阁之后，只听姚兆南说道：“吾们事事顺从他，他无瑕可摘，不好翻脸。”那医士一想：“他们又在同什么人交涉，这是惧怕他的语气呢。”又听的说道：“他这也就叫做没法设，若有一件不依他，他就趁此机会，一层层的攻打进来。试问，吾们的阴兵有多少能为，那能敌的过他。”那医士听到这里，就知道必是又与外国人交涉了，但不知那一国又来要求利权，”这件事，与吾教主大有关系，倘被他捷足先得，吾们

教主就不能到手，吾要探听明白，回去好好报告教主知道。”于是，格外忍痛，格外挨得快，走上暖阁。

姚兆南等早已瞧见，就大家起身招呼。方螳忙跑上暖阁，用手搀扶了，和颜悦色的问道：“被他打伤没有？”那医士道：“还好，不过略受些皮毛之伤，五脏六腑都还没受着伤，不致有性命之虞。”姚兆南见他脸上血迹模糊，碧眼已变成红眼，紫须已变成红须，弄的愈加可怕了。徐锡麟本是个轻薄之人，专喜欢给人家说顽话儿。虽然受刀的时候苦楚万分，到了阴司又早欢欢喜喜，忘其所以了。见医生如此模样，即把自己血淋淋辩不出眼鼻的头儿装上颈领，跣步向前，立在医士左肩，把头伸过去，与他的头儿并齐了，问姚兆南道：“你看，吾的面上血多呢还是他的面上血多？”姚兆南道：“倒还是他的多呢。”徐锡麟又回头对那医士道：“你虽未吸一刀之苦，倒也象吸过刀了。”那医士正色道：“人家已受了这般苦楚，你还来说趣话哩。”方螳恐他动怒，忙向徐锡麟丢了个眼色。叫他去开去。一面差家人快去取洗脸水来，亲自绞了手巾，给他揩试。方一着手，那医士就大叫“痛死吾也。”方螳霎时吓的倒退数步，仔细一瞧，原来那个高矗矗的鼻尖儿，已打的皮开肉绽，歪斜在右边。方才误触于伤处，所以痛的大叫起来。于是就轻轻复用手巾，把没受伤地方的血迹，尽行揩试干净，用伤药把鼻尖敷好，请那医士坐了歇息歇息。

那医士叹息了一声，对他三人道：“怪不得你们中国官员，见了外国人就象见了严父一般，情甘愿意的做他的奴隶，顺他指挥，不敢倔强，原来本地的一个无名小卒，也尚且怕他凶横之势，非但不敢同他打架，还远远给他跪着，向他求情，还要对他哭，这般疲软，如何好做夷部尚书。”方螳还有羞耻之心，被他一说，羞的满脸通红，一句话也答不出口。姚兆南仍

懵懵懂懂不知人家骂他，气傲傲的答道：“你们教主幸亏有吾门疲软的夷部尚书，事事肯迁就，处处肯退让，所以能把十八层地狱的利权，几乎攘夺尽净；若有一个强硬正直的人在那里办事，恐怕非但今后的便宜占不到，连从前的便宜也要双手送还吾们哩。”

那医士正要回答，忽见跑进一个家人，上堂禀报道：“外面有一个女子，手提着头儿，浑身上下都是血迹，走至衙门口，把头儿装好，就问小鬼说：‘署中有没有个徐锡麟？’小鬼问他：‘什么就知道吾们署中有这徐锡麟？’那女子道：“因为他是冤枉被杀死，阎王不肯收留，来到阴司已三天了，弄的无依无靠，日间没饭吸，夜间没住处，所以苦不胜言。因想起生前曾读过四书五经，拜过孔圣，或者孔圣肯收留，所以跑到圣庙。那知圣庙也不肯收留，弄的没法，幸遇一个白发老头儿，问他生前情节，哀怜他，指引他说，害死你的徐锡麟，现夷务部署中，将要做官了，你去寻他便了。”那家人方才禀说到这里，忽听座上一人，大叫一声，跌倒在地。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盘根底兆南受窘迫 查案卷秋瑾得冤仇

话说那家人禀报衙门前女子的情节，忽见堂上坐着一人，大叫一声道：“冤家寻到了。”霎时吓的跌倒在地。众人一瞧，

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徐锡麟。方螳赶忙上前，把他扶起。方欲问他缘故，只见那女子已双手捧着头儿在颈上，赶奔进内，飞步上堂，用左手指着徐锡麟，骂道：“你这杀囚，吾给你素不相识，你什么自己做了大逆案，把吾也牵引在内，害吾吸那锋利的刀儿，痛苦的不亦乐乎。今天被吾在阴司寻到，须偿还吾这条性命，方肯与你善罢干休。”徐锡麟战战兢兢，唇齿乱抖的答道：“吾吾吾并不不曾牵引你，不知你为为为了什么被人家杀死的，干吾什么。”那女子闻言，哼了一声道：“事到其间，还要想诬赖哩。吾好端端的在大同学堂当着教习，又不犯什么法，又没什么冤仇，不是你牵引吾，什么就会把吾捉去正法？”徐锡麟道：“这其中必另有缘故，吾那里知道。”那女子大怒，攘臂上前道：“害的人家如此惨毒，还说这般浮话，推的干干净净。吾今天给你一死相拚，拚着做个鬼中之鬼。”说罢，即伸手把徐锡麟的头，从他颈上拖夺下来，提在手中。徐锡麟未曾防他会抢头颅的，所以全不曾准备，见他伸手上来，正要两手捧住，已是措手不及。凡杀头鬼，象蛇虫一样的，只须把他头儿一丢，他就如死的一般，走也走不动，瞧也瞧不见。此刻，徐锡麟要说话，这张嘴已被他取去；要逃走，这两个眼珠儿又在头上，只得象僵尸一般呆立在地上。

方螳看不过，忙上前劝解女子道：“凡事可相商，不可如此恶作剧。你把他头颅取去，他的耳目口鼻都在上面，叫他他也听不见了，骂他他也不知道了，打他他也不会叫喊痛苦了，你再同他拚些什么呢。”姚兆南也插嘴问那女子道：“你是那里人士，尊姓大名？那女子见他是留学生装束，格外看重，不敢怠慢，就规规矩矩的答道：“吾姓秋，名瑾，是绍兴人氏。吾看你形式，必是个出洋的学生，你在日本东京，也必然知道吾名字的。”姚兆南脸上一红，忙答道：“不差，吾在东京大

学校中，果然闻得大名。”秋瑾想了一想道：“你说差了，东京是没有中国人读书的大学校的，只有他们日本人自己读书的一个陆军学堂，这个学堂，中国人一概不准进去。中国人的大学校，是设在离东京三百余里的大阪埠的。”姚兆南一闻此言，脸上更是红去红来，忙支吾道：“吾原说大阪，不曾说东京，你自己听差了。”秋瑾笑了笑道：“算吾听差也不要紧。你既在大阪学堂中，那边的形势，必然熟悉的。请问，那边的商业盛不盛？共有多少街市，多少学堂？吾们中国人在那边读书的男女，共有若干人？你请说说给吾听听，好使吾增广些儿见识。”姚兆南被他问的无话可答，只说道：“吾是要求科学，所以措资东渡，到了那边，只专心于学问，三年之中，从未出过学堂门口，所有外间的一切情形，都不知道。”秋瑾冷笑一声，鼻子里哼了几哼，慢慢儿的说道：“这样求学，真是难得，怪不得你死后灵魂儿，就好做夷务部的尚书，留学界中，也好算别开生面的了。”说罢，就把血淋淋的头儿掉转过去，不再同他谈话了。方螳道：“你把他头颅抢去，是何道理？还是听吾劝解，还了他，有话总好商议的。”秋瑾道：“不能，他是个著名的滑头，吾若把头儿还了他，他只须一滑，就连头带身滑的不知去向了，吾到那里去寻他。”

那医士见徐锡麟是生就的媚外排中性质，将来好帮他教主做成一番大事业的，所以一味想帮他。立起身对秋瑾道：“你给他不肯甘休，不过是疑心他牵引起你在革命案内，害你吸苦的缘故。你们两个人，自己争论也没用的，还是同到阎王那里，请阎王把你们生前的案卷一翻，即可水落石出了。”秋瑾一听，倒也有理，就道：“你们外国人想出来的计较，到底比吾中国人略高一筹，怪不得你们事事占得便宜，吾们中国人处处吃亏。”那医士笑道：“也全靠中国的几位大老肯做吾们的鹰犬，做吾

们的爪牙，竭力运动，把便易送给吾们，所以吾们能得占便宜。倘然朝中有了忠心赤胆保国保民、不要命、不贪钱的人，吾们无论有什么好计较，他总不肯受愚，也是没法子的。”秋瑾道：

“这些闲话不必议论了。阎王殿在那里，吾就依你的计较，同这杀囚一块儿去见他，请他翻案卷罢。”方螳不等他说完，就接口道：“阎王宫殿，离这里极近，吾就引导你们去罢。”姚兆南道：“你不把头儿还他，叫他如何走路。”秋瑾并不回答，只对方螳道：“你差人把他扶了走罢。”方螳就叫上两个家人，扶著徐锡麟在前，一步步的挨走。秋瑾左手捧着颈上的头儿，右手提着徐锡麟的头儿，同着方螳走在后。方螳临行时对那医士、姚兆南道：“你们在此坐坐，吾去去就来。”二人答应，于是秋瑾等两男一女，径出夷部衙门。

走不多远，就望见一片黑巍巍的宫墙，高矗霄汉，周围约十余里，宏壮非常，远远闻钟鼓之声。方螳道：“今天事极凑巧，阎王正在那里坐朝，召见各处城隍土地哩。话未说完，早已来至宫门外。只见人头拥挤，车马甚伙，并有许多犯人，或铐着手，或镣着脚，哭的，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纷纷不已。宫门上站着许多牛头马面，或执钢刀，或执铁叉，相貌凶恶。方螳道：“你们在此稍立，吾先去见了阎王，把此事原委奏明，待召见的各官退出，就好进去了。”说罢，即挺身径入。那些牛头马面，见方螳进去，个个欠身致敬，尊声大人。方螳并不理他们，昂然直入。

不到一刻，只见红袍纱帽、玉带方靴的人，一个个退出宫门之外，自有各人的家人们上前招呼，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一时散的干净，只剩下许多犯鬼，待阎王点名勘验。秋瑾把身体倚靠着宫门口石狮子，两个眼珠儿不住地看着没头的徐锡麟，为的恐怕他乘间逃去。

须臾，只见方螳从里面飞跑出来，手持一片尺余长、寸余阔的红头竹竿，口中喊叫道：“秋瑾、徐锡麟进。”两个家人闻言，挽扶着徐锡麟，应声而进。走的太快，两步并成一步走。徐锡麟苦于没有眼睛，瞅不见地势高低，连跌带蹉的进去。秋瑾也赶紧跟着。走至大殿之下，只见一个人，头戴平天冠，身穿黄缎金绣龙袍，腰束二龙抢珠的玉带，脚登硃鞋，面如冠玉，三绺长须飘扬胸际，立于殿陛之上。方螳道：“阎王亲自出殿迎接你们了。”言还未了，只见阎王笑嘻嘻的对秋瑾道：“秋女士，朕因政事繁多，不曾打探鱼轩降临之期，有失迎迓，深为抱歉。”秋瑾忙紧走数步，双膝跪在地上道：“秋瑾是一介民妇，那好劳陛下王驾接待。”阎王道：“吾不是敬重你出身，是敬重你热心教育，成就人才，开中国数千年顽固风气，造此大福。朕所以不屑屈尊，恭候在此。顷闻方螳奏称，你特来这里控告徐锡麟，待朕把你们生前案卷，翻出一查，就明白的。”说罢，即回顾旁边站立的一个白须判官，命他到人事房中，把二人生前案卷检出来呈览。

判官领命去了，阎王又分付把徐锡麟的头儿从秋瑾手中取来，给他戴上，即在殿庭中伺候。阎王亲手挽起秋瑾，请他上殿，赐金椅给他坐了。又取茶赐饮。秋瑾因生前听人家说，死后在阎王殿上吸的茶，名为泥浑汤，吸下肚去，立刻就把前身所做的事尽都忘却的，所以心中怀疑，不敢入口。阎王见了，笑道：“秋瑾女士，你是新学界的人物，什么也迷信那些旧时的无稽之谈。这是朕格外看重你，所才赐这一盏香茗，寻常人到此是没有的。秋瑾闻言，面有愧色，自忖道：“这是吾自己拘泥诬言，致被阎王嘲笑，都因学识未深之故，嗣后须要坦率待人，不可疑心人家，致被人家看轻。”正在自己责备自己之际，早见那个判官捧着两叠案卷，走上殿来，径呈龙案之

上。

阎王接过，先把第一册的后面几页翻阅一过，就对秋瑾道：“秋女士，你的被杀，并不是徐锡麟害你，乃是你两世前的冤仇杀你的，你自今再不要与他寻仇了。秋瑾半信半疑道：“吾有什么冤仇？即有冤仇，已经隔了一世，也不应报复了。”阎王笑道：“因为你把他太恶作剧了，所以他隔了一世还来报仇。”说毕，就命判官把那案卷递过来，给秋瑾阅看。秋瑾接在手中一看，只见上写着：“道光十六年，王士晋因蝙蝠精再世之满贵香勾引他儿子王仁匡，致成瘵疾而死，心中愤极，即于三月十六日午时，率领多人，用大铁椎椎贵香阴户，直至心窝而死。士晋作孽太甚，应许贵香于下世报相当之仇。”秋瑾阅毕，方才心中明白，正要问阎王满贵香这一世的姓名，只见守宫门的牛头马面飞奔入内，跪于殿庭中奏道：“外面有巡抚大人的灵魂来到。”阎王正要问他是那一省的巡抚，只见一人，披散头发，满身血迹，一步一跌，号哭进来，要寻他的大仇。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接巡抚阎王拍马屁 示惩罚大吏入猪胎

话说秋瑾在殿上，看了前世的案卷，正要问明满贵香后世的姓名，也好去报他这一回冤仇。忽见牛头马面进奏，有巡抚

的灵魂到来。话未说完，早见一个人，披头散发，浑身血迹，飞奔进内。只见徐锡麟立于殿阶之下，就上前照准他胸口，狠命一拳，正打在那个窟窿之中。徐锡麟“啊哟”一声，噗通跌倒，那披发人见他跌倒，索性把两脚踏在他肚腹之上，狠命乱跳，跳的徐锡麟象杀猪一般叫喊。阎王见他如此凶狠，勃然大怒道：“殿廷重地，何等严肃，彼此即有冤仇也应该上来控告，朕自有阴曹刑法处治他，什么就敢在朕面前逞凶殴打。”说罢，就喝令两旁站着的厉鬼，把那人擒下。四个厉鬼应声是，刚要下手，只见那人睁目大喝道：“吾是阳世现任巡抚，追封太子太保的大臣，那个敢动手。”四个厉鬼骤然闻得此言，都面面相觑，不敢动手。阎王在殿上，望见厉鬼被这人一喝，就倒退数步，不敢捉拿，愈加动怒，把手在案上乱拍，嘴里咕噜咕噜说道：“都是些没用的死鬼，连一个凶鬼也不敢捉，什么好做护卫。”旁边还有几个厉鬼，见阎王动怒，疾忙下殿，对前四鬼道：“什么奉旨捉拿的钦犯，竟如此怠慢，不去动手。”前四鬼同声道：“他自说是个阳世的巡抚大人，那个敢捉他。”后四鬼闻得此言，也就呆了。内中有个机伶鬼道：“这人既口出大言，吾们去复奏阎王，再候旨意罢。”于是八鬼齐上殿，把此言跪奏。

阎王正在怒气勃勃的时候，一闻阳世巡抚四字，只吓的呆了半晌。忙亲下御座，出殿下阶，走至那人身旁，笑嘻嘻的说道：“本阎王接待来迟，望乞恕罪。”那人道：“你就是这里的阎王吗？”阎王道：“朕正是阎王。”秋瑾坐在殿上瞧见了，甚是好笑，心中自忖道：“人家说中国官场最是势利，见了微贱的不问情由，只一味的要打要骂，见了富贵的不问曲直，只一味的捧臀掇屁，被外国人笑的一钱不值。只知阳世势利，岂知阴世更是势利。一个抚台到此，连阎王都不屑屈尊，低头下

气，怡色柔声的去迎接他，恭维他。”忖度到此，阎王早已牵了那人的手，一同上殿来了。来到殿上，即时分付取两个金椅排到左边，请那人上首坐了，阎王自己却在下面陪着。一面分付把徐锡麟带上，跪于那人面前。阎王先开口问道：“徐锡麟你什么入于革命党，把上司击死？”徐锡麟道：“革命党以排满为主义，他是满人，自然应该击死他。”阎王道：“无论革命党、虚无党，凡是人类总要讲情理两字的，他既识拔你，给你好差使，也应该有知己之感，有不忍害他的心肠，什么恩将仇报起来。”徐锡麟还没回答，那抚台插嘴道：“吾们满洲人，揽权纳贿，一味的欺凌汉人，吾也自己知道必有恶贯满盈、惨遭奇祸的日子，只是他击死吾，就拣个要害地方，把吾一枪打死，索性爽爽快快的死的好过。这人他不拣要害，偏偏把枪头对准吾的粪门施放，还害一枪不中，连放五六枪，致吾粪之中，连受枪珠三四颗，弄的不痛不痒，不进不出，至今还在里面，把谷道塞的声息不通，非但不好大解，连放个屁也放不出了。你想吾难受不难受。”说罢，双手捧着粪门，乱跳乱喊。徐锡麟笑道：“这是你的恶报，谁叫你平素势利，专拍人家马屁，一旦祸灾临头，就使你自己连个屁也放不出来，这是天意。吾放枪时只求把你击死，并不是一定要打你的粪门，你莫要错怪了人家。”那抚台愈加大怒道：“你明明是恶作剧，事后还敢推说无心。今天吾连这条鬼命也不要了，就给你拚个你死吾活罢。”说罢，又提起双拳，起身来打徐锡麟。方螳站在一旁，瞧了长久，只是怕徐锡麟真被他打死，自己就少了个心腹帮手。就上前拦阻道：“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不可动手。他无端把你击死，也已受了杀头之报。现在到了阴司，吾们阎王自然也要照例办的，断不就此放松他的。”说毕，用手把那抚台拖到殿西去坐了。自己却走到阎王面前，密奏了几句，阎王点

头，方螳就传旨，令两个厉鬼把徐锡麟拖出殿庭，拘囚在第一层地狱。又指着抚台，对两个厉鬼道：“这位抚台大人，照例就要投生，你们领他到轮回部去报名，听候转轮罢。”那抚台闻得投生两字，霎时大喜，自忖道：“吾若能即时投生，只须再过二十年，又好在阳世做大员了。”又转念道：“不知这一世投生在那里，何不向阎王探听探听消息。”于是欣然起身离座，径走至御案前。阎王见了，忙出御座迎接道：“徐犯朕已发押地狱，照例治罪，贵抚台还有什么说话？”那抚台道：“吾要问这一世投生的地方，不知这里有案卷可查吗？”阎王道：“有。”立刻差判官到轮回部，调取案卷。须臾取到，阎王翻出，递给那抚台道：“请你自己看罢。”那抚台接过一瞧，只见上面用大字写着自己姓名，下面小字注着道：“应投于浙江温州府泰顺县”。

那抚台看到这里，皱眉道：“什么不把吾投生原籍，偏偏弄到南省去，而且还隔着大海洋。吾闻得温台两府是极苦的苦地方，没有大富大贵人家的。把吾如此大身分，投在那边，什么相称。”又转念道：“或者那边自有大富大贵人家，因为僻在海滨，吾见闻不广，不知道也未可料的。”于是又看，下面注的：“离城二十里十一都方兰洲家”。自己想道：“方兰洲必是个乡下的大富翁了。”于是就不看下去，把案卷折叠，递还阎王。口中问道：“这方兰洲，不知是官是商，这里必有他的案卷，只须一翻就可明白的，索性烦你给吾查一查，吾好知道他的家世。”阎王笑道：“他是官是商，是富是贵，都不干你的事，你是享不到他家福的，何必去查他。”那抚台道：

“吾投生在他家，做他的后嗣，他家的富贵就是吾的富贵，什么享不到他的福？”阎王道：“贵抚台你把这案卷上所注的，看完全没有？”那抚台道：“吾看完全了。”阎

王道：“你或者汉字生疏，瞧不下去吗？”那抚台道：“吾是翻译举人出身，那个汉字不认识？”阎王道：“贵抚台既深通汉字，什么这案卷上的字句竟看不出来？”那抚台道：“吾看的清清楚楚，什么说我看不出？”阎王闻言，仍把案卷递过来道：“请你复瞧一瞧，到底是做他后嗣还是不做他后嗣？”那抚台接过来，重又从自己的姓名看起，看到方兰洲家四字，再往下一看，只见下面还有许多字哩，就自己责备道：“吾方才太粗心了，看到这里就把案卷还他，竟不看下去，岂知他下面还有字哩，不知道还写着什么。”于是又注目看下去，口中念道：“西圈中白毛老猪之第三个猪子，应于某年某月某时出世。”

念还未毕，不禁大惊失色，汗流夹背，半晌说不出话来。阎王看他如此光景，念他总是个阳世大员，就把话安慰他道：“这个不过暂时去应应天命，至多一年，就好仍回阴司，再投人身的，有什么要紧。”那抚台两脚乱跳道：“暂时不暂时不必管他，倒是要吸他一刀的难受。”说毕，就双膝点地，跪于阎王面前，两泪汪汪的说道：“吾这一世，在家出仕，都把仁爱待人，并未做过一些儿孽，还求阎王爷笔下超生，把这条勾去，吾情愿做个乞丐，终身穷困的。说罢，又连连碰头。阎王道：“这是天上玉帝注定，朕不过飭转轮部大臣照着案卷奉行而已，你求朕是无益的。”那抚台又恳求道：“阎王爷自己即使不好做主，请给吾转奏天庭，求玉帝把这条削去，吾就好不入畜生道，免受一刀之苦。”阎王闻言，咳了一声道：“你还有所不知哩，现在凡系贵同乡，死后没一个不入畜生道的，或投牛羊，或投鸡鸭，总难逃一刀之苦。朕闻说，因为贵同乡，没有一个不上欺君父、下压百姓的，致百姓怒气冲天，上于天怒，所以玉帝判定这条体例，作为生前的惩罚，给许多百姓报

仇，一概不准求免。朕断不能为贵抚台一人，破例求请，即使求请，也要批驳的。”那抚台正要开言再求，忽外面大炮连天，人声鼎沸，阎王大惊，忙趋步出殿。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解仇结恳求女士 串家长压制冤魂

话说阎王正在那里同这抚台说这投生之事，忽闻外面炮声隆隆，鼓乐齐作，就知有阳世贵族进见，疾忙整束衣冠，趋步出殿，径至宫门口迎接。

方出二门，只见一伙人，约有十余个，正在进来。老的、少的、长的、短的、肥的、瘦的、黑的、白的纷纷不一，都是头戴大帽，身穿公服。有的珊瑚顶双眼翎，有的宝石顶三眼翎，有的红绒结顶，不戴顶儿的。身上穿的公服，有的黄马褂单开旗袍，有的团龙褂双开旗袍，都不是寻常官儿的装束。见了阎王，就齐声说道：“阎王爷，吾们同你久不会晤了。”阎王见了这般人，格外的敬重，忙答道：“诸位老王爷今日难得降临，朕躬接待来迟，还望恕罪。”说毕，就侧着身体，头前引导，直至殿上。早有殿中许多鬼内侍，把几椅摆设整齐，行了宾主相见之礼，即时入座。送茶已毕，内中有个年老白须的人先开口，操着汉语说道：“今日吾们此来，有一事要求阎王从

中周全，不知肯俯允否？”阎王道：“有什么事，如何为力，必当遵命。”那年老的人说道：“闻方才这里审讯浙江绍兴府秋瑾的案件，吾们几个人，正为此人而来。”阎王道：“秋瑾向徐锡麟索偿性命，由朕把案件给他看了，他没有说话，大约这案件好结了。”那年老的人道：“此刻这人还在这里吗？”阎王道：“朕正在审理他这件案件，还没理毕，忽然来了个抚台，又向徐锡麟索命。朕既要紧周旋，又要给他们从中排解，所以竟不及顾他了。不知他还在这里不在这里，待朕差人去查问便了。”说毕，就向旁边站立的鬼内侍，用嘴一努，即有两个人出殿去了，不多一刻，就同着秋瑾，直上殿来。

方走至殿陛之上，早见那些客人，一齐起身，对阎王道：“此刻外面进来的，莫非就是秋女士吗？”阎王点头道：“不差，正是他。”那些人闻言，就大家趋步向前，齐向秋瑾深深打了一恭道：“秋女士，吾们久慕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相见。”秋瑾全然不解，忙还了一福道：“诸位召吾，是何意见？”那些人齐声说道：“不肖子孙想巴结上司，升官发财，把女士无端杀害，吾们做祖宗的都心中大抱不安，所以特来寻见女士。当面谢罪，还望女士看在吾们分上，饶恕了他罢。”一面说，一面就请秋瑾进殿，阎王也在殿门口伺候着。见了秋瑾，就说道：“秋女士，你方才一转瞬间跑到那里去了，朕正要寻你，忽然又来了这几位要见你，所以朕特差内侍相请。”

说话之间，大家坐定。秋瑾此时，心中早已明白，自忖道：“这般人必是再世蝙蝠精的祖宗无疑了。此案已明白，还来见吾做什么？”正要问他来意，那老者又说道：“秋女士是维新世界的人物，发达大度，必不念着不肖子孙旧怨的。”秋瑾道：“此案已由阎王爷把前世的案卷给我看了，吾与他本有夙仇，只是不应如此惨毒，待来世吾去报他便了。此刻本可暂

搁，不必交涉，不劳诸位叨情。”那老者道：“来世的仇怨，报也由你，不报也由你，倒不干吾们的事。”秋瑾道：“既诸位不干涉来世的事，又何必劳诸位降临？”那老者道：“女士有所不知，吾们这不肖子孙，虽然出仕，但这位卑官小，历任的缺况又都清苦，所以非但没有钱赚，倒弄的亏空二万多两的债。自从这一回把你无端杀害，就大动天下人的公愤，不但本地的人不许他做官，就是别的地方，也大家都不要他去做官了。运动了本省督抚的门路，放了缺，被地方上的学界、商界公同一个电报到省，说要放他上任，大家一定把他打死。所以上级也不敢放他去，他自己也不敢去，只得再托人，带了银两到京中去运动，以为隔了省就不妨事了。岂知别省的人愈加厉害，一见放的谕旨，就立刻一个电报到京，说若放他到来，吾们也必要把他绞死，弄的又不敢去。现在放荡空闲，无所事事。家中还有祖母、母亲，人口极多，又用去许多运动费，亏上加亏。自己又没有兄弟子侄，家中只望着他一个人挣钱进来开销还债的。你想，那里闲荡得起。所以，吾们特来向你叨情，求你到那边放缺地方，拣几个学界商界的领袖人，给他一梦，说明你两个人的前世夙怨，劝他慈悲慈悲吾这不肖子孙。到任两年，那边的缺况极好，能够做上两年，债也好还清，家里也好多十万八万。到那时，就不许他做，也不要紧了。”说罢，立起身，向着秋瑾双膝跪下，碰了好多响头。那同座的许多人，见老者叩头，也一齐跪下，跟着磕头，弄的秋瑾还礼不迭。老者磕好头起来，指着自已道：“吾是他的始祖，名遏落德。”又回手乱指背后众人道：“这是他二世祖，名德昌。这是他三世祖，名应增。”指说到这里，秋瑾不耐烦道：“吾知道，诸位都是他的祖宗，都是金枝玉叶，天潢贵胄，不必烦琐了。”那老者道：“吾身前虽然未入中国，幸子孙从龙入关，

建立大功，故也得封诰崇衔，翎顶辉煌，四时享祭。还求女士念他是大功臣之后，格外原谅，格外成全。吾们子子孙孙，断不敢忘大德。”秋瑾闻言，笑道：“天下那有被他杀害，再去给他说情的道理。这种话，只有你们贵族说的出口，吾们汉族人是断断启不得这张嘴的。吾今生不同他交涉，仍放着他在世上自在过活，已算他十分造化，还要吾给他托梦。吾实在没有这种慈悲心肠，万万不能奉命。”说毕，就回转身躯，想往外走去。那老者忙伸手，一把拖住秋瑾衣服，说道：“你不允也不要紧，何必就要出去。”阎王也说道：“秋女士，既来之则安之，朕还要同你谈谈，听听外洋风景，新世界的人物，因为被案件所阻，不能如愿。此刻，案已办毕，空闲无事，尽可领教了。”于是，大家重新坐下。

只见，那老者回头，叫一个鬼内侍上前，附他耳边说了几句话。那鬼侍点头，往外去了。阎王就分付排酒。一声号命传出去，顷刻之间，已杯盘罗列，肴酒纷陈。阎王殿上，顿时变做一个酒肆了。往来应酬的小鬼，也不知来了多少。一共排了十余席，一人坐一席，连方螳及投生猪子的那个抚台，也一齐陪坐。秋瑾坐的是最上首一席，余外的人，都挨着年纪的次序，各坐一席。方螳总算是主人的臣子，坐了末席，阎王末第二，那抚台末第三。秋瑾因心中瞅不起这般人，又见是仇人的祖宗，所以并不谦逊，并不推辞，请他坐就坐了。

酒过三巡，大家并没一句话说。若照秋瑾的意思，本想吸了三杯就要起身告辞的，因见阎王格外殷勤款待，不好拂了他的美意，所以还勉强坐着。又过三巡，阎王开言道：“秋女士，方才诸位叨情的那件事，可否看朕薄面，给他办一办罢。”

秋瑾未及回答，忽见方才出去的鬼内侍匆匆进来，高声奏

道：“有客进见。”阎王道：“请他进来。”内侍领命，须臾领了客人进见。秋瑾抬头一看，只见来客约有六十余岁，相貌清秀，头戴红顶花翎，朝珠补褂，胸前一部银须。只因老迈龙钟，步履艰难，由内侍扶掖进来。走到切近，仔细一瞧，仿佛是熟人，惟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见过。那客人进了殿，先给阎王磕头。阎王并不起接，惟欠身说道：“你来了甚好。”那客人见过阎王，又给众人打恭请安，众人也不起身，惟方螳出了座位，同他虚与委蛇了一番。秋瑾瞧着，极为诧异。只见那人走至前面，高声说道：“媳妇，你还认识吾吗？什么见了吾居然坐着，毫没一些长幼的礼节。”秋瑾一听此言，忽然明白了：

“原来就是吾的公公，怪不得面熟的很。”忙起身磕头道：

“原来公公来了。媳妇因多年不见，一时生疏，竟认不得了，还求公公原谅，恕吾唐突。”阎王笑道：“自己骨肉，争什么礼节。老王快来吸酒罢。”那人道：“阎王请便，老臣还要给吾儿媳说话，没工夫吸酒哩。”说毕，就在旁边椅上坐了，对秋瑾道：“你是个闺阁千金，读什么书，游什么学。吾儿子屡次写信劝你，总不肯省悟，弄的夫妇不合，各自东西，八九年不通音问。此刻又闹出弥天大祸，非但害了许多人，并且连父母官也害在你手中，东也不许他到任，西也不许他到任，弄的不进不出，不上不下，你自己那里过意得去。”秋瑾是个极伶俐的人，听到这里，早已猜透他的来意，自忖道：“这是他们压制吾们汉族的老手段，因吾不肯答应，就牵制家长出来硬压吾，不怕吾不遵照。但天下的事总要讲情理的，家长若照了情理，自然不敢不遵；若不照情理，就是家长也没有用的。”

正想到这里，只听方才自称始祖的老者哈哈笑道：“老王这句话说的中听，秋女士被他提醒，今后好明白了。”秋瑾道：

“这是他自己要杀吾，不是吾叫他杀的，于吾什么事。”言还

未毕，只见他公公勃然大怒道：“你这个无知的贱人，还敢强词夺理。你若不犯案件，那个好杀你。”阎王忙拦阻道：“老王莫要动怒，朕当劝秋女士转圜，使他仍去到任做官，就没有过意不去的了。”老王故意问道：“什么办法仍好使这位贤父母到任呢？”阎王笑道：“吾们自有办法，不必你多管。”秋瑾道：“阎王爷，你是阴司之主，理应公正无私，方能制服群鬼，什么也仰仗人家势力，串计欺吾。吾知道公公今天到此，必是你们几位暗地里叫他出来用强硬手段压制吾，你们却又假作劝解，引诱吾答应。吾秋瑾到底不是三尺童子，那里欺瞒得过。”阎王闻言，霎时老羞变怒，正要发作，忽夷务部鬼卒飞报进殿，说“英国教主，有哀的美敦书到。”阎王闻报，大惊失色。方螳更是忧急，不知所为。

未如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下战书君臣筹计 因换脑医士被胁

话说阎王正因秋瑾出言挺撞，勃然大怒。忽闻鬼卒飞报，英国教主已调无数兵船，从孽海使进吾苦海口，差人来下哀的美敦书，限二十四点钟开战。阎王失色道：“是为着什么，忽然同吾决裂呢？”方螳道：“别的没有什么好决裂，惟他从前，要开尖刀山金矿、鄂都府铁路及这一回转轮权，吾们都搁

而不答。大约这一回的决裂，必是为此。”阎王道：“尖刀山，那是拘留阳世欺君妄上卖国殃民许多人灵魂的，如若把这座山让与他开矿，那些罪犯安放到那里去。至于酆都府城，是阴司的大都会，十八层地狱的鬼商，都在这里可设鬼店，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狭隘，所以名为奈何路。若再容他铺设铁路，那里还有余路好走。这两件事情，断难照办的。朕想，目下好勉强答应他的，还是那个轮转权，到底与吾地府中，没甚关系的。”方螳听说阎王肯把轮转权给英国，正中心怀，自忖道：“英国教主他的意思只要这个转轮权，铁路开矿，不过开开口罢了，并不是一定要的。吾初以为阎王必知其中利害，断断不肯的，焉知他倒答应了。但这样大权岂可轻易让给人家，必得想个法儿，私下为难。教主必然差人来同吾交涉，吾就好于中取利了。”正想的出神，阎王问道：“方卿，你的意思如何？”方螳道：“臣也在这里想，此刻他兵轮既已开驶到苦海，预备开战，决不肯空手而回，必得答应他一二事方好和息，仍旧言归于好。而三事之中，还是这轮转权最没关系，只好把这没关系的答应他，余外的两件，只推说阴司鬼民都不肯答应，只好缓几年再行商议。如若他将来再交涉，吾们再想主意去回答他。”阎王点头道：“你的计较正合朕意，你就出去给那些部中臣工，商量妥当，办一个文书，选一个熟悉外交、能言会语之人，到他兵船中给他讲和。辞气措语，只好卑屈些，婉转些，切不可同他倔强；如若决裂下来，吾们既没海军，又没炮台，他长趋上岸，如入无人之境，吾们十八层地狱，岂不尽要做他的殖民之地。你切须小心，莫要大意。”方螳领命，即时辞了阎王，别了众人出宫。此时，已有车候着，上了车，一路竟奔到部中。

到得衙门首，自有看门鬼卒接受车马，他下了车，赶紧入

衙。到大堂之上，只见姚兆南正同那医士坐着说话，徐锡麟靠着墙壁。方螳一想：“徐锡麟早被阎王发在地狱中拘禁，什么还能到此？”心中十分诧异。就不及招呼他二人，赶过去一把拖着他道：“你什么就能来此？”只见徐锡麟并不回答，仔细一认，方知不是真徐锡麟，就是方才医士从机器中摇出的替身。此时，二人早已起身。姚兆南先开口道：“方翁，吾方才打发人去奏明阎王的事，你已领得阎王的旨意没有？现在，有他教徒在此，如有主意，尽可同他熟商，请他居中介绍。”

原来那医士见姚兆南热心富贵，知道他可以利用，所以趁着方螳入朝的时候，早把他勾引在一鼻孔，商量着用话欺吓阎王、方螳，使他不依。所以，方螳一到，姚兆南就探听阎王的旨意。岂知方螳也是个大奸大恶，也想于中取利的人，那肯说真话。就假意皱眉道：“这位阎王真是糊涂，不知利害的。人家兵船已到在自己海口，还执迷不悟，连一件也不肯答应。吾谏了长久，无奈他坚执自己主意，总不肯通融一些儿。吾弄的没法，只好退出来寻你商量，不知你有什么好主意？”姚兆南道：“吾的主意，除了答应他一二件，别没有退兵讲和的法儿。”那医士也插嘴道：“这事只须阎王肯答应一二件，吾包可劝吾们教主和平办理，如若坚执不允，一过二十四点钟，兵船就要开炮。到那时，再要懊悔，就来不及了。”姚兆南道：

“到那时，吾横是受职没办事，好跑的，而方尚书是办理交涉的首领，又任事多年，就是要跑也跑不了的。”方螳笑道：“现在，那有真正忠心为国的人。时势太平，自然靠这官儿赚些家私，倘有患难，这十八层地狱，到底不是吾家的财产，干吾什么，吾自然也会领着妻子弃了官儿逃避的。”姚兆南道：“你要逃避，阎王爷拖着你，不许你逃避，你将怎么样？”方螳笑道：

“到了这时候，还有什么国法，他如若拖着吾，吾就不认他做

君，同他翻脸。再不然吾索性投降教主，做个里应外合，把他擒献，非但吸不着患难，还好因此得功，受大大的赏赐哩。”

医士笑道：“你们中国人的性质，真是难得，什么大小上下，都具这样心肠，这是上帝要开宕吾国事业的缘故，尚望诸位始终抱定这个宗旨，莫要改变。”姚兆南也笑道：“你莫要痴心妄想，你可知道现在阴司的百姓，风气开通，东也开学堂，西也可开学堂，大家都讲求实学，结成团体，程度渐高，比不得从前了。所以，前者你们教主要在奈何桥边开作通商口岸，许多百姓就大动公愤，群起为难。阎王同大臣们都已答应签押，复因玩不过他们，只得仍作罢论，至今不得成功。你莫要以为吾们做官的个个肯卖国，个个肯给你们做奸细，就把百姓也看轻了。”那医士闻言，叹息道：“这是吾也知道的，若使这些百姓投到阳世去，做了阳世的官儿，吾们还有什么好处可以希冀。所以，吾们教主天天在国中商议，总要想个法术，把他们所抱的性质，一齐改变的象做官的一样方好。”

话未说完，只见外面忽然拥进二三十人来，男女老少，纷纷不一。衙前守卫的鬼卒拦阻不住，只得跟着在后面，口中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这些人要反了。”方螳方欲喝阻，那些人早已上堂。只见为首的一老人，指着方螳、姚兆南，回头对众人道：“这两个就是夷务部尚书，得了英国贿赂，引进那个洋鬼来，把吾曾孙换脑换心的。”说罢，就见几个老妇，蜂拥上前，且哭且喊道：“吾子孙同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害他到这个田地。”方螳、姚兆南刚要分辩，早被老妇各人拖着一个，掌嘴的掌嘴，拳打的拳打，脚踢的脚踢。那医士见势不佳，忙矮身躲在桌儿底下，吓的乱抖。岂知早被众人瞧见，就跑至桌边，伸手一把拖着他的耳朵，牵至桌外，举着乱拳就打。许多衙门鬼卒，那里走得上来。

约打了数刻钟，已把三人打的头破血流，浑身青紫，方才罢手。各人又从身边取出三条绳索，两人绑一个，把他三人一齐绑起，推在地上，那为首的老人，指着方螳道：“你只知道得贿，不顾人家祖宗的苦处。吾们姓汪的七八代修功积德，方才修得这个富贵福禄齐备的曾孙，现在方要转轮投生到阳世，去显扬祖宗，封妻荫子，光大吾们姓汪的门第。你应该念阴司同寅之谊，帮助他，教他将来忠心报国，名垂青史，方是道理。什么勾引洋鬼，骗诱吾曾孙到你家中，用邪术把他好脑儿换去，还要抽去他的赤心，把黑心给他。如若他到阳世去，凭这个黑心去做官，非但他自己性命难保，连吾们祖宗的骨儿，也要被人家掘毁哩。幸亏吾知觉早，跑到你家中把他救出，这好好儿的赤心还在他肚子里，没被你们偷去，还算不幸中儿大幸。但脑筋已换，伶俐的性质，已变成呆笨，一些儿不知利害，不知顾忌了。”说至此，有老妇插嘴道：“这种不知廉耻，不顾人家苦乐的无赖，给他说什么。吾们只须把这洋鬼拖回家中，限着他仍把曾孙的脑筋还吾们，仍给他摇进头中，物归原主，吾们就饶他不死。如若不还吾们，把他置之死地。”那医士闻得此言，自忖道：“他原有的脑儿，早被机器抽成空气，四散去了，那里还的他出来。但如若不答应他，他真把吾杀死，即使教主出场，同阎王交涉，把他们抵命，也是无益的了。哦，有了，吾何不将机就计，一口答应他，放着胆到他家中，只说复还他脑筋，索性把他那个赤心换去，横是他们一时也看不出来的。吾把他换了，立刻动身回国，及至他们觉察了，吾早已远去高飞，追也追吾不到，害也害吾不得。这个黑心换了进去，抽也抽不出，摘也摘不下，只好带着去投生。他如果带了黑心去投胎，不怕他不帮吾英国，做吾们的鹰犬，做吾们的爪牙。吾这个大功仍旧成就，也不枉了教主差我一场。”主意想定，

即开口道：“吾情愿给他把脑筋换还，求你们不要难为吾。”那老者道：“你肯换还就是了，吾何必同你为难。但须把他原物换进，复还他本性。如若仍把坏东西给他，非但没有益处，倒要多吸一番苦，吾那时觉察了，就加倍治你的罪。”那医士道：“这是自然，吾们英国，素来以信实为主，从未欺骗人家，答应你换，自然把原物还他。”那老者道：“既如此，走罢。”于是就拥着那医士，立刻出来，一刻儿也不许停留。走了约有二三里，早已到了姓汪的门首。那医士抬头一看，只见大门上面挂着许多匾额，有蓝地金字的，有白地黑字的，有横的，有竖的，约四五块。上边写着举人、进士、经元等字样。大门之内，两旁插着许多红地金字的高脚牌，约有二三十对之多。瞧这规模气象，竟是个大绅士人家。正要踏进大门，忽闻东街有掌号之声。那医士听的出，这声音是本国军乐队，心中十分诧异。正要想上前窥探，只见许多小鬼狠命飞跑，口中喊道：“外国兵杀到了，快快逃难罢。”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羨富贵愿换孙心 贪金钱甘作虎伥

话说那英国医士，被汪楚生祖宗逼着，到家中换还脑筋，正要踏进大门，但见许多百姓，男男女女，扶老携幼，狠命的

奔跑逃难，后面掌号之声，渐渐逼近。那汪楚生的祖宗，见洋兵来到，即时弃了医士，四散奔逃。那医士，胆气霎时壮大，叫道：“你们要吾换脑，吾不换就要吾性命，此刻什么都跑了？”众人那里顾得他，只一味的乱跑。那医士赶上，把方才为首的老者，伸手拖住道：“什么你们都跑去，吾还要给你们曾孙换脑哩。”那老者忙跪下道：“求你快快放吾罢，吾怕洋兵，顾不得子孙了。”那医士道：“你方才顾他，此刻什么不顾他了？”那老者道：“吾自己的脑袋也顾不了，那里还顾他的脑筋。还求洋大人饶了吾罢。”正在恳求之间，后面洋兵早到。为首一兵官，身穿戎服，身上挂着快枪，手中执着指挥刀，骑了一匹极其雄壮的外国马。相貌唐唐，威风凛凛。见医生拖着那老者，就停骑问道：“你们为着什么事？”那医士即操着英国土语，咕噜咕噜说了长久，不知说了些什么。（那时，作书的虽然也站在一旁，因为是中国产，不懂得外国语言，只好把咕噜咕噜四字概括他了。）

闲话休提。话说那带兵的官，闻言大怒，指着那老者道：“你这老头儿，其实可恶，到了这个时势，还要希冀你的子孙到阳世去做忠臣哩。你可知道现在的时势，是吾们外国人在中国，膨胀势力，开展殖民地的时候。凡做官的，做绅士的，没有不关通消息，暗地里帮助吾们，否则也决不放他做长下去。你若识时务，快快请医士进去，给你曾孙把赤心换去，包你一到阳世，青云直上，位极人臣；倘有不得意的时候，吾们国王自会出来干预，要求中国主人翁加他的官，进他的爵，你要到什么地位，就送你到什么地位，随心所欲，没有做不到的。”那老者听到这里，心花怒放，不等他说完，就接口说道：“原来现在的时势，须生着黑心、倚着洋人势力，才能得意的了。吾是读书鬼，见古时列史，凡赤胆忠心的，个个升官发达，

黑心的个个保不了身家性命，所以认定了这个宗旨，必定要子孙忠心赤胆。岂知，到了这个时候竟颠倒的了。吾若早知道这个道理，非但不敢给这位洋大人为难，还要叩谢他栽培之德、成全之恩哩。”那带兵的官听了，霎时笑逐颜开，对医士道：

“究竟中国人聪明伶俐，一说就明白省悟，吾实在的佩服。”说罢，伸过手去，给那老者牵手，以示优待之意。那老者，自从阳世做了数十年的人，阴世做了数十年的鬼，从没受过洋人的抬举，今忽听得赞美他，心中什么不欢喜，就意气洋洋的答道：“吾只要求子孙富贵，如若能够富贵，无论他黑心白心，吾都不管。”那医士道：“你既已明白过来，吾们就去给他换心去罢。”那老者连声答道：“最好，最好。”

于是，二人别了带兵官，径进大门，直上客厅。只见汪楚生呆呆坐着，见他二人进去，吓的往里飞跑。那老者见他逃避，忙向里直追，口中喊道：“楚生，你莫要怕，他是来造就你一世富贵，并不是害你的。”只听楚生远远答道：“吾痛的实在难受，情愿贫贱，不要富贵的。”那老者怒道：“这孩子真是痴呆的，什么连富贵都不要了。你自己一个人不要是没用的。”说罢，往里追了进去，就寂不闻声了。

不到片刻，只闻汪楚生象杀猪般的叫喊，被老者拖着辫儿来至客厅，对那医士道：“人已在此，吾把他交给你，只要求你把他弄的富贵两全，余事吾都不问。”那医士点头道：“容易，就交给吾罢。”此时，汪楚生还是狠命的倔强。那医士用手一指，霎时呆若木鸡，不能动转。原来外国有三件美术，极其灵验。第一件名为催眠术，第二件名为定身术，第三件名为起死回生术。那医士此刻所用的就是第二件定身术，无论你力大如牛，倔强如虎，只须被他一指，就象死去一般，一些也不动了。那老者见已把楚生定住，就催着医士换心。那医士道：

“机器还在方大人府中，须扛取来，方好动手。”那老者闻言，不等说完，即时赶着往外跑，不多一时，已领着两个人，扛抬着机器进来，放于堂上，对那医士道：“机器已取到了，请你快快动手罢。”那医士点头答应。先开动机关，查察一周。见毫不损坏，方把汪楚生拖至旁边，纳他坐下，然后用皮带套在他心口，开了机关。但见汪楚生皱着眉头，口中哼哼不止。须臾，机器忽然停止，老者在旁问道：“已换黑心了吗？”那医士摇头道：“尚未，此刻只把他原有赤心抽出，还没装进黑心哩。”说罢，正要开动机关，忽闻门外人喊马嘶声。正想出去探听，只听有人大叫道：“查奸细，查奸细，那家收留洋人，即时灭族。”那医士听的清楚，知道必是中国阴兵，急忙弃了机器，往后逃逸。随后官兵入内，见并无洋人，也就去了。岂知，那医士一去不回，径返本国，直到后来奉着教主命令，重来中国。这汪楚生，就从此做了个没心肝的鬼，如醉如痴，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绝不自己顾些身家性命的利害。若论寻常人，没了心肝，就象木偶一般，断断不会办事了。这汪楚生虽然没了心肝，还依仗着那个换进去的脑筋儿，具有奴隶的性质，所以办事情仍旧能干，不过处处帮着洋人，情干自己吸苦，不使他们有一些儿不便宜的事罢了。这是后话，暂且搁下不提。

话说那英国的带兵官，名叫克洛克，是个水师提督，统领铁甲船七号，从孽海驶进苦海，直至海口，竟没一个鬼兵鬼卒拦阻他，他就挥兵登岸，杀进酆都城。走至半路，就碰着这医生正在汪姓门首，被他一席话，说的汪楚生祖宗情甘意愿，挽着医士立刻进去换心。他因有兵事在身，不能耽搁，就别了医士，统了洋兵，直往阎王宫中杀来。此刻，阎王正陪着秋瑾等，一面吸酒，一面给那没处上任的阴官说情。逞其词锋舌剑，有

时用强制手段压制他，有时用柔顺手段骗诱他。正在热闹之际，忽闻外面一片人声，忙问何事，早有人飞报进殿，说：“洋兵已到宫门外，要进来了！”阎王闻报，就一溜烟往后宫逃难，所有一切，都不及顾，只一个人往西而去。秋瑾也拖着他公公，走下殿来，往斜翅里逃去了。惟有猪子祖宗十余人，仍不动声色坐在那里。那年老的对众人说道：“吾们今天，初不料竟会发这宗大财，真是三生难遇的机会。”说罢，复哈哈大笑，得意非常。内中有个中年的说道：“等洋兵到来，吾们先应该要求他，把酬劳数目讲明白，免得事后抽拔吾们短梯。”老者笑道：“这是一定不移之理，洋人素重信义，他既答应了，无论数目多少，必然照办，毫没后悔的。如若不给他先讲，他事后忘了，就难再向他启口了。”说罢，复用手捋着胡须，哈哈大笑。

正在说话间，但听洋号洋鼓之声，已入宫门之内。抬头一瞧，见无数洋兵，排着队伍，直奔进殿来。那老者就起身，用手招呼，口中大呼道：“洋大人这里来罢，从这里进去就是宫内，一切宝贝金银都在内宫的。”那克洛克自从带兵上岸，除碰见医士及汪老头儿之外，从没碰见一个人，以为都已闻信逃跑，故放了胆，径进宫来。方走至殿陛之下，忽闻殿上有人叫他。抬头往上一瞧，只见殿中坐着十余人，翎顶辉煌，衣冠楚楚，心中倒吸了一大惊，暗忖道：“这几个究竟是何等样人，什么人家都逃去，惟有他们，公然在此，莫非其中有计？倘殿中埋伏着兵士或地雷炸药，吾们岂不要吸他的亏。”于是一个号令，就把兵卒一字儿排列在殿庭之中，从宫门口直至殿陛，委蜒如长蛇一般，后面的许多，就排列在宫门之外甬道上，听候主将的命令。

克洛克把兵卒排好，自己即立于殿陛之上，向着殿中，操

着中国方言，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在殿上何事？快来说来。如若不照实说明，本提督就要开枪了。”那老者闻言，赶忙走出殿来，对着克洛克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面上又做出一种和颜悦色，下气柔声的态度来，说道：“吾们都是金枝玉叶的国戚皇亲，今天因为阎王请吾们吸酒，所以到此。不想刚正贵国大兵到来，阎王早已逃去，所以只剩下吾们这些人在这了。”克洛克道：“你们为什么不逃，莫非不怕死吗？”那老者道：“吾们本也想要逃的，后来大家商议，恐怕贵大人人地生疏，不知宫中金银宝贝的所在，所以特留在这里，等候贵大人领兵到此，做个向导，指引他的库藏，好等贵大人搬取回国，也不枉了吾们中国鬼帮助你们外国一场功劳。”克洛克笑道：“如此说来，你们几个都是汉奸了？”那老者闻言，把头点了几点道：“正是汉奸，正是汉奸，贵大人说的一些也不差。”克洛克叹息道：“你们既是皇亲国戚，什么就肯做汉奸？”那老者笑道：“偏是皇亲国戚偏要做汉奸，贵国若能不惜银钱，走吾们的门路，无论铁路、矿产、通商口岸，都可双手捧来送到贵国，不废贵国吹灰之力。”克洛克将信将疑道：“这句话，太说的大了。就是皇亲国戚，也恐怕没此权力。”那老者道：“贵大人如若不信，请拣一件事情试试看罢，如若不灵，非但一个钱也不要，还甘请重罚。”克洛克正要开言，忽见殿后突出猎狗十余头，都是壮大非常。见了克洛克，就狠命的上前乱咬。克洛克措手不及，脚上早着了一口，霎时疼痛的昏晕倒地。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报豢恩猎犬咬洋人 述苦状贵族倾家丑

话说那英国提督克洛克，被许多猎犬咬伤倒地，幸后面士兵手快，连放数枪，击死三头，余外的一哄而散。

原来阎王平生无所嗜好，惟最喜欢吸野味，隔了十天八天，必要调集鬼卒，到阴阳界去猎取些野兽，来做下酒之物，所以官中常豢养着许多猎犬。犬性最义，见了生人，恐怕他要害主人，所以必要乱咬，何况克洛克又是异言异服之人，那得幸免。一犬吠叫，众犬闻声寻至，来势凶猛，克洛克那里保护的住脚，他踝上早着了两口。若非后边士兵击的快，连性命都要不保。那年老的猪子祖宗，见已闯祸，忙来慰问道：“洋大人被这些恶犬所伤，吾们必要把他尽数打死，给你老人家报仇，以销胸中之恨。”克洛克道：“不许打，那个再敢弄死一头，吾定要他的性命。”老者诧异道：“他咬伤大人，是大人的仇家了，什么倒不许吾们把他击死？”克洛克笑道：“你自己还不觉察哩，他虽然是些畜类，吸了主人的饭，受了主人的恩，竟能奋不顾身，保护主人。你们吸了王家的饭，受了王家的恩，又是王家的同族，非但不肯保护王家，而且还贪着银钱，帮着外国人祸害王家。照这样说来，你们虽然拖着翎儿、穿着补服，还不及他披毛拖尾畜生，岂不要自愧死。吾虽被他

咬伤，心中很佩服他有忠心有义气，所以格外的看重他们；你们十几个人，还比不得他一条犬的身价哩，那里配去打他。”克洛克一席话，说的那些士兵都哄然大笑，如若有些儿羞耻心的人，被他这般痛骂，必然惭愧无地了。岂知，这些人非但毫不知羞耻，还杂在众人笑声之中，哈哈大笑，竟象克洛克在那里骂别人一般的，一无知觉。克洛克见他如此厚颜无耻，霎时心中大怒，恨不得一枪把他们击死。无奈自己人地生疏，要倚靠他们引路去收刮银钱宝贝，只好把一股怒气硬压制着使他从下部出来，勉强对那些人道：“你们方才答应为吾引路，此刻好进去了。”

那老者道：“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答应你引路，自然要引的。但吾们冒了危险，特来做你的向导，也无非要想些儿好处，你应该先把酬谢的数目说明。”说至此，内中又有一个年轻的插嘴道：“或是把所有掳获的东西银钱平分春色，吾们几个人公分一半，这位大人独得一半，就不要酬谢，也可行的去了。”说罢，就用两个眼珠儿，盯在克洛克面上，要瞧他回话。克洛克暗忖道：“他们志愿不小，想靠托吾，各人发注大大的财源，怪不得吾骂他他也忍受，喝他他也任受，原来他志不在此。这样贪狠的贼子，吾偏不叫他发财。”想罢，就把碧眼睁开，低眉倒竖，大声骂道：“你们这般没眼儿的汉奸，你们要发财，也须看风色行事。本提督带兵到此，岂是同你们做生意来的。来来来，你们既要发财，吾就送你们到发财的地方去罢。”一面说话，一面从身上取下新色快枪。方欲对准着这些人开放，那些人见势头不对，一齐双膝跪地，磕头如捣蒜，口称“洋大人饶吾众人狗命，吾们一个钱也不要了。”说话的时节，没一个不吓的战战兢兢，浑身乱抖。克洛克道：“掳掠的金银宝贝还要不要？”众人又磕头答道：“断不敢要了，断

不敢要了。”克洛克道：“既不要了，快快头前引路，务要把宫中所有，尽数指出，如有一些儿隐瞒，吾就给你们吸枪子。”众人那敢怠慢，立刻起身往宫中就走。克洛克在后押着，逃又不好逃，避又避不去，一直引到第一个库中。打开库门一瞧，只见里边堆积的许多宝银，高与梁齐。克洛克用算术略一推算，约共有宝金一万，折合银五十万两。即在身畔取出纸笔记数，指挥手下兵士，装了木箱数十只，先行运送回轮船。那引道的王亲国戚在旁，眼巴巴的瞧人家装箱，自一两也取不到，心中懊恼欲死，又不敢求他分润，此时的难受，比了死时还利害三分。克洛克把银装完，又回顾他众人道：“还有库在那里，快引吾去。”于是他众人又引着他走进一层宫门，到第二库。只见上面大书三个金字道：“金宝库”。库门之上，重重铁锁，坚固非常。克洛克拔出指挥刀，把铁锁斩开。开门一看，只见里边都是铁箱，约共有四五十只之多。他知道其中必是金宝无疑了，也无暇开看，就命兵丁一个个运回兵轮。那年老者看了，眼中冒出火来，口中馋涎欲滴，实在忍耐不过，就拚着破此性命，冒险上前，跪于克洛克面前，央告道：“大人把这些金宝尽数取去也断断用不了的，吾们引你到此，不无微劳之碌，还求大人格外矜怜，赏赐些儿给吾们，吾们断断不敢争论多少的。”说罢，连连叩头。后面的许多人，也个个赶紧跪下磕。克洛克暗思：“这些人竟贪狠的连性命都不要了，吾若不给他些苦吸，他还不知道利害，缠绕不休哩。”想罢，即用指挥刀背，望着那年老的肩上，猛力击了一下道：“你敢在老虎口中夺肉吸，真是不要命了。”说罢，又连击两下，那老者早已因伤跌倒在地了。背后的人，见此情形，疾忙把他扶起，就想逃跑。克洛克大喝道：“跑到那里去，吾把你们一个个都杀死。”众人闻言，一个个睁着眼睛，对克洛克望着，非但不

敢逃跑，连动也不敢动一动，只在那里乱抖。

克洛克见此情形，又是好笑，又是可怜，倒弄的心中有些不忍。一想：“吾们得了这些金银宝贝也够了，余外的谅也有限，就让给他们取了些儿罢。”主意想定，即启口道：“里宫还有库藏吗？”众人齐声答道：“里边是没有库藏了，只阎王后妃内宫略有些零星东西了。”克洛克道：“既如此，你们把里宫的东西取去，各人分了罢。”这个号令一出，他众人霎时大喜过望，大家飞也似的进去。因为你也要争先，吾也要争先，走至库门一拥挤，竟弄的跌的跌，扑的扑，喊的喊，叫的叫。脚快的早已进去，那个年纪最老的被众人挤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大叫儿子孙子们快来拖吾，岂知叫了半天，竟一个人也没来拖他，只得自己在地上乱撑，撑了半天，方才撑起来，已撑得三眼花翎也掉了，团龙马褂也扯破了，脚上穿的靴儿也脱掉了，戴的大帽虽然还在头上，已歪斜不整连眼珠儿也被他罩住了。瞅他慢慢儿撑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垢，然后把帽儿除下，去寻那花翎来插戴，焉知早已被众人踏成数段，煌煌三眼，连一眼都不见了。心中又气又急，又没力气跑路，只得坐在库门的门槛上，气吁吁的，嘴里咕噜咕噜，自言自语道：

“吾们的种族，果然见利忘义，竟为了些东西，争先恐后，毫没一些父子祖孙的情谊，把吾挤倒在此，连顾也不来顾吾，凭吾喊破喉咙，只做不闻不见，各自争先进去抢东西，怪不得要被人笑话诟骂。”说毕，又连连叹了几口气。克洛克见他实在可怜，走近问道：“你有多少年岁了？”老者见问，忙勉强立起身来，鞠躬答道：“今年已九十七岁了。吾记得，死的时候刚正六十四岁，已做了三十余年的鬼了。”克洛克道：“你在生前是做官的吗？”老者听了这一问，霎时兴高彩烈，指天画地的答道：“吾生前非但做官，还封吾做王爵哩。吾这团龙

马褂和旗袍，同头上的宝石顶、三眼翎，都是王爷的服饰。”克洛克道：“你既是王爷，家中必有家私，何必还要做这汉奸的勾当？”老者闻言，叹息了一声道：“洋大人还有所不知哩，吾身前赚的银两，通共算来，竟有数千万之多，家中所有产业，以及古玩玉器、金银首饰，也可值四五百万，还有当铺二十家，钱铺十五家，天下总没比过吾的富贵的。不料外面仇家太多，有十三个御史，联着名字奏参吾贪脏作恶、卖国殃民四十款。皇上爱民如子，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连命三个钦差查办。那些钦差又素给我有仇恨，回奏说事事有因，件件有据。以致一道上谕下来，革职拿问，查抄家产，一霎时工夫，竟被他抄的一个钱也没有了，部中议罪，还要把吾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幸而皇上宽仁，念吾是同宗之谊，仅定吾监禁十五年之罪。吾在监中一气，不到半月就气死在监。家人四散，连一串纸锭也没人化给吾，弄的空手来见阎王。饭也没的吸，身体也没安息之处，苦的不亦乐乎。幸亏在阴司碰到了生前一个布衣之交姓石的，念吾无依无靠，没吸没着，把吾荐到一个黄姓家抬轿儿，吸了他现成茶饭，每个月中得他两吊大钱，买些儿衣服穿穿，倒也好过。近四五年，因年纪太老，精力衰弱，抬不起轿，只得在儿子家中苦度日子，等候投生。又因生前罪孽太大，玉帝有旨，须满一百年方许转轮。现在只有三十余年，还有六十多年的鬼趣，实在苦的挨不过，所以今天碰到大人入宫，就想趁此机会，赚些儿银两来受用受用。不料大人……”说至此，就停着嘴不说，呜呜的哭起来了。克洛克见他唠唠叨叨，有些不耐烦，又因他有了许多子孙还这般苦况，心中大大的不解，必得问他个缘故出来，只得耐着性问道：“你有如许子孙，且又多是贵官装束，你什么还会没钱用，还吸苦呢？”老者又叹息答道：“吾子孙果然都是贵官，但他们都自己各顾

着自己。虽阳世焚化的纸锭堆山积海，他们手中都各有数十万，但他们从来不肯给吾分文。无论吾什么苦，他们只做不见不闻。阳世子孙，因代远年湮，祭祀也祭不到吾，纸钱也不化给吾，所以连一件衣服也办不起，身上穿的破棉袄，还是那年初死的时候，监中狱卒焚化给吾的。”克洛克不信道：“你说没衣穿，这身上的公服是那里来的？”老者道：“这是他们要吾出面，向人家求情，保护阳间子孙的官缺，所以给吾向人家借来的，回到家中就要脱下奉还人家，不是吾自己的。”正说着话，只听一片殴打叫喊之声，渐行渐近。克洛克认是保护王宫的兵士来厮杀了，忙走出库门外，擎枪迎候。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抢饰箱骨肉争殴 吸刀背奸臣遭险

话说克洛克正同那老者说话，忽听外面一片喊打之声，倒吸一惊，忙擎着快枪，跨出库门，预备迎敌。只见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方才去抢宫中东西的许多王亲国戚。前面一个老者，双手捧着一个首饰箱，一个中年的把这捧箱的一手拖着辫儿，另有两个少年，也拖着捧箱者的衣服，一面走路，一面用乱拳打，那捧箱者双手紧护着箱儿，缩着头，口中一味的乱叫道：

“天下那有儿子、孙子打祖父的。”两个少年道：“你抢了好

东西，独自到手，不肯分给吾们，吾们那里还认你做祖宗。”后面跟着的许多人又说道：“莫要再放他走路，快快拖着他。”那捧箱的又喊道：“这个箱儿是吾去抢得的，你们即使把吾打死，吾也不给你们。”那拖着辫儿的人闻言，即用力把手往下乱揪，把那捧箱的揪在地上，口中说道：“你不给吾，吾要你的命。”克洛克正要上前喝阻，又见方才被众人挤跌的老者，也飞似的上前，三脚两步，早已走到，冷不防即在捧箱的手中，把箱夺下，双手捧着，狠命的往外逃跑。众人见了，即弃了方才捧箱的，追赶抢箱的，口中乱骂道：“你这老乌龟，真不是东西。吾们总念你是个始祖，所以养着你，给你口饭吸，你什么见财起意，就来抢吾们的东西。”那老者如不闻不见，只一味的乱跑。岂知年纪太老，足力不济，走不多远，早被地下石块绊上，脚尖立不稳，一跤跌倒。众人赶上，拳脚乱下，霎时，打的那老者象杀猪般的叫喊，口吐鲜血，众还不肯住手。

克洛克实在的揪不过，赶忙上前喝道：“不得无礼。”众人回头，见是洋人，大家忙住了拳脚，垂手站立，诺诺连声。克洛克指着地下的老者，问众人道：“这是你们什么人？”众人齐声道：“这是吾们第一代始祖。”克洛克又指方才捧箱被打的问道：“这是你们什么人？”众人道：“他是吾们第二代的世祖。”克洛克道：“这样说，你们众人都是他的子孙了？”众人道：“正是，吾们都是他的子孙。”克洛克道：“既是自己祖孙，他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东西，将来总要传给你们的，何苦如此抢夺。”众人齐声道：“敝地的风俗，无论祖孙父子兄弟叔侄，都是有难同当，有利不肯同享的。今天若被他把这箱抢去，他就一人去享受荣华，所以吾们不甘服，要夺他来均分。”克洛克道：“这箱中有些什么？”众人道：“都是古今罕

有的宝贝，约共可值四五百万。”克洛克心中大动，就弯下身躯，到那老者手中，要取箱儿。那老者两眼只钉在箱上，气吁吁的紧紧保护，不知是克洛克，只见有两手搭止箱，他就用力把箱一扯道：“你们取了吾的性命罢，今天断不放手的了。”克洛克道：“你连吾也不许开看吗？”那老者闻言，见声音不是自己人，忙抬起头一看，见是克洛克，忙说道：“吾道是谁，原来是洋大人，你要取去尽管取去，吾断不敢违拗的。”克洛夫并不回答，取箱来，把箱盖揭开一看，果然宝光四射，一件件都是自己目所未见的，就对众人道：“你们取去，也分派不均匀的了，不如送给吾，吾倒感激你们。”众人闻言，个个面面相觑，又不敢争论，只得大叹一声，各自走开，再到宫中去寻觅东西。那老者已受重伤，不能起身。克洛克不忍，就在身畔摸出二三十个金洋递给他道：“吾可怜你，你把这金洋去做医药之费，多余下的做养老之资，也够用的了。”说罢，就差两个士兵，送他回家，一面就把兵士驻扎在大殿之上，待阎王派人出来讲和。果然，不到几天，就有夷务部尚书方螳、副尚书姚兆南进宫来见他。

原来，姚兆南和方螳，被汪楚生的祖宗扎缚在家，打的头破血流，狼狈不堪，幸由家人解放，已是伤重难行。正在调敷伤处，忽听人声鼎沸，哭喊震天。忙差人探听，回说英国兵已上岸，杀进城来了。这个消息一传，家中上下人等各自顾着性命逃避，没人敢留着的。一霎时，已没一个人影儿，只有方螳、姚兆南二人，还在堂中商议逃避之计。姚兆南道：“英兵既已进城，阎王必然逃难走了，吾们也收拾细软，到别处去过活罢。”方螳道：“吾们做到夷务部尚书，不是容易的，今天一逃走，将来阎王回京，就要另举一般人起来做官，吾们两个的位置，必然被人家夺去了。不如跟着阎王一块儿逃难，将来

他若仍回来做阎王，吾们也好跟着他回来，仍做旧时官职。”姚兆南闻言，也以为然，于是差人四下探听阎王消息。不到一刻就回来禀报道：“阎王同着后妃，出西华门，一直往西行，现在驻驿于天马村，明天就要启行的。”方螳、姚兆南闻言，即时骑了阴马，赶出西门。行了十余里，果见阎王驻驿在那里。二人见了阎王，跪下叩头，慰劳一番。阎王垂泪道：“朕无德无能，以致洋兵入京，弄的天翻地覆，此刻谅必据守宫禁，掳掠库藏，还没工夫来追吾哩。明天掳掠完了，势必领着大兵，往西赶来。必得想个法儿，使他退出京城方好。”姚兆南道：“若要他退兵，除讲和之外，没别个法术的。”阎王道：“若要讲和，必得将他前日照会上的三件事情依他了。”方螳道：“若只依他三件事情还好，恐怕他已经出兵，还要吾偿还兵费哩。”阎王道：“现在所有库银必已被他抢尽，那里还有银两做赔款。”姚兆南道：“他要赔款倒不要紧的。”阎王忙问道：“为什么呀？”姚兆南道：“他若要兵费，无论多少，吾们好叫百姓捐出来的。”阎王道：“百姓那里能捐这许多赔款。”姚兆南道：“不是叫百姓一个人捐出来的。”方螳道：“不叫一个人捐，叫几个人捐呀？”姚兆南道：“也不是一个人捐，也不叫几个人捐，是叫合阴司的人大家捐。”阎王道：“什么捐法呀？”姚兆南道：“现在合阴司十八层地狱，通共算来，穷鬼、冤鬼、厉鬼、强鬼、滑鬼、富鬼约有四百兆的数目，只须每个鬼名下派他一个钱，已有四百兆了；派他十个钱，就有四千兆了；派他一百文，就有四万兆。还怕不够赔他吗？”方螳道：“如若百姓一个钱不肯如何呢？”姚兆南道：“不要凭空派他，只须在房捐上，每月加捐多少，就凑成钜数了。倘他不肯，就用强硬手段压制他，横是百姓的力量不济吾公家，吾要派他多少，就是多少。他捐不出吾也要他捐，

他捐的出吾也要他捐，他穷死了也不是吾的亲戚，由他去。他穷死了，也不过是吾疏远的百姓，不必吾去过问，吾自管把赔款去交给洋人，又可坐享富贵，安受荣华了。”阎王闻言大喜道：“到底游学出身的人，肚中有经济，好的出好计较。朕从今佩服你们了。”说罢，就对方螳道：“赔款既有着落，你就放着胆儿去走一遭，给他讲和。无论赔款多少，你尽管满口答应，横是有百姓晦气，不要吾公家掏出来的。至于他从前要求的三件事情，关系国权。情愿多给他数千万赔款，同他格外磋商，能够减去一二件最好。如若他执定不减让，也是没有法，只好照办。”方螳道：“吾一个人办不了这般重大事，须差姚兆南一同去，才能够胜任。”阎王摇头道：“他手段高强，计策周到，必须在吾左右，帮助吾办事，那里好离开。”姚兆南一想：“这件好买卖，千古难遇。如若赔款讲的大，格外名赔他些，非但有个九五扣可赚，而且还有银水可得，数百万两，不费吹灰之力，立时就好落袋。如若方螳一个人，被他赚了，吾即使向他折些儿也是有限的，必得想个计较，同他一块儿去才好。”主意既定，就奏道：“臣同方螳，同做夷务部尚书，同管交涉，既碰到这种苦差事，理应同去吸苦，不可使臣一个人在此受用，显得陛下偏倚，苦乐不均。况且他们人多口众，只有方螳一个人，如何说得过他，必然愈加吸亏。臣情愿同去襄办。”阎王道：“吸亏只吸亏了百姓，于吾公家没有进出的，由他去吸亏罢。你不必去了。”姚兆南道：“如若只吸亏些赔款，果然有百姓吸亏，不干吾事。所怕他要求的事件，一件也减不去。如若照他要求，陛下的大权都归他掌握之中，陛下倒要听他号令，受他节制了。所以臣拟同去，给他力争。”阎王闻奏，沉吟良久，说道：“你说的话，果然是忠心美意，朕一时想不到，几误大事，只得烦你走一遭，同着方尚书把这

大事办妥，朕将来必有重赏。”

姚兆南领命，欣然辞了阎王，会同方螳，骑了快马，赶进京城，直到宫门口。只见宫门之外，站立着无数洋兵，都是身穿军服，腰挂利刀，肩荷快枪。见他二人，两匹马冲至面前，一个个怒目而视，喝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快快说明，如若不说，就一枪把你们打死。方螳到底是洋奴出身，见惯司空，倒也不甚惧怕。惟姚兆南，虽说是“游学生”出身，其实是个最迂最腐之人，平素又以教读为生，株守在家，不出门户，那些洋人的面目，都目所未覩。今见了如此威武、如此利害的洋兵，又听他厉声喝问，霎时吓的浑身乱抖，两脚酸软，立不住身，要躺下来了。那些洋兵，见他如此形状，大大疑心，又喝道：“你必是个奸细。”姚兆南见说他为奸细，愈加吓的连话也说不出。那些洋兵，见他吞吞吐吐，就把刀背望他肩窝上一捣道：“还不快说。”幸亏方螳在旁，忙操着英语给他分辩道：“这是吾们夷务部的副尚书，不是奸细。”那些洋兵道：

“吾们向来只闻阎王有夷部尚书，管理交涉事件，并不曾听见有副尚书的。今天什么忽然多了一个副尚书来。这必是推托之词，吾们莫要受他的愚弄，快捉他去见主将，由他发付。”这句话还没说完，只听“捉捉捉！”众兵士一齐拥上前来，把他二人团团围住。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怕洋势逃生弃命 卖矿产立约成交

话说那些英国兵士，不信方螳的分辩，大家围上来要捉姚兆南。姚兆南想要逃避，那里来得及，早被他们把两手反搭，一霎时七手八脚，拖的拖，扯的扯，推的推，扛的扛，径望宫内而来。姚兆南又是吓，又是痛，竟哭起来。方螳道：“你是真的夷务部尚书，奉阎王旨意前来讲和的，并非假冒之人，何必要哭。你此刻哭着去见他主将，非但要被他所笑，且还被你看轻哩。”姚兆南并不回答，只一味的呜呜哭闹。

不到一刻，早已走至殿上，众人就把他望地下一丢，丢的姚兆南昏天黑地。方螳跟着上殿，抬头往上一望，只见一个碧眼紫髯、短衣窄袖的洋将，斜着身体，坐在阎王的金交椅上，上半身靠了桌案，操着英语问那兵士道：“你们捉来的是什么人？”兵士齐声道：“捉的是奸细，冒充夷务部副尚书，前来宫门口探听吾们动静，所以吾们捉他进来，听候发落。”方螳走上一步，对着上坐的洋人，深深作了个揖，操着英语道：

“主将请了。今日，本尚书特来奉候。”原来这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克洛克，见他作揖，身也不动，喝问道：“你是什么人，敢来同本督抗礼？”方螳道：“在下是国家夷务部尚书方螳，奉着阎王命令，特来面谒贵提督，商议和约。”克洛克闻

言，沉吟半晌，答道：“到了此刻，方来议和，已来不及了。”又指着姚兆南道：“这人是同你一块儿来的吗？”方螳道：“正是，他是在下的副手，现做夷务部副尚书，也奉阎王命令，前来议和的。”克洛克闻言，冷笑一声道：“吾佩服你们大胆。”说罢，就对兵士道：“他既是议和人员，就放了他罢。”兵士闻言，即时放手。克洛克起身道：“你们既来议和，可到里面坐谈。”方螳闻言，答应了一声是，跟着就走。姚兆南素来疑心最重，又被他方才一捉，捉的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此时正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那里还敢进去。见方螳坦然往里走，心中佩服他忠心为国不怕死，自己却在殿上徘徊。方螳跟至半路，回头不见了姚兆南，重又回身出来。见姚兆南一个人，正在殿上立着发呆，面上的泪痕还没干哩。所有洋兵都已走散，只剩他一人，就叫道：“兆翁，快进来。”姚兆南见是方螳，就答道：“吾不敢进来。”方螳笑道：“你是游学生出身，什么见了洋人就如此惧怕，倒不及吾西崽出身的胆子大，岂不被人家耻笑。”方螳的意思，原想把这话激他，好使他顾些羞耻，放着胆进去。岂知姚兆南此时，只顾着性命，那里还去顾些没要紧的羞耻。摇着头答道：“吾实在胆小，实在不敢进去，人家要笑吾也是没有法子的了。”

正在回答之际，克洛克也出来了。原来克洛克也因不见了他二人的踪迹，疑心是奸细，不是真尚书，半途逃去了，所以出来寻觅。方螳见了，忙问道：“贵提督到那里去？”克洛克道：“吾来寻你们，你们什么进去了，仍又逃了出来？”方螳道：“在下并未逃出来，是出来寻吾的帮手。”克洛克道：“他在那里？”方螳道：“现在殿上。”克洛克走至屏风背后，见姚兆南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克洛克是奸滑得很的，见他如此景象，就知道他是因为惧怕，不敢进去。自忖道：“吾

何不再吓他一下寻些快活。”想罢，便走出殿来，喝道：“你敢一个人在此，莫非要偷窃殿上的东西吗？”姚兆南瞥见克洛克，吓了一跳，跳的有二尺高，连肚中的胆也几乎破碎，双手抱了头颈，没命的往殿下逃走。克洛克见他逃跑，虽不去追赶，却把双脚在地上乱蹬，作那追赶的声势。姚兆南听背后皮鞋乱响，认是真赶，格外逃的快，逃出殿门，方才脚步稍缓，气吁吁东张西望。幸亏没个洋兵踪迹，方始放心。自己一想，今天性命几乎送去，如此危险，无论有多少银两赚，吾情愿不要的。想罢，便望着方才的来路，往西回去。岂知他到阴司没有几天，一切路途多不熟悉，走了半天，总走不到西华门。其时，天已晚了，渐走渐黑。阴司本是个黑暗世界，日中即暗无天日，夜中更惨暗无光，所以一到黄昏便辨不出东西南北，只得拣一块石儿蹲身坐下，自言自语道：“吾不该在阎王面前讨这苦差使，没银赚，还吸了大惊吓，幸逃出性命，又迷路在此，弄的进退两难。这总是我的命运苦，所以阳世吸了苦还不算，还要到阴司吸苦。”正在懊悔悲恨之际，忽遥见远远有灯光射出树林，就知那边必是人家！赶忙趁着灯光寻去，就想在此暂借一宿。走不到半里，果见一个茅棚，周围不及数尺，高仅三尺余，门无遮蔽，灯光就在这里透出，分明是乞丐鬼的容身之所。自念自己是阴曹大臣，不肖到这般穷鬼家中，就止住脚步，暗地向棚中张望。只见里边有两个男子，穿着破旧衣服，在那里商议。破桌之上，烧着洋烛，案上黄的、白的都是些金银。姚兆南见财心动，就轻轻走至棚边窃听他二人说话，如若偷盗来的，就想把二人吓走，取他的财物。岂知听了半天，听不得一句话，心中焦闷。伸首一望，只见两人各各垂首在案上写字，而且都是快速非常，大有振笔直书之乐。姚兆南心中十分诧异道：“这也奇了，什么两个穷鬼擅长文墨竟到这

般田地？吾是读书鬼出身，尚且一切杂作都竖不起笔来，他们倒有如此大才，真是难得，但不知他究竟在那里写些什么，吾何不索性走进里边瞅个明白。”主意既定，就咳了一声嗽，一脚踏进棚中。两人惊起，见有人进来，忙把所写纸张，各人藏匿在衣袋中，然后问道：“贵客何来？何以夤夜至此？”姚兆南听他出言吐字，颇有书卷气，也不敢看轻他。又见四壁角还堆着许多金银，宝光灿烂，映射眼线，就决认他必是个隐逸之死，不是真乞鬼，即随口答道：“吾从宫中回转天马村，面奏阎王商议讲和的事件。”二人闻言，对姚兆南仔细观看，又问道：“阁下尊姓大名？”姚兆南见问，把大指头一扬道：“吾姓姚，名兆南，官居夷务部副尚书之职。”又随口乱说道：

“日中奉着阎王命令，到英国营中给那主将讲和，讲了半天，因为内中有几件条款讲不妥，所以要回见阎王请他的示，焉知走到半途已是天黑不能再走，只好歇着，在林中方才见这里有灯光，所以顺着寻来，想就这里告宿一宵，明天再走。”左边人闻言道：“原来是新任副尚书姚大人。”姚兆南道：“正是。”

话声未绝，只见右边一人垂泪道：“不图吾们祖孙，今天在这里相见。”姚兆南不解道：“那个给吾祖孙称呼？”左边一人指着右边的说道：“这位就是令祖，他在宋时做过太师，人家都称他姚太师，当时声势烜赫，天子也让他一步。不料他专为着子孙地步，一味聚财，以致犯了天忌，玉帝降敕，把他禁锁地狱八百年，今夜方才期满，照例投生。英国教主得了这个消息，暗地里差人送吾们二十万银两，嘱吾们到了阳世，就把安徽全省矿产，瞒着主人翁，暗地里送给他国王。所以吾们二人，今夜在此拟立合同底稿。”姚兆南回想自己家世，果然始祖是宋朝的太师。但见他年纪不过四十余，相貌又甚平常，

断不类做宰相的人，心中未免有些儿疑心。那姚太师见他怀疑，就道：“你还有所不信吗？吾在当时，因要求长生之术，终年吸玉屑天露，所以年过七旬，仍如四五十岁的人，并不见老迈。”又指着左边那人道：“这位是明朝的宰相，姓顾名松者也。因生前爱财，违犯天纪，禁锁地狱，同吾在一块儿住着。彼此趣味相投，结为兄弟，此次一同放出投生。闻说他的父母是广东籍，吾的父母是安徽籍，都是名门世胄。英国教主因吾们二人是把兄弟，要吾二人同做安徽的绅士，将来好帮着英国攘夺矿产，所以托人已在转轮处运动，请他拣一家给吾邻近的大世家，把这位顾宰相托生在那里。但隔了两天还没有好消息，不知究竟如何？”姚兆南听到这里，心中方才明白。那顾宰相又从袖中探出一纸，递给姚兆南道：“你是自己人，又是夷务部尚书，外交熟手，请把吾们这纸合同研究一番，倘有不妥之处，望你摘他出来，商改商改。姚兆南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立合同人姚某、顾某。今因大英国大教主，谋取阳世安徽全省矿山，送到英金二十万镑，嘱俟投生后，为之运动，即以此二十万镑为酬劳之费，临时再由英王致送十万镑。事成之后，另加酬谢。此时阳世，独重绅权，二人须尽其能力，勿得因循坐误。万一竭力运动之后，或生阻力，功败垂成，教主亦当听由天命，勿得徒责二人。

姚兆南看毕，问道：“下面还有什么句语？”顾宰相道：“下面还有三五句，方才因你进来，急于匿藏，所以还没写出。但下面都是没要紧的说话，有关系的都在前面，只须前八行不差就是了。”姚兆南事不关心，那里肯给他研究，就随口答道：“合同不过如此写，没有什么破绽了。”

正说话之际，只见一个英国装束的人，手中拿着电灯，闯

进草棚。正要开口，见姚兆南是个生人，忙止住了。那姚太师道：“这是吾子孙，亲骨肉，不是外人，你尽说无妨。”那人闻言，对着姚兆南上下一打量，操着英语对姚太师道：“吾看这人相貌，生的獐头鼠目，必是个无信义的滥小人，如被他把吾秘密事件张扬出去，非但要坏事，而且于敝国名誉大有关系，还是谨慎些的妥当。”顾宰相道：“不妨事的，他即使没信义，也断不至于把他祖宗也害在里面的。”那洋人哈哈大笑道：“二位枉自做过宰相，连坏人的性质也都不知道。这种人，他心中那里还有祖孙骨肉之情。只须有利可图，就叫他亲手把他祖宗杀了，他也情愿哩，何况不牵连着他。吾看还是秘密些的好。”姚太师道：“吾的子孙，比不得别家子孙，虽相貌生的不大入眼，到底吾传下去的真种，断不至狠心到这个田地，请你放心的说罢。”洋人被逼无奈，只得说道：“既姚太师定要吾说，吾焉敢违命，只是将来如由这个人闹出乱子来，是不干吾责任的。”姚太师道：“这是自然，吾的子孙闯了祸，自然由吾承担，不干他人之事。”那洋人道：“如因他闹祸，吾们教主得不到这安徽全省的矿产，这便如何？”姚太师道：“中国共有二十二省，各省都有极富的矿产，如若因此得不到安徽一省的矿产，吾便赔他两省的矿产。凭吾这手段，就是要取合天下的矿产送给教主，也不必费吹灰之力，何况这区区一二省。”那洋人听说，正要回答，忽听外面一阵大乱，进来了无数公人，三人不觉吸一大惊。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满罪孽宋太师投胎 想掳略姚尚书弃职

话说那洋人，恐怕姚兆南透漏消息，不肯说出运动的事情来。姚太师正在同他争论，忽见外面闯进数十个人来，都是公人装束。姚兆南见是中国人，非但毫不惧怕，还倚仗自己是夷务部尚书的声势，气昂昂的喝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到此何事？”那些公人也都认识他，是位阁部大人，焉敢怠慢，忙一齐跪下叩头答道：“小鬼们奉着转轮处总理大人之命，迎接姚太师投生的。”又向姚太师跪着禀道：“太师爷投生的时候到了，现在执事肩舆都已在门外伺候、请速即上轿。”太师道：“什么就要吾去了，吾这里事情还没办完，如何是好？”顾宰相闻言，对那公人道：“姚太师到底什么时候投生呀？”公人道：“明日子时落地。”洋人从身畔探出时表一瞅，屈着指头一算，道：“此刻是十一点一刻，子时是十二点钟，还有两刻钟时候好耽搁哩。”那公人道：“吾们出来的时候，由安徽合肥县值夜公差来报说，生养太师的大夫人，胎气已动，肚子痛象绞肠一般，若不快去，恐太夫人身体亏弱，不能久持。况且这家是安徽全省的大绅士，大家都想投生他家，做他的子孙，将来安享荣华富贵。太师若不快去，被人家捷足先投，就无可挽回了。倘待他二胎再去，又要停歇三五年，那里等得及。”姚

太师闻言，霎时焦急万分，向洋大人道：“你若必定要吾把事办完，然后再去，倘被人家夺了去，吾定要你们教主赔偿照样的人家方肯干休。”洋人道：“这也容易，合中国通省算来，象这样人家也很多，即使被人夺了去也不妨。”姚太师哼了一声道：“你算要瞧的如此轻易，吾看合天下人家，即使有了他家的富，总没有他家的贵。他是世袭无替的伯爵，吾是他的长子，列应承袭，出了娘胎就好戴红顶儿三眼花翎。何等荣耀，别人家那有如此富贵。”顾宰相见姚太师实在焦灼，忙代他想了个通融之法，对那人道：“贵国风气，无论什么事总以签字为凭，现在底稿早已拟就，你瞧了，如没有不妥之处，叫他在空白纸上先签字，就算作准了。”那洋人踌躇一回，答道：

“贵国有这个体例的吗？”姚兆南道：“什么没有，此刻大小衙门，凡系封印之后来往文书，都是在封印之前，预先用印，名为预用空白。这事，就照着这个体制罢。”洋人见时候果然局促，只得答应道：“既如此，只可这般办法的了。”于是顾宰相就取出合同稿，递给洋人看了。洋人道：“这合同还拟的妥当，就请他签字罢。”姚太师就把正合同纸二张，铺在桌上，草草签了两个字。投笔于案，立起身道：“吾要紧投生，诸事不及细谈了。”又对顾宰相道：“这事只好烦你一个人偏劳，吾先到阳世去等候你罢。”姚兆南见祖宗投生，自己还沉沦于鬼趣，不觉中心悲感，眼中掉出泪来。姚太师安慰他道：

“阴阳一体，阳世做官，与阴司做官，是一般无二的。你在此间，只须金钱赚的多，官儿做的大，圣眷隆重，人情和洽，就享不尽荣华富贵了。”说毕，重又指着姚兆南对那洋人道：

“这是吾的亲子孙，颇能拍你们外国人的马屁，以后教主如要求阎王什么事，只须同他商议，没有办不到的。”说罢，匆匆做别，走出茅棚。

姚兆南送出门外，但见仪仗执事，排列无数；绿呢大轿之前，尚有衙牌数十对，牌上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威靖伯赏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紫金城骑马”等字样，肩舆用八个人舁台，前后护卫的都是翎顶辉煌、腰悬刀剑，雄赳赳，气昂昂。见姚太师走出茅棚，大家都说道：“小爵主出来了，赶忙顺轿，伺候他坐上，一声呼喝，一齐起行。一路上鸣锣喝道，往转轮处去了。”

姚兆南看的呆了，自忖：“吾在阴司，官做尚书，也算到极品了，什么没他的荣耀。他不过去做人家的后嗣，竟如此阔绰，真令人不解。回进棚内，就问顾宰相道：“敝祖此去，有什么样的富贵，阴司就值得如此接待他？”顾宰相道：“吾从前曾查考过令祖后世的前程，是个三品京堂，在籍办事的绅士。”姚兆南道：“一个绅士，什么阴司就用如此仪仗？”顾宰相笑道：“你原来还不知现在绅士的利害哩。现在的绅士是比不得从前了，地方上一切公事，都要他经手。由他作弊就作弊，官不敢过问一声，一切公款都由他管理，他要落袋就落袋，官不敢染个指头。所以绅士的权力，非但地方官比不过他，就是朝中的宰相也比不过他；非但宰相比不过他，就是当今天子也比不过他。他有这样权力，你想那能不有如此声势。”姚兆南闻言，不胜羡慕道：“不料目下的绅士，竟有如此大势力。吾将来转世投生，也必要运动转轮处，请他设法一家大世家投去，情愿做个大绅士，不愿出去做官的。”顾宰相咳了一声道：“绅士两个字，不是容易做的。结交不广，办事就要掣肘；手面不阔，范围就要狭隘；说话不圆通，人家就要恨你；马屁不会拍，权贵就不给你；呵成一气，银钱不肯用，地方官就要同你反对。结交广了，手面阔了，说话圆通了，马屁会拍了，银钱肯用了，而没有那赫赫的声势，高强的手段，媚外的

智略，仍旧一事无成，一败涂地。比不得做官的，只须趋奉、殷勤，就好升高发达的。令祖在宋时，官居极品，取精用宏，又加以数百年的阅历，性质又极聪明，谋略又极发达，所以才当得起这个绅士的重担，不至闹出祸来。你年纪又轻，又没有阅历，虽然也好算是言语圆通、会拍马屁的人，到底生就的小器性质，视一钱如命，不肯交结人家，人家那个肯来帮助你保护你。况且你投生的人家，无论如何，再也拣不到象令祖一般大世家的声势了。吾恐怕你没受着绅士的利，先碰到绅士的害；没享着绅士的福，先遭着绅士的祸。那时，悔之晚矣。”姚兆南闻言，哈哈笑道：“你这老前辈，真是愚不可及的。你可知道现在的时世，是外国时世，无论天大的事情，只消串出个外国人来帮助着、保护着，就没个敢从中阻挠、从中欺侮，吾就可为所欲为了。如若真闯了大祸，吾也只须往外洋一走，他捉也捉吾不到，办也办吾不着，吾即把做绅士赚下的钱财做为资本，在外洋经商，索性做个海外的华侨，岂不逍遥自在。”顾宰相笑道：“你的志愿果然不差，只是照着你这般贪狠心肠，将来势必要闯大祸。与其在中国闯祸，匆促出洋冒此危险，不如索性在阴司的时候吸了洋教，入了外国籍，归于他们管辖，将来就投胎到外国妇人肚子里，做个外国人，倒觉得直捷痛快，吃不着惊吓，受不着苦楚，何必定要做了中国绅士，然后再做外国人。”姚兆南叹息道：“人非草木，那个没有性灵。此刻是外国人当令之世，做了外国人在吾中国，非但百姓见他惧怕，连宰相天子也惧怕他，象老虎一般，他说什么就依他什么，不敢道半个不字。如果能够投生到那边，自然好的。但外国人的性质，个个聪明，非常狡诈。象吾这般人，在中国人中，比拟起来果然好算是出类拔萃、第一等的人物，若比了外国人，只好算最没用、最蠢笨的人，不但挨不到吾做官，做

绅士，就是做个工商中的小人物，也恐要被同国之人，欺侮的不亦乐乎哩，那能够还想赚钱发财，摆出赫赫的声势来。”

正在说话间，天已大亮。一轮暗惨惨的日光，从东方渐渐升起来。姚兆南急于回报阎王，无暇同顾宰相谈这没要紧的闲话。一瞅天光，就不等顾宰相回答，即立起身告辞，走出茅棚，一路往西而去。辰刻，已抵天马村。岂知，阎王因惧怕洋人，一早又从天马村起程，往西前进了。姚兆南得此消息，略不停顿，立刻奋步向前，足不停趾的向前追赶，到午时方才追到。

原来这地方名为阳洛，是在阳界洛水之滨，故把他取名阳洛，离天马村三十五里。阎王到此，早走的疲惫不堪，就分付暂停，煮饭吸了再走，自己就在百姓人家草屋中歇息精神。忽有人奏报夷务部副尚书姚兆南回来了。阎王急于问他讲和的消息，立刻就宣召他进见。姚兆南恐说了实情，阎王必然要说他胆怯，看轻他，所以他把被人家捉住的事情，隐瞒的干干净净，一句也不说起，只说那个外国领兵官一味凶横，不肯讲和。阎王闻奏大惊道：“他们久有瓜分吾们阴司土地的心肠，今天不肯讲和，必然要实行这件事了。吾们君臣快快逃出地狱界，莫要被他追获，受他折辱。”说罢，就分付立刻起程，限一日一夜，赶出阴司地界。那些随驾臣子，跑了半天没一些东西吸，早已饿的饥肠辘辘，如雷鸣一般，那里还能够走路。于是大家跪上，请吸了饭再走。阎王闻奏大怒道：“都是你们这般误国之人，各顾着性命，不肯出力，害的朕蒙尘在外，吸尽辛苦。此刻，洋人就在后面追赶来，还不竭力赶路，要紧吸饭，是何居心。快快收拾车马，立刻就走。敢有违朕号令者，斩首示众。”众臣无奈，只得勉强起行。

姚兆南昨天吸了大惊吓，又一夜天没吸没睡，今天又步行

赶了许多路，肚中饿火中烧，身体筋疲力尽，又因没有车马，只得勉强跟着。走了三四里，自忖道：“一个人要做官当差，无非想富贵两字。吾自从到了阴司，做了尚书，并没一些儿好处，倒吸了无数的苦楚。昨天想要去赚他一注大财，焉知非但赚不到，而且受了如此危险，如此辛苦。阎王还不肯顾吾死活，硬要吾随驾西行，叫吾什么走的动跟的上。吾看，这一回英兵来势凶猛，并不吸些儿情面，大约必定要瓜分了。如被他瓜分，这阎王不但做不到国王，连阴司的百姓也做不了哩，吾还去跟他想些什么好处。君子见机而作，吾何不趁此机会，逃之夭夭，暗地坐了公司船，径到英国，入了他的兵籍，将来派到中国来，就拣几家大富人家，把人杀了，抢了他的家产，能够抢得三五十万，就好面团团做富家翁了。”主意既定，即故意落后，让众人前走，自己却从斜翅里往北而行。又怕阎王觉察，派人追赶，格外跑的快。阎王在前边，只一味催着管车人，加鞭疾驰赶路，那里顾得及后面的人马，一口气走了四五十里，方才分付停车，止住人马，从人奉进茶饭。阎王因姚兆南此番出力吸苦，心中不忍独自受用，就宣召他进来一同吸饭。岂知寻了半天，并没踪迹。阎王认为他步行迟缓，以致落后，即差人把自坐的马车，向来路迎接上前，自己却就在百姓人家等候着，也不起程。

转眼天色已晚，迎接的车马还没回来，方螳倒已从英国营中，回来复命了。阎王素来只知姚兆南是赤胆忠心保国的，所以今天殷殷盼望了半天。一见方螳，别的事情都无暇间及，第一句就说道：“你在路上碰见了姚兆南吗？”方螳道：“姚兆南自从被英国提督追赶之后，他就飞跑逃避，至今没有碰见他。”阎王失惊道：“什么他被英国提督追逐的，他在朕躬面前，一句也不说起，所以朕一些儿也不知道。”方螳即把当时

情形，一五一十的奏明阎王。阎王闻奏，勃然大怒，拍案大叫道：“辱国之徒，还有什么脸面见朕。他是个阳世的留学生出身，谅必深明大义，热心为国，所以朕凭卿保奏，即升他个夷务部副尚书的重任。瞅他平日，举动端方，语言激烈，倒也极象个有经济、有志气的人。岂知临难改节，贪生怕死，竟到如此田地，倒不如旧学界中，尚有羞耻之心，不肯贪生辱国。朕从今知道留学界的身价了。”说罢，命跟着的牛头马面，立即去捉拿，照例治罪。牛头马面领了命令，正要出去，忽听外面一阵大乱，都喊道：“了不得，洋兵来了，快逃走罢，快逃走罢。”阎王闻喊，一时心乱无主，欲逃不及，即蹲下身躯，往案桌底下乱钻。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讲兵费喜得厚利 筹赔款力荐大臣

话说阎王闻洋兵来到，仓猝不及逃避，即俯身钻入桌底下。方螳忙上前拖住他衣服道：“陛下莫慌，臣已同他讲和，断不致再来追赶的。”阎王道：“外国人看尚狡诈，不可轻信，你也快到别处去逃生罢，倘给他瞅见，朕给你两人性命，都要不保了。”方螳道：“陛下放心，臣若不同他讲妥，也早早逃奔，那敢大着胆儿还在这里。”阎王闻奏，方略少了些惧

色，从桌底下探出头来。定了定神，方欲启问讲和的情形，只见外面闯进三个外国人，都是雄大非常，意气轩昂。第一个身穿军服肩章，腰下佩着佩刀；后跟两人，肩负快枪，象是前一个人的护卫。一路走，一路操着英语咕噜咕噜，还在那里彼此问答。阎王见了，实在可怕，又要逃走。方螳认识，前走的一人，即是提督。此番前来，必为着讲和的事件，断不致用武。见阎王举动慌张，忙用手止住道：“陛下莫要惧怕，莫要走，这人就是他们的提督，必是为和议而来。陛下一走，非但没人讲和，还被他们看出怕他的破绽，格外要求哩。”阎王道：

“不走被他一枪，如何是好。”方螳方欲回奏，三人早已走至面前。见阎王穿着王者服饰，又见方螳站在一旁，就知道这必是阎王了。即恭恭敬敬向着上面，行了三鞠躬礼。阎王忙起身还了三揖。那提督咕噜咕噜对着阎王说话，阎王就问方螳道：

“他在说些什么？”方螳道：“他在责备吾们，说吾们毫无情谊。他们要求三事，竟搁置不答。他们教主动怒，所以差他带了洋兵攻打进来的。”阎王闻言，连说：“应得，应得，是朕的不是。”方螳即把这话传给提督。提督听了，嘿然一笑，又对方螳道：“昨天，本提督给阁下讲的和议，已转奏阎王没有？”方螳道：“吾赶到这里，不过数分钟时，所以还没奏。”那提督道：“吾因昨天匆匆，把赔偿军费一层忘去，没有议及，今天早上，由无线电奉到教主旨意，除要求三事之外，还要贵国赔偿三百万。若不把议和议结，耽搁一天加五十万，按日计数，照数核算。”方螳闻言，自忖道：“赔款倒不大，吾不妨暗里多说些，横是阴司官场，只有吾这个西崽出身的会说几句外国话，除外，虽然翎顶辉煌，威风凛凛，却都是捐班出身，大半连中国的数目字也不识，将来断没人会识破这个机关的。吾尽可大着胆多说几百万，横是交付赔款，也必须

由吾经手，吾把应付的数目交清了，多余下来的搬回家中便了。”主意即定，即奏道：“提督说，他们教主因吾中国没情谊，以致用兵，所以除了三事之外，还要吾们赔他兵费一千万。倘不就把议和讲妥，每一天加赔一百万，耽搁一天就算一天。”阎王一想：“这赔款横是在百姓头上搜刮的，吾要求太平安乐，不好再去顾恤百姓了。”想罢，即把头乱点，一味答应道：“有，有，有，就是一千万罢，就是一千万罢。如若他教主还嫌少，不够就再加上几百万也不妨事的，好在吾们的百姓，个个有身家，人人大气量，吾要多派他三百五百万，他们也情愿得很的。”方螳一想：“阎王肯把百姓晦气，这是最好了。但把雪亮的花银，白白送给黄头毛的外国人，未免心中不舒服，不如吾来拿了罢。”想罢，即故意操着英语，给那提督说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回头操了中国话对阎王道：“臣把陛下的话传给这提督，提督说陛下肯加赔他们数百万，他们教主自然喜欢的。只是，要加须加个整数目，如若少了，不在教主意中，教主也未必见情的。”阎王道：“朕拟加赔他五百万两，你看如何？”方螳道：“加了他一半，他断断不会嫌少的，不会不见情了。”于是又假意的对提督说了几句，即回奏阎王道：“臣已对他说了，他极其欢喜感激，就是这样罢。”阎王道：“如果他还不欢喜，就再加他些儿罢。”方螳还算有厌足，心中实在不忍再要了，就回奏道：“吾们把这个数目赔给他，也算不亏待他了，陛下也应该顾恤百姓的力量，不必把他们的血汗得来的钱财送给异族了。阎王听了方螳的这几句话，心中十分的感动，叹息道：“卿真是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了。朕朝中若都象卿家一样就好了。你此刻在阴司，已能如此公而忘私，将来满期转轮，投生阳世，必然鞠躬尽瘁，家无余财，象后汉的诸葛武侯一样，人祀圣庙，馨香百世。”方螳谦

逊道：“臣那敢比拟武侯，不过，不要钱不要命这六个字可以自信。即使到阳世去做官，也不过有这六个字的能力，余外一无所长，一无可取了。”

提督立在下面，见他君臣谈话，认为他们是商量着赔款，把两个眼珠儿对着方螳瞅瞅，对着阎王瞅瞅，象惟恐阎王不肯、方螳不给他格外出力的意思。方螳会意，即回头操着外国方言说道：“赔款一层，本大臣给敝国阎王格外的磋商，现已答应照办了。”提督闻言大喜过望道：“贵大臣肯如此出力，吾回报教主，必然另有好处给贵大臣，还要赏贵大臣头等宝星哩。”说罢，又恭恭敬敬的三鞠躬，退出草堂之外。阎王送至檐前，还了一揖，叫方螳代送到门口。提督对着方螳，伸了三个指头道：“和议成后，吾必请教主酬谢你这个数目。”方螳以为，三个指头，不是三百万，必是三十万，心中大喜，忙点头道：“多谢厚意。”二人方始握手作别。

方螳回到里边，就要请阎王驾回酆都城。阎王因议和的和约尚未签押，胆怯不敢回銮，就在这里，一连驻扎了七、八天。把和约办妥，各各签字，只等回銮交割转轮处投生权、尖刀山金矿权、酆都城铁路权，并兵费一千五百万两。于是，方螳催着阎王，即日起驾回京。路上走了两天，方才到京进城。阎王进宫一看，见一切规模都如旧，只把许多宝贵东西，及金银两库抢个干净，心中忖度道：“这些金银，仍可责成百姓，叫他们如数缴纳的，至于那些宝贵之物，只须开一个例，无论什么人，能够觅得古时宝贝逞送进宫，就给他官做，看他宝贝多少、价值贵贱定官阶之大小：如逞送价值二十万两的古今稀有之宝，就给他做个尚书。”即时命内臣，写了一道上谕，发至外面，张挂通衢，说也真灵，不到三天，就有许多尖头鬼想靠做官发财的，送进许多宝贝来。或是祖上传下来的无价之

宝，或是出了巨金购买来的，光怪陆离，排列满宫，倒比旧时多几倍，贵几倍。阎王满心欢喜，就一道上谕下去，把这些人，一个个赏给大官阶，而且叫他们立时赴任，以致于一霎时阴司里又多了无数贪恶之官。从此，百姓朝也被他搜刮，削也被他剥削，弄的更加苦楚了。此是后话，休提。

话说英国教主，自从阎王答应他议和，立刻派了四个徒弟到中国。第一个名阿斯那，接受轮回处事务；第二个名苦而杯，开办尖刀山矿务；第三个名否斯特，开办酆都府铁路；第四个名老非喝松，到京城坐索赔款。打个无线电到中国，命英提督即日撤兵回国。不到几天工夫，洋兵一齐退出酆都城，仍坐了本国兵轮，归回自己国中去了。那些逃难的百姓，闻此消息，渐渐回来。经商的重把旧有店铺修理齐全，开张买卖；做工的扶老携幼，回转家门，重操旧业；读书的士子，仍号召生徒，讲究学问。大都吸亏了些钱财，丢失了些器具，破费了些盘川，也倒没甚为难。惟有许多做官的，当时见洋人骤入京城，大家以为，这一回必成瓜分之局，阴司的气数尽了，所以都不暇顾及后来，把所有公家之款，抢的抢，吐的吐，藏的藏，弄的丝毫无存。此刻闻洋兵已退，阎王仍回转京师，复有地府。不觉官兴复发，技痒难耐。又恐怕阎王追究旧款，根问逃官的罪案，非但不能复职，先要吸苦。所以，都不敢造次进京投到，在京师近地，探听阎王举动。忽闻阎王发下命令，凡报效宝贝的都给官做，就大家搜刮家中财产，往各处求觅古玩珠宝，改了姓名，投送进京，仍旧名列仕版，威威风风的到任去了。有手脚迟慢的，有心中舍不得用钱躊躇不决的，宝贝卖空，收求不到，只好在家懊悔叹息。阎王有个叔父，名善真，他原是阳世杀猪的，因他二世前是阎王自族，所以死后到了阴司，阎王就认他做叔父，封为亲王，因他平素在阴司一味贪

横，所以阎王不肯重用他。此次洋兵入京，他早知英人并没瓜分之意不过要求利权罢了，只须阎王答应就好讲和，所以逃难的时候，格外献殷勤，周旋服侍，事事如意。阎王心中很感激他，回到京师，就把朝中大权，一并交付他，言无不听，计无不从，他便想去揽些儿事情弄弄，藉赚些钱财。那天，正探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差了几个心腹，到近京四周去说项。大官送他三万金，小官送他数千余金，就好复还原官，照旧供股。这样便宜事，还有那个不愿意。没有三五天，就搜到了六七十万，他即开了一个名单呈送阎王，极力说好话，保举他们。阎王总算他是患难之人，心早偏向他，自然照单全收，都依他所奏，给还原官。自此，阎王朝中，除多了许多进宝贝的官员外，仍旧是那些旧日的臣子给他办事。方螳明知其中缘故，只因善真又是亲王，又是阎王亲爱之人，势力很大，自己敌不过他，只好隐忍在心，假作不知，惟天天在朝中给阎王商议筹还赔款。又想开办人捐，又想开办屋捐，又想开办各项货物加捐。筹来筹去，总筹不到二千万之数。

阎王在讲和的时节想的是百姓总好弄的，所以一时答应。此刻想想，倒没有法术了。而老非喝松，天天送照会，催逼赔款。阎王又是吓，又是急，连饭也吸不下，睡也睡不稳，只得天天催促方螳，叫他从速想出筹款的计较来。方螳被逼的无奈，就想到了阳世的一个财政大臣，这人姓吴名福海，原是秦朝商鞅的后身，天生就的工巧性质，最多心计。自从做了财政大政，就想出许多聚敛的计策，竞弄的皇家富有，府库充盈。方螳生前素闻其名，知他是个筹款的老手。此刻弄的没法，就在阎王面前，极力保举他，想等他来了，就把这肩重担付托他，自己不消费心，可以坐得五百万。阎王正在无计可施之机，闻有这般能人，那得不动心，就准了方螳所奏，立刻差人宣召。

方螳阻止道：“此人还在阳世主持财政，阳寿未终，必得下道上谕给浙江山阴县城隍，命城隍把他魂魄勾运入朝，方好叫他办事。”阎王闻奏，即要方螳拟上谕。方螳辞道：“臣在生前，只讲究了外国语言，万国公法，没工夫读中国书，所以于文字一门，生疏的狠，连寻常朋友来往的书信，也不敢动笔，那敢代陛下撰这上谕，请陛下另拣个文学之臣，令他撰拟罢。”阎王皱眉道：“朕岂不知道你疏于文墨，但目下实在没有人给朕代笔，所以不得不叫你拟一拟。”方螳道：“现在有个通品在这里，陛下如能重用他，莫说中国文字，就是要他凭空拟出外国的洋文上谕，也便的狠哩。”阎王忙问道：“什么人？你快把他姓名说出来，但朕立刻去召他。”方螳正要开口，忽见午门官带领着一人，径进朝来。

未知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革命党出狱草诏 城隍神奉旨勾魂

话说方螳正在阎王面前保荐撰拟上谕之人，忽午门官带领一人入朝，跪于殿陛之上。阎王见是管理轮回处大臣黄玉卿，忙问道：“黄卿，你已把职事交卸了吗？”黄玉卿道：“正是，臣今日特进朝复命。”阎王道：“他们把这轮回处夺去，其中一切规模，一切办法，还是仍照吾们旧例呢，还是另有一

番新举动？”黄玉卿道：“自从阿斯那接受轮回事务，即日就把吾们所设的那个黄金大轮盘拆去，另装他们自己制造的钢轮，又另外在轮盘之旁，用外国红砖，砌造一个大烟囱，周围大有数十围，高可数十丈，上矗霄汉。一切形式，恍忽象阳世的丝纱厂制造局一般无二。至于一切内容，此刻还不及发表，臣也未便去探问他，另闻说另有许多机器装来，要装设机器间哩。”阎王闻奏，诧异道：“这轮回，一面阴司，一面阳世，只须把灵魂儿盘旋过去就到阳世，何必要用机器。况且这轮回处的大轮，还是混沌初开时候，盘古王帝聚合九州黄金，请天神天将制造的，鬼斧神工，古今没有第二个大工程，真好算阴司最古的一个古迹。今天端被外国人奇去，把他拆毁，岂不可惜。”说罢，连叹数声，不禁掉下泪来。

方螳见阎王伤悲，忙丢个眼色给黄玉卿，叫他退出去，一面把别件事分开阎王悲痛之心。阎王见黄玉卿退出去，果然把这件事丢开，不去想着他了。就问方螳道：“你方才保举的那人，到底姓什么？名什么？现在那里？快快说给朕知道，先召他来拟旨。”方螳道：“臣所举荐的不是别人，就是用手枪击死安庆巡抚的徐锡麟，此人在阳世出过洋，游过学，通晓英法德日四国语言文字，至于中国文理，更不必说了。此刻，吾们重整朝纲，注重交涉，若能重用他，这交涉大事件，就好托他一个人，办的妥妥当当，不必更烦陛下忧心了。所以，他当时被那抚台及秋瑾二人，在朝中索命的时候，臣暗中竭力保护他，假意把他羁押在地狱之中，以便陛下随时召用。不料，刚正英人攻进京城，无暇及此，以致因循至今。现在正可乘时起用，使他襄办一切。”阎王闻言，半晌不语。方螳又奏道：“朕下莫非疑心他不能办事吗？臣愿把全家性命保他，如若此人将来不胜其任，不能称职，臣情甘受罪，虽死不悔。”阎王道：

“朕也知他是有大本领的人，只是他是阳世的革命党，犯了大逆不道案件，以致挖心致祭，枭首示众。灵魂来至京师，理应监禁，治以应得之罪，以大快阳世的人心和阴司的鬼心。此刻非但不把他治罪，倒把他用做重臣。那秋瑾果然一介民妇，不足怕他。那抚台他是阳世的贵族，尊无二上的世家，势力很大，倘他族中人不舒服，上奏天庭，被玉帝知道，穷治起来还当得了。朕断不敢用他。”方螳道：“陛下放心，现在阳世的贵族，势力非常。倘然那抚台还在阳世做官，或者还有人拍他的马屁，假做不平，给他出场。现在那抚台已被击死，许多族中人理也不肯去理他了，那个还肯出场给朕下作对，上控天庭。陛下尽管重用他，不必顾虑。如有人上控，陛下只说臣一力保荐，把这件事一并推在臣一人身上就是了。”阎王道：“既如此，烦你就去宣他入朝，先叫他把这要紧的上谕拟好，发下去再做道理。”

方螳领命，即时辞了阎王出朝，径到地狱中。狱卒见是尚书到来，忙把狱门开了，迎接进去。方螳踏进狱门，只见徐锡麟一个人坐在地上，正在那里抚摩手枪。原来徐锡麟入狱的时候，方螳早已分付狱卒，不许将他捆缚，所以他在狱中，不过软禁罢了，并不拘束。今天见方螳进狱，忙丢了手枪，起身迎迓，口中说道：“难得方尚书进狱的。”方螳道：“你在阳世，为了这手枪，遭了杀身之祸，此刻还要爱他摩弄，岂阳世的苦还吸的不足，又要到阴司来吸苦吗？”徐锡麟闻言，只笑而不答。方螳道：“吾此刻已在阎王面前，极力保举你，请他重用。所以阎王特差吾来召你，一进朝就要做官了。”徐锡麟道：“阎王用吾做什么官阶？”方螳道：“他专要你办交涉案件，大约也是吏务部的尚书。”徐锡麟听毕，霎时不胜欢喜，从地上拾起手枪，狠命往外一丢，把手枪丢的无影无踪，跟了

方螳就走。方螳见他如是举动，大是不解，问道：“方才你爱这东西，把他抚弄。一闻到做官的消息，就立刻不要他，把他丢去，是何道理？”徐锡麟道：“你能够识吾，保荐吾，就是吾的知己了，吾那好再隐情藏匿，不给你说明白。”方螳道：

“什么隐情？倒要请教。”徐锡麟道：“你们局外之人，只知道吾们革命党因压于专制政府之下，激成功的，其实并不为此。”方螳道：“不为此为着什么呀？”徐锡麟道：“为的是学了本领没个人肯提拔他，给他大官做，发不到财，所以心中愤激，就大家想出法儿，聚成一党，借革命党三字虚张声势，假说要谋反，好等政府中人惧怕他，托人招致，或设法招降。把最重要的官职，最发财的事情给他，他就好顷刻之间富贵两全。所以他们党中都好说革命两字，是做官指南的捷径。不料政府中人都是大胆汉子，无论你做什么声势，什么威风，他总不惧怕，总不来招致。大家弄的无法可施，只得真谋反，想把那些政府中人，杀死的杀死，赶逃的赶逃，皇上见他们利害，就把这些位置安放他们。但这些党中人，虽然想出了这条末路的计较，到底还怕中国兵利害，打外国人不足，打自己人有余，所以因循至今，大家不敢动手。常常说谋反，常常没有动静的。惟有吾这不知进退的人，一者想要给党中争争光宠，二者想要把抚台杀死，他代位置。所以竟不谋于大众，仓猝开手。那知，中国兵偏偏勇于打中国人，转眼之间已被他们捉获，以致遭这奇祸，懊悔无及。”方螳道：“你既懊悔，为何到了这里还要欢喜手枪，不忍释手？岂犹想在阴司做这流血的勾当？”徐锡麟道：“正是，你若再过几天不保举吾做官，吾待宗汉子等几个人到了，就要大反地狱，把所有罪鬼尽行释放，把兵法部勒他杀进京师，夺阎王的位置做。”

方螳闻言，霎时吓的一身冷汗，半晌道不出话来。歇了良

久，方说道：“吾保举你，就是个荐主，倘然你谋反，吾也就有杀身之罪，这那里使得，吾决计不荐你了”。说罢，往外就跑。徐锡麟忙赶上，一手把他拖回来，说道：“吾的话还没说完，你什么如此性急，请听吾道来，莫要慌忙。”方螳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快快说来。”徐锡麟道：“吾方才说要谋反，是因为到了阴司监在地狱，没有升腾的日子，所以气愤，仍想做吾旧事业。今蒙老兄保荐，吾已然有大官做，有大财发，吾的生前志愿已经偿了，还求些什么。此刻，你就求请吾谋反，吾也要顾及夷务部尚书的身家、夷务部尚书的性命，断断不肯轻于一试，丢这大富贵了。请老兄尽管放心，吾徐锡麟不是不知轻重利害的人。”方螳至此，半信半疑道：“吾出身微贱，在阳世拍不上人家马屁，极力运动，仍是无效，以致穷困终身。幸亏阴司鬼官没个通晓洋文洋语的，物以罕见为珍，方得蒙阎王识拔，做到今职，不知呕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气，折丢了多少运动费，不是容易的。若被你无端拖累，吾只好做鬼中的鬼了。”徐锡麟笑道：“吾也知道你不容易做到此地步的，断不致忍心害理来祸害你的，你莫要胆小如鼠子一般。”说罢，又对天跪着，设誓道：“吾徐锡麟倘将来负了方螳，永远埋于地狱，不得超生。”方螳看了，方才相信不疑，领着徐锡麟，出了监门，径往朝中而来。

进得朝门，早望见阎王，坐在殿上等候。二人上殿，叩头行礼已毕，阎王开口道：“你就叫徐锡麟吗？”徐锡麟答道：

“臣正是徐锡麟。”阎王道：“朕无暇问你别事，你先给朕代撰一道颁发山阴城隍的上谕，叫他立刻把阳世财政大臣吴福海的灵魂勾摄到此，襄办筹款事件。”方螳在旁，就把此事始末，述了一遍。此时，早由左右鬼护侍把文房四宝预备在殿东角几案之上。徐锡麟走至几案之前，提起笔就写，不到片刻，早已

拟就，送至阎王面前。阎王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地府不幸，横遭兵祸，几亡社稷。赖祖宗默佑，辅臣转圜，方得转危为安，不至终于殆危。顾兵燹之后，府库如洗。赔款之急，迫于星火。司农仰屋，无计可施。夷务部尚书方螳，保奏阳世财政大臣吴福海，力言其精于财政，智略超伦，且品行端方，持躬敦朴，历办阳世财政，垂三十年。国用充足，府库盈实，为国家所依赖。朕思，阴阳虽隔，同属中国之版图；人鬼虽殊，皆是黄种之遗孽。地府倘为异族所灭亡，地上当亦同蒙其影响，不得不借才阳世，辅佐阴朝。该城隍所辖之境，为吴福海父母之邦。上谕到日，即仰勾请其英灵，安车护送入京，并着先期移牒沿途所过地方官，小心接待，勿得简慢。事关国政，毋许迟延，致干重咎。钦此。

阎王看毕，赞叹道：“句句是朕心中所要说的话，而且做的条畅明白。莫怪阳世最怕革命党，原是革命党的文墨，果然极其精妙。”徐锡麟见阎王赞他，也自欢喜。阎王即授敕旨，命徐锡麟代了姚兆南的官职，做方螳副手，随同方螳，专力交涉事件。一面差个年富力强的黄门鬼太监，赍了上谕，骑着鬼马，星夜奔驰到山阴县来。

不到几天，早已赶到。进城径至城隍庙。城隍正在大堂理事，管门人禀报，有旨意到，城隍立时整束衣冠，出庙跪迎。迎上大堂，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开读诏书已毕，一面打发太监回京，一面差禄命科判官，查调吴福海阳寿案卷。判官领命，不一刻把案卷送上堂来。城隍展开一看，只见吴福海名字之下，写着许多字道：

此人命运，本应由翰林晋升卿贰，历任封疆大使，获财数百万，为阴山县首富，三十八岁做宰相，荣华四十一

年，至七十九岁寿终于位。岂知其一行作吏，即显其相秦时之手段，以聚敛为能，想出许多剥削之计，一味以足国为献媚之具，致天下士农工商无一不筋疲力尽，脂竭膏干，因此自寻短见者竟有数千人之多。罪恶滔天，神人共愤，应将其封疆、宰相之职注销，并夺其寿十八年，以财政大臣、户部侍郎至六十一岁为寿，州百姓脚踢要害，中伤身死，死后投猪胎者四世，投狗胎者二世，投牛羊之胎者各一世，以报今世之恶。

城隍看毕，回顾判官道：“此人目下只六十岁，尚有一年阳寿，照例，未便就去勾他灵魂。况且他作恶多端，死后就要入畜牲道，那里还好重用他，容他在阴司做官。吾看这事，只好上一奏章，明白回奏的了。”判官道：“阎王上谕，如此切实，是一定要用他的了，那好违旨，不把他勾送进京。”城隍闻言，正在踌躇，忽闻外面，大吼如雷，紧接着众人哄闹的声音。城隍刚要出去探听，只见一人，头戴瓜皮轮小帽，帽结下拖着大红帽须，身穿马蹄袖蓝色翦衣，外罩件巴图鲁背心，脚登薄底尖头靴，右手大拇指上套着个白玉斑指，左手执着一根尺余长的潮烟竿，生的眉清目秀，鼻正嘴方，颌下三绺知胡须，声音嘹亮，口操着不是汉语，带了侍卫装束的十余人，赶进庙来。城隍见了，霎时大惊道：“不好了，不好了！”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诉阻挠城隍上奏 因争执贵族挥拳

话说山阴城隍，翻阅吴福海之案卷后，正在同判官商议，忽外面跑进一人。城隍望见，大惊道：“不好了，老王爷来了。”原来此人就是阴司贵族院的世祖，名阿达克王爷。方才正在街上闲玩，忽见太监背着上谕进城，就知必有非常之事。忙差手下人，跟入庙来探听消息，自己却在左近伺着跟人，听城隍开读诏书，即时溜到外面，寻见主人，一五一十的把上谕告诉一遍。阿达克王爷一想：“这吴福海正在办理财政吃紧的时候，许多新政都依靠他筹款兴办，他若死了，莫说莫人接他的手，即使有人也断断不及他能干了。吾这里不得消息也叫无可如何，得了消息那可坐视国家困穷，不给他竭力挽回。”想罢，即带领多人闯进城隍庙，城隍赶忙出庙跪迎，早已不及，只得一同跟着进庙。到了大堂，请他坐下，他竟昂然不答，只开口问道：“贵阎王此刻要吴福海来阴司办事吗？”城隍道：“正是，已有上谕颁发下来，命小神把他的英魂送至酆都城。”王爷道：“阴司用了他，阳世就没人了。此刻刚正靠着，借禁烟为名，把贩卖烟膏权收入官手，若把他调至阴司，那禁烟事，换了新手就恐怕办理不善，被百姓们看出谋利的破绽。大家不服起来，岂不把多年苦心，付之东流。况且近日还有收回

电报的一大问题。这电报是最有利的生意，收回官办，每年可赚三千余万，此刻那些股东，大家不服气，正要集议抗拒。惟有这吴福海，手段高强，刚柔并用，软硬兼施，还能压制他，诱骗他，使他诚诚服服的把股票交出。若换上别个人，第一，资格不及他；第二，名望不及他；第三，手段不及他。那些商界中人，何等利害。若一味靠了官势，用强硬手段压制他们，他们那里肯心服。非但这事必成画饼，而且还要闹出祸来哩。所以他在朝中，势成骑虎，一时万不能下来办你们阴司的事，你就应该把这个苦情，明白奏上阎王，请他暂拣个有才的人办理筹款，待吴福海把经手未完之事，一齐办妥，再请他到阴司来也不迟哩。”城隍道：“阎王因阴司实在没有精于计划的人给他筹款，英国人又天天催逼，赔款急如星火，所以上谕上的语气，严急非常，不许稍有迟缓。小神若只把老王爷的说话奏上，不把吴福海勾请送京，阎王那肯相信，必然要责备小神违背诏书。轻则撤任，重则革职治罪。小臣虽然位卑官微，到底也要三考出身，不是容易的。若为了这事，把小臣革办，就是老王爷心中也过意不去的。”阿达克闻言，勃然大怒道：“你一个城隍值得什么，有什么权力在此办事，什么脸面在此做官。”城隍闻言，霎时吓的冷汗直流，忙双膝跪下道：“请老王爷息怒，小神焉敢在王爷面前推托。因实在是难以启奏，所以不敢奉行王爷的命令。王爷如肯写封书信给阎王，把这情节述明，小神即当惟命是听。”那王爷想了一想道：“你既为难，吾也不必写信，就亲自到酆都城走一遭，见见阎王，就把这件事当面述明情节，看他如何。”说罢，往外就走，城隍赶送不及，只见他带着来时的众人，向庙西而去。

城隍回进大堂，即差小鬼请办奏师爷，拟就奏稿，立刻差了差鬼，骑着快马，赶进京师投递。不一日，早已赶到。那阎

王正在朝中同方螳、徐锡麟等许多众人商议此事。鬼差把奏折递给都察院，都察院见是紧要奏章，不敢怠慢，即时送入朝。阎王看见封面写着“山阴县城隍臣谨奏”，忙拆去外封，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敕封护国公补授山阴县城隍臣狄增辉跪奏。臣窃于初十日钦奉上谕，勾请财政大臣吴福海英灵，护送入京。因钦遵办理，詎正在饰差勾请，忽有贵族院王爷阿达克来庙，据言此吴福海，正在办理禁烟、电报两事，吃紧非常，万难舍身赴召。措词强硬，莫可理喻。臣请其书函陈明，听候圣裁。彼言亲身赴京，面诉一切，日内谅可抵京。窃思，阿达克即干预拦阻，似宜与之商定，再行勾请，免失和好。是否有当，伏乞圣裁。臣谨奏。

阎王看罢，霎时愁容满面道：“几天前，日夜忧虑，为的没有筹款之人。此刻得了，又生出这种阻力来，真是事机不顺。这些贵族院中人，平素每每借阳世的势力，压制阴司，目无君长。这一次又插身干涉。倘不依他，他就要立刻到玉帝前控告。虽然此事关系大局，这官司不至输给人家，但讼则终凶，两无益处。不如就依他分付，省了许多争兢罢。”方螳本是个没用之人，自忖：“这吴福海是吾荐的，倘然两造因此控告上天，吾是个引荐人，脱不出的，也必须上天质讯，岂不受累。”心中恨不得阎王肯迁就。所以一闻阎王之言，即点头称是。岂知徐锡麟是个少年喜事之人，专一激烈为宗旨，听着阎王要退让，就大以为不然，起身道：“陛下用人行政，自有大权，那个好挺身干预。如若这一回由他干预，他就以陛下为所可欺，下次必然又要插身其事，无论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管束了，还成个什么政体。陛下切莫惧怕他。他是阳世的贵族，在阳世由得他，靠着势力欺侮人家，没个敢同他争执。到了阴

司，阳世的势力靠不到了，还怕他什么。”阎王道：“他并非有心多事，有心干预，也是为自己族中富强起见，不得不挺身而出。这些不得已的苦衷，朕也知道的。但阳世人才众多，这个走了还有那个可用，比不得吾们阴司，除了几个大臣之外，都是些没用的灵魂儿，一件事也办不了，只好向阳世借来一用，以救燃眉之急。这王爷只顾了自己，没有顾及吾们阴司的大局，也难怪他”。

说话未了，宫门鬼卒飞报：“王爷进见。”阎王那敢怠慢，即忙领着方螳、徐锡麟等众大臣，赴宫门口迎接。那阿达克王爷，这一回比不得见城隍的时候了，也弯着腰儿、曲着背儿、脸带笑容、双手对着阎王，深深作揖道：“蒙陛下远接，何以克当。”阎王也拱手答礼道：“接待来迟，望乞恕罪。”说罢，即肃然入殿，重又见礼，分宾主而坐。方螳等站立阎王左右。阎王先开口道：“方才接到山阴城隍奏折，知老王爷因吴福海事，不怕烦劳，亲自进京。朕那敢有违老王爷尊意，得罪左右。只是此刻阴司，受英国的逼迫，弄的无法可施，不得不借重贵族的大臣，帮助一二，感德不忘。还望老王爷格外鉴原。”那阿达克道：“若照敝族中风气，本来父子兄弟各不相关。老夫已经死了，更不应闻问的了。但敝族在阴司，所以成为贵族，全靠阳世子孙固守基业，常存宗社。若弄的贫弱，非但阳世保不牢基业，就是吾们在地府的人，也要被人家瞧不起，受人家欺侮，所以不得不出来干预阻止。”阎王道：“老王爷的苦心，朕也知道的。但阳世地广人多，人才辈出，断不少象吴福海一个人，何必一定要留他在阳世。”阿达克道：

“陛下还不知现在用人的难处哩。帮着百姓刻削国家的，大家倒说他忠君爱国；不会筹款只会用钱的，大家倒说他志在富强。所以，那些才略出众、自命不凡的人，一旦做了大官，执

着大权，大家都狠命的培植百姓，地方上只稍稍有灾异，就故意的张大其词，请帑赈济，动不动就是数十万、数百万。其实，那些百姓，大半身家殷实，有吸有穿有用，无端把赈款分给他们，弄的公家帑藏空虚，借洋债过日子，把海关、铁路等最要紧、最值钱的地方作抵押，运金利息，不知要吸亏多少。那些自命为忠君爱国、志在富强的，还怕公家不穷，又大家想出法儿来，把各省旧有营兵，一齐裁去，改练征兵。又把东三省改作行省，简放督抚、司道。这两件事，自从开办以来，用去的款项，不知有数万万了。大家还以为未足，又拟兴复海军，订购铁甲兵轮、枪炮鱼雷，此刻闻说已有成议，那些军装洋行，大家派人进京运动了。你想，这样弄法，那能支持的住。幸亏这个吴福海，深谋远虑，知道入不敷出，将来必有立不稳的日子。所以，自从做了财政大臣，就狠命的筹款，凡有利可图的法子，一个个想出来，一件件办起来。近来又想出两个生财之道。一个是鸦片问题，一个是电报问题，正在办理得手的时候。若询陛下之请，把他调来，叫那个人接手。这些不得已的道理，吾已给山阴城隍约略说过，想已入奏了。尚望陛下收回成命，把此事作为罢论。敝族感激不尽。”

阎王还没回答，只见徐锡麟在旁，双眉倒竖，厉声喝道：

“现在的时世，什么还能够顾此顾彼。你们阳世的要人，就不容吾们阴司用他；只顾你们阳世，吾们阴司的存亡就不干你们事了。天下那有如此道理，如此便易事。此刻这个吴福海，吾们一定要用他，由你肯不肯，吾们都不管了。”说罢，就叫上四个牛头马面上殿，附着他耳边说了几句，四鬼领命去了。那阿达克王爷，见徐锡麟如此强硬，不讲情理，由不得无名火上升，霎时勃然大怒道：“吾们贵族院中人，走在外面没个不奉承吾们，没个敢违拗吾们，就是相见之时，也都是笑语相承，

从未碰见敢疾言厉色的。你们阎王，虽然是阴司之主，见了吾们也尚且退让三分。你是什么人，敢对吾如此放肆。吾今天不打你警戒你不算好汉。”说罢，就立起身，抡拳照着徐锡麟，劈面打来。徐锡麟见来势凶猛，他身一闪，阿达克就打了一个空拳。正要再打，阎王上前劝道：“这是朝堂之上，比不得别处地方，有理好论，有话好说的，何必动粗打架。”阿达克道：“吾王爷要打人就打了，还管什么朝堂不朝堂。”说罢，抡拳又打过去。徐锡麟从衣袋中一摸，就摸出一只手枪，对准阿达克，正要发机。阎王此时急的没法，只得把徐锡麟拖了，口中喊嚷道：“徐锡麟不得无理。”阿达克起初见了手枪，倒也全无惧色。忽听阎王嚷说：“徐锡麟”三字，吓的一跳有数尺高，旋转身躯，往外飞跑。一路跑，一路乱嚷道：“护卫们，快来保护吾，吾碰见了阳世的革命党了。”诸护卫在殿下，见他下殿，正要上前护卫他，忽听他嚷出“革命党”三字，霎时就象震了一个霹雷，大家吓的四散奔逃，那个还去保护他。徐锡麟见他跑了，笑对方螳道：“贵族院中人，竟如此没用的。”方螳道：“不是没用，是因为阳世受了你的大惊吓，他也不知道你们革命党抱定的宗旨，专一同他们贵族作对，碰见了必然不肯饶他，所以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正说间，忽报：“牛头马面已把吴福海勾请进宫。”阎王闻报大喜，就差方螳、徐锡麟二人出去迎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恋富贵大臣闹阴殿 教妙计赔款靠阳官

话说徐锡麟刚把贵族院的人赶逐出去，忽报吴福海的灵魂已经勾到，阎王闻报大喜，即令方螳、徐锡麟出去迎接。不到一刻，二人引着，走进殿廷。阎王望见，忙出御座，走至殿陛迎接。只见吴福海，戴着暖帽，大红顶儿，双眼花翎；身上穿件黄马褂，酱色翦衣；脚蹬时式薄底缎靴；生的獐头鼠目鹰爪鼻，尖嘴阔腮招风耳，颌下一部钢须坚硬如针，满面怒容，大有不愿到阴司的意气。阎王笑容可掬的说道：“烦劳足下，远涉阴司，朕心实不安。”岂知吴福海理也不理，竟由殿陛踏进殿门，走至御座旁边金凳上坐下。阎王一心要求他，也不去给他争论这些小礼节，自己慢慢回进殿来，仍笑嘻嘻的坐上御座。正要开口问他，吴福海忽然用手望御案上一拍道：“吾的阳寿还没有尽，你什么就要勾吾到此。”阎王见他如此举动，心中勃然大怒。正想发作，又转念道：“吾被外国人逼债到如此田地，若同他翻了脸，就不能求教他、请他筹款，这赔款何时偿清。与其受外国人催逼没路走，还是受些儿中国人的气罢。”主意想定，即把一股无名火硬硬的压制下去，仍作出笑容道：“阁下既已到此，不必动怒，朕有苦衷奉告哩。”吴福海道：“吾给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把吾勾来，倒还叫吾不必动

怒。”阎王道：“朕并不是故意要勾你，因为这一次被英兵杀进京城，几乎把这地府灭亡。幸朕差人前去讲和，答应他要求，赔偿他兵费，方才撤兵回国。此刻，把所有答应他的事件，一一交给他了，惟有这兵费，朕一时懵懂，以为百姓总肯认派的。岂知到了事后，总想不出捐派的法术来。所以特请阁下来此，帮吾把这件事办成，感激不浅。”吴福海道：“你是阴司的阎王，吾是阳世的大臣，你也不认识吾，吾也不认识你，你要筹款，干吾什么事，为何不请别人，独来请吾呀。”阎王道：“并不是吾要请你，因为吏务部尚书方螳在朕前力保你，说你长于理财，故朕特来请你。”吴福海道：“这人现在那里呢？”阎王对着方螳用手一指道：“就是他。”吴福海闻言，从金凳上跳起身来，奔至方螳面前。方螳措手不及，早被他左手揪了胸襟，起右手照准他右颊就是一掌，打的方螳眼中冒出火来。正要分辩，又是一掌。吴福海把他打了两掌，然后说道：“吾好端端的在阳世做财政大臣，谁要你保奏。”方螳被他打的，一时昏愤，说不出话来。歇了良久，方说道：“吾吾吾是好意，你倒恩将仇报，把吾掌颊。”吴福海道：“吾从三十岁上升官发财，今年已六十岁，挣的家私也不少了。正想把这一回烟、电两大事办的妥当，就要告老还乡，安享清闲之福，以偿从前的志愿。不料你这冤家无端在阴司保举吾，把吾捉到这里，害的吾不但不能够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连两件大功都不能够一手办成，被人家半途夺去。心中的愤恨，恨不得生啖你的肉，打你两掌还算便宜你哩。”方螳道：“吾实在不知道你有这些志愿，只知道你热心办事，忠于事君，所以在阎王面前保举你，也好使你在阴司做番事业，名流地府，千载不朽，那里料到你还想告老享福。”吴福海道：“不想享福，要贪许多财来做什么。吾自少贫贱，困苦非常，直至中年以后，方才

渐渐得权得势。所以狠命的办事，无非想借此得主上欢心，把利、权都付给吾，吾好操纵自如，吸取百姓脂膏，岂真正给皇家出力。”

正说间，阎王恐他们打出祸来，忙下御座，上前道：“二位不必打架，朕有话说。”吴福海道：“你有什么话？”阎王道：“你的后身，吾已给你查过。因为你这一世，作孽太过，早已把名字注入畜类，猪狗牛羊鸡鸭都要投到，须受尽千刀万剐之苦，方放你再投人生，这个苦楚债，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还清哩。你若这一次肯给吾出力筹款，吾也给你竭力到天上去运动，把这畜力册上的名字注销，转世就投人身，而且再投一个达官，富贵两全，报你大功。你若执意不肯给吾出力，吾也没法，只得仍放你还阳。但你这世阳寿也不过六十一岁，明年春间也要死的。此刻已是五月中旬，不过再活十个月了，有何趣味。还是依吾的合算。”吴福海摇头道：“吾剥了数十年的民脂民膏，被人家骂的不亦乐乎，自己却不舍得用一个钱，岂不冤枉。即明年当死，吾回去好好儿做些上等酒席吸吸，办些贵重的衣服穿穿。再到上海去拣几个最有名最时髦的妓女攀了相好，多吸几台花酒，多碰几场合；再办部马车儿，天天坐了他，到张园、愚园去游玩一番，看看戏，吸吸大菜。用去一万八千，方不负吾一生收刮钱财的苦心孤诣。”阎王道：“你即去受用，也不过十个八个月的时候，转眼就要受用完的。”吴福海道：“无论十月八月，只须吾去受用一遭，就只十天八天吾也情愿的。况且吾在阴世还有好几注大财，说妥了，还没把银两送来。吾若此刻就死，这些银两白白送给人家了，岂不可惜。”阎王道：“你还有那几注大财呀？”吴福海道：“第一注最大的，就是铁车借款的运钱，共可到手三百万两；第二注稍次的，就是订立铁船的，九扣也有一百余万之多；第三注又次

的，就是银元、铜元的余利，也有七八十万；第四注就是卖的白省巡抚缺，只须等他到任，就送吾二十万两。统共算来，有五百余万进益，其余三千、五万、一万、八万的零星小款还不算哩。就是吾不想到阳世去受用，这些款项也断断丢不了的。”

阎王道：“你这人真是愚不可及的。人也要死了，那银两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还要他何用。就是为子孙，给他攒了百八十万也够了。”吴福海道：“你还不知道吾儿孙子的花钱哩，没一个不是吸着嫖赌全备的。别的不讲，单讲鸦片烟一样东西，合家男男女女共有二三十只烟枪，每天总要吸他一百余两，而且还要吸顶陈的宿膏，不是上海广诚信的东西都不要吸的。其余不吸烟的，专门嫖赌。嫖的每天总须嫖去数百金，赌的每天总须赌去数千金。若传他一二百万家私，还不够他一年半载的用度哩，所以吾不得不狠命的攒家私，做他们挥霍之资。”阎王道：“你决意要回阳世，朕也未便强留你，只好送你回去了。”说罢，就唤两个牛头马面，要送他回去。

旁边急坏了方螳，他满心吴福海给阎王把赔款筹齐交付，他便可扣去他的赚头。所以方才吴福海掌他面颊，他只辩论，并不动怒。此刻忽听阎王要把吴福海送回阳世，他一想，这笔银两准要赚不成了，立刻上前对着吴福海打恭作揖道：“吾们勾你到此，也是不容易的，务须屈留在此，把筹款的事办完，再送给回去。”吴福海笑道：“这般重大事件，不是一二天能够办完的，若等办完，吾的肉身早已腐烂，什么还能回去。”方螳闻言，索性长跪请求道：“就是不能回去，也须屈留，待办完之后，吾定当切求转轮处外国人，给你拣个大富贵人家投生，横是你本是媚外性质，他恨不得你投到阳世去，暗里帮他作奸细，没有不答应的。”吴福海道：“吾放着现成的富贵不去享受，倒去想赊欠的富贵，天下没有这样呆笨人的。吾倒有

两个法儿在此，可以两全的。只须你小心办理，照着吾的调度方好。”方螳大喜道：“什么两全法？”吴福海就在方螳耳边说了几句话，方螳霎时喜形于色，高声喝彩道：“好法术，好法术，到底是理财老手，怪不得阳世君臣都要倚靠你。”于是，不等阎王命令，就差鬼卒，立刻把吴福海送还阳世。吴福海也欢欢喜喜的告辞去了。

阎王看他这番举动，全然不解。吴福海走后，就召他到后殿，问他道理。方螳道：“吴福海教吾两个筹款的计策，极妙，极妙，包可把赔款偿清的。”阎王道：“两个什么计策？”方螳道：“第一个名解冤结，由陛下通谕各府县城隍，令各城隍知照阳世贪官污吏的祖宗，倘他子孙在阳世，因贪脏而得罪众人，被众人衔冤的，只须报效冥锭若干，吾们阴司即给他把怨家仇恨销灭，反怨为德，能使恶名立即除去，颂声载道，无碍前程。至于冥锭的多寡，以怨家多少为断。譬如，有怨家三人，报效冥锭五十个，核吾阴司库秤九百两；怨家三十人，报效冥锭五百个，核吾阴司库秤九千两。大约每一怨家三百两，有一人算一人。”阎王闻言大喜道：“果然妙法，不要说别的，只几位封疆大吏，照此算来，已足赔款之用了。还有第二件呢？”方螳道：“第二件的法术更加妙哩。”阎王道：“什么样的法术呀？”方螳道：“这个法术名为买后世。也由陛下通谕各城隍，托梦给阳世各项仗势欺人、种种作孽的人，凡有害人命、吞没资财例应死后入畜道者，只须焚他冥锭若干，阴司即给他把畜道册上姓名除去，仍投人身。冥锭多寡，以投畜次数为断。譬如，入畜道一世，焚化冥锭五百个，核阴司库秤银九千两，两世者一万八千两，三世者二万七千两。有一世算一世，只须照数把冥锭焚足，尽可随心所欲的作恶，于后世毫无妨碍。无论什么都必知道这事合算，大家就情愿的了。”阎

王听了这两个妙法，喜不自胜，顿时如释重负一般，心中宽慰了好些，立刻就叫徐锡麟代起诏书。徐锡麟领，正要动笔，忽然狂风怒号，走石扬沙，把殿上君臣眼目迷住。及风过后，张目一瞧，只见天清气和，日光照耀，顿时换了一个光明气象，地府那黑暗惨惨之色，吹的净尽。大家正在诧异，但听半空中仙乐悠扬，人马拥护着一位金甲神人。阎王大惊道：“地狱门开，必有玉帝谕旨下了。”疾忙赶至殿陛之上，跪地府伏。那金甲神人，早已立于廷中。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降天诏阎王被劾 遇教徒贪鬼受雇

话说阎王在殿上，正要命徐锡麟起草那解怨结、买后世的上谕，颁发各路城隍。忽然狂风过处，有一位金甲神降临，大叫：“阎王听旨。”阎王忙答应道：“臣已俯伏在此，恭听旨意了。”金甲神即把背上黄包袱解开，取出玉帝旨意，高声宣读道：

昊天上帝玉皇诏曰：国之治乱，系乎臣下之贤奸；人之贤奸，系乎心之邪正。乃昨，据空明殿大学士包拯，参劾该阎王，任用洋奴，诱致夷人用机器抽换黑心，使投生后昧其固有之忠良，施其汉奸之伎俩，以扶夷而抑夏，利狄而害华。夫中国者，朕之基业也。害中国即所以害朕，

欺中国即所以欺天。该阎王受恩深重，不知图报于万一，乃复听奸人蒙蔽，造就黑心之人，扰乱太平之世。斯真罪不容诛，咎无可诿矣。顾事关重大，朕亦未便偏听该大学士一面之词，遽施严谴，致有冤抑，特先颁示谕。事之孰虚孰实，是伪是真，着该阎王明白回奏。一面飭派专员，密地调查。如再敢欺蔽搪塞，以图免戾，则二罪俱罚，决不赦宥。勿谓言之不预而恩典可邀也。钦此。

阎王听毕，吓的战战兢兢，伏地不能起身。金甲神徐徐走至殿陛，见阎王还是俯伏着，就说道：“旨已读完，贵阎王好起来了。”阎王勉强撑起身，迎金甲神入殿，分宾主而坐。阎王先开口问道：“包拯这个消息从何而来的？吾若与外国人通同一气，制造黑心，何至被他打破京城，掳掠财宝。吾知道包拯做过数百年阎王，颐指气使，面南称孤，做的极有滋味。此刻调吾做了，他在天上，朝朝要上朝，事事要禀承，大不快意，又恨吾夺了他的位置，想中伤吾，所以构造这空中楼阁。把吾陷害了，他仍可来做旧职，安享富贵。不然这件事连吾自己也不知道，他那里来的消息。”金甲神道：“贵王这意思，未免太看轻包公了。这个人比不得别个，天性忠直，从未说过谎话，也从未陷害过人家。给他做对的，若有好处，他就保荐；给他要好的，若有坏处，他就参劾。所以，在天下的同寅，大家都与他起个绰号，叫着铁面学士。就是玉帝，也格外看重他，言无不听，计无不从。这一回，不即治罪，先下上谕，叫你明白回奏，还算你平日有些声名，恐怕错误。不然，你今天就要捉上囚车，解至天庭了。”阎王道：“这事吾实在的不知道，叫吾回奏些什么？”金甲神道：“或者是你许多臣子，瞒着你私下做的也未可知。吾临行的时节，玉帝已派托塔天王同张翼德两人，改了装束，下地府来，私行察访了。这事重

大，你快快查究明白，把做这件事的人，解送上天。不然，就有杀身之祸哩。”说罢，往外而去。阎王要留他吸酒，藉此求他想个法儿。无奈金甲神执意不肯道：“吾复命要紧，等将来再赴地狱，一定叨扰盛筵，此刻断断不便久留。”一面说，一面走至廷中，与阎王拱手作别。踊身一跃，霹雳似的一声响亮，早已飞出地狱门，向天而去。再一看，方才的日光，霎时被黑云遮蔽，仍变成向时暗惨惨冷凄凄的地府了。阎王暗叹息道：“天朝正直神人，到底利害，一到地狱，就大放光明，顿换旧时气象，只要回身一走，就把光明带走了，仍成一个黑暗的地狱，真是稀奇。”

想罢，回进殿中，就问方螳道：“方才玉帝的旨意你听见了吗？”方螳点头道：“臣也听见的。”阎王道：“这件换心的事情，到底有不有？”方螳道：“既包拯参奏，谅想必是有的。”原来方螳一听玉帝上谕，早已打定主意，把这件事，一并推到姚兆南身上，横是姚兆南已经逃去，必定捉他不到的了。所以只站立在旁，一味听着，并不惊惶。此刻，阎王问他，他就一口咬定姚兆南。阎王见他并无惊慌之色，认是真实姚兆南一个人做的，并不疑心到方螳身上。问道：“你知道姚兆南做的，就应该知道这是犯大条的事情，朕也担其责任，什么因循坐误，任他逃走，直到天上得信，颁下查办的谕旨方才奏明，已经来不及了。”方螳道：“臣也不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不过测度起来，必是他做了这件事，自知立不住，所以逃走。”阎王道：“此刻，这事怎么办呢？”方螳道：“此刻没别样法儿，只有通飭十八层地狱，上紧缉拿姚兆南，并出赏格，如有能拿获姚兆南，亲解来京者，赏银二千两；知风报信因而捉获者，赏银一千两。一面具上奏章，陛下先自认失察之罪，请玉帝处治。”阎王道：“朕若先自认罪，把这件事就坐

实了。如若姚兆南也不曾做此事，岂不冤枉他受重罪。”方螳道：“他若不做这事，何至虚心逃走，包老的参劾，断断不会差的。陛下倘不先自引罪，将来就难免徇庇纵容的罪名。”阎王闻奏，点头道：“不差，不差，吾就照着你说的办吧。”于是，就令徐锡麟代起奏折稿儿。徐锡麟的笔下真来得，不到片刻，早已起就，呈给阎王阅看。阎王展开看见写道：

管理十八层地狱阎王臣某某，奉到诏书，曷胜战栗。臣惟庸劣，谬应重寄，误用匪人，致被蒙蔽。失察之罪，实无可辞。顾核其情节，未免有一线可原者，谨为吾皇帝缕析陈之。察臣夷部尚书姚兆南，新从阳世来此。臣见其动合洋派，装束入时，以为必能办理交涉，是以破格录用，畀以重任。受事以来，颇称勤慎。惟虽曾出洋游学，并未习外国文学方言，故措置动则乖方，交接仍形隔膜，置外国要求于不顾，致英人战书方下，军队已入京师，蹂躏宫殿，臣民奔逃，流离失所。臣以全才难得，未忍加以显诛，仍责以待罪议和，立功赎罪。原冀其稍知悔悟，奋勉有为，以收得人之效。不料外诚内诈，貌朴心贪。非特议和不成，由正尚书方螳另行议结。抑且暗贪重贿，勾致洋人，造下弥天之罪。自知久后必露，竟弃官而逃，不知去向。此因由臣愚昧，致被欺蒙，亦由该逃犯贪狠不忠，罔顾大局，出人意计之外故也。除由臣悬立重赏，到处追拿，治以应得之罪外，谨具始末，恭复上闻。伏祈皇帝，俯赐圣鉴，先治臣之罪，以为天上地下阳世阴司失察不明者戒。臣谨奏。

阎王阅毕，点头称善，即把奏折稿，发交方螳，飭缮书吏誊抄拜发。一面把所拟捉拿姚兆南的上谕，差人各处颁送，限日严拿，务获究办。岂知姚兆南早已投入英教，改了姓名，就

派在转轮处办事，声势烜赫，永远捉不到他了。

原来，他自阎王行宫逃走，心中毫无主见，不知投到那一处的好。一路乱走，不辨东西南北。走的疲惫，就在路旁休息，口中饥渴，就到山溪中用手捧些清水吸。走至天晚，早已走的筋疲力尽，苦不胜言，只好在山脚下坐等天明。将近半夜，偶然抬头，见对面远远有电光照耀，一闪一闪的象雷电一般。心中诧异道：“这是什么光呀？”说罢，就立起身一望，只见两个外国人，手中拿着电灯，对着山顶山腰山脚乱晃。姚兆南不知他为着什么，就慢慢走下山脚，跑至他二人面前。二人在黑暗之中，见有人影近前，忙把电灯一照，见他是外国装束。又照他面庞，鼻儿并不高矗，眼眶并不深凹，就知不是外国种。即操中国音喝问道：“来者何人，为何夤夜窥探吾们行踪？”姚兆南一听，声音狠熟，象在那里碰过面的。即答道：

“吾是原任中国夷务部尚书姚兆南，因为逃难至此，并非有心窥探。”那喝问的洋人，听见姚兆南三字，即迎上前道：“原来就是姚太师的令孙，你还认识吾吗？”姚兆南仔细一认，方知就是在茅棚中碰见的外国人。因为当时没有问他姓名，叫不出他，只说道：“果然是熟人，果然是熟人。”旁边的洋人笑道：“既是熟人，你什么叫不出他姓氏的呢？”姚兆南道：

“当时实因匆促之际，不及问他，认是认识的。”那旁边的洋人道：“你们中国人，往往开口说大话，不是说某某洋行的东家是他主人，便说某兵轮的管带是他朋友，官场不知道他底细的，就信以为真，格外看重他，或者托他办军火，或者竭力交结他，他就于中取利，吸也有，用也有，弄到后来，官也做着，钱也得着，其实连他们身边的西崽也不认识一个。”姚兆南闻言，不等他说完，忙分辩道：“吾是真认识他的，并不说什么大话。”那茅棚中碰见的洋人道：“吾名叫克礼儿，是教

主手下第一个大徒弟，这一次差吾到中国，给令祖订立矿产合同之后，本想就要回国的，因为转轮处的洋人没甚本领，教主恐怕他办不了，就发电报来把他调回去，放吾来管理。今夜没事，就陪着这位斩地德矿师，到这座山上探取矿苗，不料刚正碰到你，岂不是有缘。你为什么不去做副尚书，夤夜到此？”姚兆南见问，咳了一声道：“一言难尽。”那克礼儿道：“到底为什么缘故呢？”姚兆南就把讲和被捉、逃走被追及阎王惧怕洋兵饿着肚子赶路、自己吸苦不起、背地逃官、想投外国的一切情由，原原本本学说了一遍，惟把想掳掠百姓、藉此发财的意思隐藏不说。那克礼儿闻言，自忖道：“这人是生就的媚外性质，若由英国用了他，叫他办事，必然格外谨慎，格外出力。就是他要贪财，用他在中国办事，也只剥取他同胞的脂膏，吸受他同种的精髓，于吾英国是一毫伤不着，一毛拔不到。至于薪水厚些，也是把中国人的头腌中国人的酱，一个钱也不消吾们英国摸出去的，乐得借他的气力，办吾们的公事。况且这人既是游学生，必然识得外国字，懂得外国话。既是官场出身，就是拟一切例行公事，也必然熟悉的。吾若用了他，就好省去一个通事，一个文案，如碰到这两项事件，就好叫他去办，不怕他不答应。只须平素看重他些，优待他些，给他些事权，不必十分限制他。这种人的识见是浅的狠的，见吾如此重用他，必然感激万分，拚命的图报了。如若他仗势欺人，作福作威，横是在中国地面，受他欺辱的也都是中国人，不干吾们英国事的。”克礼儿心中象风车儿一展，算的全全备备，于自己毫无一些儿吸亏，方才对姚兆南道：“吾接了转轮处职司，诸事倒也好办，只可惜没有个能干的中国人，帮助吾办理一切。你此刻既弃官逃走，必然要到外国去了。若到外国，也不过帮助外国人办办事，寻口饭吸。如在中国，帮吾办事，也

好赚钱吸饭，何必远涉重洋，多一番辛苦。况且你一个人到外国，都是些生人，一个也不认识，岂不举目无亲。倘就在那里帮吾办事，吾给你先曾碰面，你也知吾性质，吾也知你志愿，彼此知己，彼此要好，而且就在中国，一切情况都是熟悉的，岂不是好。”姚兆南听了，踌躇良久道：“承你美意，肯招应吾，有什么不好。只是吾逃走之后，阎王必然不肯轻放吾，定要四下差人，上紧拿吾，所以吾决计要赴外洋，使他拿吾不到。如果就在本国，被他们探到踪迹，必要来拿吾去重办，岂非是自投罗网。”克礼儿哈哈大笑道：“你做了中国大员，什么不知中国官场疲软的习气。他们只会欺吓欺吓自己的百姓，如若见了吾们外国人，就象碰见老虎一般，早已吓的满头是汗，连话也不敢出，屁也不敢放；吾要叫他磕头，他就双膝点地；吾要叫他哭给吾瞅，他就涕泗横流。人家儿子见了凶恶父母，还没这样惧怕情形哩，那里有如此大胆量，敢来拿你。”姚兆南道：“这个情形吾也知道，只怕他不敢公然来拿，却暗地派人伺候，等吾出去，把吾拿去。”克礼儿道：“他拿了你，吾立刻把你索取回来。”姚兆南道：“若把吾拿去，立刻开刀，斩下头儿，你只好索取尸首了。”克礼儿哈哈笑道：“中国有了这样棘手段的人倒好了。吾们同他通商以来，无论什么事，他们必要请了吾们的命令，方敢动手的。此刻的官场，愈加要性命保身家，知道你在吾国办事，那里还敢动手杀你，除非他不要自己身家性命了。”姚兆南正要回答，只见山左首拥出一伙人来，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就大惊道：“不好了，必是捉吾的人来了。”说声未完，早已吓得冷汗直流，心胆俱裂，恐被拿去。时值有声有势的大众赶来，难于脱逃，就拚命奔向斜刺里，赶紧一闪，闪入树林丛中，躲避去了。

未知来者究竟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杨善士投生遭抑勒 曾观察奉命入轮回

话说姚兆南，正给克礼儿说话，忽然山左首拥出一伙人来，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姚兆南认是官场差来捉他的，慌忙逃至林中躲避。克礼儿仍同矿工斩迪德立于山脚候着，瞅他究竟是何等人。众人渐行渐近，只见中间一盏高脚灯笼，有圆桌面大，举的高高的，比余外的小灯笼要高五六尺，上边写着许多红绿宋体字。克礼儿是识中国字的，瞅着朗诵道：“中国大善人捐款建学堂”。那些小灯笼上俱写着“奉旨恭送善士转轮”。克礼儿看毕，回头对斩迪德道：“好。”

于是赶紧回去，抄着小路，走在众人前面，比众人先到数分钟，把服役的人一齐喊起，预备一切。及至办好，就有一人，头戴没顶纬帽，形似家丁，两个人手中拿着皮包护书，走进转轮处头门，就从护书中拔出名片一纸递进来。克礼儿接来一看，上面写着杨斯盛三字。克礼儿自忖道：“吾在生前到上海去，住在打样西人剃拔司家中，曾见有个木作头儿名叫杨斯盛的，给他讲论造屋事件的。吾记得这人个瘦长模样，不知是否就是此人，如若就是他，他不过是个木作头，有什么钱作善士，有什么家产捐建学堂，真是怪事。”

克礼儿正在自语自说的时候，那杨斯盛早已走进客厅。克

礼儿一看，果然就是在打样西人家中碰见的杨斯盛。不过黑须换了白须，脸庞儿老了些儿，举止形容竟与当日一般无二。杨斯盛见了克礼儿，不慌不忙，把左手向自己帽儿边上一摸，并不除下帽儿来。克礼儿却忙脱帽为礼。二人走近，即手牵手，牵了一牵。杨斯盛先开口，操着英语道：“这一回老夫到此，又要你费心了。”克礼儿道：“岂敢，岂敢，这是职司其事，应得效劳的。”杨斯盛道：“闻说老夫投生在直隶南皮县张家，未知贵转轮司接到阎王文书没有？”克礼儿道：“这项文书，本转轮司却没接到。”杨斯盛诧异道：“老夫是奉玉帝旨意投生，先有上谕颁给阎王，然后差人护送下来的，阎王什么放搁着不送文书到此。”克礼儿道：“玉帝既有上谕给他，他断不敢误公事的，或者因时候太急促，一时不及缮写，略等一刻就会来的。待他文书一到，本司立刻把你送上转轮便了。”杨斯盛道：“玉帝判定，老夫今夜寅时就要落地，此刻已有子时光景，那里等得及他文书来。”克礼儿道：“如平常人投生，自然随到随送他上轮，象阁下，由玉帝送来的，须接到阎王文书方可动手，为的恐怕有冒充投生事情。”杨斯盛道：“吾在天上的时候，只知道转轮处仍由阎王管理，所以从从容容的并不催他，若早知已由贵国管理，就当催着阎王，叫他速下文书了。”克礼儿道：“这转轮权，果然还是昨天接手的，怪不得天上还没知道消息。”说罢，就分付转轮间匠头预备一切。

杨斯盛是久给外国人办事，深知外国人脾气，不能通融的，只好坐下等着。克礼儿见他坐了，也移个椅儿来，坐在旁边陪着，细问杨斯盛。打量“他是个乡下老头儿的模样，并不象个富翁，他断没家产做善事建学堂的。”因问道：“阁下在阳世，共发了多少财，建了多少学堂，倒要请教请教哩。”杨

斯盛闻言，咳了一声道：“此刻中国，正在过渡时代，第一在教育普及。世界上热心兴学的人，果然不少。但大半都是借此为名，寻些教习、董事的大薪水，以便日积月累发几千财。所以，嘴上都说的很好听，若没有薪水的学堂，请他去尽义务，他不推托事忙没工夫，即推托身体不佳，精神不济。若要他平空捐出银两设立学堂，愈加不肯了。你想，那里还能指望到教育普及。所以，照吾的志愿，恨不得同时设立数百个学堂起来，用大薪水把那借热心教育四个字想发财的人，一个个收罗他到学堂，做董事的做董事，当教习的当教习。凡当世年轻聪明子弟，都不收学费、膳费，好等他专心教课。吾奈吾自小孤贫，三十岁之前还给人家做教工，每日仅得工资一百二十文，赚进来不够吸用，直至三十岁之后，有几位洋东家见吾心思巧，打下来的图样，件件会造就，大家喜欢吾，升吾作头，东也要吾造，西也要吾造，吾就渐渐的发财，渐渐的置些产业，但也不过每年盈余一万多银两。算到去年，二十五六年中共赚了三十万。本来还想缓他几年，索兴多赚些，再慢慢设立一个学堂。因为儿子不争气，吸着嫖赌，无所不为，常常向吾索取银钱。吾若不给他，他竟要用强制手段压制吾，殴打吾。吾实在气极，就给几位热心教育的懂事、教习一商量，他们都穿掇吾办学堂。吾心中也想，与其把这有用的钱财给那不孝的儿子，还是拿去买个千古留名的合算。所以决计从速开办。就在去年，买了浦东田地数十亩，造上数十间房屋，凡讲堂、膳室、卧室、自修室等，名目俱全，件件齐备，都是那些热心教育的董事、教习一手经办。完工之后，通盘一算，共用去十余金。那些经手办事的董事、教习又请吾捐出常年经费，吾只得又捐现银五六万，房产四五万，作为常年的用度，一共用去二十万金，现存的家私只有七八万了。那些董事、教习又教吾

把所存家产，索性捐作善举，不要给儿子。吾想，多也用了，何在这些些，就又听他们的话，置备许多义田，周济族中贫苦之人。又造了六里桥，铺设一条长石路，以便众人行走。吾也死了，所有家私化完了。不料天上也重金银，见吾肯用这样大款项，格外敬重。吾一到天上，玉皇上帝立刻宣召吾陛见。临见的时节，又用好话安慰吾一番，又差了许多人，拿着灯笼火把，护送吾下地狱，送吾到这里。而且临行时节，玉帝又给吾说了张阁老家的许多富贵哩。”克礼儿闻言，嘴上赞美道：

“世界上象你这样乐善好施，造就人才，不要说中国少有，就是我们外国，生就的慷慨性质，也未必肯如此。怪不得天上敬重你，给你拣这般大富贵人家去投生，真正令人敬慕。”嘴上这般说，心中想道：“这人生了这般的慷慨心，若投到吾们英国去做英王的百姓，将来长大起来，送他到中国做生意，必然能够发注大财，回去之后，尽数报效于地方公益，岂不是好。”因又开口道：“吾听人家说，直隶张阁老家，家教极严，子弟们稍有一些儿不谨慎不周到，就要家法处治。阁下的性情是豁达的很的，恐怕到了他家，受不了这般拘束，吾看你还是投到别处的好。这个阁老家并无别处可取，不过家私厚些儿，势力大些儿罢了。吾给你另拣一处，家私比他厚百倍、势力比他大百倍的？非但一国中的人家没个比的过他，连全地球的人家，都不及他；非但一国中的百姓都见他惧怕，连别国的皇帝、宰相也都见他惧怕。你看怎样？”杨斯盛摇头道：“吾不想什么家私，并不要什么势力，这个阁老家因为受玉帝分付，所以不得不勉强前去投生，若由吾自己作主，吾是断断不要的。”克礼儿道：“这种大好人家你还不要，你要拣什么样人家？”杨斯盛道：“吾要仍象这一世一样，投一家极贫苦、极微贱的人家，家私由吾自挣成，势力由吾自己养成，方算吾的家私，吾

的势力。若靠祖宗的一些儿家私势力，那里靠得稳。”克礼儿笑道：“现在中国，无论绅界学界，只须你有钱有势，就大家都来趋奉你，拍你马屁，断不管你祖宗挣的自己挣的。”杨斯盛道：“为什么那些绅界学界都要拍有钱有势的马屁呢？”克礼儿道：“此刻世界维新，那些无赖绅士，都靠着地方公益赚钱的了。但地方公益不是空手好办的，必先要垫了本钱才能收捐落袋。若不拍有钱的马屁，那里肯摸出银钱来给你垫本。至于那些穷苦士子，自从设立学堂，就大家一团高兴，你也剪辫儿，吾也剪辫儿，拚命的办学堂。其实肚中所有的仍不过是一些高头讲章，滥调墨卷，并没一些新气味。他所以要改换面目，藏头露尾的硬轧在新学界中，也无非想借此赚钱发财。但设立学堂也不是没本钱的事情，专靠本地大富翁、大商家慷慨捐助，集腋成裘，方可望其成立。你想，他那能不要拍马屁。”杨斯盛笑道：“原来有如此原因，怪不得吾在世的时候，那些绅士、学界中人，今日也来请吾吸酒，明天也来见吾请安，个个趋奉殷勤，个个笑脸相迎；称吾为先生的也有，拜吾做业师的也有，吾心中大大不解他的用意，原来都是吾捐款的缘故，吾直至今日方才明白了。只是吾当日不喻其意，竟一个也没应酬过他三百五百金，倒辜负了他们的美意了。”说罢，大有懊悔的意思。克礼儿道：“你的懊悔，是因当日没应酬他们，恐怕他们在你故世之后，说你的坏话吗？”杨斯盛道：“正是。最坏的是绅士、学界的嘴，吾好容易把家产捐立学堂，无非想得些儿名誉。若他们心中怀恨，一说坏话，吾所有名誉就尽付东流了。”克礼儿闻言摇头道：“你放心，他们断不敢说你坏话，这件事吾可以给你保险的。”杨斯盛道：“为着什么他们不敢说吾的坏话呢？”克礼儿道：“现在的习气，一个说他坏话，就群起而附之，大家都说他坏话，没个敢说好话

的。一个说他好话，就群起而附之，大家都说他好话，没个敢说坏话的。阁下虽然没应酬众人的志愿，到底摸出数十万金设立学堂，受你恩惠、靠你发财的人也不少了，这些人即使没有天良，也不至于再说你坏话。只消有这些人说好话，就大家附和，没个敢说坏话了。他们非但不敢说你的坏话，还要大家给你开追悼会。东也演说，西也演说，好等那些有钱人看了，大家高兴，情愿摸出钱来捐给他们了。”杨斯盛闻了这一番大议论，叹了一口气道：“世风愈下，唯利是图，可知今后的为人在世，不可少了这银钱两个字哩。”克礼儿接口道：“因为少不了银钱，所以吾要给你设法投一家天下第一个有钱人家。”杨斯盛摇头道：“吾自己也会赚钱攒家私，不须你费心的。”

克礼儿见杨斯盛落落大方，一些儿也说不进，心中弄的没法，自忖道：“一个人的智谋不如两个人的计策，吾何不进去给斩迪德商议一番，或者议出一个计较来也未可知。主意已定，即推托有事，起身到里屋，来见斩迪德。斩迪德接着，问道：“外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人，此刻已送他转轮了没有？”克礼儿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出身哩。这人就是上海最有钱、最慷慨、最有名誉的杨斯盛，吾因他最有赚钱的本领，若弄他投生到吾国中，生财之道比中国还多数倍，他更要赚的多哩。将来在吾国捐出大款，则办几件公益事情，于吾国不无小补。况吾国定例，一个人死后，所有家产，一并拨入公家，子孙不得私得一钱。若得这个人做吾国国民，将来家产一齐充公，岂不是经济上的一助。”斩迪德道：“既如此，你为什么不叫他投入吾国？”克礼儿道：“吾何尝不叫他投生吾国，无奈他忠义凛然，一句话也说不进，无论如何诱他，他的心坚如铁石，一些儿也摇不动。吾弄的没法，所以特地进来给你商量，

你有什么妙法？”斩迪德想了半天，正要说出计较来。忽然外面有人进来报道：“又有一个人投生，送他的人也有数十个大灯笼，上面也写着‘中国大善人捐产建公益’，小灯笼上也写着‘奉旨送善士转轮’，但此人穿着衣冠不同，头戴红顶花翎，身着二品补褂；身体肥大，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比不得方才的清瘦了。”克礼儿闻言诧异道：“中国的善人何其如此之多。”正要出去见他，只听外面一片声喧：“快请转轮司出来相见。”

未知此人究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破机关奸计无成 开学堂设筵款客

话说转轮司克礼儿，正在给矿师斩迪德商议杨斯盛投生事，忽听说又有一人前来投生，一切仪制与杨斯盛一般无二。克礼儿正要出去相见，又听外面一片声闹，口口声声要转轮司出见。克礼儿恐怕犯了众怒，赶忙出到客厅。只见那人，早已坐着，正给杨斯盛谈话。瞅他举动，熟的很的。二人见克礼儿走近，忙起身相迎。杨斯盛指着克礼儿，回头对那人道：“这人就是转轮司。”那人大诧道：“这转轮处是吾们中国自主之权，什么被外人夺去。他只须拣选些坏人投生，国家就要受他大害了。”克礼儿闻言，忙上前道：“敝国要求这个权限，不过每

年好多筹些儿经济罢了，并不关涉阳世事情的。”那人咳了一声道：“吾在阳世，熟悉你们外国人的脾气。你们所做的事，只好瞒瞒别个人，那里瞒的过吾。”克礼儿闻言，变色道：“你是何等样人，敢在这里如此放肆。”那人未及回答，杨斯盛把大指一扬道：“他就是首创抵制美货的曾少卿。”克礼儿不听犹可，一听之后，霎时把怒容收敛，放出和颜悦色的容貌，连忙左手脱帽为礼，右手来握曾少卿的手，口中说道：“阁下原来就是曾公，吾在阴司，久闻大名鼎鼎，恨阴阳相隔，无门相见，今日方得握晤，不胜荣幸。”曾少卿道：“岂敢，岂敢，鄙人在阳世，不过略尽一分子的义务，并没什么好处，不劳赞扬。”

说还未毕，只听见外面人声鼎沸，约有数千人。克礼儿大惊，赶忙亲自出外探问消息。但见，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纷纷不一，都是面黄肌瘦之人，站在大门外。克礼儿站在大门口，问道：“你们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为首一人，年岁最大的答道：“吾们一半是饥民，蒙曾大人捐款平糶，得延残喘；一半是贫民，死后子孙没人养育，蒙曾大人捐资创立孤贫院，教养儿子成立。所以，大家感激他的大恩。今天听得他要转轮投生，特来恭送。”克礼儿一想：“这个人真厉害，竟能够感动众人，使他们如此尊敬，真是难得。若把他们投生到英国，去给吾国王收拾中国人的心，又是吾国王的大帮手。”一面想，一面走进客厅，对着曾少卿道：“外面有许多乞丐给你送行哩。”曾少卿闻言，就亲自出去。走至大门口，众人望见，顿时欢声雷动，一齐跪下。曾少卿忙把为首的数人，亲自搀扶他起来，谦虚了几句，又安慰了几句，叫他们大家回去，众人方才号哭拜别。

曾少卿回进里面，克礼儿笑脸相迎，延之上坐。正要开

谈，杨斯盛催逼道：“此刻已有二点钟，正是这时候了，什么还不动手送吾转轮？”克礼儿道：“稍迟一二点钟也不要紧的。现在，好在曾公也要转轮，索性等一歇，一同送你们上轮。”说罢，即往里去，直奔机器间，把两间机件接连。

原来英国教主，自从兵轮驶入孽海，打进京城，早料到阎王必要答应他的要求，差人出来讲和。所以预先命自己国中制造厂，从速制就两部新机器，都是预备转轮处用的。一部是中国机器，凡投生在本国的，只须把这机一摇，大轮一动，那个灵魂儿就飞入孕妇腹中，附在小儿身上，立时落地。一部是英国机器，凡有中国人愿投生到英国的，只须把机器一摇，大轮一动，那个灵魂儿就飞往英国，投入英国孕妇肚子里，附在小儿身上，立刻出世。这两部新机器制成之后，即同着已制成的大轮，装了轮船，载送至转轮处，并差熟悉新机器的工师，一同到来，把中国旧有的大轮，尽行拆去，装上新机器，不消一两天，早已装的齐全。此番克礼儿见曾、杨二人都是有大本领的，而且都是忠义奋发之人，不肯轻弃本国，投入英国做教主的百姓，只得一个人先到机器间，用皮带接连起来，好等他二人灵魂儿，从中国机器灌入外国机器，送他到英国去。二人见是中国机器，断不致有疑心，就好落他奸计了。出来又把这个计较，附着斩迪德的耳，细细告诉一遍，并没第二人知道。

克礼儿走至外面，见二人正因晚了投生的时候，彼此焦急，忙笑道：“二位切莫着急，吾在那边整理机件，所以迟了些。现在已一律齐全，好投生去了。”曾少卿道：“吾是投生在福建林家的，你知道了吗？”克礼儿道：“吾已知道了。”于是二人起身，跟着克礼儿一路进去，直至机器间。开了门，克礼儿恐被二人看出破绽来，赶速催他上轮。杨斯盛是个老成练达格外仔细的人，见克礼儿形色慌张，心中早已疑惑。用手

把曾少卿一扯道：“横是时候已经晚了，索性慢些儿，瞅瞅清楚也不迟哩。”说罢，就手牵手，往机器四周查察。见接连共有两间房屋，象有两部机器在内，心中大疑。自忖道：“一个转轮，何用两部机器，其中必有缘故。他原本是木匠出身，生前常给外国人建造机房，排设机件，故于机器一门，也颇知门径，而且识得英法德美四国文字，那里想骗的过他。二人走至第二个机器间，伸手把门开了。只见机器头用白铜注着几个英字，译其意是：“投生英国新机器”九个字。杨斯盛一时见了，大惊道：“这是投生到英国去的机器，中国是用不着的，排在这里何用？”说罢，走进里房，见机器中间装着一个紫铜管儿，长而且大，大约用以灌注灵魂儿到投生地方去的。又见总机头上套着一根皮带，穿过墙壁，直引到隔壁的机器房。就恍然大悟，对曾少卿道：“是了，是了。他必定因说吾不动，无法可施，就把英国机器接引中国机器，好使吾从中国机器进去，从英国机器出来，投到他国中去。”曾少卿道：“他用这般恶计，吾们索性不要投生了，莫要去受他的欺侮。”杨斯盛道：“不差，吾们走罢，回到天上，告诉玉帝，再候旨意罢。”说罢，二人就往外勾奔。岂知，克礼儿早已防备到这个走的计较，先把前后总门一齐关上。二人走至大门，走不出去。回至后门，又走不出。一时惊慌失措道：“他们把前后门关闭，必不怀好意，倘用强硬手段，他们人手众多，吾二人又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抵敌过他。”

说还未了，只见克礼儿带着一班印度人赶来，口中咕噜吐噜，不知说些什么。二人见他来势凶恶，知他必要用武。曾少卿大嚷道：“克礼儿，你今天莫要欺吾势孤，做出不文明的事情来。投生的地方，要本人情愿。指定的吾们投中国，只好送吾们到中国，倘勉强弄到英国去，心中不愿意也是没用的。

况吾二人，生前取精用宏，精灵团结不散，虽然换身转世，断不会象寻常之人，忘记前身，昧却本来面目的。到了阳世，必然记着你这一回的冤仇，定给贵国作对。吾从前抵制美货的手段，中外宣传，名闻天下，你也应该知道的了。今天若好好儿的放吾们回到天上，自然不伤和气，倘定要做出野蛮的行径来，也只好听你的。但此仇必要报复，断不轻轻放松你。到了那时，要懊悔也来不及了。”克礼儿道：“你既不肯投生到吾国去，吾也不来勉强了。”杨斯盛道：“既不要吾们投生去，就该好好儿送吾们回天上了。”克礼儿道：“你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谈何容易。”曾少卿道：“你既不叫吾们投生，又不放吾们走路，到底要吾们做什么？”克礼儿道：“吾实在看上你二人的二个脑筋、二个心，要挖取出来，装入别个灵魂儿投做吾国国民，将来好帮助吾国王。”杨斯盛闻言，说声“不好，今天性命休矣。”说罢，就放出从前造房屋的手段来，两手拖着廊檐前所挂铁绳上，用力一吊，那身体就离地三四尺。再要用力上去，早被克礼儿过来用手扯住了，他两脚往下一沉，杨斯盛霎时腕力俱尽，一松手，仍跌下地来。克礼儿就指挥众人上前，把他二人团团围住，另差一人进屋。

须臾，有一个下等中国人跟着到来，相貌极其凶恶，丑陋非常。杨斯盛仔细一看，认得是江北阿四。原来，这个人生前常在蒲东一带抢掠人家，大家都认识他。他原是盐梟头目，手下枪船数十号，连年贩私开赌、掳人勒赎，积下造孽钱也颇不少。自从抢劫三公司轮船，大动官兵，把他生擒活捉，讯明正法。他一灵不昧，跑到阴司，就有勾魂鬼卒，把他捉送阎王。阎王见他是大盐梟，平素作恶多端，受他害的必然不少，就把他收入地狱，一面谕饬他本籍，及被他骚扰的各地方城隍，出示招告。果然，不到十天，就有许多人赴酆都城京控。阎王看

他们的控词，或者本身受害的，或者是受害者的父祖；不是控告他掳掠财物，便是控告他杀害性命。于是就把控词发下刑部，质审定罪。岂知这江北阿四，自知罪大恶极，虽受阳诛，仍难逃阴谴，就托梦给姘妇，叫他把家中所有财物，除被官兵抢夺隐匿外，余下来的一并买了纸元宝、纸洋、纸钱悉数焚化。那姘妇得梦，立时照办。那些土地、城隍，与阳世官员一样的性质，一般的脾气，就把这些元宝、洋钱隐藏了十之三四，大家平分。余下的一齐送到江北阿四地狱中，叫他亲自查收。阿四得了这数百万银洋，就有许多无耻的官界、绅界、学界知道他有钱，大家前来探望他，拍他马屁，给他称兄道弟，热闹非常。监管他的牛头马面，本奉刑部号令，闲杂人等一概不许来往。无奈来的人不是阳世的贵官，便是阳世的大绅士；不是阳世的大绅士，便是阳世的学务董事、省视学员、县视学员，个个翎顶辉煌，衣冠整束，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里还敢去拦阻他们、不许他们进去，只得任他出入自由。不消半月，江北阿四就得了一条门路，是个学务董事给他说合的，总共破费了二十五万纸洋，买通一个阎王身边的黄门太监，姓姚名本了，他原是明朝魏忠贤的灵魂。自从被杀之后，他就投阎王宫中做个太监，就把生前献媚的手段放出来，小心服侍阎王。阎王大为得意，格外宠爱。数百年来，言无不听，计无不从。这学董名叫冯锡寿，在阳世办理学堂，因为侵吞巨款，被许多学生控告。他自知罪大活不得，就吞了三四钱鸦片，毒发立时殒命。灵魂儿来至阴司，就借了三四间房屋，开设学堂。那学堂里的规模制度，横是都一样的，只消抄袭抄袭，并不必费什么心思的。开学的时候，发送请帖，请各学堂的董事、教司及办事人员，又请了学务公所许多董事，一齐到学堂，行开学礼，而且备着极盛的筵席，请他们吸酒。又刷印了许多入场

券，分送各学堂学生，请他们入堂参观。当日共收学生十余名，参观的人倒有一二千人。那些董事、教习见学生太少，规模草率，大家唧唧讲论，说他这个学堂断难发达。于是，众人不等开校，就要起身告辞。冯锡寿见众宾要散，就用牢笼之计，把那些备下的筵席，一齐排了。果然，那些学董、教习等见了如此盛筵，大家馋涎欲滴，非但一个人也不肯走，而且在冯锡寿面前极力赞扬，说他布置妥帖，规模宏壮，将来必然发达的。冯锡寿见他们如此举动，早已心中明白，自忖道：“吾何不趁此机会，要求他们担任提倡。他们要吸吾这席酒筵，不得不答应吾。”主意想定，不肯就邀众宾入席，只坐在旁边呆着。那些来宾都要想吸，喉咙里格格的乱响。无奈主人不请坐席，不好走上位置，坐下大嚼。内中有几个最贪吸的绅士，实在忍耐不住，起身道：“主人既好意请吾们吸酒，吾们就坐席罢。”冯锡寿道：“且慢，时候还早，吾要恳托诸位一件事情哩。”众人忙问：“什么事？”冯锡寿正要开口，只听外面闯进一人，大嚷道：“你们倒在此吸酒作乐，好自在。”众人闻言，都吸一惊。

到底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贪吸酒甘心尽义务 震阉势蓄意献殷勤

话说冯锡寿正要把几席酒筵，诱骗许多绅士担任提倡，忽然

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大叫道：“你们在此吸酒，把吾丢去，不请吾是何道理？”众人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蒙正学堂监督张志韦。他生前本是江苏松江娄县禀贡，自从改设学堂，他就在家中创一个不新不旧的蒙正学堂，学生倒也不少。开了一年，虽然没有钱赚，也尚还敷衍的过。不料此人专事贪吸，凡亲戚朋友家婚丧喜庆，送了一二百文礼仪，必要吸他三四天，吸的昏天黑地，方才肯放手回来。学堂里又没钱请教习，甲乙两班都是他一个人教授。他一味贪吸，就把功课都忘了。或三五天不回，或六七天不回，那些学生常常不上课，读了一季，不过上了二三十课。人家父兄都要望子弟多读书的，今见如此荒废，那个还肯进去，歇夏之后，就走的一个也没有了。张志韦这一气，非同小可，不到半月就一病呜呼了。死后一灵不昧，仍到阴司开设蒙正学堂。起初一个月，因为鉴于生前事，格外巴结一步，不出学堂门。后来渐渐懈怠下来，旧病复发，一个月中出去三五天，或七八天。实在没人请他，他就到各学堂，借参观功课为名吸饭。这天刚走过冯锡寿学堂门口，见学务董事的车马在外，一问车夫什么事，车夫回答是开学堂，请客。他一想：“今天这席酒必然吸成的了，这位学堂主人虽然不相识，好在那些学界中人，都是熟悉的，只消走进去，他们自会介绍的。”想定主意，就大踏步走进里面，一路走，一路口中乱嚷。众人念他也是学务中人，大家起身相迎。他并不给众人行礼，也并不寻主人相见，一个人竟拣最上首的一把位置上坐下了，拿着箸儿，把排设盆中的东西，簪入口中乱吃。内中有几个顾些廉耻的，实在瞅他不成样儿，走上前拦阻道：“张兄，你这样粗鲁，岂不貽笑大方。”张志韦道：“现在的学界中人，那一个不是老脸儿，那一个不贪吃、不贪钱，那一个不象强盗一般各处抢产业，那一个不象乞丐一般到处乞求捐款。

象吾这般人，不过贪吃些儿，还算此中的无上上品哩。”那些人见他不可理喻，就大家冷笑一声走开。冯锡寿见他如此没情理，心中大怒。又碍于众人情面，不好去赶逐他，只得上前道：“这位老兄尊姓大名？小弟初到阴司，未免生疏。”张志韦道：“吾姓张，名志韦，江苏松江府娄县廩贡，也是学堂中人。”冯锡寿道：“老兄知道吾今天这席酒的命意吗？”张志韦道：“什么不知道，你这席酒，不过要藉此联络学界中人罢了。”冯锡寿道：“老兄这话，虽被你猜着，但还有一件事情哩。”张志韦道：“什么事？”冯锡寿就回头对着众人大声道：“小弟今天特备筵席，请诸位到此赏光，一者要联络学界，二者要求诸位大力担任提倡，好使学堂发达，不知诸位肯答应吗？”众人闻言，都没回答，只听张志韦大声说道：“你要联络学界还可说，你要叫吾们白白给你当提倡，是断断不能答应的。人家学堂请人当提倡，不是把所夺产业、所抢公款暗地分给大家受用，就是延聘他到校中，或做董事，或做教习，或作经理，按月送他一分大大薪水，将来学堂发达，赚了钱，还要分给花红，不是空口一说的事情，老兄莫要妄想。”众人闻言，大家心中怀恨道：“他自己在那里吸了，说这话自然不要紧了，吾们还坐在这里，酒菜都没到口。倘然冯锡寿因吾们不肯担任提倡，翻了脸皮不请吾们吸酒了，岂不白白丢去将到肚的一席盛筵。”于是就有三四个人，不等冯锡寿开口，上前道：“张兄这话说差了，大家都是学界中人，彼此都设有学堂，自然应该大家招应，彼此提倡的，什么说的出要分给产业、公款、致送薪水呀。”张志韦闻言道：“这话不是吾一个人杜撰，吾有凭据在此的。”众人道：“什么凭据，取出来吾们瞅罢。”张志韦就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绉纸儿，递给众人道：“这纸是在阳世学堂中拾得，因为那天吾要偷些儿阳世有名誉学堂

的章程，就到开化最早、学务最发达的上海去，拣一个最有名望、最大的学堂中去偷观，岂知方踏进堂门，就见三四个人在监督房中争闹，吾躲在外面窃听。一个人说道：‘你当初答应吾，说帮你夺得这庙，就把这庙产业分一半给吾，又叫吾各处张扬名誉，每月送吾薪水二百两。吾又格外要好巴结，要好给你各处张罗学费，夺得公款千百两，捐得私款二千两，这都是吾的脸面，你是一些力也不费的。你什么把从前说过的话，一齐吞吸下肚，一两也不给吾。吾此刻有你写给吾的合同在此，吾就把这合同，到上司衙门去控告。吾就一个钱也不要，恐怕你这学堂也开不成，这些庙产、公私款项也不归你了’。那人说罢，取出合同，起身就走。吾恐他把吾的灵魂儿冲散，忙躲在门背后。不料这人还没走出门外，早被那人出其不意，从他背后伸过手来，把那纸合同抢过来，搁在灯上烧了。吾见他焚化，就顾不得他二人争论，也顾不得火烫手，就去拾来，装在衣袋中。回家细看，方知这个道理。诸位不信，请大家瞅罢。”众人接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立合同人苏某杨某。今因苏某建立振日学堂，无人帮助筹款，出力提倡。央恳杨某为校中名誉董事，每月致送薪水二百两。如能帮夺庙产，帮筹款项，无论多寡，即以一半界之为酬劳之资。此系两相情愿，各无反悔。恐后无凭，立此合同存照。

大众把这合同看罢，又想叫冯锡寿照此办理，各人致送干薪；又恐冯锡寿不答应，大家争论起来，这酒要吸不成，倒弄的颇费踌躇。内中有几个滑头，走至无人之处，彼此一酌谈，都说：“今天放着现成的酒席不吸他的，是呆极了。大家姑且答应他，乐得欢欢喜喜大嚼一番，到了明天再给他要薪水。”于是，齐声对冯锡寿道：“这合同未免太不近情了，吾们是无

须分给产业、款项的。阁下放心，吾们必然给你竭力提倡便了。张兄的话，切莫听他。”

大众以为，这样说法冯锡寿必然欢喜，就坐席，上菜筛酒了。岂知冯锡寿也是个大奸滑人，见他们只说不要分给产业、款项，并不说不要薪水，自忖道：“他若要分给产业、款项必须帮吾去夺来，横是意外之财，就分给他些儿也不要紧，他若将来要吾送薪水，是个个钱都要在吾袋中挖出来的。”于是就答道：“承诸位厚情，只帮吾夺产筹款，一个钱也不要吾分给，自然感激万分。但据方才张兄所说，除此之外，还有按月致送薪水的一层道理哩，不知诸位尊意，到底如何？还是要吾送，还是不要吾送？请一言为定。”众人本把这事含糊答应，想等吸好了酒再说的。此刻冯锡寿说破，势不能再含糊。弄的大家没主见，彼此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歇长久，冯锡寿催促道：“时候已不早，再迟疑不决就来不及吸酒了。众人一看，果然时候已将傍晚，肚中又是饿，心中又是急，又舍不得这席酒，又想得干薪水，大家象风车一般的乱转。内中有个最好滑的人道：“这事不是一个人好做主，须等明后天大家聚议，再行定夺，今天不必提议。”冯锡寿道：“今天诸位都在这里倒不议，明天再聚会，万无此理。况且这事只须一言为定，有什么商议。”众人闻言，再没可推却。又料定，若要了他薪水，他今天一定要翻脸，这酒席必然吸不成功的。况且这干薪水，即使他今天答应，将来也未必真到手的，不如索性不要了，乐得大家客客气气，尽欢而散的好。于是，大众一商议，就回答冯锡寿说：“不要薪水。”冯锡寿得了这个便宜，心中自忖道：“他们今天既答应了，将来学堂中无论什么事情，都好同他们商议，请他们出力，不怕他说半个不字。”

霎时，欢喜的天花乱坠，立刻传言厨房，把菜下锅，烧炒

起来。一面暖酒送上，就请众人入席。众人想吸半天了，此时那里还有闲工夫谦让，就大家各争着坐下。年长的倒坐在下首，年少的倒坐在上首。内中有姓宋的，父子二人争坐位，儿子把爹爹一把拖了起身，自己就坐在他的位置上。其父年老，气力不加，那里争得过他，只好立在席边，气吁吁的乱骂。冯锡寿瞅不过，就拉他到对面席上坐了。众人一坐定，不等主人筛酒，大家狠命的大嚼，来一盆空一盆，来一碗空一碗。主人倒还照着请客体例，到一个个客人面前去筛酒。岂知那些客人，大家恐怕起立招呼，桌上的菜被同席的吸完了自己吸不着，就都说：“不吸酒，只吸菜，不消筛酒。”说罢，竟头也不回给主人瞅一瞅，只一味狼吞虎噬一般的乱吸。冯锡寿一想，他们既不吸酒，吾乐得省下，自己慢慢儿的受用了。于是把酒壶递给仆人拿去。岂知众人在吸菜的时候不要酒吸，及至把菜吸完，大家说：“菜已吸完，好吸酒了。”冯锡寿道：

“诸位方才都说不吸酒，所以吾已把酒壶拿去，此刻什么忽然又要吸酒了。”众人道：“方才吾们正在吸菜的时候，这嘴儿没空闲，所以不要吸他。此刻菜已吸完，一者没什么想头，二者嘴儿也空闲了，只好将就吸些儿黄汤填填嘴儿。”冯锡寿道见他们如此鄙陋，又气又好笑，转念道：“此刻的新学界上人，竟到如此形状，嗣后无论什么事，只顾备几席酒筵请请他们，就肯出死力帮助吾了。”

诸位看官请想，真真的新学界人，身价何等贵重，品行何等清洁，那有这样卑鄙齷齪的。这些都是旧学出身的老秀才、老贡生、老举人、老进士、老翰林，借学务两个字，骗些儿吸，骗些儿用，在阳世弄的惯了，所以到了阴司还是这样的不知羞耻，做出如此丑态来。若真是出洋游学，受过教育的那些教习、董事及学堂办事人员，非但不肯胡乱来，你一个老贡

生去请求他，也被他瞧的一个钱也不值、理也不理你哩。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话说冯锡寿要了酒壶，筛给众人，你一杯，吾一盞，直吸的滥醉如泥，方才散席。自从那天请客之后，果然那些叨扰他酒筵的人，个个给他格外出力，格外提倡，不到一二年，就发达非常，阖阴司都知他的学堂名誉了。

姚本了有个义子，名叫姚子孝，年纪已有二十余岁，也想受些新教育，就送他到冯锡寿的学堂中读书。冯锡寿一听是姚太监的儿子，就分外的看待，饮食一切，格外丰厚，格外周到。因为姚子孝年岁太大，甲乙丙三班都挨不进，冯锡寿就把甲班改作乙班，乙班改作丙班，以姚子孝一人为甲班，另备一室作讲堂，另请一个高才教员专教他一个人，不给诸学生同学，也不给诸学生同吸同睡。冯锡寿自己，空闲就领着姚子孝出外游玩，每逢礼拜，又必定备了筵席，请几位最有名望的学务中人做陪客，陪了姚子孝吸酒，其余学生一概不理，各学生大家心中不舒服，责有烦言，他也只做不听见。姚太监见他如此殷勤待儿子，心中十分感激，就渐渐的同他来往，常常请他到家吸酒，他更极力趋奉，不到一月，姚太监早被他拍上马屁，待他愈加亲热，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冯锡寿就在外面，招摇得贿，已赚得好几千银两。

这天，闻得江北阿四，大是有钱，各界都去亲近，他就暗地里走进地狱，给江北阿四相见。一见面，就极意的迎合，二人投机非常，冯锡寿就把姚太监圣眷隆重、自己给他最亲近最要好的话，说了一遍。那江北阿四，本要投门路放出地狱，今见有此机会最好了，就把贿赂姚太监的数目及酬谢冯锡寿的数目，一齐讲明。姚太监二十万两，冯锡寿五万两。岂知冯锡寿贪狠非常，到姚太监面前，说江北阿四只肯出八万两，余下的

十二万两，他一个人落袋。姚太监听了这个数目，本嫌太少。因为震于新学界名誉，以为冯锡寿也是个学界中人，断不会从中作弊，又且是个心爱的人，不便争论，只得勉强答应了。冯锡寿刚走出，他就想入朝去见阎王说情，方要穿衣起身，忽见小太监飞也似的进来，说阎王有旨召见。

未知究竟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揽刑权恶梟出地狱 厌贪俗善士驻阴司

话说姚本了，正要进朝给江北阿四设法，忽奉阎王命令，召他进宫，他就慌慌张张入宫。见阎王单衣幅巾，坐在后宫檐前看书。姚本了就趋步上前，跪下叩头道：“陛下召奴才有什么命令？”阎王道：“朕召你并无他意，因为阳世新来个梟魁，名叫江北阿四，此人作恶多端，被阳世官场捉获，斩首示众，灵魂儿现在地狱中监禁。朕今天本要叫刑部审问口供，拟罪核办的，因为得到一条消息，说江北阿四，大有银钱，这刑部尚书就是在阳世做过大官的程露远，素来贪鄙，恐怕他这一回收受他贿赂轻纵他，所以召你进宫，想把这案件交给你，去讯问他口供，照例定罪。你是朕的亲爱之人，比不得别个人，必不肯得他贿赂，给他出罪，负朕知遇之恩的。朕办这案交了你，朕也可以放心了。”姚本了一听阎王分付，不禁大喜，自

忖道：“吾正愁这案重大，难于启口，心中有些儿担忧。今阎王索性把这案交给吾，大权在手，只须照例审了一堂，回奏阎王，说他是阴世的平民，并非梟魁，不过给梟魁同名而已。如此办法，阎王必然把他放出地狱，让他转轮，吾这八万银两就赚到了。”想罢，即故意的奏道：“奴才是太监，只可给事内宫，那好高座堂皇的审事，倘被大臣参劾起来，不是玩的，请陛下另命委员办理这案罢。”说罢，连连叩头不已。阎王道：

“朕要你去，那个敢参劾。你若不遵朕旨，就有违令之罪，你担的起吗。快快起去，速赴刑部大堂，提人审问罢，莫要延误了时候。”姚本了又故做踌躇之态，呆想了半天，方才奏道：

“陛下一定要奴才去，奴才那敢违拗，只得领旨了。但将来如有人参劾奴才，或造谣言败坏奴家名节，总要求陛下一力主持，格外保护。”说罢，又跪下去碰了几个响头。阎王道：

“这是自然，不消你顾虑的，快快去罢。”姚本了方才谢恩退出。先到家中，立刻差人请冯锡寿来，教了他口供，叫他去暗地咨照江北阿四，堂审的时候，只须照样供明就是了。一面坐了肩舆到刑部，传齐站堂胥役，升坐大堂，从地狱中提出江北阿四。此时，冯锡寿已经咨照过他，自然照样供出。姚本了也并不审问，只叫刑部胥吏照他所供录出，就此退堂，即袖了所录供单，面见阎王，把供单呈给阎王阅看。又奏道：“奴才看这人，竟是个文绉绉的读书人，断无为匪情事，大约必因他有家业，人家想把他害了，夺他财产，所以弄成了这样的冤狱，吾们阴司是雪冤理枉的所在，理应给他伸雪。”阎王并不疑心，点头道：“不差，他既是冤枉的，就把他放了，令他投生去罢。”姚本了领了旨意，立刻退出，传阎王上谕，立时放江北阿四出狱。

江北阿四既出狱门，就到冯锡寿家商量投生的事。冯锡寿

就把转轮权已被英国夺去的缘故，说了一遍。江北阿四一想：

“既不是中国人管理，吾就好设法买通外国人，到外国去投生，将来好帮着外国人，到中国来报前世的宿仇了。”于是起身告辞出来，径赴转轮处。到得门首，就探听转轮司的姓名。管门的就把克礼儿姓名说了。江北阿四失惊道：“这克礼儿莫非生前开设军装洋行私贩军火的吗？”管门的道：“正是他，你什么会认识他？”江北阿四道：“吾抢船上的军火，都是买他的。虽然其中还有个营官代理经手，不是给吾直接，但他也曾请吾吸过好几次大餐，又叫他的买办请吾吸过花酒，所以彼此颇为亲厚。今既在这里当这个大职司，吾就应该去见见他。”于是就跟着管门人进去。见了克礼儿，果然彼此相识，克礼儿就问他来意。江北阿四就把自己要设法投生到英国的意思说明。克礼儿道：“照你这样大胆量，生就的豪爽性质，就投生到吾国中，做吾国人民，帮国王办理各事，果然好。得你助力，是大有益处的。只是你的心术不正，脑筋粗劣，想出来的计较都是害人利己的，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为私废公的。若投在贵国还好做做官儿，显扬显扬。若投到吾国，必然是个革命党，那里使得，你这个志愿断断做不到的。”

江北阿四见不能如愿，只得再四恳求，又许了克礼儿二十万两的酬谢。克礼儿贪他银两，就想出一个计策道：“你要投到吾国，须依吾一件事。”江北阿四道：“什么事吾都能依你。”克礼儿哭道：“吾说出了，恐你怕吸苦楚，不肯依吾。”江北阿四道：“吾刀也吸了尚且不怕痛苦，何况其余小苦楚。请你尽管说罢，吾必能依你的。”克礼儿道：“你的胆量、性质都是极好的，只坏了一个心，一个脑筋。若拣一个最聪明的脑，最伶俐、最公正、最慷慨、最慈悲的心来装在你身

上，把你的换了出来，装在那人身上，你投生再世，人也聪明了，说话也伶俐了，办事也公正了，待人也慷慨了，思想也慈悲了，又加上天生的大胆直爽，就好大有作了。不知你肯不肯？”江北阿四闻言，大喜道：“肯，肯，这有什么难的，不过吸一歇痛苦罢了，求你立时就换罢。”克礼儿道：“此刻没有这样好心好脑儿，把什么来换，你先把银两送给吾，就静候在这里，倘有好脑好心的，吾就捉住他，用机器抽出来，换在你身上便了。”江北阿四无奈，只好听他，把银两照数致送，就住在转轮处等候。

那夜，杨斯盛一到，克礼儿就想动手给他换的，后来曾少卿又到。克礼儿因二人都是世界伟人，若能得他们亲自投生最好，所以把江北阿四的事丢去。后因再三劝，他们二人总是不肯，又见他识破机器的用处，心中一想：“这二人，若要他投生吾国是断断做不到的了，还是于二人之中。拣一个给江北阿四换了，等他投生去罢。”于是，先把前后门关闭，一面着人关照江北阿四，叫他出来，一面带领众人前来。正见二人慌慌张张赶寻出路，克礼儿上前一拦。杨斯盛无路可行，就放出平生本领，上屋逃走。岂知克礼儿手快，一把拖住，跌下地来。此时，江北阿四也赶到了，就帮着克礼儿把二人拿住。只因都是中国的体面商家，而且又是世界最有名誉的人，不好捆缚，只好软禁在一间密室。把换心机器扛到密室门口，安排定当。机器两头，排了两把铁椅，叫江北阿四坐在上首的椅上。

诸事办完，克礼儿问道：“这两人，都是贵重一世的人。他的心都是赤淋淋的颜色，他的脑也都格外比别人的大，竟象大碗一般，他两个彼此并没高低之分。但这是要装入你的头壳中、心窝里的，要你自己情愿。你若羡慕姓曾的事业，就把姓曾的心脑给你换，你后世好做他今生事业。你若羡慕姓杨的事

业，就把姓杨的心脑给你换，你后世好做他今生的事业。你自己思想定当了，吾就给你照办。”江北阿四呆了半晌，自忖道：“那姓曾的虽然慷慨捐助各处善举，提倡各项商业，自己到底还留些儿家私给子孙享用的，比不得那姓杨的，开个学堂就用去二十余万，把历年费尽精神赚进来的家产尽数捐出，给外人享用，自己的亲骨血倒一个钱也不到手，岂不是个痴子；若把他的脑筋装入吾的脑袋，把他的心装入吾的肚中，虽然下世也好有他赚钱的本领，但发出来的心思，都是为公不为私，做出来的事业都是利于公众不顾自己的。吾倘然下世赚了大家私，也象他这一世，有几个拍马屁的人来天天站在身旁，把高帽儿给吾带，借学堂为名诱骗吾家产，饱他的私囊，吾就要受他的愚，把辛苦银钱尽数捐完了，岂不可惜。那姓曾的，家私虽然没有他大，赚钱的本领没他强，尚还知道赚钱的不容易，留此自己地步的。吾准定换了姓曾的心脑罢。”主意想定，就对克礼儿道：“吾要姓曾的，你就给吾换罢。”克礼儿笑道：“吾知道你爱惜家产，换了姓杨的心脑，恐怕做出姓杨的事来，把所有家财尽捐公益，所以不要他。但你到了吾国，若能也象姓曾的，为公忘私，忠心保国，惠吾同胞，也好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了。”说罢，就欢欢喜喜的踏进密室、见杨、曾二人呆呆立着，他就伸手把曾少卿拖住道：“请你出去。”曾少卿道：“你真要破吾脑袋取吾脑筋、剖吾肚子挖吾的心儿吗？”克礼儿摇头道：“不是，不是。吾并不要破你脑袋剖你肚子。”曾少卿道：“你既不破吾脑袋，不剖吾肚子，要吾出去做什么？”克礼儿道：“吾叫你出去，你就出去，不必多管。”杨斯盛道：“曾公，你就出去罢，事已至此，避也避不了。吾想，吾给你两个人，在阴世做了这般好事情，到了阴司，断不致象那些奸恶官绅，受这破头剖肚的恶报的。你尽

管放心去罢。”曾少卿闻言，并不回答，跟了克礼儿往外就走。走出门口，就见门外排着一部机器，机器旁边就坐着方才碰见的江北阿四，另外还有一椅排着。克礼儿指着这椅道：“请你坐下罢。”曾少卿也就坐了，并不给他违拗。克礼儿见他事事顺从，绝不费手，也格外欢喜。疾忙抽出皮带，套在曾少卿身上，又抽出那一头皮带，套在江北阿四身上，一面取钥匙，把机器开了，那机器就呼呼的乱动乱转。转到最急的时候，克礼儿睁着眼对曾少卿望着，见他面不改色，如无其事，心中十分诧异道：“这个人真是个铁汉，换心换脑的苦楚比杀头也难受，别个人上了这机器，只须机件一动，就象杀猪似的叫喊，从没有象这个人的，非但不叫喊，而且面不改容，真是少有的。”正在思想之际，那机器早已停止。克礼儿还没开口，曾少卿先问道：“你们这么一来，算什么一回事呀？”江北阿四也对克礼儿道：“你曾说换进心脑的时候，痛苦非常的，什么一些儿也不觉着的呢？”克礼儿大惊道：“莫非这机器不灵，换不得吗？”说罢，就往机器的前后左右，查察一周，并不见有什么破绽，愈加惊慌道：“这部机器，自从制成之后，不知换了多少人的心脑，从未曾失过事、坏过机件，今天什么会不灵？”说罢，就呆着在机器旁，思想所以不灵的缘故。想了半天，总想不出来。曾少卿道：“你的机器既不灵，放吾在这里也是没用的，吾要回进屋中去了。”克礼儿弄的没法，只好点头道：“你既不灵，只好回进去，换姓杨的来试试看。”说罢，就要走进室门。岂知江北阿四，闻言甚不愿意道：“吾不要杨斯盛的心脑。”克礼儿道：“你能够做到杨斯盛的事业，不要说天下少有，就是古来也少有的了。你一个盐枭，这一世遗臭万年，下一世就好流芳千古了，还有什么不情愿。”说还未了，只见壁上所装电线机上的铃儿乱响，就知道教主有

电报到了。忙走上前，把电机盖儿揭开，把电纸送上，不到片刻，早已写毕。就取下电报书，把号码翻译出来。读其词句道：

电谕克礼儿知悉，矿工斩迪德来电悉，曾杨二义士，乃中国古今绝无仅有之人，倘中国商界、学界、绅界、官界尽能如二人之公忠体国，志在教养，外人焉敢越雷池一步。吾虽与中国俗殊政异，亦当钦敬之，保护之，以为国民之尽义务者劝。今尔妄欲挖其心，破其脑；无论其心脑坚定如铁石之不可摇动，即使能如尔愿，而以世界最优等之心脑，纳诸世界最下等之盐梟之身，亦大不伦。倘消息张扬，传递至各国教主之前，岂不动众怒而貽訾议。电文到日，仰即消除此念，格外优待，并在二人面前，代朕致殷勤之意。盐梟为害民魁首，非特中国所深恶，亦吾英国所同嫉，宜送还阎王，任其照例治罪，勿得干涉，致伤睦谊。切切。该转轮司办理不善，并着传谕申飭。

克礼儿看罢，霎时失色道：“怪不得这机器不灵，原来此等最优胜的心脑，是换不动的。吾识见浅陋，阅历不足，做出这种事情，被教主申飭，被众人唾骂，真是懊悔不及。”说罢，就跑进密室，对曾杨二人，学着中国人作揖的礼节，再三拱手道：“本司失于计较，误犯二位，还望格外原恕，本司情愿送二位到玉帝判定的人家去投生。”杨斯盛道：“此刻早已过了投生的时辰了，还去投什么生？”克礼儿道：“二公既不愿投生，就在阴司住住，倒也自在的。”曾少卿道：“吾看，阳世阴司的那些官界、绅界、学界、商界都是惟利是图，不顾大局，把好好儿的中国，弄的贫穷虚弱，事事被外国人压制，连一举一动也不能够自自在在。吾看了实在的心中气愤；不能出来干预，帮助国家，鼓舞人才，振兴商业，弄的财尽力疲，仍

被那些坏人当路阻遏，毫无起色，毫无进步，令人愈想愈气。所以，吾这一回情愿常住天上，在玉帝身边当差，也不愿投生阳世，瞅他这般景象；也不愿住在阴司，瞅这般恶人投生到阳世去做恶。”杨斯盛道：“不差，吾也是这个心思。”说还未毕，只见有人进来，对克礼儿道：“外面有客人请见，立等出去。”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拿奸恶忠鬼设坑 施救援教徒掘地

话说克礼儿正听曾扬二公说话，只见一人进来禀报道：“有客请见。”克礼儿自忖道：“吾并没中国朋友的，有什么人来见吾？”就问来人道：“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人道：“是中国人，日本装束的。”克礼儿霎时醒悟道：“是了，是了，必是这个姚兆南了。”于是就对曾扬二公道：“吾顷奉教主命令，嘱吾格外优待二位。二位尽可从容在此多住几天，再作计较。”又对那个进报的人道：“你去叫服侍吾的两个西崽，来服侍二位，务须格外周到，不须怠慢。另外收拾一间大餐室，两间卧室，也须格外洁净，不得草率。”说罢，往外就走。走至会客间，从门缝儿中一张，果然是姚兆南，一个人坐在大厅旁边的椅子上，用左手支撑着头儿在那里想心事。克礼儿才进室门，姚兆南惊起，忙迎出来道：“克君，吾几乎

给你不能见面了。”说罢，伸手牵着克礼儿的手。克礼儿见他惊惧之色显于面上，就问道：“为什么事呀？”姚兆南道：“一言难尽。”说话之间，二人落座。克礼儿是外国性情，心直口快的。见他吞吞吐吐，就焦急道：“到底为着什么事呀？”姚兆南见他发急，忙说道：“吾自从山脚下给你说话的时候，瞅见灯笼火把，就知道必是捉吾的人来了，忙逃入林中躲避，不敢出来。约有一点钟，暗地出林窥探，见前面的一大伙人方过，后面又拥出一大伙人来，灯笼火把，也有数百之多，照耀如同白日，吾赶忙再躲入林中。岂知这班人旁近树林行走，吓得吾忙伏于深草之中。约又过了半点钟，见人声静寂，毫没一些儿动静，方敢起来。无奈黑暗地狱，夜中如漆，吾又是近视眼，连一步路也不好走，只得用两手摸在地上，象四脚畜类一般，摸一步，走一步，想走出树林，寻个村庄暂时栖息一宵。焉知，道走没半里，就见一声锣响，山凹里撵出一伙人来，一时间灯球火把如同白昼一般。吾正要逃走，只见那伙人大叫道：‘来者是什么人？留下买路钱放你走路。’吾见是强盗，必定惧怕官府的，就说是夷务部副尚书。吾以为捐出了这个大衔牌，他必然吓逃，断不敢难为吾了。岂知吾这句话还没说完，就见对面强盗徒中走出一个人来，对吾说道：‘原来你就是夷务部副尚书姚兆南吗？’吾说道：‘正是，吾便叫姚兆南。’那人闻言笑道：‘吾们自从你死了，到阴司后就想寻你，无奈没眼的阎王竟受你的愚弄，升你做个副尚书，吾未便到京来寻你，只好放松你。今天狭路相逢，不期而遇，真是巧事。大约你的气数尽了，快跟吾们去见大王罢。’说完话就伸手过来，把吾衣领一把拖定，就要扯吾上山。吾说：‘你要吾走吾就走，莫要动粗，吾到底是阎王手下的大臣，须留个颜面。’众人道：‘你这狗官，与其要颜面，何至冒充新学，欺骗世人，专做汉

奸，卖国害民呢。’说罢，不由分说，拖住吾往山上乱走。吾被拖的连碰带跌。昏天黑地拖了五六里路，方到山顶。那山顶上，造着许多高大茅房，茅房正中挂着一匾，上写着‘杀汉奸’三个大字，下边挂着象对联儿一般的两块粉牌。第一块上写着二十一个大字道：‘专捉冒充新学借学堂为名抢夺庙产勒捐巨款之人’，第二块上写着二十个大字道：‘专杀官中汉奸贪利忘恩蔽君殃民卖国徇私之贱’。阶石旁立着一块大石儿，纵横约有七八尺，光滑异常，石上硃写七十三个大字道：

大清国忠魂义魄齐集此山专拿贪官污吏奸恶绅衿无赖学董之魂投诸山后深渊使永埋泉壤不得超生人世扰害亿万年太平之基且清官界绅界学界之源而造政界商界民界之福

吾看了这些所写的东西，就知道他所抱的宗旨刚正给吾反对。心中忧虑，不可言状。但既到了此地，跑也跑不了，避也避不去，只好站在阶石下面，听候他发落。不到片刻，就见草堂上呼唱之声，里面走出三个人来，都是红顶花翎，有的穿着黄马褂儿，有的穿朝珠补褂，身体长短不齐，相貌善恶不一。吾见旁边立着一个人，象在那儿见过的，颇为熟悉，而且众人都给吾作对，他独不难为吾，吾知他必是个好人，因轻轻问道：‘堂上出来的三位是什么一等人？’那人道：‘都是大清国的中兴名将。第一个长面黄马褂的，就是克复苏州的程学启；第二个身短而黑的，就是做过江南提督的李朝斌；第三个长须大眼的就是围困南京的向荣。这三位都是忠义奋发、死不忘君的人，他们有鉴于阳世诸事败坏，就借落草为名，在这山守候，专一拿坏人的灵魂儿。拿来审问口供，如果是寻常之人，稍有罪过，求求他，还可望他赦宥；他所最恨的唯官场中人，不论你是大官小官，只须生前犯下一件贪案，就不问情由，扛到后山，丢入深井之中。那井深有四五百丈，无论你有什么本领，

总走不出来了。’吾闻言，顿时吓的魂飞魄散。正在心中突突，无计可施的时候，忽听堂上传呼吾名，就有两个凶恶异常的人走至面前，扯了吾衣领，解吾上堂，喝吾跪下。吾不肯跪，那三人就勃然大怒，分付看刑。就见站堂的抬到三付刑具，第一个就是阳世州县衙门里用的天秤架；第二个是一个大木架，架上插着许多锋利的尖刀，名为尖刀架；第三个是一只三脚的大钟鼎，高有三四尺，大有十余围，中放着滚沸的热油。吾知道这刑罚利害，赶忙跪下，央求道：‘吾是文弱书生，吸不起这种严刑，还恳三位大王格外宽恩，饶恕了吾罢。’那穿黄马褂的程学启道：‘吾们血肉横飞，把数十万性命丢去换来的太平天下，被你们一般贪恶小人弄的是非颠倒，朝纲不振，吾们中兴之功要埋没了。’吾就分辩道：‘吾在阳世，不过是一个生员，并不曾做官，挨不到吾颠倒是非。’那程学启闻吾之言，就拍案大怒道：‘你虽然没做官，你假扮洋人，冒充留学生，岂不是藉此钓名誉，为做官发财垫步。幸亏你死的早，如若放你活下去，就有那些拍新学马屁的官儿，不究根底，不问来历，就说你受过新教育，熟悉各项新政，把你保荐上去。皇上耳目难周，不过凭一纸奏章，那里知道你竟是个旧学界的无赖，新学界的蠹贼，自然要用你了。你那时就好施放出拍马屁的手段，巴结上司，图谋优差，设法优缺，剥削百姓脂膏。手中有了银钱，更可投奔权要，谋做贵官。到那时你就好合了许多官中汉奸，把矿产铁路电政航权尽数送给外人，你们却好于中取利。如果贪心不死，还会借办新政为名借洋债，今年几千万，明年几千万，叫百姓给你们担负重任，你们却任情挥霍。’吾听到这里，心中实在的不服，就挺身分辩道：‘矿产铁路电政航权，早已送的干净，吾却没有做官，什么也要拉吾在里面？’那程学启道：‘并非要拉你在内，因为那些致送矿

产铁路电政航权的人，出身的行径同你一般，也是肚中一窍不通，却装出新学界的行状，摆出新学界的架儿来，偷盗了几个新鲜字眼，就满嘴的立宪自治；会说了几句口头禅，就今天也开会演说，明天也开会演说。上司以为真有本领，你也列名保荐，吾也列名保荐，极力赞美；不是加上三四品京堂，便是召入京师，到部中办事。从此，官愈升愈大，官愈大，手愈辣，心愈狠，胆愈壮，以致弄到今世这个田地。吾们在阴司的人，本不关什么事。因为中兴的时候，全靠吾们汗血功劳，一旦败坏在你们这些小人之手，心中实在不舒服，所以就在这个阴阳山上设立关隘，预备坑井。此山刚正在阴阳界的正中，凡阳世的人死后，灵魂要到阴司投到，必经此地。阴司的鬼，要到阳世投生，也必经此地。吾们在此守候，专等阳世贪官污吏及坏绅士、坏学董的灵魂。不论官阶大小，只要是个坏绅，一概捉拿到此。先用一番严刑，等他吸吸苦，然后再把他丢入深井中，好使他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永远不得到阴司，以绝恶鬼的根株。如有从阴司投生的无赖灵魂，吾们也把他捉拿到山上，用一番严刑，也投入井中，使他永远不得到阳世去做人，以绝阳世贪官污吏、坏绅士、坏学董的根株，不致再有人把送剩的矿产、铁路、国家命脉再送给外国人。’吾听了他这一番话，吓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只低着头儿不敢做声。又听那个长须大眼的向荣，对着程学启道：‘念这人虽是坏绅，到底还没有作恶，就饶他刑罚，把他丢入井中，等他去受用罢。’程学启点头道：‘老兄说话不差。’就派了几个强壮之人，把吾扛抬到后山。只见有一间草屋，草屋旁边掘着一个大坑。那些人扛吾到大坑旁边，吾往下一望，深暗暗，黑漆漆不见底。正在眺望，那些人就把吾往下一丢。吾身体一脱他手，只觉自己在半空中乱转，转了好久方才落地。幸亏身轻如叶，不曾受伤，如

若是个肉身，就要跌的粉骨碎身了。你想，险不险？”说到这里，姚兆南形容改变，嘴唇乱抖，一时再说不出话来。

克礼儿听到这要紧关头，急于要听下去，偏偏姚兆南不说了，急的他摸耳搔头道：“你跌了下去，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形？你什么还能够出来？快快说罢。”姚兆南转了一口气道：

“吾到了下面，立起身一瞅，只见前后左右都是人，有的西洋装，有的东洋装，有的中国装；坐的也有，卧的也有，立的也有，通共约有数十人，连贵国进贡来的那个老猿也在里面，他见了吾分外亲热，立刻跑上前给吾说话，吾问他：‘什么也会到这里？’他说，他自换脑之后，不多几日就奉教主来电，说此刻阳世需用他甚急，命他赶紧投生，就有人把木笼儿打开，因为那时候转轮权还在中国人之手，他是个畜类，恐怕转轮处碍眼，不给他转论，所以教主另差一个徒弟，指示程途，叫他自己走到阳世去，拣选一家大绅氏人家投生。他不敢怠慢，立刻启程望阳世而去。岂知走到此山，就碰见这伙强人，把他捉上山顶，也是这三个头儿出堂审问。一看他，就说他是阻遏国家自强的大障碍，引诱外国要求的大奸细，竟不问情由，把他一顿乱棒，打的皮开肉绽，毛血横飞。打毕就投入井中，已有半个月的光景了。”克礼儿道：“原来他在井中，怪不得长久没消息。前几天，教主发电报来，说差人到阳世去寻他，并没踪迹，到阴司来寻他，也没影响。不知他到底在那里，命吾细细查察。现在既有着落，就应该发个回电去，上复教主才好。不知这井中还有吾们英国人吗？如有吾国人，你索性一并说了，吾好一同发电去上复。”姚兆南道：“有，有，还有两个哩。”克礼儿道：“还有两个叫做什么名字呀？”姚兆南道：“一个叫洛克马，一个叫宾废埋的，也是教主差他去投中国人，将来做洋行买办，专给外国兜揽军装、兵轮生意的。”

克礼儿道：“原来教主连这种人也派了去了，真是深谋远虑。”姚兆南道：“内中还有许多教主所派的中国人哩。或者做翻译，或者做西崽，或者做侦探，纷纷不一，都是受着教主命令，将来帮助英国算计中国的。”克礼儿闻言，叹息道：“吾们教主的用心，真是人家及不到的。但你既被他投入井去，什么还能出来，这个缘故，吾真有些不懂，请你说给吾听。”姚兆南道：“吾的出来，也是你们教主的恩惠。”克礼儿诧异道：“什么又是吾们教主的恩惠呢？”姚兆南道：“贵教主派到阴司来侦探消息的人，各处都有。这个井一掘，那侦探探得明白，立刻电禀教主。教主知道这个井里的许多灵魂都是中国的奸细，外国的功臣，救了出来，必然大有用处。所以，即日派了好几位得力徒弟，带了开矿机器和炸药到来，测量那井口的方向，从十余里外的阴阳关左侧，用机器开掘，从地底下贯通那井，救出众人。从阴阳关掘起，山上的许多强徒，一些也不知道。但地底下都是石头，坚硬非常，机器的力量也不济，每日只能开数十尺，又因炸药力猛，轰然一声，必然全山震动，恐怕山上要知觉，不敢用此快速法术，只好忍耐着性儿，今天开些儿，明天开些儿，直至昨天晚上，方才开到，把这只井开通。开通的时候，连吾们井中的许多人，也一些儿不觉察。正大家围坐，商量出井之计，忽见东壁角骤然倒塌，走进两个外国人来，满面的灰尘，不成模样。大家以为，必是山上强徒，因吾们在井中不死，派来杀吾们的，大家格外惧怕。那老猿更是哭的哀惨。他自己说过，还有许多大事业、大功名没有做到，一旦骤做了鬼中之鬼，永不得再生人世，遗臭万年了，岂不可惜。焉知，走进来的两个人，笑道：‘众位莫要哭，莫要发急，吾们并不是山上的强徒，是英国教主差来救你们的。’众人闻言，方始放心。那老猿更是欢喜，就向那人道：

‘你们就是教主的徒弟吗？’两人答道：‘正是，正是。’老猿道：‘吾也拜过教主，受过教育。教主算吾能干，派吾到中国将来给他做内应。’”克礼儿听到这里，拍手大笑道：“妙极，妙极。”岂知话未说完，忽见屋上跃下一物，拍手大笑道：“妙极，妙极。”听的二人直跳起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送转轮老猿投生 接回电忠臣免祸

话说克礼儿听了姚兆南所述，正在拍手欢喜，忽见屋上跳下一物，也拍手大笑，二人吓了一跳。仔细一瞧，原来不是别人，正是老猿。那克礼儿前在教主面前也给老猿碰过面，彼此是熟识的，忙招呼道：“快进来坐罢。”老猿踏进室门，并不谦让，就在上首椅子上坐了。克礼儿道：“你什么还不脱野兽行径，仍是纵屋跳墙，不由正路走，险些儿吓坏吾二人。”老猿道：“吾并非自己要做野兽行径，因为在阴阳山上吸了苦，恐怕堂皇走路又要被强徒捉获，受他的害，所以跳上屋顶，一路在人家房上寻来。寻到这里，刚正听得二位讲说那阴阳山的事。吾在屋上一径听着，听到这里，你拍手欢喜，吾也禁不住心中欢喜，所以拍手跳下来，并非有意要吓二位。”克礼儿道：“方才被你一冲，把我们的话冲散。你们什么能够出来？吾还没有知道，请你们说给吾听听。”姚兆南正要开口，老猿

摇着手道：“吾来说给他听罢。”克礼儿道：“既如此，你说罢。”老猿道：“自从两位救命的师兄进来，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一齐起身跟他出去。洞中地位极狭，只好一个人走。吾们大家鱼贯而去。内中两个中国绅士，因为卖矿产的事败露，一时忧急死的，灵魂走过阴阳山，也被山上强徒捉去，投入井中，早已拚着做鬼中之鬼了，今天忽然遇救，霎时欢喜的象罪人逢了大赦一般，狠命的争先出去，不提防脚底下高低一绊脚趾头，就跌了一跤。此时众人正走的有势，一时那能收住脚步，就大家踏在他身上过去，以致满身都受重伤，不能起身，躺在地下。两位教徒知道这一人也具有媚外性质的，不敢待慢，立刻差人扛抬他到英国医院中医治，此刻不知如何了。”克礼儿道：“两位教徒名字叫什么呀？”老猿道：“一个年老些的叫做释谋夫，一个年轻些的叫做耳康白克，向在教主前当差伺候，吾给他是熟识的。”克礼儿道：“原来就是他二人吗，吾也给他熟识。他二人把你二人救了出来，如何安置你们呢？”老猿道：“出来之后并没安置。不过大家议论了一番，演说了一番，又把受过井中苦楚的人合成一个团体，名为媚外会，无论投生去的，投到来的，将来到阳世，一做了官，就大家齐心合志的做内应，专拣有益于外，有害于中国的事情办理。因吾福泽最厚，必然做得大官，就把吾推为盟主，做众人的榜样，如有一个翻悔这一盟誓，不肯帮助外国的，大家就暗地害死他，务要弄的他斩草除根，绝宗灭嗣，方才罢休。”克礼儿又拍手道：

“好极了，好极了，有了这一个团体，将来吾国又不知道要便宜多少事件哩。”老猿道：“吾们结合团体之后，就此各散，投到的径至阎王处，投生的径到这里来，吾走的快，所以先到，他们随后也来了。”克礼儿道：“投生的约共有多少人数呀？”老猿答道：“连吾同这位姚兆南，一共三十六人。”克礼

儿道：“可惜太少了些。中国地大物博，一共竟有二十余省之多，京师又是根本之地，最为紧要，须派二三十人去做京中大员，把所有的大权，一齐揽在手中，然后外省的同党奏进来的事情，方可件件答应，不致有所阻碍；外省中也须每省有十个八个人，或管全省事务，或管一府事务，或管一县事务，或做地方大绅士，碰到方便之处，才可硬作主张，帮助吾国办理成功。现在只有三十余人，万万不敷分布的。”姚兆南道：“这倒不必顾虑的，现在先把吾们第一批人转轮投生，先去做官，然后再慢慢儿的想出法儿，搜罗媚外性质的人才，陆续送他转轮投生，分布各处权要，断不会嫌人少的。”老猿道：“吾是团体的首领，最为要紧，应先送吾投生，早到阳世一天，就好早做一天官，早做一天官，就好早升一天官，只须我的官升到极品，一切大权自然都在吾手，吾就好把团体中人分据要地，给教主狠命的出力。”克礼儿闻言，点头道：“你的计较果然不差。既如此，吾就先送你上轮投生罢。”说罢，立起身来，往后面机器间来。老猿在后跟着。姚兆南对老猿道：“吾也先去投生，好帮着你办事。”老猿道：“你是中国出身，于吾国情不甚熟悉的。况且吾国所用计策，都是深远非凡，不在眼前好处，必要等至数年方才显出便易来。你们中国人性质，都是自顾目前，在后的事情都料不到顾不到。倘然国王用了深远之计要求便宜，你不知道其中缘故，一味的不知不觉就坏事了。”克礼儿也回头说道：“姚兄且慢投生，吾还要给你商量这转轮的章程哩。”姚兆南道：“就是不容吾投生，吾也应该送送老猿，将来到了阳世，也好格外亲热些。”克礼儿道：“不差，他的福泽无可限量，你将来要靠他提拔，自然此刻格外亲密才是。”

说话之间，早已走至转轮机器间，开了机器，把老猿扶上

机器，一展眼之间，那老猿早已转入轮回，形影全无，不知去向了。姚兆南问道：“此刻老猿到那里去了？”克礼儿道：“他此刻已在人家产妇胸前吸乳了。”姚兆南道：“他到底投生在那一省呀？”克礼儿道：“这是教主的秘密机关，不可泄露，横是你投到阳世总会知道的。”说罢，仍把机器关了。二人回至外面客厅，正要启口谈论，忽又见有人着一个名片进来。克礼儿也识得中国文字的，接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汪楚生三个大字。克礼儿道：“吾不认识他，什么来见客？”姚兆南道：“这人吾认识，他也在这部换脑机器上给老猿一同换过脑，换过心，也帮助贵国，给吾们一鼻孔出气的。”克礼儿道：“此人性质如何？到了阳世靠的住帮助吾国吗？”姚兆南道：“靠的住，他在井中给吾说，他于换脑之后，他的祖宗被那医士游说的心动，硬把他交给医士，连心也换去了。他当时本由那医士派在老猿手下，给他办事，受他节制的。此刻老猿独自去投生，手下没有帮手，将来如碰到需要别个人出名的事情，就没个人挺身出来给他担当重任，代受唾骂，以保全老猿的名誉了。如果老猿保不了名誉，必然要保不了身家性命。老猿保不了自家性命，吾们媚外团体没有首领，就象没头蛇一般，一步路也走不得，一件事也做不了了。吾看你见了他，把这个道理给他说明白，立刻送他投生，将来就好给老猿在一个时候一块儿做官，彼此有照应，有商量，凡事好格外办的得法。”话未说完，忽然外面人声鼎沸，有人奔进客厅禀报道：“有许多媚外会团体的人要请见。”姚兆南道：“是了，他们也来了。”于是就同着克礼儿出外迎接。见众人长长短短，形状不一，克礼儿心中十分欢喜，格外的敬重。迎进客厅，分宾王坐定。此时，汪楚生也随着众人坐在下面。克礼儿先开口道：“那一位是汪楚生先生？”汪楚生起身

鞠躬道：“在下就是。”克礼儿一瞅，见他相貌生的呆笨异常，并没有一些聪明伶俐的气息，就知道这个人将来准可叫他掬木梢的，那医士分派他在老猿手下，受老猿的节制，必然因老猿乖巧，不肯真破着身家性命去办事，倘然碰到了危难事情，他必然要卸身诿过，把千斤重担脱卸在人家身上，若不预备个呆子在他身旁，给他担任危险，他势必不敢动手，于吾英国前途，大有不便。现在既有了这个人给他做替身物，他就可有恃无恐，放胆放心放手放脚的办这媚外事情了。万一动了众怒，有碍自家，自有这个呆子去担当，于老猿一无妨碍。只要不碍着老猿常处势要，那媚外的事情，无穷无尽，尽可一直办下去，把他祖国剥削完了方才罢休。

克礼儿正在一个人思想之际，汪楚生说道：“吾自从换了心脑后，一时媚外思想油然而生，勃然兴起，恨不立刻到阳世去办几件媚外事情，报效教主。无奈被吾祖父留在阴司，陪了他一块儿逃难，居住阴阳山脚下。那天，囚在家闷气，出外游玩，踱上山坡，想看看山景散散心。焉知方走到半山，忽然冲下一伙强徒，不问情由，把吾捉上山去。堂中坐着三个强盗头儿把吾仔细一瞅，就说吾是个汉奸，立刻扛到后山，丢入井中，一连多日，并没入救，幸亏有许多人都是教主麾下的，大家抱定的宗旨都是一样，所以谈谈说说，颇为投机，并不寂寞。今天忽然有人来救，把吾们领出深坑，吾感教主高厚之恩，回去禀明家中人，特地到这里来投生。一者好报教主救命之恩，二者早些儿投生就好早些儿献吾的手段，不致株守阴司，常常技痒难熬了。”克礼儿道：“方才老猿已投生了，但媚外会中只有他一个人去。余外的人都在阴司还没转轮。吾正忧他独立难支，没人帮助，办不了大事。本要劝你投生，你既自己情愿，吾就先送你去罢。”说罢，立起身，领了汪楚生，径到机器

间。路上又叮嘱他道：“你既忠心于吾教主，就应该有始有终，临难不改。倘到了阳世，碰到危险，务要坚持到底。无论百姓要打你、杀你、扯死你、生吸你、磨你肉酱、烧你全家、挖你祖坟，你也只得由他打、由他杀、由他扯、由他吸、由他磨、由他烧、由他掘，不可因贪生怕死而改变宗旨，致坏大事。那老猿，智谋最多，你须听他指挥，不可倔强，即使偶然给木梢你搨，也必因其势出于万不得已，并不是有意害你，你也只好搨他木梢，切莫怨他恨他，致同会中各存意见，有碍大局。你若能够听吾这话，即使你本国人恨你，把你传之史册，遗臭万年。吾们国王必然格外爱重你，给你铸铜像，立纪念碑，永传后人，流芳百世了。你切须牢记吾话，不可遗忘。”汪楚生诺诺连声。说话之间，已至机器房，克礼儿仍象送老猿一样，开了机器，把汪楚生扶上机器，机轮一动，又早不知去向，形影全无。克礼儿把机器料理定当，仍到外面客厅中，重新与会友相见，依着次序，一字儿坐下。

克礼儿坐了主位，众人问道：“汪楚兄已经投生了吗？”克礼儿道：“此刻已在他母亲怀中呜呜的啼哭了。”说话的时候，把众人仔细一认，见三十四人之中，有两个人相貌生的清秀异常，一股忠义刚强之气，见于眉宇之间。一问他姓名，一个姓费，名保中；一个姓雷，名护清。费保中号叫路权，雷护清号叫铁生。克礼儿见他神情举止，断不象肯做媚外事的，就用话探他口气道：“二位将来投到阳世，想给鄙国办成些什么利益呀？费保中答道：“此刻还在阴司，阳世的一切情形都未目睹，不知那一件有利，那一件没有利，那一件有大利，那一件只有小利，无从悬揣，那能预定，须到了阳世，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的。吾二人既入了媚外会，自然总拣利益最大的办理，效劳教主就是了。”克礼儿道：“虽然不到阳世，不知道情

势，但平生本领擅长那一门，自己预先必然知道，将来或从捐班出身，或从劳绩出身，或从学堂出身，擅长那一门，就做那一门的官，办那一门的事。凡农工商矿部，都给鄙国有密切关系，于鄙国最有利益的。不知二位擅长那一门？”雷护清听费保中说话太刚，恐怕露出马脚来大有不便。忙插嘴道：“转轮司说的不差，他前世是在外国营商的，于商务情形颇为熟悉，因先令增涨，骤然亏倒，因此气愤成病，死于非命。将来于商务一切，必可借他的利，得些儿利益的。”克礼儿自忖道：“他二人并不是兄弟，何用代他回答，而且格外的柔顺？这明明是个同党，杂在媚外会中，将来好破坏吾们大局。吾方才瞅他气色，现只疑心，现在听了他的说话。就相信了。”但心中如此忖度，面上却绝不露出破绽来。又问雷护清道：“象老兄这样，擅长那一门呀？”雷护清道：“鄙人生前，开矿为生，于一切矿务章程，颇为熟悉，将来必然能够帮着贵国，于矿务项下效些利益。”克礼儿慢应道：“原来如此，真好极了。这是吾们教主的洪福，所以得二位列名媚外会中。但不知二位各有一姓，并非亲手足，什么象亲兄弟一般，彼此知道底蕴，而且情谊亲密，异乎寻常？”雷护清被他骤然打中病弊，霎时哑口睁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费保中性情伶俐，忙答道：“吾们本也不认识的，就是这一回，被山上人捉下井中，在井中碰见，患难之中，格外亲密，大家谈谈说说，把前世一齐说了出来，所以彼此都知道底蕴。致于情谊，也本不亲密的，因为这一回同进媚外会，都是同道中人，自然要好了。”克礼儿笑道：“若照吾侦探所报，二位竟不是真心入会报效鄙国，是要借入会为名，扎在众人之中，破坏大局的。”二人一闻此言，大惊失色，强辩道：“焉有此事。吾们如要破坏大局，也不必定要入会的，何必扎在其中。”克礼儿笑道：“若要明破坏，

自然不必入会，若要暗里破坏，不入会就不能拣鄙国有利的想法阻遏，拣鄙国有害的想法撙掇。”雷护清道：“贵转轮司如果一定要冤枉吾二人，吾二人也是没法的。但凡事总以人证为确据，吾们二人在井中住了好几天，众目昭彰睹吾二人，彼此问姓名，问籍贯年岁职业，渐渐开谈，渐渐认识的。贵司如不信，请问这里在坐的众人。这些人都在一井居住的。”克礼儿就问众人。众人在井中的时候，果然睹见他二人问讯，又听他二人言语谦让，并无半点熟悉的形状，自然都说他二人并不是同堂。克礼儿半信半疑，只得把这事拟了个电报稿，暗地发电教主，请教主明白回示，一面先把余外三十一人，先送他投生，留姚兆南及雷费二人不放。众人临上转轮的时候，克礼儿也有一番叮嘱，嘱咐他们小心谨慎，切勿泄露机关，众人答应，方才一个个把他扶上机器，往各处投生而去。诸事方办毕，教主的回电到了。克礼儿翻译号码道：

雷费二人，确是山中同堂。但彼等俱有忠心报国之质，较之媚外党人，优劣奚啻天壤，余亦爱而敬之。况人少势孤，无伤大局，将来必以身殉国。望予谆劝，切勿破露其机关，阻遏其投生，以存厚道而保忠良。切切。

克礼儿瞅毕，把电纸藏于衣袋中。遵教主训条，并不声张。焉知，顷刻间外面人马嘈杂，枪炮声隆隆，早把个转轮处房屋团团围的铁桶一般，水泄不通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围洋馆程李败退 刺猴精周烈遭擒

话说克礼儿因疑费保中、雷护清两人为阴阳山同党，发电请示，教主回电，果然真系同党，但事无大害，嘱令不必声张。克礼儿得电，就把电稿收藏，想到外面给姚兆南商议转轮处一切章程。忽然外面枪炮齐施，号筒声不绝，铅丸落在屋顶，砖瓦飞扬。说声“不好！”把警钟乱击，齐集众人。无奈合家只有十余人，幸亏四面围墙及前后门都坚固异常，那些服役人见来势凶猛，即时把前后门关闭，竭力防御，所以未被打进。克礼儿知道，必是山上的人知道井中人走尽，跟踪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必有一番恶战，忙把新色快枪取出，分给众人，又各人各分给许多药弹，使他们拣最要紧的地方，分头守御。自己取了一个小快炮，用扶梯走上墙头，对准了外面众人聚集的地方，连放三四炮，打死了无数的人。众人见势不佳，大家就没命的狂奔。克礼儿见敌人逃避，并不追赶，自己下来巡察一周，分付众人格外防御。

原来这一次来围转轮处的并不是精兵，是山下的许多百姓，因为程学启等三人得着费、雷二人报告，说他两人自从假扮入井，只见一个个人从井上下来，愈聚愈多，大家只叹气哭泣，拚着一死，并没一个人想出去。那日，忽然井壁塌倒，走进两个外国人来，不问情由，把众人救出，他两人也一同跟出

去。走至阴阳关左近，众人合成团体，名为媚外会，他二人也随同入会，共有三十余人。这媚外会以老猿为首，汪楚生次之。如若这两个坏东西，领了众人投到阳世去，帮了教主剥削中国，就要不堪设想了。此刻若立时把转轮处围住搜索，或者他还没投生，搜索得着哩。程学启等三人，闻报大惊失色道：“英国教主真是可恶，竟敢暗里掘地，救出这些恶人，害吾们白费了许多心。快快去追，莫要放松他。”于是就满山鸣锣，把山上兵民齐集拢来，先派一大队百姓追来，把转轮处团团围住。程学启同着李朝斌带了大兵随后赶来，向荣守着阴阳山，防的是教主来夺。岂知，二人赶离转轮处一里多路，只见先派去的百姓，早已败下阵来，见自兵到，大家大叫道：“洋人炮火厉害，快快不要去了，吾们已被他们打死大半了。”程学启道：“诬说，吾们都是阳世的大忠臣，若不把这些 人斩草除根，放他们到阳世去投生，那些百姓就要受他荼毒，吾们那里对的住朝廷，对的住百姓，今天情愿被打死，务要把这些人杀个干净方才罢休。”说完话，立即指挥兵士让条大路，好使百姓回山，一面赶紧前进，狠命飞跑，脚不离地，不到一刻，早已赶到。

程学启手中握着新式田鸡炮，走至军前一瞅，只见转轮处门前并没一人，静悄悄，只把前后门关上。程学启就把手中田鸡炮对准他大门，连放两炮，霎时打了一个大洞。正要挥兵上前，夺门而进，忽听一声暗号，里面枪炮齐施。忙要回头退走，手下兵丁早已死了无数。程学启一想：“若今天吾们着了伤，死了倒不要紧，只是山上只有向荣一个人，非但人少做不成事，还要被洋人把此山夺去哩。不如暂时退回，再作计较罢。”于是，就对李朝斌道：“洋人炮火真厉害，吾们还是回去，暂避凶锋再商议罢。”李朝斌道：“不差，他们枪炮厉

害，碰着就死，吾们何必自寻死路。横是这三十余人投生到阳世去，未必个个发达的。若有一半做官，也不过十余人，做不了什么大事的。”程学启道：“这三十余人中，有个老猿在内。自古凡兽类畜类投的胎，必定发达，大富大贵的。那猿猴本来性情伶俐，又是数千年的老东西，又受过他们教主的教育，将来一切规模，必然格外好看，就是出言吐语，也必动人听闻。吾知道他做了官员，必然献其假仁假义、小忠小信欺骗人君，人君不察，认他是真正忠心保国，必致渐渐信用他，把朝中一切大权尽数交给他，这东西一得大权，那个还制服得住他，阳世之势，必被他弄得民穷财尽，疲弱不堪。所以吾格外要紧，狠命赶来，并非为着那三十余人。现在徒劳无功，仍捉不到他。他一去投生，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李朝斌道：“不要紧，吾自有道理。”说毕，即附着程学启耳边说了几句，程学启霎时大喜，疾忙传令收兵，回山里边。克礼儿也不追赶，只传令紧守门户，日夜换班，以防夜中偷袭。

姚兆南见外面打仗，恐怕受着枪子，死于非命，伏在床下，不敢稍动。后听敌兵败去，方敢起来，自忖道：“克礼儿布置周密坚固，敌兵竟打不进，真令人佩服，到底外国人厉害，吾们中兴的名将也竟见他惧怕，不敢交锋，吾投在这里给他办事，即使被阎王知道也不要紧了，就是将来投生之后，也只须抱定媚外的宗旨，始终不改，那些同朝做官的人，自然都要仰仗吾势力，拍吾马屁，不敢给吾计较了。”正在自己得意之际，有人进来，请他出去和克礼儿相见，疾忙跟着来人出见。克礼儿笑说道：“这样没用的兵丁，也敢惹吾们，真是螳臂挡车。但方才虽吸败仗，到底死伤的还有限，吾料他必终不死，今夜必要再来哩。倒要好好儿提防他才好。”说毕，把几个心腹人召至面前，附耳受了秘计。

晚餐已毕，仍留姚兆南在室中闲谈。将近十二点钟，忽闻屋瓦微有震动。克礼儿道：“来了。”就同姚兆南携着电筒，袖着手枪，轻轻开门出去。刚才走至簷前，早有人在屋上嚷道：“拿住奸细了！说声未完，但听两人在屋上一扭打，都骨碌碌的滚下庭中。克礼儿忙上前一瞅，一个是自己人，一个是不认识的，用电筒一照，只见那人，生的长眉阔目，大耳海口，面如满月，颌下三绺长须，身穿密门纽扣老布短袄，老皮裤，脚蹬天缎快靴，腰下佩着一柄腰刀，约长一尺七八寸，周身上下并没一些儿洋东西，只因被防守的一个印度人揪于地下，不能动转。克礼儿心中大是诧异，自忖道：“此刻正是洋货盛行的时候，没一家不用洋物，没一人身上不穿洋布不用洋物的，无论阴司阳世，官界绅界学界民界，都喜欢吾们制造精巧，大家争购，所以吾们商务的发达，达于极点，商人云集，只愁没地方做市场。就是教主这一回用尽心计夺取转轮权，也无非望中国官场都变成洋奴，帮助吾们展放商场，多升商埠，至于要求矿产，为的是制造品的原料起见，要求铁路，为的是运送货物灵便起见。总而言之，不过因中国人人喜用洋货，要想藉此把货物赚尽中国钱财，使中国人的脂膏，一齐灌输到吾们国中罢了。不料此人，竟一些儿的洋货不染着身，仍象数十年前没有通商的时候一样。倘若中国人个个学了他，丝毫洋货不用，吾们就不用要求通商、要求矿产、要求铁路及一切利益了。”想罢，就走上前，把他身上佩的腰刀解下，挂在自己身上，回头对那印度人道：“他的兵器已被吾取下，不怕他凶恶了，你就放他起来罢。”那印度人，本是生就的奴隶性质，服役一切，没一个不是小心谨慎，格外周到，所以颇得英人喜欢信用。这人，听了克礼儿的分付，还不肯即时放松，他先用全身蹲下来，用全力坐在他身上。原来英国人信用印度人，并不

是因为他服役殷勤，事事如意；一个原因，实取其相貌凶丑，身材长大，人家见了他，先惧怕三分，不敢倔强。所以，凡给英国服役的，个个身长力大，异乎寻常。此刻把全身压力压在人家身上，人家那里担当的起，自然象杀猪一般的叫嚷起来了。那印度人任他喊嚷，并不在意，慢慢儿把他衣裤解开了，细细搜索，又把他快靴脱去，查察一周，见并没一些凶器，方才立起身来，把那人扶起。

那人跳起身，竖眉睁目，击指骂道：“你们真是天生的奴隶性质，自己的国家被人灭亡，心中非但不恨他，倒还狐假虎威，尽忠竭力的帮助他欺害人家。你自己去想想，不是冷血动物，那有这样性质。”那印度人并不动怒，笑嘻嘻的答道：

“你知道吾们印度人的奴隶性质，你也知贵国的官界绅界中人吗？吾们印度人给人家服役，是受人家束缚，必不得已的缘故。贵国的官界绅界中人，人家并不束缚他，并不叫他服役，他一心献殷勤，情愿给他服役；而且你们是堂堂大国，比不得吾印度，只有弹丸之地，若照国势而论，人家为你们服役也不为过，什么非但没个人给你们服役，倒是你们去给人家服役，岂不惭愧，你倒说吾们是冷血动物哩。如若吾们印度人是冷血动物，你们中国人只好算没血动物了。”这一席话，说得那人闭口无言，只气愤愤的要给印度人打架。克礼儿喝道：“不得无理。”那人见克礼儿是英国装束，就问道：“你是什么人？”克礼儿道：“吾就是这里的转轮司。你名字叫什么？是那里人氏？”那人道：“吾姓周名烈，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人氏。”克礼儿道：“你做什么事业的，今天为着何事前来行刺？”那周烈道：“吾是当兵出身，发逆猖乱，吾迫于义愤，弃了家中老母妻子，挺身投入曾文正公大营，狠命打仗，克复县城数十，府城三五座。后来左文襄也带兵打仗，曾文正就把

吾派在他麾下，充当左营帮带。克复浙江之后，又跟着去平定新疆，积功保至提督，其时吾只有二十二岁。左文襄因吾天生忠勇，就留在他身旁差遣，所以一直没去做官。及至左文襄故世，就放吾做甘肃提督。吾一看，世界上是非颠倒，一天不如一天，做官的不是用银钱捐来，便是托了人情保举来的；娼优隶卒的子弟，倒说他身出名门，居然翎顶辉煌，放他做方面大员；西崽通事出身，倒说他熟悉外交，居然脱去青衣，放他做洋钦使。以致在自己国中的官员，个个剥削百姓脂膏，弄的人穷财尽；放到外国去做官的，个个受人唆使，欺骗自己国里人，甚至于串通外人，暗夺自己国中的利益。吾见了这般景象，时时气愤填胸，恨不得把这些狗才杀个尽绝，那里还肯同他们一块儿做官，所以就告病还家，永不出山，就在家中，课子种田，半耕半读，不问世事，倒也安乐自在。今年三月，忽然得病，连次梦见曾文正左文襄等几位中兴将相，哭至吾家，向吾且哭且说道：‘阴司现有一个猴精两个汉奸要投生，若被他投到人间，就要扰乱的不可闻问。你是吾们的心腹将校，忠勇性成，须念吾辈创功立业的艰难，快去把这三个怪东西杀了，以绝后患。’吾在梦中听了，不觉怒发冲冠，恨之入骨，立刻就答应。从此，吾的病就一天重于一天，不到半月就死了。灵魂儿脱离躯壳，要到阴司报到。岂知方走到阴阳界上的阴阳山脚，就碰见当时同营效力的三个老朋友，一个姓程名学启，一个姓李名朝斌，一个姓向名荣，他们三人见了吾，就拍马上前，向吾说道：‘你来的正好，吾们正要来合你了。’于是就一同上山，到草堂住下，他们就把阴司转轮处的缘故，给吾说明白，吾就天天下山等那个猴精并两个汉奸他们三人。天天下山巡查，见有汉奸恶魂灵儿，立刻捉他上山，丢入井中，以绝阳世恶人的根株。吾捉了三天，就把那猴精捉住，只因当时不曾

问得两个汉奸的姓名，不知所捉众恶魂中，这两个在内不在内。又因曾左诸公都在天上做官，吾们凡人上不得去，不好去问，只好见一个捉一个，见一双捉一双。不料你们外国人鬼计百出，竟有掘山的本领，暗地把众恶魂尽数救出，及至起兵追来，你们的炮火又厉害，以至不曾夺得一个。吾想，给你们对敌不过，只好趁夜潜来，把老猴精并众恶魂一齐刺死就完事了，所以才一个人到此。岂知你们已有防备，暗里算计吾，以致被获遭擒。吾今夜并不望生，拚着做鬼中鬼了，请你快快杀吾罢，好在吾做了鬼中之鬼，就好象阎王捉人一般，把那个老猴并许多恶鬼尽数捉去，使他不得投生阳世，作恶扰乱。”克礼儿闻言，暗想：“这个人倒也直捷爽快，竟肯把前后情节一齐说出，真是难得。吾何不把他招降，叫他在这里做个印度人头儿，领着通班印度人，防守转轮司，倘再碰到阴阳山上的那般人，叫他出去，不必吾自己辛苦了。”想罢，就说道：“本司很爱你忠勇，那里舍得杀你。但你今被捉，走也走不了的。”周烈闻言大怒道：“不杀吾，不放吾，你想把吾什么呀？”克礼儿笑道：“吾不要你什么，只烦劳你在此吸口现成茶饭。”周烈听到这里，愈加大怒道：“你们洋人的饭，是那些披毛带角的東西吸的，吾们堂堂中国之人，那一处饭不好吸，要来吸你们的。”克礼儿道：“你这个人真是迂腐汉子，此刻吾们外国人手底下，那一个不有三个五个中国人吸饭开洋行的。从买办、跑楼起，直到通事、西崽，那一个不是中国人。就是那些体面官绅，靠吾的洋人吸饭，靠吾们洋人发财的，也不知有多少。绅界中还有做吾们翻译的，做吾们教习的；官场中还有做吾们侦探的，做吾们内应的。通共算来，约有数十万人之多。若全象你这样脾气，吾们外国人岂能到你们中国来做这好买卖。”周烈闻言，咳了一声道：“本来吾中国自古以来，闭

关自守，国富民强，做地球上最有名誉、最强大之国。自从被那些国贼勾引你们，许多洋夷，入吾境内，要求通商。沿海口岸，都变做华洋杂处之地；所有租借商民，都要听你们的指挥，按月纳捐，不敢倔强，竟变成一个反客为主之势了。但那时还不过在通商口岸，发威作福，不放到内地去凶横。近来又被那些衣冠禽兽，拍你们马屁，勾引你们到内地去，胡作胡为，弄的不成模样。这虽然由吾中国人贪图小利，卖国害民，也由你们外国人贪欲无厌背信忘义的所致。吾恨不得把你们这些绿眼紫须的禽兽，一个个杀了，剥皮吸肉，磨骨扬灰，然后再把甘心吸你们洋饭的，斩草除根，毁家灭族，方泄吾胸中之气，那里还肯吸你们的臭饭。”这一席话，说得克礼儿勃然大怒，碧眼怒张，黄须倒竖，赶紧取腰悬手枪，对准周烈，拨动机关。只闻得轰然一声，一股黑烟起处，早见尸横在地。

未知周烈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读信函兆南露真相 修机器荣业施假语

话说克礼儿，因周烈当面骂他，勃然大怒，回手拔出手枪，对准周烈就是一枪。岂知周烈是打仗老手，枪林弹雨之中尚有躲避之法，不能伤他一毫，何况只有一枪。他见克礼儿探取手枪，早已防备。见他一拨机关，自己就往印度人身旁一闪，

那印度人长而且大，身笨如牛。克礼儿本对准着周烈开放的，后见他侧身躲避，就把枪头一移，那铅丸正向印度人奔来。印度人说声不好，正要躲开，肩窝上早已着了一下，翻身跌倒，霎时气息奄奄。克礼儿见打不着周烈，打倒了自己人，愈加大怒，忙再拨枪关，接连又是一枪。岂知枪声未发，周烈早踊身一跃，蹿上屋檐。克礼儿又放了一个空枪。再想放第三枪，周烈施展其飞檐走壁之能，早已连蹦带跳，形影全无，不知去向了。克礼儿见他去远，料定赶不上，也就不赶。忙到屋里取了伤药，给那印度人敷于伤处，且把铅丸取出。焉知受伤过重，不及救治，即已气绝。克礼儿心中既愤且悲，一时没处出气，就想到费保中、雷护清两人。自忖道：“这两个人也是周烈的同党，也在阴阳山同吾英国作对的，虽奉有教主命令不许害他，但他同党如此可恶，这两人也断不是好东西，若放他去投生，将来阳世的许多媚外党，必要暗里被他算计，吸他亏的；倘二人福泽厚大，命运亨通，做了阳世的大官，揽了阳世的政权，还要被他从中阻碍，截破机关哩。不如趁此在吾手掌之中的时候，把他杀了，以绝后患。即使被教主知道责备于吾，吾也好把这个道理禀复明白。教主虽具有好生之心，也应该为着大局起见，原谅吾的苦心。那印度人无辜冤仇也好报复了。”主意想定，就顾不得印度人死尸，赶忙走进里面。寻至二人所在室中，只见室门紧闭。仔细一听，里边没有气息。用手指在室门上弹了几下，也没人答应。用力一推，那门并不落锁，早已推开。往里一望，只见室中静悄悄，并没一人。走进室中，见卧榻之外，并无他物。往东一望，见墙壁上粘贴一张大纸。走近一看，上面写着许多中国字。克礼儿就念道：

克君阁下：素未谋面，荷蒙优待，曷胜衔感。丈夫作事，堂堂正正，方为合理，况贵国为地球上最有名誉之

国，更不宜用诡计，谋夺利益，乃勾结吾国无赖，入会投生，又命野兽之精，化身投胎，为异日助英祸中之张本。试问是何居心，成何世界。夫国家存亡盛衰，悉由气运，非人力所可挽回，亦非奸计所能补救。任被投入尘寰，身居权要，吾中国自有非常之人，居临其上，忠义之士，监督于下；彼小人爱恤身家，动多顾虑上有人掣其肘，制其命，下有人识其计，破其谋，彼既受贵国命令，亦将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矣。恐届时深远之谋，奸毒之计，尽付东流，徒呼负负耳。

顾洋奴得志，汉奸盈朝，深恐防不胜防，吾中国不无小受其影响。故鄙人等即施隐形之术，随众上轮，同投阳世，为异日锄奸灭恶之计。又恐来者日众，接踵摩肩，不可收拾。故鄙人等于上轮之际，已将机器中要件，抽取殆尽，使之用此一遭，不可复用。庶绝后来之源，可免将来之祸。并望贵教主鉴此前车，翻然改计，务于正大光明，勿学狗偷鼠窃之行，以貽后悔。临别赠言，情长纸短，不尽依依，并希采纳忠告为幸。

克礼儿念罢，霎时大惊失色，顿足叹息道：“大事去了，大事去了！”又因内中有些字句不大认识，不大解说得出，忙跑到外面寻觅姚兆南。

姚兆南正在外面，瞧着印度人死尸，不知被何人枪毙，急欲报告克礼儿，走的非常快捷。克礼儿也正在急急寻他，走的异常匆遽。两个人刚正在门首碰到，彼此都不提防，正碰了一个满怀，险些儿跌倒，幸身靠墙壁，不曾躺下。姚兆南见碰撞了洋人，这不得了，霎时吓的浑身乱抖，冷汗淋漓。忙上前双手垂地，深深作揖道：“吾因为急促，误碰贵司，罪无可辞，还望大发慈悲，原恕一二罢。”岂知克礼儿殊不介意，说道：

“这是事出无心，有什么要紧，不必再说他。吾有极紧要的事情请你进去看，因吾虽大略知道些中国文理，到底是外国人，有的句读不会解，请你去仔细念一遍，解说一遍给吾听听。”姚兆南诧异道：“有什么中国文书要解说呀？”克礼儿道：

“不必多问，你进到里屋就会知道的。”姚兆南闻言，跟着就走，不敢再问。走至费、雷二人住室门首，克礼儿就往壁上一指道：“你把那张纸儿念一遍，解说一遍。”姚兆南虽说是读书出身，因早年入学不肯用功，所以深奥文理不甚通达，况且又是极草的草书，能识的字没有几个，又加克礼儿一时要他念出来，更加难了。念到“贵国为地”，下面那个球字实在不识，止住了声气，念不下去了。克礼儿道：“你什么念了半句就不念下去了。”姚兆南涨红了脸儿，不好说不识，只说道：

“他写的看不清楚，吾只好顺他文理，想他出来，所以迟慢。”克礼儿道：“你顺他文理，地字下是什么字呀？”姚兆南就自言自语道：“象是‘救’字，他又把偏旁写差，写在这边来了。”克礼儿道：“‘地球之上’是什么解说？”姚兆南歇了长久说不出，克礼儿又连次催促，被逼不过，只得答道：“‘地球’，是象外面躺下的印度人一般，跌在地上无人救他的解说。”克礼儿笑道：“下面‘最有名誉之国’是什么解说的？”姚兆南道：

“跌在地上没人救他，必是打仗尽力，到死不惧的，自然最有名誉了。”克礼儿道：“那‘之国’两字如何加的上呢？”姚兆南被问的没话说，只得杜撰道：“那‘国’字是极活的字眼。国家的国字，只这个国字。人家的人字，也可把这个国字代替的。”克礼儿笑了一声说道：“你再念下去罢。”姚兆南遵命，一面念，一面解说。前八行到也没有差错，及念至“锄奸灭恶”那“锄”字，实在不识。一想：“帮助的助字，给这字相似，不过多了一个偏旁。”又想道：“他说教主助着奸人，

这字准是个助字了。他多写个偏旁，或者自有这样写法也未可知的。”于是就照着助字解说。克礼儿道：“既已帮助奸人，下面何以要加‘灭恶’两字，文气不伦不类了。吾知道你实在识不完这些字，不必你解说了。”姚兆南自忖道：“这东西愈到下面难字愈多，实在读不下去了。他既不要吾念，就自认学问浅，好使他觅别人来念。”就答道：“贵司说的不差，因他写的太草，吾没学问，真是念不下，贵司请别人解说罢。”克礼儿闻言，对着姚兆南狠狠的望了一眼，口中哼了一声，就出去了。不到一刻，见他带领着一个短衣窄袖的中国下流社会中人进到屋中，那人就把这函，从头开读，且读且解说，顺流而下，毫无间断。姚兆南在旁，自己惭愧道：“吾居然是读书人，倒不如他的文理通达。”那人把信函念完，克礼儿回头对着姚兆南道：“你是中国的读书人，竟连一封信儿都读不了。吾看你们平素眼高于顶，自命不凡，见了生意中人，说他是四民之末，最为下等，看不起他。见了官员，不说他捐班出身，便说他保举起家，又看不起他。至于别项生业，更加算为低微，不在你们眼中了。吾想，你们既有这样高眼界，必有这样大本领的，所以一直看重你们，见了读书人，格外钦敬，格外小心，从来不敢慢待。就是见了许多正途出身官员，无论大小，一律优待，不曾轻慢。岂知你们读书人的本领，竟一至如此。吾外国人偶然涉猎，尚且念的下、解说的出些儿，你们读书人竟连吾们外国人也不如。吾如今始知道贵国读书人、正途官员的本领了。”姚兆南被他一席话，说的满脸通红，闭口无言。歇了良久，方才答道：“吾们中国读书人，虽然没有本领，也还有媚外的思想，于你们外国人，不无微劳；若是有本领有学识的读书人，那个肯去媚外。”克礼儿道：“幸亏有这些思想，吾们外国人要靠你们求得利益，所以还肯来拉拢你

们，给你们一块儿办事。若没有这些思想，你们就是跪上前见吾，吾也不来见你哩。”姚兆南闻言，只嘻嘻的痴笑，并没一言回答。克礼儿回头对那念信的人道：“你姓什么？名叫什么？”那人道：“吾姓董，名胜基。”克礼儿道：“你把出身说给吾听听。”董胜基道：“吾原籍浙江鄞县人，自小读过书，十三岁上父母双亡，家无恒产，又没个人肯招应吾，吾只得贩些水果，做做小生意。后来连生了一个多月的病，把所有本钱一并吸完，弄的没法，只好行乞度日，日受风雨，夜吸霜露。吾的身体瘦弱，又因平时有一顿没一顿的吸，冻饿频仍，以致不到三个月就呜呼哀哉了。灵魂儿到了阴司，因吾是个乞丐，没有家属焚化纸钱。凡收留吾的，没有出息，倒要贴饭。所以，投到阎王阎王不收，投到城隍城隍不收，投奔土地土地也不收，只得仍做旧事业，在阴司求乞。不料那天路上碰见一个教徒，见吾是文绉绉的读书人，就盘问吾一切。吾对答如流，他甚喜欢，对吾说道：“你虽是半途出家，不曾进学中举，倒也比那些举人进士胜一筹。”说罢就写了一封荐信，荐吾到这里转轮司处当差。后来换了你来，吾仍派旧事，并未更换，直至如今。这是已往的事实，毫无一句虚言的。”克礼儿闻言，回头向姚兆南道：“你徒然穿着外洋服式，冒充留学生，所有本领，连乞丐也不如，真是可笑可叹。”姚兆南勉强答道：“他虽然识得几个字，通了些文理，到底办不了大事。若使吾们中国，没有读书绅士、读书官员，恐怕你们外国，还要退让一步，断不能愈取愈求。幸亏吾们这些读书绅士读书官员懦弱，惧怕你们洋人，势不敢违拗，只好事事顺从你们的强硬，贪你们的贿赂不肯放手，只好件件依照你们，所以你们能够做到如此地步。你如不信，请到教主那里去查查旧卷，那一年要求到什么利益，那一年要求到那一处通商口岸，是不是我们读书绅

士读书官员帮着的。”克礼儿道：“这些事吾都明白，果然都亏了许多读书绅士读书官员，但现在以后，正是吃紧关头。刚正被两个恶党，把机器上要紧关键一齐偷去，不能再用，后来的媚外党，不能再投到阳世，这个转轮处白白要求到手，变成有名无实了。”姚兆南道：“不要紧，教主处既有人会造这部机器，必能装配修理，你立刻发个电报给教主，述明情节，请他立刻派原经手制造这部机器的人来修理，一面仍设法搜罗黑心人入党，预备投生便了。”克礼儿道：“你这个主意果然不差，但这机器已制造多年，原造机器的人，此刻还不知在不在，即使还在那边，奉了命令前来修理，也不是十天八天所能赶到的。照眼前而论，五十余个媚外党，只投生三十余人，余外的都应该陆续送他转轮方才赶的上，否则日子太远，就参差不齐，不能在一个时候，一块儿办事，非但其中要脱节，前后连接不上，而且只有这二三十人，人数太少，未免势孤。老猿虽然能干，无奈党人不多，不敷差遣，不能指挥如意了。”姚兆南道：“这个不妨事，此刻投生的虽然只有三十余人，但阳世的绅界官界学界，黑心的正如恒河沙数，那老猿何等伶俐，何等见机，他见阴司的不来，就要设法运动，把阳世的坏人，尽数勾结，同他一鼻子出气，一条心办事，那里还怕人少。”克礼儿闻言，点头道：“不差，好在阳世各界的人，大都是贪恋富贵不顾名誉的。只须老猿得时得势，就可把‘做官发财’四个字，打动他的心，牢笼他的身，使他都为吾用。就是没有这个媚外党人前去帮助，他也人数众多，尽敷布置，何况还有三十余人，并有汪楚生等给他同党，做他真心腹，任他指使。大约暂时没人投生也不妨事了。但有一件，吾现在贸贸然发电报去，把这情节报告教主，教主必然要责备吾，说吾办事疏忽，被人家把机件偷窃，致坏大局。这个罪名，吾那里担当得起。”

姚兆南道：“事已如此，当不起罪名也要报告他，倘把这件事搁起，不即禀明，将来的罪名，愈加重大了。”克礼儿道：

“吾的意思，这阴司里，中国工匠中有本领的很多，横是吾这里有的是银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吾想出立一个赏格，倘有能人能把所少机件配制齐全，给旧时一样，就赏他白银十万两。如能够暗里修整，仍旧可用，省得当这个罪名，也省得拖延日时，你看如何？”姚兆南忽然省悟道：“有个阳世总工程师在此，姓曹名荣业，与吾同乡，他在生前曾在美国工艺学堂卒業，得有文凭，回国后曾当过各项工程师。吾昨天在路上遇见他，问他住处，就在这里，你如要修理，吾立刻就去请他来。”克礼儿大喜道：“能够如此最好了。”于是就叫姚兆南立刻去请。

不到一刻，早已请到。克礼儿一看，见他相貌生的堂皇魁伟，就疑心他不是媚外性质。但出于无奈，不得不姑且求教于他，就问道：“老兄在阳世做过什么事业？”曹荣业道：“吾机器师也做过，铁路总工程师也当过。”说了两句就不说了。克礼儿无暇多问，就把修机件的事情对他说了一遍。曹荣业一想：“吾因为洋人要夺吾铁路，一时气愤，呕血而死的。今在阴司，倒来帮助他修机器，使他把恶人投生，万无此理，只好想个法儿回绝他。”就随口说道：“机器在那里？”克礼儿道：“就在里面。”说罢，立即领他进去，开了机房门，同进屋中，一处一处的指示给曹荣业。曹荣业故意装出仔细的形状来，东也张张，西也望望。看了长久，又故意把舌尖一伸，把头摇了几下，说道：“这事大难，不是一两个月能够修理好的。”克礼儿听了大惊，正要问他缘故，只见一人飞奔进来，报告道：“外面有急电到，快请出去接受。”克礼儿听是急电，焉敢怠慢，疾忙出去。

未知是何处急电？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招工头黄桂生投标 用压力阎罗降旨

话说克礼儿听曹荣业说这机件难修，吓的忙问缘故。焉知话未说出，就有人报有急电，忙赶至电机前，把电纸候着。不到一刻，早已写完。翻出一看，原来教主因转轮处房屋狭隘，规模不大，嘱他雇觅工头，改造三层红砖洋房。克礼儿见是没甚紧要，暂且搁下，就把电纸折叠，带在里衣，仍赶进去，要问曹荣业所以难修的缘故。走至半路，正见他二人从里屋出来，忙问道：“到底好修不好修？”曹荣业道：“修是好修的，但被他偷窃的都是机中接榫之处，最关紧要，须先把绳钢上炉锻炼三十天，把钢中炭质炼净，然后好制成接榫装备。此刻，阴司并无锻炼机炉，如何锻炼。须另请人来，吾实在没这本领。”克礼儿闻言，满脸愁容，半晌不言。曹荣业见他踌躇，忙告辞而出。姚兆南道：“此人既不能修配，只得再请别人了。”克礼儿道：“吾于接见时，瞅他面貌，就料是他不肯阿附吾们，给吾们修机器的。现在再请什么人呀？”姚兆南道：“吾少时读书，曾记得有个公输子，是鲁国人，心思最巧。但因多年不曾把书温习过，不知道出在那一部书中，又不知他究竟生于什么时代。若能请得这个人来，不怕这机器修不成。”克礼儿道：他既是鲁国人，给你们先师孔夫子同乡了，吾们就办个移文，

到孔庙打探消息便了。”于是就命姚兆南代起移文稿儿。一面招工头，打图样，用投标法，以造价最便宜为合格。

不多几日，就有许多工匠头儿投标。到了开标那天，克礼儿就在转轮处对着大众，从木柜中把所投的标，一封封拆开比对，内中只有个浙江处州人姓黄名桂生的，标价最为合宜。克礼儿招他进来一看，见他举动不象工艺中的人，倒象富家子弟，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就问道：“你就叫黄桂生吗？”那人道：“不差，吾叫黄桂生。”克礼儿道：“你从前曾办过大工程吗？”黄桂生道：“浙江的模范学堂是吾建筑的。”克礼儿一想，省城模范学堂，规模最大，果然算极大的工程了。于是就放心订立合同，彼此签字，限五个月完工，先把所画图样命他翻出。岂知黄桂生果然是个外教，他本是浙江大富户，捐得一个道员，分发江西当差使，因为那年浙江赶造模范学堂，工程浩大，款项不敷、学部又催的紧，一时筹又筹不到，垫又没人垫，抚台一时焦急万分，就有黄桂生同党，在抚台面前，竭力保举他，说他熟悉工程，能垫巨款。抚台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听了这些说话，自然直进耳朵，立刻就办了文书，把他调到省中，将这项工程交付他了。他得了这个好差使，先把地上旧有水木料卖了数万银两，落了自己腰包。然后寻了一个无赖匠头，给他讲明白一切工料，只要草草，不要坚固，只须外貌修饰好看些儿就是了，将来余银三七开拆，匠人三分，黄桂生七分。因为这匠头没本钱，一切都要黄桂生垫付，所以他格外要多分些的。于是日夜赶造，不消一年，早已告成。前后投销共十八万两，其实只用六七万两。验收之后，那所垫的银两也陆续领清，那黄桂生共分得七八万，连所卖水木料银两，竟有十余万之多。此时的欢喜，真是无可限量，忙托人带了三万银两到京，去设法运动海关道的优缺，他自己就在浙江预备一切，

等候到任。岂知贪鄙之人总没有好报，欢喜不到一个月，那所模范学堂忽然一连倒塌了数十间，压伤了无数学生，一时大动公愤，大家竟要扯死他。后来有他同党，再回相劝，把房屋一齐拆去，再新再造，一切工料，都由他一人赔偿，又给学生养伤费数万两，一共用去二十四五万，方保得前程。非但从前落袋的一齐挖出，一个钱也赚不了，自己倒赔去十余万。那个带着银两进京运动的朋友，也一去不回，杳如黄鹤。黄桂生这一气非同小可，不满一月就呜呼哀哉，灵魂儿到阴司，还惦记着这个大亏。每想在阴司造一处大大房屋，把阳世吃亏的银两，一次赚他回来。无如阴司总没这项大工程，望来望去，总是望不到。这一次，忽然听得转轮处要造洋房，工程极大，就赶到打样处看了图样，约略估了估价，就拣最小最便宜的价钱升上去，为的是开了大价就要被别人抢去的缘故。那克礼儿见价钱便宜，自然用他。订立合同，出到外面，就各处寻匠头，想把工程包给他，自己净赚运钱。岂知他的价钱本来开的太小，自己又要赚一大半，只有十分之五六，那个还肯上手。寻来寻去，都不愿意。一连过了六七天，一想限期太紧，只有五个月，再过几天就要不及了，只得把自己要赚的数目减去一半，加一半在原价之上。焉知仍没人肯上手。克礼儿天天差人催逼，逼的实在没法，只好雇了许多散工，先把旧时房屋拆去。克礼儿也差了许多工匠，把机器大轮拆卸，搬出阴司。一切应该转轮投生的灵魂，一概截止。

此时，孔圣的回文已到，说公输子不知何往，无从踪迹。克礼儿见来文居然用英文缮写，一切体制，竟与英国文书一般无二，心中大为诧异，自忖道：“孔圣那里，弟子虽多，都是中国学问，并没人懂得洋文，这一回怎么忽然用起英文来，真是稀奇事。”自己立刻走到外面，问那来人。只见来人年岁尚

轻，头戴外国帽，身穿外国服，脚登皮鞋，竟成一个外国人了。唯脑后仍拖着一个辮儿，乃是清朝礼制。克礼儿心中，大是不解，问道：“你是孔圣什么人？那人小声小气的答道：

“吾就是孔圣的弟子阙党童子。”克礼儿道：“你既是孔圣弟子，什么也改起装束来？”阙党童子道：“吾新从外洋回来，还没改装，回去仍要穿旧时服饰的。”克礼儿道：“人家出洋游学是为着功名富贵，你们圣门之中，无求于人，何必也要游学？”阙党童子道：“你还有所不知哩，现在的读书人，读了三句五句洋文，便要都鄙弃旧学，说的一个钱也不值。就是从旧学出身的人，读了些外国书，也便忘却本来面目，见了吾们旧学中人，不是说吾们迂腐，便是说吾们废物。吾夫子实在气不过，就差仲师兄学武备，冉师兄学法政，卜师兄学翻译，端木师兄学商务，他们三人都到日本。又差曾师兄到法国学法文，子由师兄到德国学德文，差樊师兄到美国学美文，差吾到英国学英文。吾到了那边，不消一两个月，早把文法拼法读完全，领了文凭回来。这个移文就是吾写的。克礼儿点头道：“现在的时世，人心轻薄，倘墨守着旧时学问，就要被人家看轻。你们夫子权宜之计，果然不差。怪不得人称他做时圣。但是，你既改了装，什么仍把辮儿拖着，岂不要被人家耻笑。”阙党童子道：“夫子给我们说，学问在心，不在形式。况且这个头发也是受之父母，给身体并重的，那可把他毁弃。现在的那些人，身体还没到外国，先把头上辮儿剪去，忘却了本来面目，毁伤父母，遗体，心术已坏，将来什么能够忠心爱国，做出一番事业。若说拖在脑后不甚雅观，到底还是累赘东西，不妨把它盘在头上，又不是不剪辮儿就学不成，不好卒业的。吾们师弟数千人在阴司，总随着中国装束，并不曾改过夷狄之服。此次出洋，不得不暂时穿着，回国之后仍要改装的，那肯剪去辮儿。”克

礼儿听了一番议论，赞美道：“到底是圣贤见识，不同那些无赖，不求实在学问，只求外面装束，想借此炫耀人家耳目的。彼此相反，所以能够专心向学，实事求是，一两个月就毕业回家。吾从今也知道尊敬圣人了。”说罢，就殷殷勤勤，请童子到里面，延坐送茶，又问公输子的实在消息。童子道：“吾们实在不知他的下落，如其知道，岂会隐瞒。”话未说完，只见姚兆南匆匆进来。童子见是当初给夫子反对的人，立时变色，起身告辞。姚兆南见了童子，自己一想：“吾当时气昂昂的给他夫子反对辩驳，此刻在外国人手下做个洋奴，听他指挥，受他约束，岂不惭愧，只得低着头儿走进里屋。克礼儿见二人如此景象，全然不解。送了童子，回进里屋，盘问姚兆南。姚兆南不敢隐瞒，只得把前后实情说了一遍。克礼儿笑道：“你们中国的孔夫子，吾们外洋，那一国不敬重他。而你，扮了个洋装，连洋人的气息也没有得着，就要给圣人反对，真正叫做不自量力。嗣后再摆出新学架子来，看轻旧学，倘然被他盘问根底，就要哑口无言，置身无地了。你如其碰到给你同类的人，须把吾这话告诉他一番，叫他切须谨慎小心，莫学你夜郎自大，后悔不及。”姚兆南又是惭愧，又是懊悔，又不好答应，只得连声说了几个是字。克礼儿又问道：“你匆匆进来，为着什么事？”姚兆南道：“吾特地进来，报告黄桂生的事情。”克礼儿道：“他有什么事？”姚兆南道：“吾方才在外面听人家传说，说他被杭州模范学堂里的学生祖宗控告，现在阎王已差派牛头马面要提他去质询了。”克礼儿大惊道：“他提了去，要阻碍吾工程了，不知他为什么致被人控告？吾好帮助他一臂之力，出来干预了。”姚兆南道：“听说也是为着房屋工程，因他落了银两，偷减工料，以致房屋塌下，压伤了许多学生。那些学生的祖宗不服气，就赴阎王殿控

告的。”克礼儿道：“原来此人要偷减工料的吗？吾这房屋是久远之基，倘被他偷减工料，如何是好。不如把他换去，待别个人来造罢。”姚兆南道：“这是使不得的，他既开手，一者没人肯半途接手，二者他也必不肯干休。不如行文阎王处，说他此刻正在给吾们造屋，断不能投案听审。须俟工程告竣，再行由吾们照知，由他什么办理，不干吾事了。”克礼儿听罢，点头称是。于是，就行文阎王。

岂知阎王，初不知这个黄桂生，正在给转轮处洋人造屋，自从收了各学生祖宗的呈词，早已差了几个牛头马面出来访拿。今天忽然接到克礼儿移文，方才知道。阎王自从英兵入京之后，见了洋人，就象见了野兽一般。就是朝中许多官员，也个个惧怕非常。一见移文，疾忙差了鬼卒，四下里出去，把牛头马面调回来。一面批示出来说：黄桂生现在洋人处造屋，刚正在得时得势的时候，不好去提拿他，致起交涉，须俟洋房造好，洋人不用他了，方可提来质审。

岂知这个批语发到外面，霎时把众人激的愤怒不平，大家聚议道：“阎王管理中国人，中国人犯了案，应理提审判断，岂可因犯人在洋人手下办事，就不敢提询，自失主权。倘然嗣后许多奸恶之鬼纷纷效尤，奸杀命盗，都好请洋人做护身阴符。阴司的含冤之鬼，更加要多了。”于是联合商学绅三界，联名封递折奏，请阎王照会转轮司，务请把黄桂生交出，以凭照例严办。阎王看了奏章，见已动众怒，又不敢向克礼儿索人，弄的左右为难，大费心思，只得召集朝臣，商议此事。大家说：

“本国之人，无论他有什么势力，总可制服他，使他不敢倔强。那外国人，是断断不好惹的。”阎王道：“此刻他们绅学商三界会合，人数众多，也是不好惹的了。”众朝臣道：“不要紧，他们三界，人数虽多，只消把官界一压制，就平定了。陛下试

下一道严厉的上谕，看他如何。”阎王准奏，立刻令侍读学士王素，撰拟了一道谕稿呈上。阎王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朕自抚有地狱，兢兢业业，如履春冰，如蹈虎尾。常恐外患乘隙而入，内乱及时而兴。扰害苍生，有负皇天委任。所以，内则用人行政，外则和睦强邻。无不竭诚智虑，格外慎重，不敢稍有轻率，致貽后悔。而于外交政策，尤不惜委曲求全。再四退让，犹且衅端迭起，忽来意外之虞，致宗社粪土，宫廷荆棘。今虽外兵退去，还吾旧土，而疮痍未复。痛定思痛，赔款之巨，亘古未有。分期交付，至今未楚。若复因此小忿，惹起国际交涉，吾地府兵微饷匱，国弱民贫。彼狡焉思逞，兵鉴连踪，长驱直入，尔绅学商三界，试问能当此重咎乎？如能当此重咎，朕亦断不惜一介之烦，一书之递，以雪尔辈子孙之冤。若不能肩此重咎，而必欲朕向彼索犯，是明知朕力有所不及、智有所不足、心有所不敢，而故以此为难朕、害朕之具也。查例载，下欺上、臣侮君，律即应斩，矧更有进于此者。尔诸具控者，其速自妥议明白回奏。钦此。

阎王看罢，点头赞赏，就命太监捧出宣示。此时，宫门外围着无数人，都是绅学商三界，因上了公奏，探听批谕的。太监就立在宫门，对着众人宣读一过。只见立时大乱，喊声连天。太监回头就跑，大叫“不好了，不好了！众人听了上谕就谋反了！”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轮回遭天火地府永澄清 教党受雷刑皇朝长郅治

话说太监宣读上谕，见众人霎时大乱，叫喊连天，认是因这上谕激怒众人，打进宫来哩。慌忙跑进里宫，大叫众人谋反。此时，阎王宫中宿卫，请假的请假，回家的回家，只有两三个牛头马面站在阎王左右做护卫。一闻此信，吓的面如土色。众朝臣更是吓的抱头鼠窜，四散逃奔，一霎时逃个干净，只有阎王同两三个牛头马面还在殿上，商议躲避的地方。阎王叹息道：“这些朝臣，平素都想做官发财，岂知一临了患难，就逃个形影全无，不来顾朕。朕看他在太平时的慷慨形容，举止激昂，就是出言吐属也诚诚恳恳，象个忠臣，将来都能够尽节效忠，到死不变的。岂知今天反不如这几个牛头马面。真是俗话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看他们过了今天，将来有什么脸面见朕。”说罢，就带着牛头马面，走进里宫，想从后宫门逃难。又念：“此刻的谋反，真假还没有探听仔细，倘不问情由，就此逃出宫门，一者宫中无主，就有匪人抢掠；二者将来难免人家笑话，说吾胆小如鼠，贪生怕死，朕还有什么脸面见阴司的许多臣民。不如静待片刻，如果乱党逼进宫来，再逃走也不迟哩。”想罢，仍按着胆坐下。坐了半天，并没动静，心中颇为诧异。几个牛头马面，也唧唧私语道：“什么乱党不杀进来的？”内有个大胆的，就跑到外面探听消息。岂知宫门

外，寂无动静，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走出酆都内城，但见六街三市，贸易如常，并没一些儿扰乱痕迹。一问市人，都说：“方才数百个上流社会中人走过，嘴里都说：‘吾们都有家私，都有妻子，都有性命，这样重咎，那里担得起，还是大家回去，各顾着自己门前雪，莫去管他人屋上霜，做绅士的仍做绅士，管学务的仍去管学务，经商的仍去经商罢。’说罢，都四散的去。”那牛头马面探听了这个消息，就知不是谋反，立时回身进宫报告，阎王方才放心。但心中极恨许多朝臣临难苟免，就想把所有官职，尽数革去，刚正此时，吏务部尚书方螳，为着赔款捐项短绌，命勘查阴世奸恶官员及有仇人员数目，以防各城隍土地隐匿吞没，事竣回京。

阎王闻报大喜，立刻宣召进宫。方螳复命已毕，阎王就把这件事情说了一遍，并把自己要革去朝臣的主意，也说明白。方螳一想，阎王若把旧有朝臣革退，必然要尽用学堂出身的学生做官了。此刻学堂气势方盛，那些学生，没一个不眼高于顶。吾出身低微，必定要被他们瞅不起的。况且那些旧朝臣，大半都是吾的亲戚朋友，平时受吾庇荫，诸事顺从，听吾指挥。就是每年孝敬吾的银两，也不知有多少。倘把他们骤然换去，非但永没这笔进项，而且连功名也还要不保哩。”只得碰头奏道：“那些旧时朝臣，果然不忠。但学堂中人也大都只外面好看，有名无实，而且都是年轻的人，血气没定，一旦被他们得志，做到官职，就要贪横不法，违背官箴，致坏大局，倒不如旧臣的安分守己，和平办事。至于贪生怕死，中国人的心都是一样的。学堂中人，只学了他的本领，并不曾炼过他的胆，培植过他的心，碰到了患难，也一样要逃跑的。依臣愚见，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举动不如少一举动为是。”阎王闻奏，也点头称是道：“可恨中国人的心，个个如此。在阳世贪生怕

死，害的国家微弱，没有振兴的日子。到了阴司，做了鬼，还是贪生怕死，害吾地狱也衰弱不振。”

话未说完，只见黄门太监，领着一个印度人，手中牵着铁练，锁着一个人进来，直到殿陛之上。那印度人立而不跪，锁着的人同太监跪在一旁。太监奏道：“转轮司差这印度人，送匠头黄桂生来，说因他包造洋房，没料没人建造，贻误大工，所以特地送来，请吾们重办的。”阎王道：“原来就是被人控告的黄桂生吗？他在阳世，偷减工料，伤了无数学生，到了阴司，还敢赚外国人的钱。真是贪财不怕死的。现在二罪俱罚，看你如何担受。”说罢，又对印度人道：“你回去上复贵主人，说朕必要把这个人重办，决不放松他。”印度人道谢退出，阎王就把黄桂生发交刑部，照例重办。刑部大臣拟成责名，开单呈览。阎王展开阅看道：

照得黄桂生所有罪案，第一件，形似无心，实由贪狠，轻人生命，一味侵吞，律应梟首。第二件，违背合同，几生交涉，罔顾国本，希图诈骗，律应拟绞。但一人之身，不能重施二律，唯有衡情斟理，并罪施行。臣等公同商议，拟将黄桂生注名小工簿册，罚做七世小工，以投其所好，并配定每世二十岁左右，高处工作，失足跌毙。七世之后，方许销除罪案，仍投入身。以舒模范学生冤抑之怀，而平英国教徒愤怒之气。是否有当？仍候圣裁。

阎王看罢，笑道，“罚的有趣，嗣后如逢这样罪案，都好如此判罪了。”只因阴司这样一定罪，果然阳世造屋的，时时有跌毙之事，这些人不是黄桂生的再世，便是给黄桂生一样偷减工料，害人性命，及包造洋房擅订合同延不竣工的。可知阴阳一理，贪狠报施，毫厘不爽；为人在世，切莫贪利害人，自取恶果。闲话休提。

话说阎王，看了罪状，即时提笔批准，发下刑部。一面备办照会，知照转轮司。克礼儿接到这项文书，也自欢喜。唯转轮机器还没修理，无从投生，只好准备个照会送阎王，请他把众人灵魂及黄桂生灵魂拘禁，暂缓送来，等机器修全，再行咨照。一面发电报到教主那里，述明机器被窃要件，房屋拆卸没人起造的缘故，求教主作主设法，以便早日把所有媚外会中人转轮投生。

岂知，阴司正在发电报，那包公手下的日夜游神，早把一切情形调查明确，飞报包公。包公大惊道：“阴司的转轮，非但关系阴司的主权，而且关涉阳世的人才消长国家存亡的，那好被洋人占夺。这都是新阎王懦弱无能，所用办事大臣都是些贪财纳贿、专拍洋人马屁、不顾阴阳界大局的缘故。若任他夺去，不争回来，非但十八层地狱都要被洋人占据，就是阳世地方，也要被洋人占据了。吾那好不据实奏明。”说罢，又问日夜游神道：“前天玉帝送下去投生的两个阳世大热大善士，究竟已投生没有？”日夜游神就把曾杨二公，被克礼儿抑勒，换心换脑的事，细细学说一遍。包公道：“既不许他投生，现在把他二人安放在什么地方呀？”日夜游神道：“此刻因转轮处房屋拆卸，不能居住，仍在克礼儿住的地方，收拾一个房间给他二人安身，倒也十分款待，不敢慢待。”包公闻言，立刻回到书房，拟了一个奏折，整肃衣冠，径向朝中而来。其时，玉皇大帝正在通明殿，阅看下界及各天官章奏，守门的天将跪奏：“包拯见驾。”玉皇知道，包公入朝，必有事故，立刻宣召进殿。包公在公阶之上，山呼万岁已毕，玉帝问道：“卿非时入朝，有什么事？”包公启奏道：“臣为地府要案，特来启奏，有章疏在此。”玉帝道：“呈上来。”就有太监走下金阶，从包公手中接来，呈于龙案之上。玉帝展开，只见上写着：

臣包拯跪奏，为轮权被夺、奸党投生专疏奏报事：窃臣自参劾阎王后，即知阎王庸碌无能，诸大臣贪鄙成性，故特遣日夜游神下地府，昼夜伺察，以防不测之变。今据报告，言转轮处已被英教主用强硬手段占据，特改转轮处为转轮司，使教徒克礼儿者充当其任，连送媚外党三十余人投生权要，为异日助英欺中之根据地。其中领神者为英国千年不死之猿精。其余，凡阎王发下理应转轮之人，一概阻止，不许投生。以致阴司灵魂拥挤异常。闻该猿精，福泽极厚，将来必做达官，英教主已早为换去心脑，俾一意向英，领袖群奸，实行媚外之手段。亚于老猿者为汪楚生，亦已投生入世，为老猿辅佐之人。似此任意胡行，恃强逞蛮，违天逆理，利己害人，阳世之治安何堪设想。陛下富有四海，覆轳华夷，理应视中外如一体，无偏无倚。今英教主，尚其奸诈，肆其鲸吞蚕食之谋，若非有以保存而扶卫之，中国前途将不可复问。伏启陛下，震雷电之盛，发天地之怒，诛锄已生之恶党，驱除未去之奸魂。所有新轮新机，悉予毁灭。转轮之处，另行组织。其阎王处分，诸办事臣罪案，更宜交部，从严议处，以为办事颺预欺君罔上者戒。臣为世界大同地府权限起见，不得不据实直陈，伏乞皇帝陛下鉴察施行。

再，前由天曹发往转轮处投生之阳世大善士杨斯盛、曾少卿二人，发至阴司，即被转轮抑勒，多方诱骗，欲使二人投身入教，生往彼国。幸二人忠心不昧，坚持不允，则又欲换取其心脑。但二人智脑如山，善心若铁，虽有机器，不可动摇，始悻悻而罢，目下犹软禁在彼。亦求陛下天恩，设法护持，保全善类，以为异日捐产行善者劝。玉帝看罢，勃然大怒道：“朕向以为中英两国颇敦睦友

谊，所以事无大小，一意牵合，好使彼此愈形和好，免动兵戈，伤残百姓。不料该教主仗势欺人，竟敢占夺国权，干予内政，其实可恶。此刻既有老猿领着一班恶党，投生阳世，必定想肆其毒谋，暗中算计，阳世君臣，绝无察觉，势必吸他大亏。须先把这班人尽数诛夷，绝其根株，免贻后患。”说罢，就差人立召雷部电部朝见。去不多时，就见雷部电神，跟着使者飞奔入朝，直至公阶跪下。玉皇道：“朕宣召你，并无别事。只因英教主暗使党羽，布满中朝，图谋土地，可恶已极。着你二人，即时下界，把所有恶党，查明姓氏，一并用雷火击死，不许留下一人。朕再差风神云母雨师三人，临时助威，勿得有误。二人领命，将要退出，玉帝又嘱咐道：“中国子民，屡受兵燹之苦，勒索之害，已是万分可怜，你二人此去，须格外谨慎，切勿再去惊动他们。”二人诺诺连声，退出朝外，预备行事。

玉帝又对包公道：“你做了数百年阎王，没有一些流弊。朕因这天上需才甚亟，特召你上来当差，另换他人代理。不料代理还没多时，就弄到如此景象，儿误尽中国苍生。幸你随处留心，发觉尚早，还好挽回。朕想，这个缺，不是你去断断不胜其任的，只好仍由你去整顿一切，仍复旧时气象了。”包公道：“臣去整顿，果然职分应该的。但教主仗着自己兵强计狡，那转轮权既被夺去，焉肯交还，臣去给他交涉，势必彼此失和，兴动干戈，胜败不能预定。若能胜了他，自然夺得回来；若胜不了他，非但夺不回来，连十八层地狱也要被他夺去哩。依臣愚见，还是把这个转轮处设法毁去，连他的换脑换心以及一切投生机器，也一并毁个干净，使他委之天命，怪不得人。嗣后有鉴于这一回的失败，知道犯了天忌，再不敢生出这个毒计来。吾们再设法组织一个转轮处，方可永无后患。”玉

帝道：“他这机器，都是纯钢造成，若要把他毁去，不是天火不成。”就命召火德真君上殿，把此事原委说明，命他立刻行事。又恐怕杨曾二人近在咫尺，未免要受惊，先差金童到地府，暗里度他们上天，一面发下一道换阎王的上谕，差金甲神捧下地府宣谕。包公预备上任。

金甲神捧着上谕，直下阎王殿廷。阎王刚正同着方螳陪着转轮司克礼儿，商议赶造转轮处房屋的事。方螳一见金甲神，就对阎王道：“天使下降，必有事故，快去接旨。”阎王那敢怠慢，忙下殿跪伏。金甲神读谕旨道：

包拯着仍回阎王本任，原任阎王交卸来天，另候简用。

钦此。

阎王不听则已，一听之时，魂飞魄散，自忖道：“玉帝这一回无端把吾调去，必然有人参奏，非但上天之后做不到官职，恐怕还要治罪哩。”方螳听了，也焦急非常，知道包公一到，他这个夷务部尚书准做不成。所以，阎王吓的俯伏在地，起不得身，他也气的俯伏在地，爬不起来。金甲说道：“谕旨已经读毕，快起身预备交卸罢。”阎王说不出话来，只指着自已身体摇手。金甲神知他爬不起身，正要伸手去搀扶他，忽闻轰然一声，震天动地，红光一闪，顿时天朗气清，风和日暖，迥不象先时的天昏地暗，阴惨惨，冷森森的气象了。克礼儿正要差人打探是何缘故，忽见几个印度人飞奔进宫报告道：“转轮处机器、房屋被一个火珠落下，烧成灰烬，烧死的人也不少，连姚兆南、江北阿四，也一并烧死在里面。”克礼儿听了，只一味的搓手跌脚道：“初不料今天遭这大劫真是意想所不到的。”又问杨曾二人消息，有个印度人道：“在火烧数分钟前，见二人跟着个童子，在半空中冉冉升天去了。”克礼儿叹道：“恶报善报，毫厘不爽的。教主用尽心机，制换脑器，

夺转轮权，想搜刮奸恶灵魂，投入阳世，暗中帮助国王偷窃利益权、殖民地，事没办成，被一炬天火，烧个干净，弄的前功尽弃。照这看来，暗中计算的事情，那里做得。”说罢，垂头丧气，不别阎王而出，自忖道：“吾只好空着手回见教主了。”于是就领了几个印度人，步行至孽海边，趁搭阴公司轮船，一路望自己国中而去。将到京师，忽得一梦，见老猿领着汪楚生等一班三十余人，走至他面前，满身都被火烧的毛焦皮烂，且哭且诉道：“吾好好在山中修炼，教主定要把吾进贡，送吾投生，此刻三十余人，都被天雷击死。吾做了精中之精，他们做了鬼中之鬼，都要受雷神管束。雷神因吾生前奸狠，几坏世界太平，判吾投生花果山，做孙行者的子孙，永被凤阳婆子捉去，用铁链锁了颈项，沿做戏旬乞钱，不许再投人身。”说罢，回身就走。克礼儿见汪楚生手中捧着一个黑心，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跟着老猿，其实可怜。正要赶上前问他苦处，只见姚兆南也满身焦灼，从斜刺里出来，大叫道：“克礼儿，吾死的好苦。”克礼儿道：“你什么逃不出性命，也被天花烧死的？”姚兆南道：“这是吾冒充游学生的报应，逃不了的。火神因吾冒充游学生，败坏新学界声名，判定吾世世投生，做学堂中保守门户的狗儿，永远不许超生。你帮了教主，作恶多端，报应的日子也近了。”说罢，径自去了。克礼儿一觉醒来，恐怕真受恶报，懊悔非常。回到国中，就把前后情节，告诉教主。且把梦中之事，细述一遍，竭力劝阻教主，请他改变宗旨，专做光明正大之事，勿再暗中算计中国，致犯天怒。教主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岂有不知循环之道，从此就听了克礼儿的劝说，翻然改计，再不敢造换脑机器，也不敢夺阴司转轮权，而且托梦给英王说：“中国大皇帝，天命所归，应享万世太平之基，嗣后彼此交往，务须诚信相孚，再不可怀奸挟诈，

欺负中国，自取天谴。”英王听了，自然照办。所以，中英的交情，愈加和睦，共享世界承平。

嗣后，凡街头巷尾被人牵着做戏的猴子，都是老猿后身。姚兆南的后身，则专在各学堂防守门户；每日里摇尾乞怜，吸些儿学生、教习人等吸剩下来的肉皮肉骨，以充口腹。这就是冒充游学生招摇撞骗的报应。

这部《地府志》说到这里也就完了。

● 书带子 著

● 陈年希 校点 ●

新 天 地

1

11
9

《绘图新天地》序

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行，有益于国家人民，甚非浅解。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志倦也。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中土小说，佳制盖鲜，综其大较，如《水浒》、《红楼》等，不出海盗海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如彼矣。今夫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小说者，目求新著以臻理想政治之进步耳。适有鸳湖茂才郑君书带子戏著滑稽小说《新天地》二十章，绪意近事，以供硕学志士茶余酒后消闲醒世之助也。欧洲各国政治之进步，小说功多，所以目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今《新天地》之出现，但愿我中土人民一更新象，来就立宪国下，同登《新天地》之新世界，甚新国民之厚望也。以为序。

第一章 书带子笔述滑稽

金风飒飒，如豆灯昏，愁思撩人，百端交集。幸借一枝秃笔，写他乱话三千。休咄满口胡柴，破我穷愁十斛。此正在下《新天地》小说所由作也。但看官们未看此书之前，心中不免有些诧异，以为天地之道，万古不易，那里来有新的。不知如今我们中国世界，是要把四千余年专制政体的旧世界，渐渐改造立宪国新世界。试问世界既要换新，则天地自然也要改换改换新的。况在下所说这个新天地，亦是由改造新世界的人材代造出来的。虽无其事，却有其理。做小说的不过想当然耳。且待在下录出，以供诸君茶前酒后消遣余闲，亦足助笑。闲话收起。

话说玉皇一日传旨御殿，召集三十三天文武各职，大小臣工，齐至凌霄宝殿，特开御前大会，会议大事。那时诸天一切神圣仙佛，得了这道旨意，谁敢怠慢？纷纷赶赴天庭，聚集朝房。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党，都彼此探询，不知为了何事。

无何，玉皇升殿，仙乐齐鸣，御烟缭绕，警鞭三下，肃然无声。一时内官传下旨意，令诸臣一齐进见。于是，各官按级分班，次第入殿，俯伏叩首既毕，各分东西侍立，听候宣呼。

只听玉皇言道：“如今东方国出了些甚么人材，手段如此利害，竟来与朕为难，诸卿可知道么？”众大臣莫明就里，都是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玉皇遂在龙案上发下两道奏章，交与首相太师闻仲道：“朕今日召集卿等会议，就是这两件大事。诸卿休戚相关，都要激发天良，妥议一个善后良策要紧。”闻太师便双手接过，退了下来，即忙展开第一道奏章一看，原来是太白金星奏的，便与左右丞相，一班大臣，聚首而观。但见他上面奏道：

通明殿学士，修文院撰文，掌管恒星事务，臣李太白跪奏：为下界钻天党，日甚一日，力足通天，非常变患，叩乞飭下群臣，速筹抵制事。窃臣夙在长安，惯眠酒肆，慨世情之凉薄，常将醉眼以偷看，知国势之颠危，每发狂歌而当哭。若夫权奸用事，贿赂公行，寮案营私，党援各树，或夤缘宫掖，或请托侯门，举世滔滔，风成奔竞，此尤臣所身历亲知者也。是以愿投泽国，谢招捉月之魂；顿悟前生，归证谪仙之果。维时幸荷天恩高厚，以臣未昧夙因，许归本位，兢兢供职，以迄于今。久矣，绝口不谈尘世事矣。詎意现今下界东方国，出有一班钻天党，钻营日巧，手段神奇，较臣所处唐室时代为尤甚也！鞏金不必暮夜，所来者皆民脂民膏；同党互结奥援，所进者悉尖头尖脑。问其才，则皆为钻天之才；问其力，则各具通天之力。至问其所恃，则实皆恃有通神之钱也。虽神道无私，万无可通之理，此说固不足信。然臣窃思蔚蓝本如纸薄，并非铁壁铜墙，芎苍祇赖云遮，聊护琼楼玉宇，万一到处钻通，则天机既易泄漏，天步安见艰难。况此辈成群结队，东钻西钻，一通百通，实有防不胜防之势。为此具折叩陈，仰祈飭下群臣，迅速会议，妥筹抵制之方，以备非

常之患。伏乞圣鉴。谨奏。

闻太师看毕，齐吃一惊，忙将此折递给群臣传阅。一面又把第二道奏章展开一看，原来如此如此，也是一件非常要事。看官们有性急的，必要说道：“既然亦是件要事，是那个奏的，何不也简直叙明白了？偏要将如此如此四字，藏头露尾。何故？”诸君，这是做小说的诀窍：一则卖些机关，二则留些地步。言归正传。

这时凌霄殿上，寂静无声。不上片刻，两折已互传阅遍。彼此都惊疑失色。那时齐天大圣孙悟空亦在其内，心中想道：“当日只有我老孙一个，能有钻天本领，到过天上，此后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不想如今下界竟出了许多钻天好手，不知有多大神通？他们钻上来，让我见识见识。”想罢遂第一个出班奏道：“陛下勿忧。臣思下界纵有能人会那钻天的法术、通天的手段，谅他们亦不过在下界虚张声势，未必真个敢来。即使大胆上来，有臣在此，也要杀他一个尽绝。圣怀请勿过虑。”

玉皇听说，龙目对他直瞪，又好气，又好笑，口内不说，心内想道：“从前被你一个猴精钻上天来，已经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知用了许多兵费，受了许多损失。及至末后，又出了许多赏格，才得把你拿住。如今你亦想拿钻天党了，但我老大帝国，现在不比从前，经不起再有钻上来闹的了。”所以，只望不答。

此时齐天大圣话既说毕，自己亦就想着前事，已觉追悔不迭。又见玉皇置之不答，面上甚难为情。偏偏又有一位东方朔，出班驳奏道：“陛下，孙悟空之言，可谓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现今东方国出的那些钻天党，他是磨尖了头，东也一钻，西也一钻，并不一定从何处下钻。只要钻通门路，有了进

身之阶，他便洋洋得意，势焰亦就渐渐熏炙，从此便可做那偷天换日的事。这是他钻党宗旨。故臣恐孙悟空虽有变化，也觉防不胜防。

齐天大圣听了，心中不服，忙回奏道：“东方朔素日言语，诡诈欺人，本不足信。即如所奏，他并未亲见，恍若已得其实，岂可为凭？”玉皇道：“卿且暂退。”齐天大圣只得快快而退。玉皇一面问东方朔道：“卿何以得知其详？”东方朔道：“臣系出东方，故于东方国内容略知一二。他国内因遭了几回大祸，如今正在那里仿照女真国，要改行三代以上唐虞的旧政。无如他国运不济，正当驩兜、共工、飞廉、恶来，以及秦桧、严嵩，这班大奸大恶转世下凡，执了国政，所以倒把世界弄得七七八糟，不新不旧，才有这些钻天党出现的。”玉皇听毕，点头不语。东方朔亦就退了下来。

这时左丞相比干出班奏道：“耳闻犹虚，目见始实。陛下可先行派员查察实情，再作计议。”玉皇深以为然，将左右诸臣一望，正在踌躇派谁前往是好。忽见有二人自外而入，俯伏金阶，口称：“小臣等愿讨此差。”玉皇一看，见是千里眼、顺风耳两个，心中大喜，道：“卿等的是侦探好手。速即前去查探细情，立待回奏。”两个便匆匆叩辞出殿去了不提。

第二章 通明殿大开会议

一面玉皇又与众大臣提议那第二道奏章的事件。列位，可知这第二折究竟是那个奏的？内中说些什么？在下这就要补叙出来了。原来是十殿阎罗所奏。内中大略，谓十八层地狱，本系收押凶魂，羈囚恶鬼之所。一狱有一狱之官，一层有一层之别。向皆层层隔绝，各不相通。乃自十九世纪以来，被东方国用了一班刮地党，到东则东刮，到西则西刮，所刮之处，必将地皮刮薄三尺。况前刮甫去，后刮又来。以有限之地皮，供无穷之刮手，缘此十八层地狱，迄今悉被刮穿，四通八达，牢门洞开，竟至修不及修，补不及补。而凶魂恶鬼被其脱狱逃逸者，不计其数。且第十八层狱底，向有一罪犯天条，永远监禁之老猢猻精，亦被乘机窜往天外，会合在逃各犯，结成死党，名曰“革命党”。时时遣党潜来阴司，散放票布，勾结党羽，煽惑鬼心。并有该革党首领余西林，竟捐纳鬼职，在第三层狱内鬼混差使。不图暗纠同党，忽谋起事，胆敢^①将狱主枪毙，以冀各狱响应。幸即扑灭，未肇出祸。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驻守鬼门关新练马兵营亦有革命党荣人奇、席哲等，兵变谋

^① 原文为“胆将”，今补一“敢”字。

叛。虽事皆未成，而革命党实已遍满阴司。推原祸始，皆刮通地狱之所致也。再者，枉死城内之冤鬼，投生路窄，现亦拥挤太甚，城不能容。查此辈生前既遭冤枉，死后又难自由，实亦易召革党之祸也。现在一面除飭属密拿匪党，严防各狱外，为此迫切叩陈，仰祈圣鉴，理应如何善后地狱之法，疏通枉死之路。静候圣裁，指示机宜，遵旨办理等语。列位，这就是在前所说“如此如此”的事，就是如此，闲话休提。

这时，玉皇向众大臣道：“那东方国所用人材，上则钻天，下则刮地。照这样不规则的行为，国家也就弄不好了。尚改行甚么唐虞之政！”东方朔在旁又言道：“陛下尚未知他国内细情。在先政体原属腐败，但内自王公大臣，外自封疆大吏，以及那些司道，虽说罔利营私，而公事都照成例而行，尚不公然放肆，自逞其私。自从预备改政以来，把这例字减去，反与他们添些求财名目，多些生财门路。大家便明目张胆的要钱了。试问那些地方官吏，怎么不上行下效？不是借名勒派，就是捏报开支；不是上下串通一气，就是官绅结成联手。只可怜了些百姓，愈闹愈穷。如今更坏得不成政体了。所说的是文明，所行的是压力。那些贪官污吏，是非不顾，公道全无，竟一味箝制舆论，不许百姓开口起来了。这不是反比专制国加倍野蛮吗？”

太师闻仲听了，言道：“为政在乎得人。如此不得其人，虽改行善政，亦难救亡。”玉皇叹道：“这是他自己用人失当，以至于此。但于今竟来连累及朕，可不是殃及池鱼吗？”

正说之间，忽见千里眼、顺风耳，慌慌忙忙由外飞奔而入，脸上都现那惊惶失色的情形，趋至案前，一齐跪下道：

“启奏圣上，不好了！他们竟要上来了。小臣等亲眼所见，亲

耳所闻，不敢虚报。”

玉皇大惊道：“怎见得便要来了？究竟若何情形？”千里眼先奏道：“小臣奉命查探钻天党虚实，出了东天门，径往东方国界内，检个冠盖往来通商极盛的方向，揭去眼帘，注准视线，定睛朝下细望。但见人山人海，来来往往。在先也分辨不清那是会钻的，那是不会钻的。及至后来，见那内中有许多尖头滑脑的少年，深为诧异。仔细一看，见他并非生成的尖头，却原来头上带一顶尖帽。再看他身上，装束得亦与众不同：紧衣密扣，窄袖长袍，个个都是过耳的高领，油松的宽辫，眼上还带了一副金丝墨镜，口内衔了一枝吕宋烟。一路前行，一路东张西望，贼形贼状。看他们走不多路，那面亦来几个尖头，互相答话。小臣想这般人既带了这尖帽，必钻无疑。当时告知顺风耳，着他细听。那知果然不错，是要上来的。”

玉皇忙问顺风耳听些什么言语。顺风耳接口奏道：“小臣只听见一个说：‘你这尖头尖脑的小滑头，终日钻来钻去，可钻到些什么好门路？如今又要钻往那里去？’一个说：‘你终日钻在那情天别墅内，乐而忘返，令人寻觅不着，这才算会钻的了。’又听得一个说是要到镜中天取什么照片，邀人同往。又一个说是与朋友约在一洞天会晤谈心。这都是小臣听得真凭确据。”列位，那三十三天本各有名目。这镜中天、一洞天，以及情天，想必三十三天内亦有这个名称，所以顺风耳听了，就当做上天的凭据。这不能怪他侦探得粗心，亦不能怪做小说的瞎话。请再听说正文。

此时，千里眼又接奏道：“这些人纵会钻天，尚不算得利害。还有制造了机器上天来的，那才利害。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幸此番亦被小臣等探听来了。”玉皇听了又吃一惊，问道：“当真的吗？是怎样个机器？”千里眼道：“小臣正在

高处瞭望这班人时，远远地忽见有一物，其圆如月，自下而上。始尚疑是小儿纸鸢之类，那知愈升愈高，直上云霄。细看时，只见那圆物下面，尚坠有一物，内坐二人，皆碧睛深目，黄发虬须，并不似东方人形状，面貌凶狠，不知是人是怪，也不知圆物怎样的道理，把他带上来的。谁知这件尚未得知详细，那下面又上来一件东西，似鸟非鸟，似鱼非鱼。内中亦有几个人影，飞也似的直望上来。在臣眼前一霎过去，迅快非常。真觉可惊可怖。

于是，顺风耳便接奏道：“小臣虽没有目睹其形，但听下界有人在那里谈论。一件圆的，叫作气球。后一件叫做什么空中飞行艇，内有机关，只要把那机器一开，便向上飞了起来。这两件，听说都是西方国人制造的。”

当下千里眼、顺风耳奏毕后，殿上群臣，齐吓得口呆目定，神色张皇。内中只有齐天大圣面现得意之色，心想：“你东方朔说他们只要钻通门路，不上来的。那知眼前就要来了。如今可用得着我老孙抵敌了。”但这时心中虽如此想，却亦不敢上前开口，重讨没趣。不提。

第三章 闻仲访求盘古氏

再说玉皇这时闷闷不乐，半晌不开口，大众见玉皇不语，

亦就没有一个敢先开口，彼此互相观望。玉皇见了，便含怒发言道：“诸卿何皆默而无言？下界既闹得如此，尚不速筹良策吗？”太师闻仲遂奏道：“臣想起一件事来了。记得从前情天本有缺陷，亏那女娲氏觅得神山仙石，修炼成功，才补得完全无缺。如今诸天既有钻通之处，请陛下降旨，飭令女娲赶速采取仙石，日夜加工，迅炼将那通天门路，一律填补整齐。并飭预先多炼若干，以备随通随补。一面请派大将，督同值日功曹，各处认真巡逻，加意防范。谅无大碍。”

便见右丞相魏徵从旁言道：“太师之言，非不甚善。但今事急矣，恐非女娲所能。盖女娲当日因欲补天，在那山中觅石，不知觅了几年。后来得了此石，在山修炼，亦不知炼了几年，始得告功。如今事起仓卒，料女娲亦措备不及。为今之计，急则治标。只有先行派员把那钻天党驱除干净，然后再徐图良策。”

玉皇问道：“谁可充当此任？”当有比干丞相出班保奏道：“臣愿保真武、杨戩前往。他二人手下，一有龟蛇，一有獬犬。那钻天党善惯钻营，正可纵令肆咬，叫这宗人也知道利害。”玉皇听了，亦就依奏。即派真武、杨戩为巡天使，督率龟、蛇、犬三将，巡逻诸天，扫除丑类，毋稍松懈。一面又加派千里眼、顺风耳为侦探员，飭令随时通风报信。

玉皇派毕后，言道：“此不过抵御目前而已，终非久安之计。据魏卿所奏，那些钻通所在，女娲既难立时修补，然则难道就听其自然么？况且还有地狱那一桩事件，也是要赶紧设法才好。”话犹未毕，但见右班中有一位大臣，分班而出，趋步向前，跪奏道：“臣有一策，可保两全。窃愿采纳。”玉皇一看，见是吕纯阳，忙问道：“卿有何善策？可速奏来。”吕纯阳道：“臣前曾往东方国考察人情，业有三次。他国内人民，

有一种性质不坚之病，臣是早知道的。故臣以为东方国人，虽会钻天刮地，不过一时之患，断不能为久患的。所可惧者，那西方国人，来在他国内侵占地方，据为己有，制造出种种千古未有的机械，巧夺天工，不可思议，即如那气球、飞行艇等类，不一而足，实欲与天争能。此万分可惧之事。臣熟思多时，诚难抵制。此种无法无天之辈，自逞其能，不如早与远之为妙。”列位，如此看来，西方国人的横行霸道，不要讲别的，就是天上也在那里怕他。这就难怪了。唉，可叹！闲话收起。

此时玉皇道：“卿所奏极是，但朕即欲远避其锋，亦离不出三十三天。现在诸天一律如是，叫朕怎样可远呢？”纯阳忙回奏道：“天地为盘古所开辟。当时既开这三十三天，辟这十八层地狱，臣愚以为天外必尚有天，地外必尚有地。好在盘古现正在上界居住，陛下何不派一大臣前往，告知详情，请其另为设法，开出一个三十四天，辟出一个十九层地狱，想亦不难的事。如此，则天地两全其美了。”

玉皇听毕，龙颜大喜，道：“此真可谓创天造地之策。卿才识远大，建此奇谋，朕心实深嘉赖。即派卿与太师速往盘古处，善达朕意，委婉详陈。愚他垂念世界人心险恶，扰乱得天地不得安身，七穿八洞，莫可收拾。更有那同恶相济的西方国人，势焰尤其可畏。因此，朕迫不得已，要请他别开生面，代朕开辟一个新天地的意思。朕知此老素讲公德，卿等前去好为言之，当不至有推诿的。”列位，要知盘古是开天辟地第一个老祖师，先有盘古，后有天地，所以，就是玉皇也要下个请字的。不提。

这时闻太师、吕纯阳两个，当殿请了旨意，即行叩辞出外，向那盘古处去了。一面玉皇将那十殿阎罗奏折先行批发，

着令传谕十八层狱主，谓：

现今各狱皆通，革命党到处蠢动，狱主被戕，军心谋叛，猖獗情形，实堪痛恨。幸迅即扑灭，稍慰宸怀。但革党虽到处皆是，而正凶即已成擒，则他事毋庸株连。各狱主须仰体朕意，以广好生之德。所有各狱，暂着加意慎防，静候后命。钦此。

另又降了一道谕旨，派地藏王就近前往幽界枉死城，将所有该城枉死新旧各冤魂，逐一照册点验，彻底清查。其有曾经请恤，以及有人发起追悼者，应即发往奉祀所在，飧其血食。其余枉死各鬼魂，无论男女老幼，年代之远近，冤情之轻重，一律肆赦复其自由，准许投生，俾寻活路等话。玉皇发付既毕，亦遂退殿不表。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过了数日，闻、吕两大臣便由盘古处回来了，上殿缴旨，奏称：“臣等奉命往见盘古，陈明原委，竭力恳求。盘古亦就欣然允话，并不推辞。因遂看他开辟。谁知毫不费事，只在二时之间，已见新天地开辟出来了。臣等故赶回复命。”列位，开辟天地何以竟这样容易？只须两个时辰就有了。这不是做小说的瞎说，列位想必是知道的。不必细表。

再说玉皇在前虽说去请盘古另行开辟一层天地，然自己也知道是个难题，尚不知他能与不能，心中故亦不敢必。现在听说如愿以偿，且不费吹灰之力，一两时间新天地竟然发见了。此时那得不喜？那得不乐？遂不禁笑逐颜开道：“有这样迅快的事，盘古再造之德实非浅鲜。此不独朕一人沾惠无穷，即诸卿亦同受其赐也。”说毕，又向闻太师、吕纯阳等慰劳几句温语。一面即颁发上谕，着张班、鲁班、督率公输子、离娄等一班工匠，连往三十四新天，即日勘估工程，大兴土木，营建宫

殿，起造园林，务期尅日告成，勿稽时日云云。另又派了傅说前去监督工程。并传旨三十三天大小群臣，均各先期筹备移銮诸事。那时，在殿诸臣一个个眉飞色舞，踊跃欢欣，都要想到那三十四新天瞻仰瞻仰。从此就日日预备，忙个不休，直至迁往新天，安排定妥，才得宁静。这是天上人间一样的道理。不提。

第四章 玉皇迁銮新天地

再说神仙做事，本极快爽。再加做小说的一枝笔，要他快就快，要他慢就慢。所以，过不多日，宫殿落成，诸事齐备。玉皇便就排銮启辇，前往新天。文武大小臣工，一并随扈而去。到得新天，玉皇升殿受贺。那照例的礼节，亦无庸多表。

末后，玉皇向众大臣道：“如今既来在这三十四新天，旧时各政，也得整顿一番。诸卿皆当振刷精神，认真办理。那些庶司百职的臣工，虽皆各有所掌，然时势不同，到了今日，有的或变了冗员，有的或名不副实，故应裁的则裁，应改的则改。卿等毋负朕命。”众大臣闻谕，俱各叩首懍遵而退。后文自有交代，暂且不提。

于今要说那地藏王，奉了上帝谕旨，前往枉死城清理那些

枉死冤魂的积案，以便一律恩赦。乃及那地藏王到后，细细调查清楚。见那枉死中实在生前好人真遭屈死者，亦并不多。似又不能不分别办理。遂上了一道查明复奏的表章，将枉死城旧管新收各鬼魂又详细开列一表，并将枉死的事由各加一个勘语。折中便陈说此次所查各节，见内中枉死虽多，然大半生前本非好人，应遭横死。可巧碰上个好题目，盖棺论定之余，反将平日恶劣史洗刷干净。此辈到得阴司，善于诉冤，判吏遂亦注为枉死。及付转轮，又例得安插善地。虽在转轮王或有心知其非者，乃碍于旧例，不肯举发。以至油魂滑魄遍布阳间，利令智昏，不公不德，小则为刮地之贪夫，大则为制造革命党之能手。皆此辈投生之祸也。今若一律肆赦，实于阳间世道人心，大有关碍。特请旨定夺。这道表章上达天庭，正在玉皇临御新天之日。〔玉皇〕看了大为嘉纳，即便降旨，命御前十八罗汉，会同地藏王，偕至阴司，踏勘十八层地狱如何刮通情形，并推广十九层新地狱一切布置办法。一面再将枉死城各鬼魂性质，详细考核，除前次发往奉祀血食及声明不愿投生外，其余务须分别研究，切实妥议办理回奏。

自这道谕旨发下后，十八罗汉都会集在三十四天新造的万善殿内，商定了入手办起的宗旨，然后又商分办各事的方针。众罗汉商议了一日的工夫，大概有了主意。那第一位多罗汉首先发议道：“此番我们分头调查，恰巧十八狱与我们人数正合。一人专查一狱，权限分明，是不用再说的。但只是一个人势太孤单，似觉有些不便，最好各自商带一二随员，做做帮手才好。”众罗汉一口赞成，均称不过总要奏明了为是。

自从这个风声传出去，那些各洞真人、散仙知道了，却都纷纷寻门觅路，挽人说项、递条子的也不少。倒弄得十八罗汉左右为难起来了：奏带那几个好呢？大家又商议了许久，只得

检出几个素来相信得过的，凑足了十八个，内中如鬼谷真人、目连禅师、东方朔、枚乘、石曼卿等类。此事议定之后，知觉罗汉开言道：“这十八个是帮同办事人员，都是些文职，只可办理簿书文案事件。以在下愚见，总得带些武将同往是要紧的。”众罗汉道：“我等查办事件，又不是兴兵讨寇，要那武将何用？”知觉罗汉道：“如今那地狱不是正闹革命党么？第三层狱主听说是被他自己手下鬼官枪毙的。那些鬼兵鬼弁，亦在那里谋叛。这样看来，那革命党无处不有。俗语说得好：‘明枪容易避，暗箭最难防’。我们都是佛门慈善家，手无缚鸡之力。此番向他那虎口中去，万一遇了什么凶险，怎样的抵御呢？一则皇皇天使到他阴司，虽不要学那世界钦差的威武，然观瞻所及，声势也是要紧。所以，几个护卫人员是万不可不带的。”

于是，众罗汉皆合掌称善。互相计议，武将之中，本领大的虽多，然有的职位尊崇不便奏调，有的温文儒雅难壮声威。想来想去，还是本衙门金刚四将、哼哈二将，本领虽平常，皆身躯高大，面目凶猛，足以惊人压众。众罗汉彼此认可，遂定了文随员十八名，武随员六名，并调取方弼方相为巡捕。次日上殿奏陈，玉皇一一允准，遂亦加派了玄坛大帝管支应，齐天大圣办供给，天蓬大帅、五虎大将军为护卫。众罗汉谢恩退出，齐又到了万善殿。不及片时，那些奏调的文随员、武随员及巡捕等，一个个陆续俱到，齐来稟安稟见，闹个不清。众罗汉合掌道：“诸君莫要行那世俗之礼，自寻苦恼。我等佛门，本无拘无束，皆大自在。诸君亦可作如是观。”于是，这班随员，俱依次而坐，不拘礼节。无何，玄坛大帝、齐天大圣以及天蓬、五虎两护卫，均相约而至。彼此见毕坐定。一个问要几多支应？一个问要什么供给？众罗汉道：“善哉，善哉。我等四大皆空，万

缘都净。赵大帝虽职掌财衡，怎奈无福消受，尚请留度众生苦厄便了。此去沿途，只求孙大圣办些香花供养足已。”所以，他两个一路的支应供给差使倒亦易办，否则要像世界上这项大差，路上不知要糜费几许，浮开几许。闲话不表。

众罗汉见诸事齐备，便不敢稽延，约期就道。一面不无也要陛辞请训。玉皇也有几句认真查办的照例话分付分付，并面谕众罗汉行经东方世界时，将现在改行各政就便留心考察，看他国内世道人心大概何如。众罗汉奉谕叩辞启行。那知不去考察反亦罢了，这一考察，便惹出风波，几遭危险。但此是后话，列位不要性急，且慢慢的听下去便了。

这日众位罗汉率领大众出离了南天门，正欲动身，只见一班班大小神仙，纷来欢送。于是又要周旋一番，然后出发。好在如今由上天到下界，有一种新发明的电梯，极其灵捷。南天门都土地早已飭令电路公司预备好了专梯，在那里伺候。一见解世尊、众神仙均已到齐，便请上了电梯，赶忙鼓动电机，不过一个钟头，业已降落平地。只是声音振响，电火飞扬，不是罗汉金身，断断支持不住。可笑世上的人眼光不足，看不清楚这个电梯，却又附会说做什么打雷打闪。自从这种电梯发明以后，天上往来的神圣仙佛，自然愉快非常。内中尤便宜了灶君神更觉适意之至：往常每年到了岁除，上天奏报人间善恶，不是骑了一匹小马，就是坐了一肩小轿，一来一往，总要走他六七日，现在不过一个钟头时候也就够了。闲话少说。

再说此时众罗汉安坐电梯，一霎时间，已到大千世界。虽说曾奉谕旨，着就便考察一切，然到底先办那地狱的事为是。于是下得电梯即便前行，忙检了一片干净空旷之地，齐集了一行。多罗汉口中念动真言，施展缩地法，向那地府会同地藏王偕往阴司地狱而去。语分两头，暂且搁下不表。

第五章 地藏王查阅地狱囚

话说十殿阎罗自从第三层狱主被戕，鬼门关马营兵变后，见革命党两次造反没有成功，非常快乐，遂将刮地党刮通地狱，革命党起祸始末，以及枉死城如何拥挤各情形，详详细细公同具了一折，上奏天庭。一面飭各狱主认真防护各狱，严缉匪党，勿使再有煽惑滋扰之事。后来接奉批回谕旨，见内中有毋庸株连之语，亦就照转出去。但话虽如此，怎奈各狱主经了革命党两次恐吓，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更兼那革命党亦实在神出鬼没无处不有，在那各地狱东勾西串，时想乘机窃发。再加枉死城冤鬼太伙，人色参差，其中本已良莠不齐，贤愚不等。如今再闹革命党，亦不知道那个是入党的，那个不入党的。在先阎王奏请疏通去路亦防的是革命党勾结。乃及至地藏王奉旨前来彻查之后，又未便一律肆赦。故此时枉死城中仍然拥挤如前。因此，各狱主一日会集一处，彼此私议。有的说道：“今番两次祸事，实出意外。革命党的势力，一天膨胀一天。我们从此以后也要仔细防备一二才好。”有的说道：“第三层祸事，就出在他自己一个属员。鬼门关兵变，是出于新练的马营营弁。闻得余西林、荣人奇等，平日都是极文明极开通的，看不出是革命党，故而才用他们的。不图不以为恩，反以

为仇。如此看来，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用人就难了！我们自己手下的员弁也得要留神些。”旁有一个道：“总之，生人决计不用，遇事切莫身亲，这是第一秘诀。象我这样深居简出，绝不见客，既装身份又不冒险，就一定不会招灾受祸了。”一个又忙忙的接口道：“深居简出，绝不见客，果然是避祸的妙法。但是容易招人物议：不是说你胆怯，就要说你废弛狱政，懒于做事。所以我倒想了一个法子，觉得约略高妙些。我想大祸临头，只要预先有了防备就不怕了。我逢到要出去的时候，多带些护从——保家将军是万不可少的。见客时候，第一要离客坐得远些，并且先要预备一条出路，看见客人风色不对，马上就可走避。并且那些革命党，十八层中层层都有，总要趁他没有起事的时，先行四处搜捕。捉到了一两个，别的就远遁他方，不至再来胡闹。我所以不惜重金，聘请一班如狼如虎、不三不四的人做个帮手，就是这个意思。”说毕，眉开眼笑，得意自鸣。

其时，有个第四层阿鼻地狱的狱主，躲在一壁角细听众人议论，腹中亦在那里盘算。他想：“捉拿革命党原是一桩好事，虽说奉了上帝的旨意不许株连，然真见了革命党终究是要捉的。况且我为一狱之主，不与地方诘奸除暴也说不过去。但是，他们说革命党层层都有，我却从未见过，要捉又何从捉起呢？且待回狱后商量再说。”

过了一日，阿鼻狱主升堂，聚众会议。文武判官、牛头马面，尽行到堂。狱主道：“现在各处闹革命党，第三层狱主竟被枪毙。各层都在那里搜捕余党。听说很有几个潜伏在我们狱内，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搜查一遍，倘然能够捉住几个，也是一桩好买卖。你们不听见第三层的判官，因为捉住了枪毙狱主的凶手，阎王已经升他做了狱主么？你们如能尽心竭力，不怕没得好处。即本狱主脸上也可以增些光彩。但革命党是怎样的，

本狱主没有见过，究竟不晓得是那样一种人物。想来定有绝大本领、奇形怪状、与众不同之处。让你们去见机行事便了。”

当时文判官听了这番说话，乐得心痒难抓，屁滚尿流的，答应了几十声“是，是，是”，登时向武判递了一个眼色，即行告退。两个人出得门来，且走且说。文判道：“你我终日鬼串，正愁进身无路。难得此番遇有这样好机会，切勿交臂错过。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小弟想邀老兄到敝署去，各倾一觞，预先庆贺庆贺。”武判道：“阁下说得有理。但是革命党究竟在什么地方，谅来阁下定有些影响，尚请指示方略，让小弟可以追随从事。”文判道：“老兄何以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起来？革命党是本来没有凭据的，少起来一个都没有，多起来千千万万都是革命党。所以，你我不怕革命党没有捉处，只怕上头不要捉革命党。如今且同到敝署去，只消如此如此安排起来，包管你唾①手可得。”武判听了点头称善，亦觉欢喜非常。不多时到了文判衙中。文判立唤衙役人等前来道：“本官奉狱主之命，要捉拿革命党。你们从速分头找去，如有形迹可疑、装饰离奇，或茶坊酒肆间有高谈阔论涉及革命的人，马上捉来，愈多愈好。捉着一名，赏银三分。但我的意思，所捉的革命党要与他处所捉的革命党不同；见得各别些，见得新鲜些；半是我的面子，半是你们的能干，就是将来论起功劳来，也可以与别人争个优劣。你们要好好体谅我的意思做去。”文判分付一句，武判在旁着耳静听一句，拈一拈短须，颠一颠头说道：“阁下大才可敬，真是拜服！此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小弟也要依样葫芦的分付各弁兵丁。”于是又闲谈了一回，也就告辞而去。

①原文作“唾”。

第六章 武判官忘拿革命党

一日，日方中，文判正饮毕醉眠酣睡尚未醒。忽传事的人，仓惶奔入禀道：“请大人快些起来罢。外间已捉到了四五十个革命党。”文判从梦中惊醒，听了一骨落爬起来，快活得不知所以，心中默忖：“既没有费多少力，又是捉得多，不是老天帮助我成功，那里来这样的好事呢？”于是，兴冲冲的望外面就跑，把所捉的革命党略看一过，见闭目垂视的居其多数。也不及审询，马上一齐带到狱主那里去报功——因怕武判或先捉到了人，把这头功夺了去，故急急忙忙来见狱主。及至那里，见武判正亦同时带了数十人来，只得一同上去谒见狱主。先禀明捉到革命党若干人数，又装头装脚的说，捉拿时怎样的为难，费了多少心思，购了多少眼线，出了多少赏格，方能成功。说罢，两判又齐向狱主请了一个安，低低的说了一句：“还要求大人栽培！”狱主双手扶起，慰劳了几句，奖誉了几句。然后退出。

这时，狱主也就不敢怠慢，即刻传命升堂，把一千革命党带堂审询。下面牛头马面、夜叉小鬼，就一叠速声的喊伺候。不多时，堂上安排停当，传点开门。狱主便居中坐出来了，文武判亦分左右两旁坐定。堂下又一声吆喝。只见七高八矮足有

百十来人同时带进，向上跪倒，口呼冤枉。狱主一看，见都是垂老龙钟、有气无力的瞎子，与自己心中所想的革命党，竟是大不相同。因想道：“革命党原来都是瞎子！怪不得捉革命党要用什么眼线。大约因为他们看不见跑路，所以要叫眼线挽扶他们来的。如其没有眼线，想革命党永远捉不来的。”狱主想罢，便向下问道：“你们这班人为什么要做革命党？国家几百年的深仁厚泽，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倒要革起命来呢！”内中有一个年纪已有六七十岁的光景，两目俱瞎，低倒了头，战战兢兢的说道：“小的靠此吃饭，已经五十年。替人家合合命是有的，却并没有为非作歹，触犯王法。求大人格外开恩。”狱主道：“你们革命，还不是犯王法么？”因对文武判道：“他们的证据在那里？”文武判正在得意听审，忽被狱主一问，顿觉一呆，几乎答不出话来。幸亏带来的衙役都在那里，随即禀道：“他们革命，均有招牌为证。”因将一张一张的招牌呈上去，——有的是纸，有的是布，大大小小足有二百多张。文武判遂分送到狱主面前。狱主看第一张，写的是“赵铁嘴谈命”。因颠一颠头，哼了一声，说道：“谈论革命，竟敢明目张胆，招帖通衢起来。证据确凿，尚有何说？”即命将一千人犯全数监禁，且待捉到党魁，分别定罪。可怜这百十来人，不由分说，拖的拖，拉的拉，给一班夜叉小鬼尽打入监牢内去了。

一面狱主退堂后，又传文武判进去，说了些还要搜捕党魁的话。文武判兴辞而出，乃走至路上，忽听路旁有人议论说：

“今天捉了无数的算命先生进去，说道都是革命党，实在奇怪。”文判听了，心上骨突一跳，因对武判言道：“老兄听见么？”武判道：“今天所捉的人，我也本来有些疑心。但是事已如此，只得由他。”文判道：“原是只要狱主不晓得，瞒了

过去，管他算命先生相面先生，只要是个人，总可以说他是革命党的。好得现在还要捉拿党魁，我们再留神些就是了。”武判道：“骑虎之势没法挽回，再看后来罢。我昨日听得人说，真革命党是天外，即使有几个真的，也是从天外来的。但天外来的人，却多没有辫子，或者新近留起来的，短发蓬松，也还容易认识，且身上必有凶器。我们若见有这样的人，捉他一捉，定然不会错的。”文判道：“老兄所见极是。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们只要认定主意，专访这样的人，总亦易得。你我现在无事，何不到枉死城去访察访察？或能碰见，亦未可知。”武判欣然允诺。

于是，两人便带了几个衙役，着他们在后远远跟随，一面且谈且走。走进了枉死城，见那鬼市上往来的行人，纷纷拥挤，人色不一。他两个遂一路留神察看，慢慢的踱向前去。踱过了奈何桥，行至臭水河沿，正欲上前，忽见对面来了一个人：面目黧黑，身穿长衫，下半身倒是外国式样的裤子，散开了脚管，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皮靴，头上头发大约有一个月没有梳洗，弯腰曲背，一手缩在袖里，好像拿了什么东西似的。文判一眼看见，即将武判衣服一拉。正合上他两个心目中所想的人。武判立刻将一手指定此人，回过头来，招呼衙役，对他们说了一声：“拿！”顿时飞步前来十几个人，七手八脚把那人拖翻在地，拿出绳来，一道一道的捆绑起来。又向店家借了一根杠棒，两个人一抬，跟着文武判折转身，飞奔出城，仍向狱主那里去。

再说这人出其不意被他们拖倒就捆，捆罢就抬，弄得糊糊涂涂，茫无头绪，横叫直喊没人理会，倒便一声不响听其所为。一霎时，到了狱主公堂，将这人向堂下一丢。文武判也不先进去禀报，就在堂上击起鼓来，请狱主升堂。

此时狱主亦因衙清无事，正与几个幕友在那里起劲打牌，忽听得堂鼓乱鸣，知道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情，便立刻放牌起身，更衣出堂。文武判上前参见，略说几句，指了堂下这人说：“此人是革命党魁首，从外国回来的。短发蓬松，辫子是新留的；面目黧黑，是海风吹成的；身上所穿外国裤子、外国皮靴，——都是铁据。”狱主听了，甚觉有理，因即勃然发怒，大声呼唤：“将革命党带上来！”这人到了此时，心中业已明白，即闻呼唤，自己即一翻身向堂上一滚，静听发落。狱主道：“你姓甚名谁？”这人道：“姓贾名维新。”狱主道：“你是不是从外国回来？”这人道：“并没有到过外国。”狱主道：“你做什么事业？”这人道：“在学堂内读书。”狱主道：“什么学堂？”这人道：“假名学堂。”狱主道：“你是不是革命党？”这人道：“革命党是要有证据的。我却并没有证据。”狱主便回头对文武判道：“他说没有证据，不如搜他身上有无证据再说。”

于是，令四个夜叉，将他身上的捆绑松去，细细搜检。不意绑绳才松，这人即将两手一伸，“扑托”一响，见有一样东西落在地下。狱主忙问：“什么东西？”堂下夜叉一齐大声答道：“枪，枪，枪——”狱主及文武判一听此字，吓得魂不附体，反身向里狂奔。文判落在后面，被门槛一绊，跌了一交。及至爬起身来，外面的衙役已追了进来，说：“大人不必惊惶，这个人所带的，是一枝六七十年陈的鸦片烟枪，——的确是枝老枪，并不是手枪。小的已经收起，预备带回衙门孝敬大人，因小的晓得大人正觅这样好枪的缘故。”文判一听，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个畜生戏弄我们，真是可恶！”因又一跛一蹶的进去向狱主、武判说明情由。三人不觉失笑。文判再请狱主升堂，狱主倒觉不好意思，说：“不管他是不是，叫他们

把他监禁起来，随后再审罢。”夜叉小鬼得令，自去将这人收禁。文武二判明知此番所捉革命党又是靠不住，两次的失败，自然有些踌躇起来，不敢再冒失做事了。这是阿鼻地狱所捉的革命党情形如此。不提。

第七章 地里鬼诬杀女革命

再说其中还有第五层拔舌地狱，也在那里捉拿革命党，也是文武两判想升官，想发财，才有那丧心害理的事。不过，他那里捉法不同。他们是想定法子，去联络本层一个地里鬼，是叫他做的眼线。原来拔舌狱中有一个地里鬼，在这些事情上极其明白。有人说他就是个革命党，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要调查他的来历，其实也不难，不过没有人去查罢了。此番拔舌狱中捉拿革命党，他正在那里害怕，要想设法逃避，一时又想不出来，并且也不情愿躲到别的地方去，因拔舌狱中，他有好些事业舍不得把他丢开。正在万分为难，无从设策，恰巧文武两判忽然想着了他，差了衙役去请他。他起初原有些心虚胆怯，不敢前往。后来想想，横直没有好计策，不如到他们那里去，见风使舵，相机行事，或者反有出路，也难说的。于是放大了胆，竟向文武判衙门走去。及与两判见面，两判就把请他的意思说明，要他帮忙。地里鬼一盘算，不觉计上心来，登时说出

一番话，弄得拔舌狱中天翻地复，鬼哭神嚎。——都是这个阴险狠毒的地里鬼为虎作伥，才生出这些事来的。

因这个地里鬼，在拔舌狱中，本是个有名的人物，所以交游倒很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上他当的人已是不少，外边私怨亦多。平日因为迫于公义，不敢十分使出他的鬼蜮伎俩来。此刻经二判一引动，觉得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并且思前想后了一回，利禄之心，终究比公义来得急。从前正恨没有进身的路，今日难得有了这样的好机会，还不借此一呈！且更有一层，是地里鬼最注意的，唯恐别人把他出首告发，故不如先发制人为上策。主意打定，就对两判道：“这件事情幸而问我，还晓得些影响。但是，别处所捉革命党，虽属不少，多不能居为奇货。此间有一个，却是党中的首要。倘能把他拿住，定可使人侧目。”两判道：“究竟是那一个呢？快请说出来罢。”只见地里鬼伸出一指，指着文判道：“那就是阁下的义女，巾幗中的须眉，与那枪毙第三层狱主的凶手余西林，听说极有瓜葛，真是革命党一个首领。”

文判一听，面如土色，半晌说道：“你不要胡说。我那义女，出身也是闺阁千金、世家子息，断不会做这些事的。并且，即使有些可疑的地方，我也下不落这个辣手去捉他来。”武判在旁两眉翕翕，听了文判的话即说道：“老兄差了。《春秋》说的大义灭亲，父子尚不能管，何况义女？请问老兄，还是前程要紧，还是怎样？如其前程要紧，请即刻会同小弟，领兵前去捉拿。我想这个女革命党，定有非常本领，不可轻视。”地里鬼亦以为然。文判想了半天，究竟觉得前程要紧，想到了升官发财的上面，登时高兴起来。且又想到，地里鬼的说话果然不错，别人拿的革命党都是男，我拿的是个女，显见得与众不同，将来论起功来，亦要驾乎人上的。于是，一

面让武判去调兵，一面带同了衙役，会齐一处，径向那女革命党住的地方而去。

至于那个女革命党，究竟是不是革命党？我亦不得而知。不过有人说他是个极文弱的女子，极慈善的女子。他因为拔舌狱中众生苦楚，常常怀了一个普度的心，要使众生同登彼岸，故在拔舌狱中，常做些慈善事业——是女子应做的事，所以算得安分守己的。此番被地里鬼指摘出来，明明是诬陷的，何消说得。闲话休题。

再说那两判领兵到时，这位女子正在那里同一般姊妹们，研究慈善事业的办法。忽然闻得枪声乱响，达于户外。后竟枪子飞进，打死了旁边的两个人。这女子正欲出外诘问，忽见如狼似虎的几个人跑进来，不问情由，把这女子及同在一处的人一并缚住。此时，文武二判，指挥兵役四处搜查，把女子居室几乎翻转过来。——也不晓得他搜着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女子并没有什么犯法的赃证。搜过之后，武判即将女子及一千人押至文判署中监禁，一面即到狱主处禀报，且捏造出几件赃证来，坐实了他的罪。又假称女子有绝大本领，押解来往路上，恐有不测。狱主横直不晓得是非真假，索性叫他将女子就地正法。文判得了令，快乐得手舞足蹈，恨不得腋生两翅飞回去，把令旗一展，让女子的首级落了地，他的官级就升上头了。

文武两判，一夜不曾合眼，等不及天亮，忙忙的传齐行刑刽子手，把女子从监中提出。过了一堂，并无口供，即发令推到断头台去。其时，东方刚刚发白，阴风习习，冷气森森。这女子仅仰天长吁而已。行刑既毕，两判得意非凡，马上转回衙门摆酒贺喜。抬了地里鬼来，谢他指引的功劳，并且又许他在狱主面前说些好话。三个人说得非常投机。正在快活之时，忽然接到十殿阎王六百里加紧排单。内称：上帝钦派天使查勘地

狱，不日降临。务仰该狱主等赶紧将各狱一律清理造册备查。并闻各狱内近来妄拿革党，不仅不实，竟有波及无辜者。外间物议沸腾，怨声载道。实属不成政体。静候派员查办，分别严参等语。这一吓非同小可，真如一桶冷水从头浇下。捉了一时革命党，非但升官发财没有想到手，反把现成的功名倒要靠不住了。心头砰砰乱跳，惊惶失措，那里还有心饮酒。地里鬼看情形不对，心中怀了鬼胎，亦在那里想：“这件事是我起的祸根，不要引火烧身，还要先打一个主意才好。”于是，亦便起身告辞去了。

这时狱主均得了信，晓得天使即日要到，都在那里忙办公事：第一紧要，把在先捉错的革命党，从监狱中提出，假意问了一堂，一概开释得干干净净。列位试想，要捉的时候，不问他是与不是，捉来收禁再说；现在不要捉了，不问他真的假的，一齐放个干净。这些鬼官，你道可恶不可恶？闲话休说。

第八章 阎罗王迎接玉皇使

话说十殿阎罗自从奉到了天使的勒令，火速发下排单传知各狱主一律预备，一面赶将枉死城鬼录都已造齐，静候诸世尊驾到。一日，地鼓雷鸣，知道众神已降临地府，也就齐集商量，预备迎接。

这日，鬼门关上的圻报到来，说天使准于明日下午约二点钟时过关，即晚可抵幽界，在酆都城行台驻节。不片时，钦差头站差官亦到了，赍奉天使排单，传命一概免接，并且久不食烟火等物，一切供张都免预备，所有随从各员，也均无须支应云云。这个排单到了冥间，各殿阎王齐到第一殿内会议。一殿阎王首先发言道：“我们照例预备的差使，本来均分派齐楚。大小各官，分司其事，向来也没有错过。倒是现今世界上改行什么宪政，看他国计民生，却还没有见得怎样受益。那些考察宪政的出使钦差，这个来，那个去，派了多少使臣？这项经费，却费用得着实不少。反带累我冥间也照猫画虎，样样要跟着仿办。”第三殿阎王道：“这也叫做没法！我们如果不照着仿办，要担因循疏忽的考成，冥间那些维新的志士，又说我们顽固。要仿办呢，界外来的人又嘲笑我们似是而非。到底不知要那样好。”话犹未了，忽见五殿阎王发急道：“大家莫要谈闲天了，要赶快到鬼门关欢迎天使去罢。他排单那些话，如果真听信他的，可就糟了！”众阎罗听了，都觉诧异，说包大人本来铁面无私，要他笑都难的，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却反说出这样合时宜的话来。于是，各殿便依他道理，议定明日辰初仍在此聚齐动身便了。

再说镇守鬼门关的大将莫知彬，是个老行伍出身。数日前已分派精细鬼卒，在两面侦探天使及十殿如何接待的情形。这日鬼卒纷纷来报，各把探得的确实消息，详细报告。莫将军听在肚里，当晚同几位幕宾商量的半夜。他帐下的幕友将士，都是一班有名人物：一个是智多星吴用，一个是神机军师朱武，庶务员是柴进、卢俊义，招待员是乐和、燕青；那银钱出入，掌管度支事务，是最紧要的责任，所以他请的是沈万山。部下健将四员：关胜、林冲、呼延灼、徐宁。偏将四员：陈式、贾

威武、符益、屠有耀。因革命党滋闹，时有暗杀的情事，莫将军胆小惧怕，故又延聘了黄天霸、窦二墩、褚标、鲍子安等四个，做了他出入随从，保身的护将。这时均聚集一处。当有朱武献计道：“后日十殿阎王来关上，虽是欢迎天使，但我们关上的全体鬼界，各项社会，也不可不喜欢十殿。”莫知彬听了此话，不甚明白，便言道：“欢迎呢，不过是近来时派，也将成了照例的具文。我便跟着人家办，亦无可。那十殿来此，是欢迎天使的。我们迎接迎接就是了，何必也要欢迎，——还要叫全体都要欢迎。这恐是非礼之礼罢。然大众如果赞成，我也可以照办。”陈式、符益听了，便首先举掌。众人于是也都附和着伸起手来。独有窦二墩、柴进袖着手问大众道：“这个举动，总要先向社会上商量商量，才可行得。不要临时弄出不伶不俐的笑话就好了。”莫知彬道：“这话不错！想不到草泽英雄倒有此见识，我真要愧死了！”遂发命令叫乐和、燕青，把要开两次欢迎会的意见，宣布关门一带，传知各项社会。当下便由吴用草就传单，又引用一个新例，很可以自圆其说，遂发了出去。

次日，关前关后各界团体，见了这个公布，也都不去研究。不过想着借此倒可多见一回官长，于个人的面子目的也可联络些，大家便兴高采烈的起来，帮着冥官办得整齐热闹。各种商业，亦因此稍沾些光。等布置好了，大家聚集，合演了一番礼节，倒也觉得楚楚可观。这时，便又接着紧急探报，知天使明日二点钟准到关，那十殿各官，亦于明日上午十时先到。好在这里所有两次欢迎的仪文供张，均各预备整齐了。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清晨，关上先发了一声信炮。各界团体，都陆续的到来，齐往那预先设备的迎宾馆内，各按着规定的事宜次

序，自为预备。及至辰初，又发二次信炮。等到了十时光景，冉冉一阵阴风，拥护各阎王暨一应狱官冥吏，都已驾到迎宾馆的门外。这里各团体恭恭敬敬的迎上前去。那十殿各王爷看见朱旛彩仗，整肃鲜明，远远的就听见欢声雷动，便亦赶忙下了轿马，步入馆门。那镇守将军率领一班属僚并各界团体，迎进厅来，将各冥官安好了座头。本来尚要开会唱欢迎词，那一殿阎王和各阎罗商议，便说道：“我看这些事有点尊而不亲。不如请他们留养精神，等到正式会上用罢。”众鬼预备了一番，倒觉得有点扫兴，便用些茶点，与各团体的领袖谈论一番，差不多二时的辰光也快到了。不多时，关上已放第三次信炮。大家便端正仪容，整肃冠带。五殿包阎罗向众人道：“那知我们死后做了冥官，却也同那世间一样，要行这些俗礼。不知何时能将这宗仪注全改革了，岂不痛快！”语言未了，只听得关上鼓角喧天，欢声振耳。知是天使的召驾到了，社会上已在那里次第欢迎。大家便齐出了馆门，排列齐楚。早见办差的安排好了香案供桌，在前面彩棚内伺候，以备天使到来。十殿好先行跪请圣安。此时只见香烟云气，佛采金光，顿觉黑暗世界大放光明。那欢迎的仪式，自然也照着世俗礼仪，不差上下。做小说的，亦不必抄写旧式文章。不多时，各项礼节也就举行皆毕。天使等便脚踏莲花，阴曹各官也俱驾起阴风，直向酆都城视线而进。

第九章 世尊调查案卷

再说那酆都城，本是阴间一个最有名的都城。城外有座高山，名曰阴山。这阴山背后，就是十八层地狱的所在。又有人说，酆都城是阴阳交接的地方，就在我们中国四川省酆都县境内，那处有个山洞，阴风惨惨，深不可测。据该处土人所说，这洞内就通阴间的酆都城。话虽如此，但在下没有到过那里，不敢妄对。这就要等新学界研究地理的探险家，进洞探了回来才知真假。闲话休题。

这时一般仙佛神鬼，纷纷都到了城内。天使等坐了八人大轿，由城上高搭仙桥而进。一路鸣驺开道，排列全副仪仗，缓缓前行。轿前轿后，更有一队队马步兵士，刀枪剑戟，护卫森严。所过之处，鸦雀无声，好不威武。行到那街衢闹市地方，只见各店铺门前悬灯结彩，高揭黄旗。沿途更听那爆竹之声、军乐之音，尤不绝于耳。不片刻，到了行台。辕门鼓吹大作，“噗通！噗通！”大炮连声，响震天地。诸天使齐至大堂暖阁后落轿进内。十殿也一齐跟了进去。那时，外面这许多鬼官、鬼绅、鬼将、鬼吏，脚靴手版，都拥挤抢前，赶不及的忙要禀见。及至伺候了许久，里面传出话来，一概发还手本，道乏免见。于是，东西各出，如鸟兽散。到得晚间，大张鬼筵款待天

使，——叫做下马宴。迨至散筵，十殿便兴辞出外，各自分道回衙去了。

次日，天使发下命令，调取各地狱罪犯档册暨枉死城冤鬼录两项案卷。并议定一个办事规则，缮发牌示，张挂辕门。按第一日查检案卷；第二日巡阅各地狱；第三日调查枉死鬼，研究枉死者办法；第四日研究地狱办法；第五日公同讨论；第六日大会冥官，开法庭为实行期；第七日休息；第八日善后；第九日拜折；第十日起马。这十日之期，看着似觉延长，其实较比世界上办事，也算简捷快当极了。

再说到了第一日，仙曹冥吏都已齐集。那十八罗汉暨地藏王，公同检阅案卷。先看那各地狱簿籍，见内中罪犯脱逃的真不在少数。再将那档册一查，见这些在逃的狱犯，尽是从前帮助发逆洪秀全作乱的这班反寇：生前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死后又恨事未成反心不死。他们都坚抱个反对国家的宗旨，生就了铁血金戈的性质；所以，一得生机，死灰复燃，就变成个革命党。你想，洪秀全扰乱了十多年，蔓延了十余省，这些反寇，手下不知多少。难怪现在革命党遍地皆是，原来有一个极大原因在内。

众天使查着了这重因果，知道天数有定，莫可挽回，惟有点头叹息而已。一面又查检枉死簿。看见妇女小孩最居多数，还有些没有识见的男子，也糊糊涂涂的自向枉死城中送命。诸位世尊详细研究，总测不出这一般愚迷的心理。查检既毕，无事不表。

到了第二日，巡阅地狱。那诸世尊本是佛门修善的人，个个慈悲为念。这地狱内的刑法，有什么刀山剑树、油锅锯磨等名目。那种凶形恶状，何等怕人！这些可惨可怜的罪犯，诸世尊安忍逼视？所以这日，不过将各层地狱刮通的所在，大略一

观，即便回轍。

至第三日，调查枉死鬼。诸世尊带领了一班随员，亲往城中查验一过。十殿也一同簇拥着前去。行到城门，那扑面阴风至为愁惨。进得城来，也见有些鬼铺鬼店。这城内所住的一切居民，都是枉死日久的怨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以及小孩等，各省俱有，各界俱全。皆因死非其道，未经查办，又不能照例转轮投生。现在各怨鬼知道是天使特别调查，个个均怀着可以赦免的思想，家家户户门前摆设香案，都跪在地下诵经念佛。诸世尊一路只听得经声佛号，并夹杂些诉哀求救的声音，早动了一种慈悲的观念。就中见有许多贵妇人及生前有职业的人，多拦路呈递诉词的状纸。当由方弼、方相二巡捕，将这些呈词一概接收了。这日城内理事府知道天使等要进城来，早已将官廨赶忙收拾铺饰整齐，预备好了接待所在，在那里伺候。等不多时，诸世尊也就到了，即忙恭恭敬敬迎迓入内。这时官廨门外，也放了三声大炮，并听得鬼地保在前面一路驱逐看客，说道：“闲人恶鬼站开！天使来了。”

此时，诸位世尊进了理事府的官廨，一齐坐定。献茶既毕，便见方弼、方相手内捧着许多呈子进来回禀，一面将呈子都安放在公案桌上。世尊见了，立刻命枚乘会同鬼检察，将这呈子内事由斟酌摘录出来。俟事由摘录好了，即令裁判厅当着世尊面前，一一点名裁判。诸世尊坐在上面，闭目静听。那些贵妇人，诉的是生前丈夫宠妾灭妻，因此气愤丧身的冤枉。那些有职业之人，诉的是生前被人骗失钱财，因此情急轻生的冤枉。内中还有因嫖夭折，因赌逼命，也来诉那阳寿未终的冤枉。世尊一听，尽是些无理取闹的呈子，便传谕裁判厅，着他们静候实行期一并发付便了。谕毕，亦就起身转回行台，研究办法去了。

第四、第五等日，均照那规则，研究的研究，讨论的讨论，大约也有了主脑。到第六日，这天实行的日子。这些冥官冥吏，都赶早齐来伺候。不一时，十殿也便到了。时正辰初，诸世尊遂传命升堂，大开庭判。这时法庭上秩序，十分严肃。诸世尊当中，十九位一字儿列坐。随从各员并十殿，也都分列两行，东西向排坐。报事官捧着文卷待立廊下。当有执事官献茶已毕，世尊便委派鬼谷真人为点名官，东方朔、石曼卿权理评事，令认真再过细勘录一番。于是，鬼谷真人在堂口左厢巍然独踞一座，东方朔、石曼卿在堂口右厢设一公案，并坐听判。一面分付发过梆点，传令开幕。这才有听事吏唱点，然后由堂口一个个依次绕向右首，听候发付。

此时莫知彬将军也率领一班健将，带了鬼兵前来站围。即如办庶务的柴进、卢俊义，办招待的乐和、燕青，这些武将亦均全身军服，佩带腰刀，分立月台上警卫。统计法庭内外一应人等，总有六千余人，却都遵守法律，并无一些喧哗错乱。燕青便悄悄的向柴进道：“你看这里部列整齐，比森罗殿尤为严重。再要比较从前我们的忠义堂，那真成为儿戏了。”柴进道：“原是吗，从前我们忠义堂倘能如此遵守法律，早就成了大事！所以法律是顶要紧的。法律能通守，也是教育上的实验。人人心里都能明白这个法律，那公德的心思，也就自然而生。社会上的程度，没有不渐渐增高的了。”

再看东方朔、石曼卿二人，在那里一个手不停笔，一个口似翻澜，真是五官并用，判决如流。不到午后，所有枉死各案，积牍一空。各魂也心满意足，绝无一些怨望。就连生前错抱方针，以致一时自寻枉死或阳官一时误判，枉送一条性命的，这时将他心迹宣布明白，也都再无怨恨。诸位世尊也就照着拟定的签押判行。除了自说枉死却是情真罪当的，共有三千

一百余名，不准再投生入世外；又将那些险恶阴狠的凶魂，打入磨狱内磨成黑汁，洒布大千世界，罚作鸦片烟膏，令他暗入受害的仇人肚内报冤，以了因果；其余一切枉死各魂，都发转轮部，支配投胎不表。

第十章 志士求免轮回

再说十殿各官，见这一番判断，把那枉死城内一切游魂滞魄，清理得一个都没有了；再听那堂下欢声雷动，在先一种阴惨气象顿时化作阳和；心中又佩服，又惭愧。自想：平日只知循分供职，未能将枉死城积案早为理楚，反劳天使两次降临查办，终不免有溺职的处分，只得先行上表自劾方好。暂且不提。

这时诸世尊见枉死各鬼魂，都已发付清楚，也是替佛门做了一件大慈善事业，心中颇为畅快。又想到地狱诸鬼如此惨状，也须得行些方便，稍度一切苦厄，不能使他们独抱向隅之感。于是正欲接办地狱的事，但见首殿阎罗起身请赴午筵。世尊一看，日已过午多时，各人办了大半天的事，不无均有些劳乏，且皆未用午餐，不能再叫枵腹从公了。因遂传命，暂停休息，二点钟时再开法庭。分付既毕，一齐离座退堂入内。外边那些文官武将、吏役兵丁，此时腹中饥饿尚属小事，谁知十停中倒有九停是鸦片烟鬼，从清晨起，吞了一个烟泡，伺候堂事，直到如今，足足站了大半日，怎么不要发烟瘾呢？所以，

这时大家肚中又饿，烟瘾又来，真有些支撑不住了。幸而得了这个休息命令，真比枉死鬼遇赦还要快乐。个个飞奔而去，穿街过巷，四处寻觅烟馆去了。那不吃烟的，茶楼酒肆任意消遣，何等舒徐，这也不消说的呢！

到得钟鸣二下，各项人等仍然纷纷齐集，照旧的按部就班肃然鹄立。诸世尊也便坐出来了。于是再行开幕，分派鬼谷真人、东方朔、枚乘等十八随员，将各地狱罪犯名册，各人调查一狱，悉心考核，将那恶积如山、永不超生的凶魂恶魄，一齐检出。当有各地狱文武判，将所管狱犯册籍捧呈公案。鬼谷真人等便各取一册，就案查检。除那脱狱在逃的不计外，前后一检，不上数时，大家都检了出来，呈请世尊过目。诸世尊一看，统计各狱从古至今那十恶不赦的重犯，共有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名。其中虽元奸巨慝、恶棍凶徒，以及那些奸淫杀掠的寇盗，居其多数；然一半尽是些列朝以来贪脏祸法的官长：有的是残害忠良，有的是暴虐百姓，又有的是欺君卖主、误国殃民，生前都是杀人不用刀，害人不用手的权奸。还有那些次一等的，称做什么要钱太守、灭门令尹，也不少在内。

世尊遂传十八层狱主进见。各狱主即忙整肃衣冠，上堂参见，一个个提心吊胆，战战兢兢。那拔舌狱主更躲在后面，不敢上前。只听得世尊发言道：“尔等身为一狱之主，平日狱事也得随时稽查，随时整顿，并不是叫你们拘守旧章一成不易的。想这地狱自古至今，已有六千余年。在那文化未开野蛮的时代，故所用刑法亦不得不以野蛮待之。如今文明日久，这些野蛮刑罚早当消灭。虽说世界人心险恶，不能过于宽纵，但现在世界是交通的时代，五洲万国，种族不一，那外界各种的鬼魂日来日多，不将这严刑峻法实力革除，怎么能收治外法权呢？不想尔等各狱，仍然如故，事事任听着一班如狼似虎的吏

役，用那惨酷刑具，内中弊窦也可想而知。这腐败不达了极点吗？即如监狱卫生也不可不讲，那一种污秽齷齪的现象，亦是大伤政体。此后都要切实改良，一切仿照新刑律办理为要。”言时便各人颁发了一部新订刑律草案，叫他们细心阅看，遵律奉行。一面又手指狱册说道：“现在奉了上帝谕旨，推广十九层新地狱。这册内所有重要各犯，尔等速即回狱照那所检的赶紧调取，发往新狱看管，当不至再有脱逃的了。至于旧时各狱既已洞穿，须得趁此改造那文明监狱不得有误。”分付即毕，即着退去。

那各狱主受了这一顿训斥，各人头上一头冷汗，手内捧着一册新刑律，慢慢的侧身而出。一边诸世尊又想着十九层新狱官尚未有人。这内中诸事是要此人创办的，又多要仿照文明办法，好叫他们各狱照式行事。这个新狱主责任非轻，一时真难得其人。大家踌躇了半晌，议定奏留鬼谷真人暂时权充新狱监督。

此时诸事发付清楚，正欲闭幕，忽见堂外有五七人，年纪均在三二十内，头上短发蓬松，辫子都是没有的，身上衣服不中不西，看他人色，又皆不文不武的模样。一个个匍匐在地，口称：“求天使格外开恩，免发轮回，再转人世。”诸世尊莫明其故，忙向十殿问道：“这几个是什么鬼魂？”十殿尚未答言，当见枉死城理事府趋步上前回禀道：“他们是东方国新学界维新的志士。”世尊道：“既是维新志士，现今他国内改行宪政，正好在新世界做些事业。为何反不愿投生，这是什么道理？”理事官道：“下官也开导再四。在他们生前，这热心爱国本可算得有志之士，且都是死事甚烈。这也是舍身救国的意思。怎奈死后仍然无济于事，只换得一个烈士名称。可见得醉生梦死的世界难再挽回，故此心寒志灰，便成了个贪死怕生的

思想。”

诸世尊问道：“是怎样舍身救国的情事？”理事官忙在袖中取出一个小小手折，递了上去。世尊揭开一看，见内中开具他们死事的简明节略。知道一个是抵制美约牺牲性命的冯夏威；一个是因东洋取缔留学生，誓死坚拒的陈不浮；一个是伤心祖国归途蹈海的潘英伯；两个是为浙路拒款，殉路捐生的邬钢、汤绪；还有几个因办学堂困于经济，以身殉学的黄雅雨、姚洪业等。诸世尊心想：“这数人在生，果然孤诣苦心，忧时愤事，极有节气、有血性的好男儿。可怜没有成得一些公益事业，反把性命白白送掉！其志可嘉，其情可悯！难怪不愿再投人世了。”

于是，他开言向下问道：“你们既不愿意投生，却愿意怎样呢？”当有冯烈士回禀道：“生等生在东方国，做了这世黄种的人，大概也做够了。眼看国势如此，时局如此，若要装聋作哑，与世浮沉，事事不闻不问混过一世，怎奈天良未泯，不忍做那凉血的衣冠禽兽。然想要做些公德公益的事业罢，乃苦于没有权力，不是有人反对，就受官场压制。若发些救亡的议论，又苦于人微言轻，没个采纳。眼睁睁看那外界的风潮日来日紧，百姓的生计一天蹙是一天。可恨这昏聩糊涂的政府，以及那些麻木不仁的官长，仍然如醉如痴，专用他自己声色货利、子女玉帛的思想，那里有一毫顾念国事？生等所以不愿再世为人，去做那亡国灭种的人民。只愿皈依三宝，顶礼虔修，从此忏悔前生，永除苦恼罢了。还求天使大开佛门，慈悲俯允。”言罢，连连叩首不已。世尊听了，踌躇半晌，也极其可怜他们，遂想定主意，着令退下候谕。不表。

第十一章 凤汗侦探龙华

如此一天过去。第七、第八两日，也无甚大事。到了第九日，诸世尊将所办各事的情形，及地狱现象如何腐败，原原本本上了一折。并带参了各狱主几句：说他们平日不知认真整顿狱务，未免苟且偷安，有负委任；所有各狱逃失多犯，虽数由前定，而疏忽之咎实亦难辞。议请均着革职留任，交十殿严加察看此后是否尽心称职。至十殿亦不免稍有失察，请各部议处云云。拜发了本章之后，又下了一道牌示，谕知这几个烈士冯夏威等。大略谓：既据尔等志愿弃儒从释，皈依佛门，不愿再入轮回投生人世，姑念前生夙志未终，因公殒命，节烈尚堪嘉许，准如所请。仰候备文咨送西天竺国，俾登极乐世界，永离苦厄。惟现正推广新狱，改良刑律，该烈士等既为新学中人，必能赞助一切。因暂发往新狱，交鬼谷子差遣委用可也。冯烈士等见了这道牌谕，如愿以偿，非凡愉快，自不必说。

这日午后，各随员将诸事都料理齐楚。一切公牍案卷，发还的发还，带去的带去，拂拭一个干净，专等明日动身了。到得晚间，十殿率领文武各冥官，大排鬼筵，公饯天使。这也是照例应有的事。次日八点钟，诸世尊自行台启节。一路商家店铺，仍照来时式样纷纷欢送。出得城来，但见男女老少，密

密层层排列两旁，伏地跪送，远远望去，约有一里多长。个个手执长香，口宣佛号，是前番欢迎时所没有的——都是些开豁超生的枉死鬼。这是他们自己出于至诚，才算得真是欢送了。世尊等沿途又勉励他们一番，然后前进。十殿各官，均随送至鬼门关。那守关将军莫知彬，依旧预先知照了各项社会联合团体，在那里开会欢送。书要简明，这些鬼戏烦文何用多表。

再说诸世尊出了鬼门关，地藏王是径回地府不消说得。众罗汉暨诸神仙，借着土遁，仍用缩地法向东方国进行。说时迟，那时快，行不多时，只觉得地中土松泥浮，半成空陷。见有许多铁管横七竖八，东穿来，西穿去，有如地网一般，阻住去路。耳中并听得上面一阵阵的似雷非雷“隆隆”震响，知道是行抵东方世界了。但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地下安置这些铁管究竟何用？不过地面如此穿凿，地力全失，倘再沿江近海，终有一日要坍塌的。只可怜一方百姓，异日都要同归于尽。众罗汉又动了一个慈悲的观念。列位，这话虽是众罗汉少见多怪的思想，然在下也听得有几人讲过，总有些道理在内，却不知那一世那年那月的事。这也是杞人忧天罢了！闲话少说。

众罗汉遂拣了一片干净土——人烟稀少，没有那铁管地方，现身而出。抬头一看，见前面有一座宝塔、一个大寺院，不胜欢喜。多罗汉便开言道：“如此七宝庄严，丛林必大。我等不愁无安身之所了。”于是一行人齐向前去。到了山门，见那上面匾额是：“勅建龙华寺”。内中阿罗汉道：“不图到此竟来作龙华会上客，也算难得的事。”知觉罗汉道：“请慢快意，姑且入内再讲。”大众进了山门，见有三四个小和尚与一班村童在院中戏耍，喧哗乱叫，打作一团，已经觉得毫无禅规了。先到那左首知客堂内，竟杳无一人前来接待。再走进大

殿，也无半个人影。但听得骨牌声响，只得望殿后张探。见右厢内有几个香伙在那里打牌，并有一个妇女在内。这里面的人也看见殿上有人，即行望外走出，举目一看，见有三四十人，倒觉一吓：不知是前来捉赌呢？还是寺内又出了什么事故？赶即回身进内，告知众人急急收牌要紧。那女子也吓得开了后门，飞奔逃走。其中有一少年胆子稍大，硬了头皮出来问道：

“你们是来何事？”多罗汉上前答道：“我等是朝山进香路过宝刹，特来拜见方丈，顺便挂单的。”少年一听，便对大众怒目瞪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理也不来理你，回头就望里走。那时恼了一位哼将军，心想：“我倒没有发哼，你反敢哼起来了。遂大步抢上前去，鼻内轻轻一哼，伸手欲抓此人。谁知手还未到，那少年被这一哼，早已立脚不住，身体往前一扑，扑有丈远多地，仍然跌倒。跌得昏头昏脑，爬不起身。幸亏哼将军走到跟前，顺手一提，提了起来，便向他言道：“你这厮太小觑人了。怎么与你讲话竟然不答的走了呢？”这少年已跌得眼青鼻肿，心神恍惚，那里还说得出话来？如痴如呆，直立发怔。此时里面的人俱走出来了，外面这些小孩子，也都进来看热闹，大殿上倒也不少的人。不过，没有见本寺一个和尚出来，却也奇怪。

内中幸有个老道人，年纪五十余岁，稍有见识。上前问明原委，见这些人不是可欺的善家，便忙赔笑脸劝解道：“诸位不要见气！他是新来的，不懂事务。请诸位原谅些罢！但我们这里虽是丛林，平常挂单的来，却概不接待。每年三四月间开个香会，也专是接待些游客。过此以往，男女游玩的，日见稀少，本寺香火也就日见冷静了。所以，不挂单的。”多罗汉道：“原来如此。但方丈师想必总应有的，小僧等远道而来，即不挂单，也应拜见。”道人道：“方丈是有的。现因无事，

回家去了。”众罗汉听了，十分诧异，忙言道：“道人，你休要弄错了！我们和尚出家无家，那里来的家呢？岂有此处风俗不同么？”道人笑道：“师父们是来取笑了。倘做了和尚，个个出家无家，岂不是断了种么？这些小和尚又从那里来呢？所以上海滩上的和尚，都是有家的。我在这龙华当了二十多年的香火，当家师也换了好几个，俱是一样的。不会有错。况且常听得当家师说什么，新学家讲的平等自由的话，正合佛门宗旨，所以平等自由，要由出家人首先做起的。”众罗汉听了，又气又笑。内中哈将军便忍不住“哈哈”一笑——在他自己，因在世尊面前已算得不敢高声，那知就这一“哈”，声震殿宇，门窗户扇均震动得摇摇欲坠，把梁上积年的灰尘都震了下来。不是众罗汉镇压住了，这几个凡人如何经受得起？然已觉得一阵的头脑胀裂，莫明其故。多罗汉又问道：“方丈师既然回家，那方丈以外别位师父怎么不见一人，又往那里去了呢？”道人道：“他们在租界游玩。诸位可是有相熟的么？若要访寻他们，总在小东门胡家宅一带地方罢了。”那时还有几个势利的香火，见老道人只管交谈，误了他们牌兴，心中十分讨厌，在旁边叽哩咕噜怪他多嘴。一边诸位神圣也因安身之所尚无着落，急于要走，多罗汉遂不再往下问，一齐出外。

到得外面，大家拣个空场聚集一处，打算进行的主意。知觉罗汉道：“方才听那道人所说，此处就是上海。我们既到这里，总得前往租界考察，不过大家要分班才好。”众罗汉道：

“这是何故？”知觉道：“我们全班四十余人，半僧半俗。不要讲挂单的庙宇不能容纳这许多人，就客栈旅馆，见了这成群结党、不三不四的行状，恐怕也要动疑，不肯收留的罢。况且，我等来在世界也得隐藏一二，不可过于招摇露相。”众罗汉深以为是，便议定分作三班前进。不表。

第十二章 行者下降上海

再说东方朔在路上暗暗的对齐天大圣道：“刚才世尊所言，大家不可露相。小仙心想，别个尚无妨碍，只有大圣与天蓬元帅二位的本来面目，旁人容易认识，须得改头换面才好。”那东方朔说话诙谐惯的，孙悟空听了也不在其意，只回答他道：“难道你这副贼形贼状的尊容，旁人就没有一个认识么？”说过也就算了。

行不多时，刚要到南市地面，只见前边热闹非常。沿着浦滩一带，那些马步兵士，一队一队的排列得一线整齐，远望有一二里路长，正在那里擎枪奏乐，迎接什么官长的情形。又见许多文武官员，都忙不迭的整冠束带，聚集一堆。沿途看客，也拥挤得密密层层。只听得众人说道：“钦使到了。钦使到了。”

谁知被猪八戒一听，听错了，听做天使到了。忙向五虎将军说道：“原来此处也晓得我们要来，预先在此迎接。早知如此，也不去受那龙华寺腌臢气了。”五虎道：“恐怕不是的罢！”八戒道：“你没有听得旁人说是天使到了的话吗？”五虎道：“既然如此，这些迎接的兵队，为什么面向外立？大小官员又为什么纷纷的向码头而去，不迎上前来呢？”八戒道：

“这是他们看错了。待我前去知照他们。”说罢，一个人呆头呆脑直奔前去，五虎将军也阻拦不及，一路乱喊乱嚷说道：

“天使不是由水路来的，在这里。你们快来接罢！”大众出其不意，被这一阵高声大喊，俱回头注视。见人丛中钻出一个黑人，在那里指手划脚招呼众人道：“快来！快来！”一手又指定后面说道：“那不是天使来了么？”大家跟随他手指的方向一看，见远远地来了一班和尚，这也不过当他是疯子罢了。不想旁边忽有一人言道：“这不是画上的猪八戒么？”大众被他这一说穿，再定睛对着八戒一看，果然一些不错：阔额尖腮，两耳遮住了半边脸，鼻头连嘴唇，抄出了一张大嘴，只见有上唇，不见有下颏。于是一片声喧，齐说：“看猪八戒！看猪八戒！”团团把他围起来了。这时，八戒心想：“不好了！怎么被人认识出来的。”遂性急慌忙在人丛中东钻西撞，想趁空挤出。那知看的人越围越多，大众眼睛多钉住他身上。走又走不出，遁又遁不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拿他来嘲笑。正急得走投无路，心慌气喘满头大汗的时候，听得外面又有人嚷道：“你们快看快看！又来了个孙行者。”幸亏得这一声喊叫，大众掉转头去齐望外看，八戒趁此向外一挤，用隐身法遁走了。

再说齐天大圣，本在末后一班，及至走到前面，因见方弼、方相暨五虎将军等俱站住不走，上前一问，知道八戒一人冒冒失失向前去了。他就远远一望，见被许多人围在那里，不知为了何事，便动了一个师兄弟之情，恐怕八戒惹事招非，故此也上前来找寻的。不想尚没有走到跟前，就被人识破声张起来。到底孙悟空来得灵巧，趁着那人声喊当口，一个眼霎，用着遮眼法去了。那人再定睛一看，说道：“奇怪！奇怪！明明一个孙行者，怎么眼睛一闭就不见了？”再听那处亦有人说

道：“猪八戒也不见了！”大家便回头四望，真个无影无踪，不知去向。于是东寻西觅，乱哄哄的一阵，那里还有个影子？彼此面面相觑，大为奇异。但听沿路纷纷议论，在那里说道：

“这海军大臣是往西洋各国考察海军，不是往西天取经的，怎么带着孙行者、猪八戒来呢？方才这班和尚当中，恐怕还有唐僧、沙和尚在内，大家要留神些。”其实，诸位神圣见他两个露出真相惹动烦恼，早已经用隐身法过去了。

此时齐天大圣、天蓬元帅两个脱身之后，急急返奔。再看诸世尊等业已去远，遂赶忙追上前去。齐天大圣心想：“刚到东方国，却巧我们两个就受世人小小一个窘辱，果不出东方朔所料。”心中大为懊恼，在路上就埋怨了八戒几句。走到法租界，也就赶上了大众，一同前进。诸世尊见他二人到了，心便放落，故亦不说什么。然而他两个对着大众，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姑且不表。

再说众罗汉沿着黄浦滩走宪法租界。过了界桥，看看日落西山，天色将晚，人地又生疏，大家瞎闯瞎撞尽管一直走去，终不是件事。多罗汉遂想了一法，口中念动真言，把本坊土地召来，叫他领路。不上片刻，见土地撑着拐杖，急急忙忙的来了。到得面前，叩见过诸位神圣，站在一旁听候分付。世尊问道：“你管辖的是何处地界？土地道：“小神所管，是英租界地段。”世尊道：“如此甚好。即烦你带领我们，在你境内就近找两个安身之所。”土地一想：“这个差使倒还易办。好在大马路有个虹庙，后马路有个寿圣庵，两处相离不远，甚为近便。不过地方不大，容不下这许多人。且待他们自己斟酌罢。”想毕，就说了出来。诸世尊一听，甚觉合宜，便道：“如此，且到那里，再作计较。”

于是，土地领着大众齐向大马路而来。先到虹庙，土地进

去报告，当有春申君出外迎迓。诸世尊一看，地方太小，不能多容，只得分留十人在此。后到寿圣庵，见内中都是佛教门徒，甚为欢喜。众罗汉便自己住了，并将齐天大圣、天蓬元帅及金刚、哼、哈等将，均留在身旁，一齐住下。这也是恐他们在外生事的意思。其余东方朔、石曼卿一班散仙，是久不临凡的，本也静极思动，现在既来东方国，都想脚踏实地的阅历一番。今见庵中也住不下他们，就回明了世尊，去找个大些旅馆。众罗汉也就应允了。仍着土地带领他们前去。

众仙遂高兴非凡，出得庵门，在路互相计议：“可要改形换貌么？”土地道：“如今世界服式不同。众位大仙这样古代衣冠，是第一要改的。”众仙道：“这个自然。但投那旅馆，装扮何等人色好呢？”土地道：“上海人是最势利的。好不过官场模样——装着什么候补道的气派，住的是官房大餐间，旅馆内没有不趋奉讨好的。”众仙忙摇手道：“快不要提官场二字，我等游戏人间，宁学那要钱的化子，也不能装那齷齪的官腔。”土地道：“如此小神失言了。此处或士或商，都是目今所重的，可请择一而行罢。”东方朔道：“我们原是逢场作戏，大家随意改扮都可使得。不过现今世界无论那项人色，俱要拖一条辫子，这倒真有些不惯。”土地笑道：“那倒容易。何不就装扮出洋留学生回国的样子：现今出洋留学生是最尊贵的，又是没有辫子的，岂不爽快！而且旅馆亦省得另找了，现成三马路有个上海旅馆，他那里住着留学生很多，听说是专门接待的。如此不是一举两得吗？”众仙一听，心喜之至，决意扮充十几个留学生，去投上海旅馆便了。这时赵玄坛本已住在虹庙，大家因投旅馆是要用银钱的事，故重又把他约了出来，一路同去。此时满街灯火辉煌，照耀得如同白日。众仙施展法力，一刹那间，都现了一班青年留学生。一个个西装打扮，左

手提着一个大皮包，右手拿着一枝手杖、一个皮夹。倒把这位土地老爷也弄得两眼昏花，辨认不出了。这是仙家变幻法，本也不算稀奇。就是外洋有名誉的好手侦探家，也都会那移形换貌的法术，何况仙家呢？闲话少说。

第十三章 诸神仙变化留学生

再说土地是仍然隐了身体，故不用改换得的。当时领着众仙，到那上海旅馆门首，自有人出来招待，迎接入内。众仙便要了几间头等大官房，把行李等搬了进去。一面留神看那各房住客，果然大半是新学界人物居多。这也不在话下。此时，大众安排定后，正欲同着土地，再到寿圣庵去禀告一声，只见本馆的帐房，手内拿着一枝铅笔、一本小小日记簿进来，请将众人名姓籍贯以及现从何处来的，均要一一写明。大家也只得张王李赵、南京北京依他瞎写，下面都注了个留学东洋、毕业回国的字样，交他去了。乃隔不到半刻，忽见东方朔发起急来，说道：“坏了！坏了！”众仙忙问道：“怎样？怎样？”东方朔道：“冒充留学生原不要紧，只要不与旁人谈论学问，就是一窍不通也没人来管你。若说毕业学生，是在那处毕的业，必有一张卒业文凭为证。倘这旅馆内有人查问，要看我们这张东洋卒业凭据，一时拿什么给人看呢？”

众仙一听，真是没个主意。话已说出了口，收又收不回头。不能再说我们不是毕业生，又不能说我们毕业是没有文凭的，这便如何是好呢？便见土地在一旁笑微微的插嘴道：“别事小神不能效劳，若说这个东洋毕业文凭，只怕众位不要，如要者，不是小神夸口说，就要一百张，包管也能办到。”众仙喜出望外，忙追问他怎样一个办法。东方朔亦言道：“我们是要东京有名誉大学堂的，不是要本国的，恐怕不易办罢？”土地道：“一些不难。只要……”说时，便靠着东方朔耳边轻轻捣了半天鬼。东方朔便笑道：“原来有地方买的，那就好极了。”回头便向赵玄坛说明，请其拨银千两交付土地，着他赶紧前去代办。

一面众仙便一齐出了旅馆，径向寿圣庵去。走到大马路，却好众罗汉也出来了，在路遇见。遂把所住地方并改扮留学生的原因，一一禀明之后，重又齐到虹庙。因这夜是春申君备了筵席来替诸位神圣洗尘，欲尽他地主情义，本也是应当。但这位春申君，自从把他地方开作租界以后，他倒也随遇而安，没有迁移，仍在原处不动。谁知在这洋场地面住得年代既久，不知不觉就渐渐沾染了一种洋派习气。虽不晓得他入教没有，不过竟办了西式大餐来请众罗汉，把他们佛教宗旨全然忘记了，可见得春申君迷信是早已经没有的了。但众位神圣见他安设的席面迥然各别，又不见有一副杯筷，只有刀叉汤勺罗列一桌，心中诧异，倒反不敢就坐。其中只有赵玄坛，世界上供奉人多，上海也有他行宫，每年常来巡行的，所以见多识广，晓得是大餐席，遂告知大众，入席就坐。在他想着，既请世尊，谅必办的是素大餐，倒觉没有领教过的。不想送上各肴全是荤的，他便心疑动问。春申君这才恍然大悟，赶紧着人另备素筵，已觉得难以为情。况且，众神圣都没有用惯刀叉，如今见

这野蛮吃品，既不雅观又不便当，也觉乏味之至。这就叫弄巧成拙。春申君这一席大餐，就有点恭而无礼了。不必再表。

未几，东方朔等转回旅馆，诸世尊亦同着前来。入房后，方才坐定，却见土地办的卒业文凭也来了。当时点交把东方朔，他是照银数办的，共计二十张。东方朔一想，虽然多了几张，亦有用处。多罗汉便拿来展开一看，见是东京某某大学堂的，上面填写着，有的商科毕业，有的农科毕业，又有的法政科毕业，低头半晌不语，仅长叹了一声，交付各人收执。旁间孙悟空、猪八戒两个，见了心喜，看见有得多的，便每人也要了一张。

这时世尊等见东方国学界如此腐败，正在一桩桩的细问土地，忽听得有人高声朗诵道：“咄……咄咄……咄咄咄……”若断若续，直触两耳。大家细辨声音，是从那对面楼上大餐间来的。再听有人称赞道：“此前三行六‘咄’字，天外飞来，惊人奇句。阁下受过文明教育，出笔毕竟不同！”这才晓得这人是读他朋友的著作，但不知这两个是何等人物？却巧茶房送水进来，石曼卿就开口问道：“那大餐间住的什么客？”茶房道：“也是外洋毕业学生。现从北京考试回来，新中的举人老爷，好本领！听得旁人说，他明年还要中的。你听，现在不是有人在那里读他文章么？”

东方朔、枚乘等一班文士，被他这样一讲，倒要走出门外，靠在栏杆上侧耳细听了。但听得诵声大作道：

“圣彼得堡莫斯科，巴黎乃伦敦之纽约；浅草公园红叶馆，长崎是神户之东京。”

听他读了这几句，说道：“东西洋地理熟悉如此，真天才也！”说毕，旋又接读道：

“日球、月球，行星诸球，其状与皮球相似；君主、

民主，君民共主，其教与天主略同。”

忽听“砰嘣”一声响，拍案叫绝，倒把东方朔等吃了一惊。只听说道：“此数句非天文名家而兼大宗教家，那能道其只字呢？拜服！拜服！”又听接下读去道：

“两雄相遇，惠灵吞力敌拿破仑；两国相争，俄罗斯大战日本国。”

维时赞叹之声交作，道：“西洋历史、东洋历史，均烂熟在胸，阁下槃槃大才，宜乎主试击节称赏，拔置前列。”东方朔等听了这两句话，始知此人读的就是新举人场作，因更格外凝神静听。但听声息渐低，喃喃半晌，复又大声而读道：

“输文明，求进化，达目的，定方针。平等自由，普通特别。起点极点中心点，煤气炭气新空气。五大洲列国人民，都是一般天骄子；四百兆同胞希望，谁非未来主人翁？”

至此，听那读者忽发惊讶声道：“呀！安得如许新名词连属贯串成文，真奇文妙文！”便听有人得意大笑，答道：“此予场中得意之作。予岂好用新名词哉？但不如是不能动目。”又道：“此篇文字前整后散，煞费苦心。请兄再读后幅散行，试看何如。”那读者声细如蚊，不甚了了，仅闻得数语道：

“淡巴菰，烟也。威司格，酒也……”

以下“嗡嗡，嗡嗡”又不甚清楚了。末后，始听朗诵道：

“香蕉，果实也。橄榄，亦果实也。故香蕉即橄榄，橄榄即香蕉也，二而一也。然而香蕉之形长，橄榄之形尖；香蕉之味烂而甜，橄榄之味脆而香；故香蕉自香蕉，橄榄自橄榄也，二而一，一而二也。

读罢，但听说道：“阁下研究物理之学如此深刻，此种淹通博雅之文，那得不传诵一时？二十世纪大文豪，君当首占一席

矣！”谈到这里，两人正在高兴，东方朔等亦正听得起劲，忽然插出些扬州女子声音，叽叽呀呀一阵说笑，——原来有几个相熟野妓寻上门来了。于是急急收起文字不谈。众仙也归房去了。

第十四章 东方朔旅馆论文体

再说东方朔等回房之后，大家谈论新举人这篇文章，细细揣摩，都不懂得。这个道是汉魏以前的名派，问着枚乘，枚乘道：“没有见过。”那个道是唐宋大家的笔法，问着石曼卿，曼卿道：“不敢妄对。”东方朔道：“那输文明，求进化一段，到底怎么讲？”土地道：“这是时下新名词。现在世界自有新名词以来，什么自由文明！可笑那些一无知识的少年，和那些不懂公德、不知内则的妇女，开口就拿着新名词做护身符，就是男女做些苟合的事，也说是文明结婚。更有一种不读诗书的士大夫，不通中文，单单识得几个外国字，会讲几句外国话，叫名是懂得外交，却一味媚外，毫不晓得名教法律为何事！把国家的主权，百姓的利权，全然不顾。他却也是满嘴新名词，在世界欺世盗名的很多。”知觉罗汉道：“我们佛门广大，不生烦恼。什么法律呀，自由呀，权利呀，还是让他们新学界做口头禅罢。”说毕，众罗汉遂起身自去。土地亦便随着

出门。这里大家归寝。无话不表。

次日，孙悟空、猪八戒二人，也改变了留学生装束。本来他两个是好动不好静的，见一般散仙现身入世，正乐得心痒难抓，如今又得了这张文凭，便瞒着世尊改变原形，偷偷出外。走出庵门，向南取道，径望大马路行来。那时太阳初出，天色还早，路上行人也尚稀少。两个来到贵州路口，见这时街上市面冷静，车马寥寥，也觉得来得早了。但见对面一座高大洋房，那里人进人出，热闹纷纷，不知是些什么事。二人便穿街而过，走上前去，见男男女女挤来挤去，手内都拿着一个篮子，便也跟着他们走到那高房子内。一看，里面密层层排满了菜摊，知道是个买卖市场——却都是下等社会人色。那一片喧哗争闹之声，暨一种秽恶腥臭之气，令人难受。便也不管他，混在淘里，东边望望，西边看看，见有好几个肉案挂着许多整猪碎肉。猪八戒心想子孙遭殃，不忍目睹，便走了开去。再走到楼上，无非与下面一样情形，不过见这屋宇造的式样迥然不同。再仔细一认，竟一律都是铁的，倒觉别致。可见西人做事认真，就是民间一个小菜场，也筑得如此坚固。四处走了一回，正欲下楼，刚到楼梯口，便见许多人互相吵闹，后竟扭打起来，打作一团糟。大家一阵乱挤，那八戒手内一个皮夹被剪绺贼趁势剪去。等他觉着，已只有根皮带在手。他这张文凭正放在皮内的，叫他如何不慌了手脚？东寻西找，那里还有？再回头一望，孙悟空也不知去向。他就在这几面楼梯上，走上走落十几遍，四面张望，亦不见有个影子。一人既落了孤单，又失了文凭，心中一慌，脚下一不留神，便踏着一张香蕉皮。那时地上本来又湿又滑，再加这个香蕉皮，如何不要跌呢？就四四着实跌了一大交，跌得满身泥浆水。脚亦跌痛，还把旁边一个菜摊带翻，跌得遍地是菜。八戒一想不好，闯着祸了，也

顾不得腿痛，赶紧爬起就走，在人丛中挤了出去，还恐怕有人追出，急急往东直奔。奔了一箭多地，看后面没人追来，只才放心立定，把身上泥水揩拭干净。心想：“一个人走往那里去呢？不如到上海旅馆再作道理。”

于是径望东走，走到大新街十字路口，见街心安着铁轨。他一边走，一边想：原来这条街也走电车的。这时北首正远远来了一辆电车。他想：“昨夜没有看清楚，现在正好看个仔细。”便立在右首街边，对着来车目不转睛的注观。不想那南首也有电车开足机器如飞而至，却要打从他面前这条铁轨过去。八戒脚尖正立在上面。南首的车狠命敲钟招呼，无如他面朝北向，正看得出神，心无二用，两耳全没有听得。那来车一时收又收不住，管车的人发急乱喊。其时幸有个印捕赶来，在八戒后身一把衣领望后倒拖。八戒出其不意，被他拖了丈远，心中尚莫其故。回头一望，见是个红头黑鬼，吃惊不小。道：

“不好了！菜摊上的人赶来了。”便用足神力，把头颈一强。不料印捕正放手，他用力太大，一面手一松，倒反把自己身体一晃，立脚不住，坐了一个臀桩。八戒身子又胖，这一坐，把屁股又坐得痛不可言，一时立不起身。隔了半晌，才硬撑着起来。看那红头鬼虽已走开去了，但他自己心虚，只怕再有人来抓他，故不敢耽延，仍然穿街过去，复又穿过石路，再望东走。谁知路径不熟，走错了一条马路，一直走至外国坟山，也没有见那上海旅馆，便立住脚在路旁呆看。

只见面南一个小门内，走出一人：胖胖的面孔，黑黑皮张。身上衣服倒也穿得不恶，但不脱俗气，一望而知是做生意的人。左手满臂鲜红，血流如注。见他匆匆而出，顺着街沿东去。走不多远，便见对面来一熟人，忙问道：“怎么你这金的变了红的呢？”看这胖子泪如珠滚，且哭且诉，八戒便亦走到

面前，听他声诉说道：“休要取笑了。我被某小鬼咬了一口，痛不可言。我手臂已伤，不能吃饭了。”那人道：“你如今往那里去呢？”答道：“我到他庄上，住在那里吃饭，要他养伤养老。”那人道：“这不成了饭桶么？你二人一胖一瘦，素来是至好密友。他那种沈约瘦腰的怯相，风吹即倒，怎么敢咬你金刚般的粗臂呢？谅你总也有不是之处。我劝你暂时忍气罢！不要将来伤好，能够吃饭了，两人又是鬼鬼祟祟、如胶如漆的要好，那才被人好笑呢！”胖子道：“断不会的。这小鬼狠心阴险，下这毒口，我与他势不两立，定要出这口恶气的。”说时，眼泪鼻涕流个不休。

八戒对他手臂一看，便暗暗沉思道：“呀！这时是天狗星过度。下界如有咬伤等类，是要烂入骨髓的。这人所咬，岂不正逢着恶时么？可怜！可怜！”这时看客便聚集不少，有的说既然咬得如此利害，怎么不到捕房告呢？有的说还是赶紧上医院为是。八戒在旁也就动了个恻隐之心，想道：“也罢，待我行个方便，救他一命罢。”遂上前道：“朋友，待我来替你医治，我们新学界都兼学些医道的。”言时，一面拿着他的手臂，把咬伤所在一阵抚摩，吹了一口气，默念了一遍大悲咒。果然说亦奇怪，那胖子竟觉得痛也不痛了，血也止了。八戒道：“包管三日痊愈，姑且与你留个黑疤以作纪念罢。”但见这胖子对他说了一声：“谢谢！”一句话尚没有说完，已经回头仍望那小门进去了。

第十五章 猪八戒做医生

再说八戒心想：“这人竟如此荒谬！我救了他，〔他〕不知好歹，竟自去了。难怪要被人咬的。”这时，便见土地赶上前来说道：“原来大帅在这里。小神奉着世尊命令，四处找寻不见，却不道在此行医救世。但不过这些无知之辈何必救他。”八戒道：“怎见得呢？”土地道：“这受伤的与那咬的，两个历史小神却都知道。一个叫作小鬼，是庄上的跑街；一个粗俗不堪的草包，是缎号跑街。半斤和八两，俱是一张刻薄嘴，一副刁滑腔，不是规矩人物。如今不宣布他们的历史，也是存他的体面罢了。”八戒道：“如此便宜他了。不过在先看他哭得可怜，故此才发心救他的。”土地大笑道：“哈哈！这才真真上当了！他那里是因伤而哭？他是清早出城到店没有吃烟，直到如今正发烟瘾的原故。所以，急急忙忙仍向那青云阁楼上过瘾去了。”

八戒一听，也觉好笑。一面土地便催促道：“如今不用说了。上海滑头事多，上了一回当不要再上第二回就是了。我们赶快往旅馆去罢，世尊等已来多时，大家会齐了，好再到外边看那方云卿出殡罢。”八戒一边走，一边问道：“方云卿又是何许人呢？”土地道：“他从前历史，那某报上说的‘十年前

似流氓非流氓之方云卿’这一句，就可想而知，不必再说。如今是在一家轮船局内管事，又在华商团练内鬼混，趁此就接交了商界几个有名人物，故近日亦小小有点声名。日前不知怎样，同着一个好朋友出门的，到得晚间就被人枪毙在路了。至今也不知凶手何人，岂不奇怪？”八戒道：“你是本坊的社主，岂有不知凶手之理？”土地道：“虽然略知一二，总之此之劣迹多端，生前暧昧不明的事也难枚举，仇人也就不少。所以，这几天外面的口碑，都说天理昭彰，报施不爽，并没有一个可怜他的。可见内中早种恶因，才收这恶果的。我何必又多管闲事呢？”八戒道：“怎么不是呢？”

说时，两人也就走到了旅馆，即忙入内见过世尊等退了出来，走到间壁房内。齐天大圣就问他一人走到那里去的，八戒咂着嘴说道：“罢了，罢了，如今再出去了。上海这样一个坏地方，把我腿也跌痛，屁肤也跌痛，皮夹也失落，走路都要担惊受吓，到后来还要遇着滑头事。”土地就把他替人医治手臂一节，说向众人听。大家都笑他上当。东方朔道：“如今东西各哲学，新发明资养料，劝人减食牛羊，多用猪肉列入补益上品。想必就因这个猪肉汁，很能医治百病罢。”八戒道：“你如何又来奚落我！”土地道：“这种卫生学说，中国一知半解的人，还不能有这种学识。可笑那些自命不凡新学家，方在提倡食牛，不顾人家听着冷笑的。”

此时只听楼下那些客人一片声都说：“看热闹去，看热闹去！”于是，众罗汉也率领大众出了旅馆，向大马路走去。到得那里，但见人山人海，挤不动的人。那些店铺内，楼上楼下，男男女女，塞得密密层层，连生意都不做了。诸位神圣出来稍迟，并一个隐身的地方都没有了。知觉罗汉一想：“可见上海人的好奇：小小一桩事情，竟举国若狂，煽动了这许多的

人。”再仔细两边一看，见不少的年轻女子——有打扮好的，也有不打扮的，还有好些少妇拖孩带小的，总总都分别不出那是良家，那不是良家。知觉便开言叹道：“唉！即此一端，上海人家这个家庭教育以及地方自治规则，见得是全然不讲的。”

正说之间，只觉人头拥挤，一阵的浪涌潮推，声如鼎沸，齐喊道：“来了！来了！看，看，看……”众罗汉举目抬头，但见前面一队华商团练，后面几十个洋商团练，此外一无所有。只不过那棺柩是安放在一个大炮架上，不用人抬，用马匹拖着走的。只有这点稍为异样，所以看的人都觉得乏味懊悔。那些送殡的客人，除了商团外，洋商是没有任何一个，华商也寥寥无几，但内中也有两三个红顶花翎的人物。多罗汉便问土地道：

“这几个一二品大员，与这方某有什么瓜葛，也在灵前走送？”土地道：“他们并不是官场的人，都是吃的洋商饭发的财，捐的官，现在算是个华商罢了。”多罗汉道：“怎么说？他明明红顶花翎，岂有不是官呢？”土地笑道：“世尊不知道，上海现在这些有名的华商，那个不称大人？不是红顶花翎？这不算什么稀奇！戴着红顶走着送丧，还是他们第一件荣耀露面的事，并不辱没了他。而且这两个红顶人物，与方云卿皆是至好朋友。一个黑黑脸儿的，是商团首领，又是银行买办，又是洋务会办，又在商会又在官场，到底不知算商算官？一个胖胖的，是开了一个报关行，不论上中下三等社会，他都有朋友。那巡捕房内是很相信他的，上海三岁小孩都晓得他的名声。方云卿素来与他们均有秘密交涉，所谓：鲁卫之政，兄弟也。”多罗汉道：“他们底细，我也犯不着操心调查。只是方云卿为人既如此，他的棺柩用那炮架举殡，还是当他好人，还是当他不好的看待？”土地道：“上年有个团长黄勋伯，捉贼丧命。

西人夸他义勇，是用炮架出殡的。那是当地大众尊敬他的意思。此番却不是出于西人本心，是有人运动来的，事同而用意不同。不过仿照西人团练章程，队中有人死了，都能用得炮架的。此后凡在团练的人，拿方云卿作个例子，皆可如法泡制了。”众罗汉遂不再多问，一边走，一边看看大马路这种叫嚣恶俗，就有点不耐烦了。走至望平街口，一行人便转弯向南而去。穿过两条马路，再望前进，见有许多报馆，枚乘就问土地道：“这上海地方开设这多报馆，有什么益处呢？”土地道：

“报纸是监督政府，最有益国计民生的。大凡开设一个报馆，都是比开典当的资本还要多些。真是立宪国第一等文明商业！泰西各国都最尊贵，最保护的。只有我们中国官场最恶最恨，非但不加保护，遇事还要破坏你的。”枚乘道：“这是什么缘故？”土地道：“商办的报馆，他是有闻必录，讲的是公德公益。见着列强如此逼迫，国势如此阽危，那些政府疆臣尚然昏昏沉睡，办事糊涂，不知补救，还有那些贪官污吏只知一味要钱，不知爱民爱国，他那报上当说的要说。看你政事办得不对，当议论的议论，当辩驳的辩驳，绝不肯来恭维你的。况且如今这班行政官长，真也没有一个忠心谋国、爱民如子的好官，尽是些逞私利己，任意妄为的多，所以被他报上今日载的这个丑史，明日登的那个劣迹，都搜罗来作个好材料。那官场见着，便恨如切骨，再不肯自己收敛改过，反说他有意骂人。试想，他偌大资本开个报馆，岂真吃饱饭没事做，专门骂人玩的么？因实在看不过了，才开口说说他们。那知就在这上头，容易中那宦毒。随你办得怎样个好报，他迟早总要破坏你，才称他心愿了。”枚乘等一听，亦惟付之一叹而已。

第十六章 老土地论新报

再说这时土地跟着大众且说且走，走到“民吁报馆”门首，抬头一看，见这报馆是新近发封的。那门上都粘满了许多匿名揭帖，还有画着一个乌龟的。来去的人都站在那里观看。众罗汉暨一般散仙，便也近前细看，见那些揭帖都是骂行政官的——足见这个报馆封得民心不服，可想而知。

知觉罗汉便叹道：“这报馆叫作‘民吁’，命意也就可怜，却不知道如今连吁也不准吁了。”土地在旁接口道：“说起这个报馆，话很长的。这算是第二次破坏了。在先不叫‘民吁’，是叫作‘民呼’，报虽也是一张好报，无奈宗旨太不纯正。那是前手办报的人本先不怀好意，早存了个破败之心，一味与官作对，自己却又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办得不久，出了事故，就被官场借端破坏，不能再办。现在这个《民吁报》，是另有人重添资本，改名接开的，比那《民呼报》纯正多了。平时发些议论，看他虽是危言悚论，却是他一片热心救时救国的意思，要叫人猛醒些。所以他对于外界那宗阴谋秘计，他是不遗余力定要攻击道穿的。——倒真算是张好报！却不道不合行政官媚外的宗旨，说他有碍两国邦交，遂徇了外人情面，没有等待裁判便先把他封禁。但此番封得原有些不在法律，难怪人言

啧啧了。”

众罗汉一听，也就知道东方国的上下情形，大都如是，这里租界上人情风俗，也算领略过了，但不知内地如何，姑往城内一观便知分晓，遂对土地说知，欲到城门游玩，着他领道。土地便领着一行人，直向南走，过了法界，就到本国地面。众罗汉走过吊桥，见四面俱是些小店，那柜台上都铺满了好些纸票，在那里招呼行人，兜揽生意。看那票上字迹，有江南的，有湖北的，又有安徽广东的，却不晓得是些什么票。这也不去管他了，但不知从何处进城，便叫土地在前，大众跟着他走。走进了一条小巷，但见城墙上高搭着一座木桥，往来行人很也不少。大众觉得诧异，心想：“难道上海城是没有城门么？”便见土地已走了上去，大家也只得糊糊涂涂跟着过去。到得城内，走落平地，众罗汉忙向土地追问原因。土地道：“此处是老北门。如今正在拆卸重造，故此暂从城上出进的。”多罗汉便问道：“好端端一个城门，为什么要拆造呢？”土地道：“原底城门窄狭，车马出入不便。现在放宽大些，以备建造马路，好走车子用的。”知觉道：“上海开辟租界已有五六十年了，怎么从前没有想起行车，如今忽然想着竟肯拆城了呢？”土地道：“这是现在改行宪政，人人讲求新学，风气开通的讲究。”八戒忙插嘴道：“怪不得那些新学家，讲的什么开通进步，原来是开通了城门，车子进城的进步！”大众一听，大笑不止，遂亦不再多言，齐向大街进行。

一路缓缓的走去，两边留心察看。见那街道果然窄小异常，街头巷尾，那种污秽龌龊的现象，仍未改除。也看不出地方上那是行的新改，只见每段有一个巡士在那里，有的与些妇人调笑，有的站在岗位上闭目打盹罢了。于是，一行人大街小巷，此处走走，那里望望，东穿西绕，不知不觉便走到县衙门

前。但见门首热闹哄哄，聚集不少的人。那些衙役三班，头上都带了一顶红缨帽，出来进去，乱纷纷的，也不晓得忙些什么事。土地便言道：“此时是晚堂时候，想必里面有什么堂事，所以他们进去伺候的。”众罗汉一想，说道：“现在不是正改刑律么？不知道怎样一个审判法子，我们进去看看也好。”

大众便齐向里去。走到二门，那管门的见一班留学生进来听审，那是不能拦阻，只得让他们入内。还有众罗汉等一班人是隐了身体，凡人何能得见呢？这时便也混了进去。走到花厅，见问官坐在上面，两边站着许多书差隶役。堂下铁索琅琅，跪着一个罪犯——与那地狱鬼犯不差上下。但听问官说道：“张毛毛，你今日还招是不招？”那犯人道：“小人刑法也受得够了，身上已无完肤。这案真是冤枉，小人并没有杀人放火。”问官笑道：“好，好，赏你一千金条再讲。”一面回头分付左右道：“来！与我打！”只听一声答应，走上两人，将张毛毛衣服剥去，动手鞭打。但见他背上斑疤累累，满背已成焦黑，还有好几处伤痕血迹尚未痊愈。这时一顿竹把乱抽，顿时皮开肉绽，血花乱溅。那竹把都染成红色了。众神圣看着，已觉得目不忍睹。打完后，问官又问道：“如今招不招呢？”那罪犯仍然绝口呼冤，别无他说。便听得问官说道：

“张毛毛，你案也拖有两任了，讯也讯有数十堂了，上司又屡次来催取你的口供，你只是一个不招。今日落在本县手内，却不怕你不招。”言时，便把皂班叫上，如此如此分付了他们几句之后，便大声说道：“与我上他这个刑法！”这时张毛毛是跪在地上的，便见有两人走来挽扶起身。一面有人去拿麻绳的，也有去找板凳的。不上片刻，预备完当。并检好了一个地方安好凳子，叫他立在上面，就七手八脚，拿了一根麻绳，将他两手往后反绑。又将他辫子和手，不知怎样一绕，就把这根

麻绳向横梁上一穿，那张毛毛的辫子与手都反吊起来了。下面一班隶卒稳住了他身子，另有两人拿好了这根绳子，在那里听候命令。

这时，一般神圣看得出呆，不晓得是什么刑法，又叫不出名目，心想：“不要是立宪国的新刑法罢^①？”回头想问土地，却没有见着他，不知那里去了呢。不道土地是遇见本衙门一位土地老爷，两个多时不见，正在走廊外，土地对土地起劲畅谈。这里大众既见他不在跟前，便四面张望。孙悟空眼快，看见他远远地与人谈心，便出来招呼。土地即忙领着那人走来，带他见过众神圣，站在一旁。多罗汉就叫他两个看看这个刑法叫什么名目。那英界土地看了，也是没有见过回答不出。那本衙门的土地，他是司空见惯，无论什么刑法，没有不认得的。上前一看，便惊讶失声道：“啊呀呀！怎么用到这样非刑呢？”回头向上一望，说道：“哦！原来不是本官，是那帮审的。也太胡闹了！把现在什么时代都忘记了。”众罗汉忙问他究竟叫什么名目，那本衙门土地道：“这叫‘跋三脱脚’，任你铁打身躯，经不得三跋，也受不住的。”

说时，但见问官又亲自下来，仔细一看，便抬头问道：“这你可招了罢！不招，你要吃苦就怪不得人了。”张毛毛也不作声。问官便一声分付道：“跋！”那一班虎狼隶役就狠命将绳一扯，张毛毛脚根一脱，两手反吊上去。只听他咬紧牙关，“阿唷”一声，便再喊也喊不出口，那骨节内都“咯吱吱”作响。顿时面红筋暴，两眼鼓得如铜铃大，头上汗浆直冒，宛如黄豆一般。看他说不出那种难过，可惨可怜！张毛毛也算熬了一跋，到那第二跋就熬不住了：面色浑如白纸，汗珠

① “罢”，原文误作“吗”。

格外出得大了，呼吸俱微，势将欲脱，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但听他含糊说道：“愿……愿……愿招了。”于是，隶役们便代他回禀道：“张毛毛肯招了。”这时问官一听，面现得意之色，遂冷笑道：“哼哼！不容你不招。快快招来！”

众罗汉到了此时，一则不忍再看再听，二则看见那金刚怒目，哼哈二将也是气愤愤的，恐怕他们发作起来，便招呼大家一齐出外走了。

第十七章 上海县观审囚犯

再说众罗汉此日进城，看着这样酷虐审判，惨无人理，虽是菩萨低眉，不发一语，然心中也惹了一腔懊恼。如此一看，可见他国中内容腐败，大小官吏都是些阳奉阴违，口讲的什么维新改良，一派是欺人之谈罢了。这时走出县署，天时已晚，大众便急急忙忙赶出城外。一路行来，无意之中却不觉面前有一个“东方影戏馆”。那面前广告，写着这影戏片，都是东方新奇历史，远代、近代的均有。在众罗汉，把这两日所亲历的耳闻目见静中研究，东方大概已一目了然，不用再去考察，徒多烦恼。怎奈随从的诸位，都要想再阅历阅历。世尊等难拂众意，遂亦允许。于是东方朔等一班留学生，每人买了一张入场券，别个却都仗着隐身法混了进去。

只见那第一套影戏，是安重根枪毙伊藤的故事。见那安重根慷慨激昂，谈笑自若，的是豪杰气概，令人可悲可敬。第二套是孝钦显皇后奉安金棺的故事，——就是直隶总督端方派人拍印出来的，连他自己横冲神道的真相，也有在内。余外那些小套头，是各省谘议局成立的现象，以及开会选举议员的情状，都是须眉毕现，惟妙惟肖。还有好些近时外交上的故事，叫不出他名目。上面虽有标题，又是洋字，大概都是可笑可哭之事。众神圣冷眼看着东方世界如此行为，将那片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热心，早灰了一半，便不待看完，起身出外，仍旧回到英租界。走至四马路，这时万家灯火，热闹非凡。一边走，一边看，但见这条街上，虽然光怪陆离，行人如织，说不尽繁华气象，但尽些些滑头店铺，没有一家是规矩生意的。还有好些东洋人玩戏法的，西洋人赌彩的，夹杂在内，不知还算做生意呢，还算什么？那一派洋号洋鼓之声，更闹得脑筋欲裂。一般人便由石路折向三马路旅馆去了。

回馆之后，到房坐定。知觉罗汉便长叹一声道：“东方立国最早，开化最先。不想而今腐败若此，倒去取法外洋，改行宪政，设立什么谘议局，事事去学人皮毛。在上的学了排场形式，在下的学了平等自由，一派胡闹，有何益处？试想堂堂一个中华，立国数千年，列朝以来，行的法度政令，那样不是尽善尽美？怎么到了现在，就变得不善不美了？那是有治法无治人的讲究罢了。”阿罗汉忙接口道：“原是的么！要照这些行政官，你改你的宪政，我还用我的压力，用我的非刑，那真是越弄越坏，民心是要被他们弄失的。”多罗汉道：“这也只得由他了。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由着众生闹去罢！我等六根清净，万虑都捐，不可久恋红尘了。”众罗汉遂彼此商议，决定明早动身复命。一面分付大众，均到寿圣庵会集便

了。

再说这时大众是聚在一个房内，关着房门彼此闲谈，又没有外人，大家就随意了，不拘形迹，没有用那隐身法的居多。却巧一个大意，房门未闩。正在这个当口，忽见十多人猛力推门一拥而入。只听说道：“捉——捉——捉，原来还有一班装着和尚的也在这里。快捉！快捉！不要被他们逃走了。”大众这一惊吃得不小，再要隐身也来不及了。但说虽如此，到底这时房内人多，一不在意，也还隐藏了好些。再看进来一伙人，不三不四，都是些流氓样子，不知来为了什么事？其时，这班假留学生就开口说道：“我们是新从外洋毕业回来的学生，初处此地，并没有犯法，何事要捉？你们是那里来的，不要认错了人罢？”但听一人冷笑道：“哼哼！你要问我们？我们就是来捉外洋来的留学生。你说并没犯法，做了革命党还算不犯法吗？你们胆也真真不小！今日还敢大帮入城窥探。如今又一房聚集数十人，秘密私谈，还有和尚在内，能说不是革命党么？快与我们到捕房再讲罢！”说时，就将房内行李等件，一顿乱翻。把各人皮夹内银洋钞票一齐搜出，又把那卒業文凭，也一张张翻了出来。石曼卿开言道：“这都是我们的卒業证据。此外请看可有革命党形迹么？”这伙人翻了半天，亦翻不出什么证据，也并没有什些贵重东西可上腰的。一人便说道：“你们就算真是留学生，这些和尚混在你们一起，这是什么道理？不是革命党证据么？老实对你说罢，我们是南洋侦探队，专访革命党的，今日由城内县前跟着你们，直到如今连晚饭都没有吃，肚子尚饿着的。看你们形迹可疑的地方很多，才进来拿的。请问没有些眼力就做得侦探么？不必多说，快快走罢！”多罗汉忙对他言道：“贫僧等是朝山进香路过此处，因在路上遇见这几位多年不见旧时认识的同乡先生们，故进来谈谈的。

岂有出家人万缘俱净，再去做那革命党么？”那人笑道：“你们革命党行踪诡秘得很，那等人不能装扮？我们也领教得多了。休要强辩。”

这时，土地本是没有露现的，听得这伙人自己说是南洋侦探队，就暗暗对知觉罗汉道：“这是一班敲竹杠的。”知觉道：“怎么讲？难道他们敢冒充侦探么？”土地道：“冒充的倒好办了！惟其不是冒充，是真的，才敢到处敲索讹诈，无所不为。他说真就真，说假就假，所以被他诬害的人真不在少数了。他们的宗旨，只在恐吓讹钱，并不是真捉革命党。方才没有见他翻检皮夹，搜取银洋么？只要饱他欲壑，遂他贪念，即便扬长而去。为今之计，依小神愚见，还是多与些银钱让他们早点去罢，免得噜嗦。”此时四位金刚听着，你道气不气？顿时怒发冲冠，欲显神威。哼哈二将，也在那里鼻孔煽动，嘴唇掀起，只管要发作的样子。土地看着，吃了一惊，心想：“不好！要闹事了。”幸亏世尊等心平气和，即忙化解。一面对土地道：“你说的很是。这些小人，我等原犯不着与他计较，他自有恶贯满盈的一日。此刻但求息事宁人，出些财帛打发他们早走为是。”世尊说了这两句，大家也就无话，只得遵依。——这又是赵玄坛破钞，自不用说得。

于是大家左说右说，说到三千元地位，这伙侦探队达到了目的，才肯罢休，拿着这注敲诈横财，出门分赃去了。这里众神圣受此一番意外窘辱之后，东方国真是一刻不可居了，遂不等明早，连夜发了电报，令电梯公司火速快放专梯下来。一面这班假留学生，算清房伙，立刻随同众罗汉出门等候，电梯一到即行上天去了。这时那土地送过众神圣，完了差使，便有个土地小开递过拐杖，也就缓缓的回去休息。不提。

第十八章 新天官神圣复命

再说众罗汉来得容易，去得也就容易，上着电梯之后，一时三刻，便回到天上。进了南天门，当夜各归洞府。次日黎明，大众齐向三十四天复命缴旨。玉皇一一召见，先慰劳了几句，然后垂询此番所查所办的情形。众罗汉先将各地狱怎样一个处置，枉死鬼怎样一个发付，现在十九层新地狱内是暂留鬼谷子在那里，着他怎样一个文明办法，所有一切野蛮刑法，又着各狱主怎样一个改良革除，此外不愿投生的几个烈士，又怎样一个安插，一并详细面奏。玉皇听了，天颜大喜，说他们替天行道，调度有方，很为嘉奖。以后众罗汉又将考察东方世界所有耳闻目见的现象，一桩桩直陈不讳。

玉皇听着，只管皱眉叹气，说道：“唉！可惜数百年一座深仁厚泽、天与人归的锦绣山河，岂不要断送在这般狐群狗党手内么？这是第十殿阎罗失察这些鬼魂，转轮时没有先将他们性质细细研究，仅凭了前生片善之长，大意将他们转入富贵轮回，因此才有这些衣冠禽兽的。”知觉罗汉便奏道：“不然，就臣所知，并非尽是转轮王所误，实乃世道为之。竟有多少未曾出仕之先明明是个通达时务、极有才干、极明白的人，不知怎样一入仕途，就做事颠倒，变了本相。还有好些官小的时

候，很知道爱民爱国，遇事颇能强项。及至后来官阶大了，又不知怎样就变作利令智昏，一味的求荣固位了。所以，不能尽怪转轮王的。”玉皇隔了半晌，长叹一声，道：“天视必从民视，天听必从民听。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朕亦只得姑待那方百姓罢了。”一面又说道：“但天人总须合德。现在下界既在那里改良政体，想欲补救万一，天道亦不可不从而修之。卿等此番考察归来，尽知世界大势，看这天道有不合的地方，当改的也得要改。卿等下去妥议一个办法，从实奏来便了。”

众罗汉遵旨退出，都到了万善殿，将二十世纪的时代，天道与人道两下合拢来细细参考。见天上所行这些旧政，很有许多不合时派的地方。内中有几个重要问题，万不可不及时敷设。还有那些所司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形同赘瘤的冗员，亦不可不因时废弃。于是，大家斟酌定了，便着枚乘拟稿，破除情面，切切实实公上了一道条陈。在玉皇意思，即便依这条奏，立时三刻就要降旨实行，不必再饬群臣会议，再候议复了，乃闻太师暨比干、魏徵两丞相以为未可，即忙奏道：“臣等筹思此事重大，十方世界观瞻所系，似未便轻为裁改。总得询谋佥同，上下认可，则事由众议，足见公平。其间即有得失关系的，也令他输心悦服，不致再生怨望了。”玉皇听他们所说的却亦在理，即便依奏。将这个条陈批发议院，交付议长，饬令即日公同会议，从速决议奏复。钦此。

再说这议院议长是太上老君。还是成立议院时代，开会选举，因他年高有德，由大公推他做了议长。好在这个议院，是终年无事的，正如养老院一般，他也乐得清静无为，所以直到如今没有辞职。这日正采了好些仙草，在一个秘密室内安设丹炉，炼那长生不老丹，却奉谕旨，发交这个议案下来。老君便不敢怠慢，立刻传令书记员通发传单，召集三十六洞天、七十

二福地，一切仙佛神鬼、四界男女同胞，订明日子，开一万国公会，互相讨论，取决大事。这个传单一出，大家看是议院发的，晓得议院是久不开会了，现在开此大会，必有重大的议案，故各界均郑重其事。到了开会这日，男女成群结队纷纷而来。那议院内规模本极宏敞，可容万人。当由接待员一一招待，男东女西，各分座位，——其中又分了四界的次序，各不相犯。此时大概见得整齐严肃，秩序井然，不上片刻，摇铃开幕。大家寂静无声。先由议长宣布了开会宗旨之后，便发出一条议案，是要裁魁星。但听老君在上面说道：“老夫系奉谕旨交下这个议案，谓据众罗汉条陈，现在世界科举已废，所用人材都从学堂进取，魁星无所事事，可以裁撤等语，故而发到议院会议。不知诸君以为何如？”

这时魁星在座听着吃惊非小，猛抬头却又碰着众罗汉坐在前面。冤家遇见对头，格外眼红冒火，顿时心头火起，暴跳如雷，隔座指定骂道：“一班秃贼，我与你们什么冤仇？”说时，跳出位来要想上前和众罗汉拼命。这个当口，幸亏齐天大圣坐在他身旁，连忙上前拦住道：“老魁，快不要胡闹！你可记得一千几百年前，老孙因为闹了蟠桃会，被佛祖用五行山的压力，将我整整压了五百年。身也不能翻，气也不能喘，那个滋味，真真不好受！如今提起，我老孙还有些胆寒。你今天这样大发雷霆，一跳八丈高的，难道是不怕压的么？”魁星怒冲冲的嚷道：“你不要管我。从前野蛮时代，用的是野蛮刑法。如今世界文明，连枷杖都要废除，岂有用山压人的道理？就有我也不怕！我要保全我的官职要紧。”齐天大圣还要开口，恰好后面一排座上坐着白玉蟾、莫月鼎两大仙，还有和合二仙，一齐帮同解劝，都说：“有理不在动粗。你只要说得理长，官职定然可保。千万不可暴动，被议长说你不守会中规则，赶你

出会，那便真做不成魁星了。我还听说，你们同衙门的那位天聋、地哑二人，都在背后说你坏话，想谋你缺。你切切不可自误要紧。”

魁星听了此番解劝，方才耐住了这口恶气，向着台上高声道：“适才第一条宣告，就要裁我魁星一职。列位可知，我这小小神权实与世界的国家社会，均有极大关系。如今科举虽废，举人、进士名目尚存。那些东西洋游学回来的学生，经过一番考试得的举人、进士，那前几名的难道不算经魁、会魁吗？他虽不认老魁做恩师，我老魁却认定他们是我门生。况且那些想复科举的人，都还在那里伺隙而动，倘果真复了科举，我便依然八面威风。走到乡会场中，任他什么人，只要我用笔轻轻在他头上一点，他便经魁、会魁，一直中了上去。运气好的做官发财，运气不好的，也还可以拿着名孝廉、名进士三个字，去摆他那一分二厘半的架子。到了那时，只怕连这班维新朋友，平日崇拜什么康德、卢梭、毕士麦的人，都要倒转头来崇拜我老魁。我的老运亨通还在后面，眼前怎么就说没有我的义务，就没有我的权利呢？——这是第一不能裁汰我的原因。至于我老魁虽然眉毛竖些，眼睛圆些，头发红些，诸君没见那二郎神吗？还生着三只眼睛，长眉大仙还拖着尺把长的白眉，王灵官、瘟元帅头发比我更红。若然笑我是金黄面孔，哼哼，不是我夸口话的，我这叫做加工选料道地的真黄种，国民里面大大一个特色。——这是第二不能裁汰我的原因。若讲第三桩，是格外不能裁我了。我右手这枝笔，就是名，左手这个斗，就是利。我身体一跳一舞，就是晓喻天下求名求利的人，要学我这般运动。这运动诀窍是千古不传之秘，我要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又恐怕泄天机；要是任凭世人胡乱干去，名利必定求不到手——我心中又实在不忍；所以我才现身说法的。

请问在场诸君：那个能象我这样热心热意的待人？怎么倒在淘汰之列？是那来的晦气呢？”魁星说完这一番话，也便坐了下去，听候大众公论罢了。

第十九章 王灵官夺骂魁星

再说这时二郎神、王灵官等都在会场，听魁星说话乱扯三千，牵动了他们，心中很不舒服。二郎神便开言道：“魁星所说，一派的强词夺理。从前科举时代，被他科名两字，已不知误了天下多少青年子弟，白头到老，埋没终身。如今废了科举，本是一件好事。他还在那里望人规复，只图逞他的威风，不顾人才的消乏。所以必定先要把他裁去，然后下界那些想复科举的念头可死。即如他后面说那笔与斗的实在用处，和那现身说法的讲究，虽不知是真是假，但难不成世界上人，一个有骨气的也没有，都要学他那种没出息一跳一舞的坏样吗？”二郎神说罢后，却远远看见东方朔在人丛中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诸君，诸君，据着在下的一番调查，下界科举虽废，运动如狂。就科举一方面看，魁星断断要裁；就运动一方面看，魁星又似乎不能裁的。”接着，太白金星也站起身来说道：“诸君，据旧学家言，凡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据新学家言，有义务即有权利。魁星以运动二字现身说法，有大功德于民，况且义

务权利并行不悖，这魁星一职一时不能裁撤。”

李太白话方说完，见有一人站起来说道：“诸君请听，自来运动家本领何等灵活？手段何等秘密？总要里面处处是运动，外面叫人家一些也看不出是运动。如今魁星是捧着金斗，拿着墨笔，乱跳乱舞，弄得千人指视，万人嘲笑，分明是运动的罪人，裁掉了倒干净些。”这话才毕，又有一人站起高声说道：“诸君，我想魁星教人运动的那个样子，原不过是个大略，要等天下人细细研究，推陈出新。诸君如不相信，试观古往今来那些赫赫扬扬有名的大运动家，各人有各人的本领，各人有各人的诀窍。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就如小仙，本来坏了一只腿，如何能学他一跳一舞呢？倘若想去运动，自然要打算别的主意。况这运动一道，本不是安分老实人能干的事。你自己不会变化运动，这就如下界顽固党不会维新一般，只能怨自己，不能怪别人。照这样看来，如何好说魁星是运动家罪人呢？”

大众听了此番言语，仔细一看，见那在先发言的是紫阳张真人，刚才驳张真人的，就是上八洞神仙铁拐李。大家正在彼此互相议论，又听西边座上一人说道：“诸君，诸君，据在下愚见，论事第一要体贴人情。”大众听他宗旨甚为和平，回头一望，原来不是别人，就是下方女界最崇拜的这位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听他和和平平往下说道：“既要体贴人情，这世界上第一不可少的就是运动。要是没有运动，你叫那些求名求利、求衣求食的，何能有求必应呢？魁星现身说法，揭破千古不传之秘，他这种神通比我那千手千眼的化身还要高。列位呀，不要说人生在世少不得运动，就是我们仙佛神鬼，也处处要沾运动的光。世界上算是在下庙宇最多，其余多寡不等，也各有各的庙宇。试问：一个庙宇中供了好些泥塑木雕的神像，

当真有甚灵感不成？全靠和尚、道士、尼姑等，四面八方去运动，说什么求财得财、求子得子，哄得那些善男信女，挂匾的，换袍的，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的，香火一天旺似一天。我们这个光沾的就大了。列位试想想，我们跳在三界外，尚要沾运动的光，何况本界中的人呢？老实一句话，二十世纪是个运动世界，二十世纪的魁星就是一味司运动的尊神。一旦裁掉了他，不但于大局不合，就是我们心上也觉得不安。在下这番话都从人情中体贴出来，诸位也都是近情的人，料想不致开罪罢。”

观音把话说完，十停中倒有九停人，都在那里点头赞叹。太上老君看了这番光景，胸中早已打定主意，便站在上面高声说道：“诸君，尚有什么辩论吗？依老夫愚见，魁星一职似可不裁，不过他手中拿的东西和平日名号，都要改良一改良才好！”说到这里，遂笑嘻嘻向着魁星说道：“足下右手这枝笔，此后宜改换一枝铅笔。足下平日名号是魁星，此后就改称亏心便了。”说完这几句话后，又复对众宣说道：“诸君，诸君，老夫为什么要叫他换上铅笔呢？因为这铅笔是现在顶行时、顶有用的东西，他原拿的那枝墨笔，如今人很为厌弃，所以必得要改换一改换。他原拿的那只斗儿为什么又不要改换呢？因为他那只斗是黄金打造的，现在世人都是爱重黄金的居多，所以毋庸改换。他本来名号是魁星，为什么要叫他改做亏心呢？因为人生在世，不能光明正大建功立业，全靠鬼头鬼脑去运动，而且运动的宗旨，总不外升官发财，这于良心上面就不免有点亏欠；他既现身说法，他便是古往今来第一个亏欠良心的人，所以，必得要叫他改做亏心。好在音同字不同，那知道的，便晓得他是亏心，不知道的，还认他做魁星。老夫这番意见，无非是因时制宜，循名核实，不知诸君赞成不赞成？”这时张天师本是议员，在上面开言道：“诸君如赞成此议，请举右

手！”此话方才出口，下面有一位巨灵神从人丛中立起，高声说道：“我先赞成。”说着，便把一只右手举了起来。列位看官，可知道这巨灵神历史？据那神话时代的书上说，巨灵神轻轻一掌，便把太华山辟开。你想他手掌大是不大？有力是无力？自从他伸出这一只有力的大手，登时会场中无数的手都跟着举了起来。便听上面宣言道：“诸君赞成此议的既居大多数，此案便算通过。现要宣布第二案了。”

只听老君宣读道：“第二案，要裁月老。”因又高声解说道：“为什么要裁月老呢？只因十八罗汉此番考察，下界风气开通，人民改化。那一班青年男女受了文明的教育，操了自由的权柄，等到结婚时候，都是锣对锣，鼓对鼓，当面拣选。各选各的所欢，何等不高？何等不妙？要这年迈龙钟、软疲郎当的老头儿，跟在里面胡闹些什么？所以必得裁汰才好。”那位月下老人听了此言，气得浑身发抖，站起身来说道：“咳！可怜！可怜！为何裁到老朽身上来，这有什么益处呢？”月老刚说了这句，谁知惹动了鬼界一位才子叫做金圣叹，十分恼怒，厉声说道：“诸君，诸君，我想上帝既将赤绳系足的权柄付与月老，原要他尽心供职。他偏颠倒错乱，首先将一个邯郸才人配与厮养卒；随后又将李易安、朱淑真这班有才有貌的佳人，都给他配上一个庸夫俗子，叫他抱恨终身：这便是月老不明的地方。一夫一妻，天公地道。月老偏偏势利熏心，遇见有财有势的，便给他系上许多赤绳，教他拥着三妻四妾；遇着贫贱的，便一根赤绳也不给他系，致令人终身无妻：这又是月老不公的地方。不明不公，已经罪无可恕，他还有一节可恨的事：既在人足下系了许多赤绳，他忽卖乖弄巧，将好些绿绳闹到人家头顶上去。我想，赤绳系足是他的职分，绿绳系顶并不是他的义务。偏喜越权办事，这是月老不法已极。不明不公不法，

就办他一个革职永不叙用也不算冤枉，仅仅裁去他的缺分，难道他还抱屈么？”金圣叹说完了这一席话，归座坐下不表。

第二十章 嫦娥女饬逐月老

再说月下老人这时气得颜色改变，喘做一团，又连忙带咳带喘的分辩道：“金先生，你不要这样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糟踏我。你只知道邯郸才人和李易安这几个错配庸夫，你可知道徐淑秦嘉这一对恩爱夫妻，赵学士、管夫人这一双风流眷属，都是我配合的吗？自来因缘二字，就和因果一般；本人种了好因，才能替他结好缘；种了恶因，只能替他结恶缘。你说我不明，我这不明正是极公道处。贫苦的人本无娶妻力量，我何忍与他添上累赘？富贵的人花丛选艳，金屋藏娇，仗着财神权力强我替他作合，我何敢不遵号令？况且大人先生广置姬妾，既为古礼所载，又为律例所认，我在他脚上多系赤绳，也无非依礼而行，照律而办。你说我不公，我这不公正是极守法处。世界上那一班有妻妾的，或是才力疲弱照管不来，或是耳目聋瞶防闲不到，在做男子的，自己先放弃权利，在做女子的，自然另外要讲究自由。从这个中间，就出了许多拉皮条的，想夺我系赤绳的天职，我这才另添出一种绿绳，以为那赤绳的辅助，调和世界上孤男怨女。然而也是因人而施，并非糊里糊涂一概

头顶上都替他系到。清者自清，浑者自浑，都分别得清清楚楚。你说我不法，我这不法正是极明白地方。诸位要据这三桩罪名裁汰我的官职，我是拼了老命都不肯服的！”

月老把话说完，谁知女仙中的织女，忽然站了起来责问月老道：“月老阁下，君说贫苦的便不忍与他添上累赘。妾的丈夫牛郎，本无力量娶妻，你为何用赤绳将妾与他系在一处？致令他不顾生死利害，向玉帝借钱十万，勉强将妾娶回。到后来本利无归，玉帝大怒，遂以债权干涉我夫妇，罚我夫妇一个在银河这边，一个在银河那边，每年只有七月七夕，才准见面一次。会少离多，直到如今连一个小牛郎、小织女都不曾生育。你害人还浅么？”月老听言冷笑道：“尊夫自己不晓得讲求实业、发财兴家，却专喜借用外债。人家有了债权，自然要想挟制。你借债不还，自应该受人挟制的。这是贤夫妇自取其辱，与我有什么相干？”

织女方欲再说，却见散花天女走出位来，问那月老道：“你有一年在月下检理赤绳，被妾丈夫韦固遇见。他问你干什么，你说是专管世界男女婚姻之事。彼时韦固尚未娶妻，忙问自己妻子生长在什么地方。你便对他说，大街上有个卖菜老婆子，带着一个小女孩，那就是你妻子，我早给你二人系好赤绳了。第二日，韦固依言寻到街上，果见我的乳母带着我在街卖菜。韦固一见，心想这样穷苦，决非官宦人家，将来长大也决不是美貌的，便顿起恶念，暗中买人要将我刺死。幸亏被旁人救下，才得不死，然而我眉心当中已受着刀伤了。后来我的伯父将我收留回去，抚养成人，配与韦郎为妻。韦郎看我貌美，倒也十分敬爱。但见我眉心中常帖着一个翠花钿，心中不免疑怪，盘问及我。我便将幼年被贼刺伤，一一告诉于他，所以帖这花钿，好掩刀伤痕迹。韦郎恍然大悟，就把从前遇见月

老的一节事情，也告诉我听。我想此事虽怪韦郎不好，然而罪魁祸首，都是你这老头儿：你要不泄漏天机，那里能有这回事呢？”月老听言，又冷笑答道：“自从有了这回事，我月老神权才渐渐有人崇拜，香火才渐渐兴旺。这是我求名求利的机关，玉帝不禁止我，不说我泄漏天机，你怎么倒想来干涉我呢？”散花天女听了，也怒说道：“你泄漏别的天机，自然不干我事。你这回泄漏天机，却险些送我性命。而且还有一层要问你：我那被刺时候，不过才离乳哺，韦郎却已当受室之年，世界上岂无年岁相当的做他的妻子，你为什么要将一个幼女，一个壮男，配成夫妇？若说事由前定，你也不过遵奉而行，则月老一职人人可做；若说大权在手，可以任意胡为，你将许多妙龄女子都送到驼腰曲背的衰翁手内，可怜我们女子半生的快乐，一世的幸福，都化为乌有，你这不成了女界的公敌么？”

月老被他这一问，一时竟回答不出，只得半吞半吐的勉强分辩道：“这个么……”想往下说又说不下去。停了片刻，又说了一句：“这个么……”谁知这时，许多女仙女鬼，或因所嫁非人含恨而死，或因闺房口角自己轻生，心中这一腔怨毒，都种在月老身上，一齐大怒说道：“你还有什么理说？你那颠倒糊涂，不但要将少的去配老的，你还专要把美的去配丑的，富的去配穷的，风流聪慧的去配那迂腐呆拙的，温柔窈窕的去配那粗狠暴戾的，香喷喷、娇滴滴人儿的，去配那瞎了眼、瘸了腿、秃了头、歪了嘴的。从古至今，不知被你糟踏了多少女子？你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议长若不奏闻玉帝，裁掉你官职，我们仙佛神鬼四界女同胞，就择日开会，联合团体，从今以后决不承认你月老的了。”

当时此话说完，那男界仙佛神鬼还不见得怎样，只那女界内一个个都动了公愤，一齐拍手赞成。月下老人虽是老奸巨

滑，见了这般光景，却也胆战心惊，连忙改换口气说道：“诸位何必如此动怒。你们道这月老一职是老夫情愿做的吗？别事不讲，就拿赤绳系足而论，从前女子大半缠足，都缠成一对三寸小金莲，就是缠得大些的，也要垫着高底，衬着竹片，装成小脚模样。无论真小脚，假小脚，走起路来总十分吃力，一步跨不到三寸。所以，老夫一面系好男子的脚，一面再去系女子的脚，倒也随随便便很为容易。谁知如今风气改了，小脚的要放成大脚，大脚的更不必说，套上一双洋袜，穿上一双皮鞋，‘吱吱，咖咖’走得风快。老夫手中拿着赤绳，赶也赶他不上，系又系不牢。就是勉强系好了，他把腿轻轻一抬，‘崩’的一声响，系好的绳断成两截，反把老夫累得气喘汗流。况且目下那班文明女子，每每讲究自由婚姻，老夫的香火就日衰一日，现在正赔累得无可如何。诸位要能宽容我，我便再做几年月老，将赤绳系足一事极力改良，务使男女配合，个个称心。生铜与他配上熟铁，八两与他配上半斤。要是不肯宽容，我便辞官不做，反省却许多赔累，岂不愿意？诸位又何必如此动怒呢？”

月老说了这一番半软半硬的话，原想借此挽回。那知八洞神仙中这位何仙姑，早又站了起来抢着说道：“在座诸君和我最亲爱的女同胞，休要听信月老言语。月老是婚姻界的专制魔王，又是女界的公敌。我们要想婚姻自由，第一要革除月老，赶紧在欧美两洲文明地方，请一位自由神来专管婚姻之事。月老一日不除，我们婚姻便一日不得自由，这关系很是不小。只可惜女界无人，让他猖狂至今，这也就是他天大造化了。”何仙姑说完之后，接着董双成也站起身来，大声说道：“适才散花天女说月老是女界公敌，此刻仙姑又说月老是女界公敌。我们再不声罪致讨，女界也就太觉无人，岂不可耻？我愿牺牲一身，首先与他作对。不知诸位姊妹可有同意的没有？”当时便

有二郎神的妹子与钟馗的妹子，两个连忙应声道：“再算上我一个。”又有嫁刘晨、阮肇的两女仙，也齐声道：“多多益善，再带上我姊妹罢。”霎时间，女界的仙佛神鬼一齐随声附和，轰闹如雷。

这期间，却又有五位出来，连忙大声向众道：“这不是轰闹的事，大家须得议个条款，要求议长才是。”大家细看这五位是谁？原来仙界内是著阴经的素女，奔月的嫦娥；神鬼界内是听琴的卓文君，识英雄的红拂女；佛界内是眼光菩萨。只听五位慢慢言道：“第一要要求议长奏明玉皇，将月老革职，永不叙用；第二要请速派妥员，到泰西各国访聘一位自由神来，请玉皇敕封为新月老；第三要等新月老到任后，大众再仿投票公举之法，选举几位最文明、最开通的姊妹，奏请敕封为新副月老，帮助新月老整顿一切；第四俟正副月老都已得人，便开特别大会，将男女结婚一事大加改良，并将家庭间男子的专制压力一概革除净尽，凡男子所享的特别利益，所有的特别权限，女子也要能享能有，务使男女都立于平等地位。诸位女同胞如赞成者，举右手；不赞成者，举左手。”

当时五位把话说完，但见会场中女界的仙佛神鬼，十停中倒有七停举右手，只有两停举左手的，还有一停，连左右手都不举起。素女等一看，便高声说道：“在会女同胞，赞成愚姊妹的议论约占五分之四分。照例此案便算通过，务必要请议长承认，见诸实行便了。”

那时太上老君在上面看这大势，毕竟是赞成此议的居多数。心想：“月老一缺，只怕光头上安鸭蛋，要加一的不稳了。”便开言说道：“此议既赞成的多，老夫也只得据实奏复，但实行与否，老夫不敢专主，尚须候旨定夺。今日两议案既均议决，天时已晚，亦当闭幕，诸君也可请便。”于是遂摇铃散

会。

列位，这个万国公会会议既毕，在下的《新天地》小说，到了此时，也可作为收场了罢。

●亚东破佛撰儒冠和尚评●韩玉校点●

天上大审判

第一章

话说商周鼎革之际，武王伐纣。纣有亿万臣子，都恨纣的暴虐不仁，所以尽数倒戈相向，周朝就此开国定鼎，本不费甚周折。不料，纣有一心腹大臣，名曰飞廉，秉性十分凶恶。纣死之后，他却不服武王，带着许多山精水怪，不分昼夜的和周兵死战。幸亏姜太公有上天玄女传授的阴符秘法，驱使六丁六甲帮助着苍兕大将，将那些精灵鬼怪，尽行剿灭。只剩飞廉一人，力穷势绌，只得趁着西风逃归东海，希图重整旗鼓，再来恢复中原。那知助纣为虐，天理不容，早被苍兕大将赶上，高举斧钺，当头劈下，劈得他顶骨开花，脑浆溅沫。躯壳登时倒地，灵魂立刻腾空，周朝基业至此方定。不在话下。

且说飞廉的灵魂自从出窍以后，东飘西荡，没个安排之处。原来灵魂虽无原质，却是有知识的，自己思忖：“毕竟是商朝一个忠臣，自然合该上天享福。”如此一想，那灵魂便冥冥的直浮上去，大有飞升之势。不料离地才只四五十里，就觉得自己的身子渐渐重了，想要往上，再也不能，不觉十分诧异。重又思忖：“自己平日为恶多端，莫非因此不得上天？”如此一想，那灵魂便悠悠的直坠下来，恰又逢着地心吸力，竟将他吸在地面之下，便有六十四种质原纷纷的向他乱钻乱扑。

幸亏他还有几分定力，将自己的灵魂敛做一团，不曾被那一种原质化合起来。所以，虽在地面之下，究竟没有形体，因而没有触觉，没有痛苦，无论地、水、火、风种种刺激，他都不怕。（以上一段妙文，具有极精奥之理想，具有极深邃之哲学，不可囫圇读过。）

只因地心吸力有紧急的时候，有宽松的时候，春秋寒暑，四季不同，风雨晦明，阴晴各异。飞廉的灵魂，逢着地心吸力紧急之时，他便伏在地面以下，遇着地心吸力宽松之时，他便出地面之外，游行空中，毫无挂碍。驾云御风，逍遥自在。恍恍惚惚过了二千多年，倒也安然无事。

这一天，忽然想起：“自己本是商朝大臣，法力神通，盖世无双，可恨那老野狐精吕尚，不知何以有那利害妖术，竟把我来打败杀死，这个倒也不必介怀，但是，周朝得了天下，究竟能够享多少年的太平幸福，以后又是被谁夺了江山？到得如今世界上是个什么光景？我却从来不曾留意，且待我游历一番，看是何如。”飞廉的灵魂如此一想，登时便趁着风势，将中国的境界早已阅遍。只见男男女女卑劣不堪，风俗衣冠，可怪可笑，全不是从前的景象。再细看时，连这大地、山河也似乎不是本来面目了。不觉吃了一惊，重又思忖：“隔开两千多年，世界上怎便弄得这个样子，照这情形看来，多管是人种也都换了，还说什么周朝。要知这其中的细情，除非先考他的历史。”飞廉的灵魂如此一想，登时趁着风势将中国的历史风籍早又阅遍。（为控诉时援经证史章本。）

原来人的灵魂，起初本也没甚知觉，只因为装在躯壳里面，经世界中几十年的锻炼，死后出窍，便成了一个万能的精灵神物。若考究他的形状，只是没头没脑，浑然一团，与天同体。并无眼、耳、鼻、舌，却又自然会视、听、言语。（佛言

万物之灵，与天地日月之光同体，确实可信。考之草木，凡生于偏隅之地，其枝叶必侧向有光处，即其明证。）倘若人的灵魂会上了天，他于世界万事也并用不着去阅历、考察，他自然便会晓得。（此即系光照万物之功能。）若不会得上天时，就必定被地心吸力吸入壤泉之下，和别种原质化合成了一个有形体的异物。那时，非但不能如此精灵，却还要受种种激刺的苦恼。这便是地狱里的实在情形。（此言丧失灵明者必至如是，即获罪无祷之意。）如今飞廉的灵魂虽然不曾上天，却也不曾化为异物，所以他还十分精灵，思想、行动竟能在一时三刻之中，便将前朝后代二千多年的历史，阅尽无遗，又将圣经、贤传研究得彻底澄清。自己重又思忖：“自从周朝以后直到如今，其中出了许多圣贤儒者，发明这君臣上下的定分，大义昭昭，谁敢不遵，近来世界上君主何等尊严，真个是神圣不可侵犯。可见得君主无论怎样不好，做臣子的总断不能不尽忠心。既是如此，为何武王偏偏不是杀君篡位的贼臣？反将他称为圣人？我飞廉分明是商朝末年一个殉难的大忠臣，为何偏偏不得上天，后世这些圣贤儒者为何偏偏不说我是忠臣。那封神榜上虽然派了我一个风神的名目，却是小说荒唐，不足凭信，况且天下无数庙宇，为何偏偏是我飞廉受用不着半点香烟，这真是天下第一不平之事，岂有此理！”

飞廉想到此处，十分恼怒，一把无名三昧真火，不知不觉的直冒起来，他的灵魂也就随着炎上之势，犹如电气一般，瞬息之间竟将天门冲开，许多天神天将拦挡不住，一直冲到玉皇大帝宝座之前，把玉皇大帝吓了一跳。说时迟，那时快，御前侍卫大臣二郎神早从玉皇大帝背后转将出来，手起棍落，将他打倒，伏在阶下，不敢动弹，玉皇大帝随即传旨问道：“这是什么妖物？莫非学了齐天大圣，又来闹朕的天宫么？着他从实供

来。”飞廉叩头奏道：“不敢，不敢，臣是商朝的殉国忠臣飞廉，因为武王不守臣道，杀君篡国，罪恶滔天，后世反称他为圣人，是非倒置，黑白不分。为此，心抱忠愤，特来控诉。不料来时冒昧卤莽，惊动圣驾，罪该万死。”玉皇大帝听毕，回顾左右侍者，传谕旨道：“下界君臣一伦，弄倒如今，不曾白明，朕也正在委决不下，汝等可传了朕的旨意，将古时的帝王、圣贤、仙佛、菩萨一齐召到，待朕来细细的会审一审。”左右侍者领了玉旨，急忙分头而去。

第二章

却说玉皇大帝派了左右侍者，传旨会审。等不多时，圣神仙佛都已陆续到齐，一一参见，分班侍坐，左边第一班为首的是：

伏羲 神农 黄帝 帝尧 帝舜 禹王 汤王 文王 武王

右边第一班为首的是：

稷 契 皋陶 伊尹 周公 太公 伯夷 叔齐 孔子
孟子

左边第二班为首的是：

释迦 多宝 弥勒 文殊 普贤 观音 金刚 罗汉

右边第二班为首的是：

洪钧 老君 羡门 赤松子 王子晋

其余汉祖、唐宗、宋皇、明帝、文昌、武曲、名儒、百子也都随班侍立。原来人的灵魂，虽是浑然一团，若到了天上，便能随心所欲，千变万化，初无定体。但是，到了玉皇大帝面前，便须各现原形。与生在下界之时装束一样。然却有一桩特别处，那些帝王圣贤遍体尽发金光，仙佛菩萨头上都生彩色一片，光怪陆离再也形容不出，若叫下界俗眼看见，脑衣早被激破，那里还能辨识什么就是寻常人的灵魂，到了此处，也必定忍受不住，立时便自消灭。只有飞廉的灵魂，自道是个忠臣，理直气壮，所以还能禁得，还能认得。当下一见武王、太公，三昧火早又冒起，再见他入班坐下，益发大怒，此时飞廉正待开口，玉皇大帝却先传旨，叫武王出班和飞廉对质。武王领旨，从左边第一班里走将出来，立在阶前。飞廉抬头一看，只见周公太公兀自在右边班内坐着，并不起身，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可恨，跳将起来，指着骂道：“武王有罪，在此受讯，你们做臣子的，怎好做着不动？君辱臣死，礼义安在？”飞廉此时声色俱厉，许多天神天将在天庭上从未见过这般光景，吓得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却惹恼了韦陀菩萨（菩萨亦起烦恼心耶？妙绝。）从弥勒佛背后挺身而出，高举降魔杵，厉声道：“飞廉，在上帝世尊之前，怎敢如此放肆？”飞廉听毕，怒气冲冠，回头叱道：“这里天上是讲理的所在，你依仗着佛力，呼么喝六，待吓谁来？”弥勒看见势头不好，连忙摇手，约退韦陀，释迦低头微笑连道：“善哉，善哉，飞廉你且平心静听，凡是人生在世，无论居何地位，各有一定的礼节，都该遵守。至于既死之后，同上天堂或者同堕地狱，转入六道轮迴，那时一切众生尽归平等。休说君臣不分，就是父子祖孙也都各不相干。你既到了这里天上，那浊恶世界的礼节，再也休将他来辨

论。”飞廉冷笑道：“你在世上，首倡邪教，使人无父无君，还说什么礼节？我如今也没工夫和你多言。”说着转身问武王道：“我且问你，你父亲西伯病故，传位于你，那时是什么朝代？那时天子是谁？玉皇大帝在上，你可从实供来。”（俨然是一位帮审委员。）武王答道：“那时是商朝，天子是纣王，何消说得。但是一层，纣王虽居君位，却无君德，残害百姓，民不聊生，我为天下苍生起见，所以吊民伐罪，并不是有心要夺江山，天下后世无人不知。你既是纣王的心腹大臣，便该劝他为善才是，如何反助着他为虐，你有何说？”飞廉冷笑着说道：“你这些欺人之谈，只好欺骗世人，莫到天上来说。你说不是有心要夺江山，你逼死纣王之后，为何自己做了天子，为何不奉立微子的后人为天子？为何又将箕子封在极远的朝鲜国里？你说民不聊生，那时天下百姓自己自尽死的有几个？是谁？用着你吊！你说伐罪，有罪的是谁？谁该是你伐的？普天之下都是纣王的臣子，父叫子死，子不敢生，君叫臣死，臣不敢生，我纣王杀死几个臣子，也是有数目的，算得什么！怎便说他有罪？你说纣王虽居君位却无君德，我再问你，人在世上若不以所居的位分而论人伦，却从何处分起，你所说的君德有何确实凭据？你说！你说！”（俨然一个恶讼棍。）

武王被飞廉一席蛮理驳得急切无言可答。飞廉大喜，重又伏在阶前，奏道：“武王杀君篡国，虽然罪大恶极，但是，他父亲文王早便包藏祸心，所以才弄出这件重案，臣现在还要请旨，讯究文王方可定案，伏求恩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妙。）

玉皇大帝闻奏，便传旨叫文王出班对质。此时武王只得暂退几步，飞廉早又立起身来，问文王道：“纣王知道你有不臣之心，所以将你囚在羑里，以示警戒，后来怜惜你的才学，又因

你从前也略略有些功劳。所以从宽释放，这真是君恩深重，百身难报，你便该洗心革面，谨守臣节，怎好将恩作怨，反敢包藏祸心，是何道理？”文王听毕，急忙辨道：“你这话从何说起，我包藏祸心，有何凭据？”飞廉又冷笑道：“你休抵赖，你临死的遗嘱说：‘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你教儿子为善去非，原是正道，为何中间忽然夹着‘时至勿疑’一句，这究竟是指的什么，你说，你说。”文王微笑道：“这是秦火以后，不知谁人造的语言，何足凭信，况且为善去非，我儿早已知道，何待我遗嘱教训。”飞廉又问道：“你的遗嘱是假的，你在羑里牢内演造八八六十四卦是真的吗？你在渭河边上遇见那老野狐精，你便称他为太公望，拜他为军师是真的吗？”文王答道：“这都是有的，然却并无他意。”飞廉又冷笑道：“你并无他意，你得了那老野狐精，你说，自从你太公那时便盼望他，可见得你包藏祸心，竟是祖传的，你在牢中兴妖作怪，造成邪术，传给那老野狐精，叫他帮着你儿子造反，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吗？”文王听说急又辨道：“飞廉你休胡说，我遇见姜子牙，说我太公便盼望他，这是求贤辅助的意思。只为治国起见，毫无他意。至于八卦，本是伏羲皇帝所创始的，我在羑里牢中演成六十四卦，一来占问吉凶，二来借此消遣，其中有何邪术？怎说兴妖作怪、证据确凿呢？”

伏羲皇帝看见飞廉诬蔑文王，大抱不平，出班奏道：“臣在下界之时，取象阴阳，画成八卦，原是神道设教的意思，文王推演成易。象义纯正，并非邪术，飞廉有意诬蔑，殊属可恶，请旨从重严办，实为公便。”玉皇大帝听毕，把头摇了一摇，传谕旨道：“此案方经质讯，两造是非，都还未定，岂容遽然加以严办，伏羲所奏碍难照准。（天上袞判，究竟胜似人间，妙。）

纶音未毕，忽然哭声从左边起，又把玉皇大帝吓了一跳。举目看时，却是神农、黄帝两人掩面而起，出班同声奏道：“这个都是臣等的罪孽，留下这些不肖子孙，把好好的锦绣世界，闹得天翻地覆，骨肉相残，毫无生趣，臣等也不忍得再听他们的是非了。”两人奏毕，号咷大哭。接着又是老君出班奏道：“臣今日奏旨前来，却正值炼丹九转的时候，深恐延误时机，丹化炉坏，千年工候一旦全空，未免可惜，特敢请假。”玉皇大帝连连点头，准着。伏羲、神农、黄帝、老君等先各退朝，于是洪钧、羡门、赤松子、五子晋等都纷纷的请假，先自退去。原来道教一流，对于人间伦理，甚是冷淡，所以不愿干预。

第三章

话说文王得着伏羲氏为辩护，以为飞廉再也无辞。不料飞廉一口咬定，连道：“这两件事情究竟形迹可疑，我终不能相信。”文王答道：“飞廉，玉皇大帝在上，你休撒野，后世许多圣贤都能信我，偏你不信，你不信时，便待怎样？”飞廉道：“既是如此，除非得至圣孔子出来做个保证人，将你不曾包藏祸心的确实凭据说出一件，再得玉皇大帝相信，传下谕旨，我也就可以相信了。”（直逼出孔子来，确是恶讼棍。）

孔子听说，立即出班奏道：“臣虽寡闻浅见，然于文王却确知其并无包藏祸心事情。当时天下人民，三分之中已有二分归心，文王依然率领诸侯服事纣王，这便是个确实凭据。”玉皇大帝闻奏，天颜大悦，连连点头。飞廉听毕，心下大喜。

（作怪。）急忙问孔子道：“照这样说来，你确知文王是忠臣了，你既然是个至圣，说话不该反复无常。你既知文王是忠臣，就不该说武王是孝子，这是天经地义也，不容你辨得。”说罢，随即转身向着武王，厉声叱道：“你父亲传位与你，你便该尽人子之道，体贴你父亲的一片忠心，竭力图报羌里宽释之恩，才可称为孝子，你怎好不尽忠心，反行篡弑别人。都知你父亲是忠臣，难道你倒不得知的，可见得你本是大逆不孝才会做这大逆不忠之事，你如今再也休辨。”（确是恶讼棍，若非天上裁判，孔子也该有处分。）

说时，又转身指着右边第一班内伯夷、叔齐道：“喏、喏、喏，这两个人他饿死在首阳山上，你且问他究竟是为的什么？哈哈，由得你们互相标榜，便个个做了圣人。（绝倒。近来互相标榜者极多，后世果能遂认为圣贤否？）究竟公道自在人心，何至天良尽都昧绝呵！你且问他两个。”武王听罢，无言可答，呆呆的望着伯夷、叔齐，却也皱着眉头，似乎无从置辨。

飞廉见此情形，心中十分大喜，急忙伏在阶前奏道：“玉皇大帝明鉴，现在讯取确实供词，文王的系忠荃之臣，并得至圣孔子具保，自可无疑。武王不体父心，胆敢弑君篡国。除臣等商朝殉国诸臣之外，并有文王旧友伯夷、叔齐二人，确系因见武王不孝不忠，肆行暴乱，所以发恨入山饿死首阳之上，种种理由均已明析，伏求降旨惩办。”玉皇大帝闻奏，甚觉诧异，回头望着伯夷、叔齐，传谕旨道：“卿等果然理屈辞穷了

么，为何默默无言？”伯夷、叔齐经此一问，随即出班，同声奏道：“臣等虽然理屈，辞尚不穷。”说犹未毕，只见左右两班神圣，一个个都变了面色，却是为他弟兄两个自己认了理屈，所以大吃一惊。

此时，飞廉通身快活，自然不消说得。只见伯夷，叔齐又接着同声奏道：“臣等浅见寡闻，拘执一偏之意，以为武王只宜修德推仁，不当从事杀伐，最好是感化纣王，使知改过迁善，再不然的，也须天下人民同心推戴，方不愧为圣人。（的系夷、齐之心。）如今却知道，世风愈趋愈下，上古的王道，断断不能通行于后世。所以自知理屈。然臣等饿死，只缘迂拘之故，却并不是以武王为有罪的。”飞廉听罢，又跳起来乱嚷道：“你们这两个饿鬼，怎么又说出这样的违心之论来呢？”

（近世因糊口而出违心之言者甚多，哀哉。）伯夷、叔齐两个性气十分高尚，当下听得飞廉呼他为饿鬼，不觉勃然大怒，重又同声奏道：“飞廉在玉皇大帝之前，胆敢如此放肆，请旨先予惩儆。”玉皇大帝微微笑道：“飞廉果然无礼已极，现且格外优容，置之不较，卿等可先将君臣一伦申辨明白，再行议处。”

飞廉听说，不等别人开口，便又问夷、齐说道：“你们休得专恃势力，总而言之，若说不出个坚确明白的道理来，我心中断断不服的。我如今却有几个问题在这里，你们须逐条解释给我。第一，世界上为何立这个君主？这君主的位分究竟是定的？还是无定的？这其中的来由须要从盘古皇帝追起，方能明白。”玉皇大帝听毕，皱着眉头说道：“这却错极了，那盘古便是朕的化身，那时下界一无所有，无论植物、动物都是由朕制造出来的。那时，朕也并不自以为君也，并且没有治臣的名目，若从这时说起，更无头绪了。”

纶音未毕，只见一人飞奔而至，满面涕泗淋漓，又把玉皇大帝吓了一跳，定睛看时，却是黄帝，又哭着前来奏道：“不好，不好，大事不好，已往之事，暂且搁道，急需筹议现在的救世方法才好，若再迟延时，臣等的子孙便不堪设想了。”玉皇大帝听说，十分惊异，问为何事如此慌张？黄帝重又奏道：

“臣奉旨退朝之后，心绪不宁，特到崆峒山上和广成子闲谈遣闷，不料散仙吕洞宾也到广成子处，说是新从海边上游历而来，却见有无数异族，或白或红，都是强国，将中国四面团团围住，大有蚕食之势，甚是可危。臣听得这话，自念与现在的世人虽然没甚感情，倒底都是臣的子孙，却也不容抛过。为此，定神默谛。那知欧美各国，强得不可名状。中国岌岌危在旦夕，所以急来奏闻，请筹保救之法。”原来天上神圣，心中不念到下界之事，他便绝无所觉，若一经注意，便能立时洞知一切。只有飞廉的灵魂，是本不派得上天的，所以他却并不清楚，遽然插嘴道：“要救国时，先将君臣一伦判定，君臣不定，顺逆不明，这样的国自己便将消灭，何待他人蚕食呢？”

（其实说得不错）。

此时玉皇大帝和帝王神圣仙佛菩萨等众都已洞知中国危急情形，一个个思索方法，十分焦愁，那里还能容得飞廉开口。所以玉皇大帝立传谕旨，禁住飞廉，不许再多说话。飞廉奉旨只得闭口无声，却先是孔子说道：“中国现在没一个遵守我的教训，根本不立，所以才弄到这般田地，任是什么良法也只徒付空言。”孔子说罢，又长叹了一声。接着又是黄帝说道：

“虽是如此，既往不咎，无论如何，现在总要想个法子。依我看来，只有观音大士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又具有普度众生之愿，就请大士代我子孙设个方法，连我也都感激的。”

第四章

观音大士一听这话，登时现出大悲的形容，叹着说道：

“咳，这话再也休提。你但看南海水月，都变做了西塞风云，佛种仙裔，尽化成了木牛流马。我自己的子孙、土地到这光景，我也没法救得，那能救你中国。”说罢回头望着多宝如来，多宝佛心中会意，便道：“现在要救中国，除非是释迦牟尼亲到人间一走，随处方便说法，开通社会，感化顽石。那时天女散花，我也愿在多宝塔中平地拥起，随时赞叹。”释迦见说，眉头皱起，正待开口，忽见黄帝早又向他拱手恳求不已，释迦低眉宣言道：“这个浊恶世界，我本不愿再到的，既是中国生灵有此大难，又承黄帝再四相托，我便同着文殊、普贤再现昙花一次，亦无不可。”佛说至此，黄帝心中甚喜，连连称谢，却见飞廉偏着头，哼哼的冷笑不止。（上帝世尊之前，乃有此冷笑。绝倒。）

黄帝大怒，正要责问他，忽听得许多冷笑的声音同时并作，玉皇大帝也十分诧异，急忙举目看时，却是十七尊阿罗汉一齐立起身来，向着释迦纷纷的摇手道：“世尊，世尊，我劝你罢了的好，我们的佛教早被那些贼秃驴灭绝了，不先将下界的贼秃驴灭尽，我们佛教也不会兴旺的。世尊，我说起那些贼

秃驴来，想你也烦恼，别的都还不说，他们将土捏一个你，捏几个我。（一个你，几个我，六字中有绝妙禅机。）摆着骗钱。（以此句合上六字，又别有禅理。）又捏一个睡着的，身上盖一床红被，叫妇女用手去摸，说摸了便生儿子。你说这可恨不可恨？还有唤做活佛的，他的徒党更是无恶不作，转瞬堕入地狱，地藏王也曾发誓不救他们的。”释迦听毕，又皱了眉头，一言不发。玉皇大帝忽然惊讶问道：“你们十八个阿罗汉为何差了一个呢？”

却说阿罗汉，经玉皇大帝这一问，猛然省悟，同声奏道：

“真是的，臣还不曾说到这层情节。还有一个罗汉，他却比臣等热心，臣等十七人到了下界，看见佛教如此腐败，早已气坏，立时便归西天，只有他还去探看别种事情，还想从中挽回大数。那知他气上加气，却自己弄出大祸事来了。”罗汉说至此处，一个个都变了面色，玉皇大帝和帝王、神圣也都吃惊，急问怎样？怎么？十七尊罗汉又接着道：“他到下界仔细一查，岂知灭释教的是僧，灭孔教的偏偏又是儒，灭君道的偏偏又是忠臣。”说还未毕，飞廉又连连的点头，哼哼的冷笑。众罗汉又道：“他这一气非同小可，竟将他的肚皮气破了。”

（绝妙。）弥勒佛听到这里也吃一惊，急忙问道：“呵呀，这还了得，那时药王菩萨可曾晓得呢？可曾医治呢？”罗汉又摇头叹道：“咳，再也休说起这事，他那时急忙跑到海上，访求海外奇方，不料走快几步，踏着几块顽石子支持不住，又是一个倒栽葱，跌得他几乎闷死，皮肤粉破，又沾染了些污泥灰土，洗刷不清，这真叫做哑子吃了苦瓜，要说说不得，不容说得。”（妙绝）。玉皇大帝也着急问道：“呵呀，这个真苦了他，但是他现在呢，怎样？”众罗汉又叹口气道：“咳，他现在还是浑身的疮疤，在那海边上医肚呢。（的是妙文。）罗汉说

罢，众神圣也都咨嗟了半晌，黄帝又接着提议，筹划保救中国之法。于是玉皇大帝传谕，先着尧、舜、禹王议奏。三位帝王奉旨，随即出班，同声奏道：“在臣等当时世风醇厚，天下臣民各无私意。况且居了君位，便负了天下的重任，危苦难堪。所以巢父许由都抽身子远避局外，不愿执政，后来禹受了君位，那时天下人民乐极思淫，渐生争夺之意，所以夏朝只得将君位传家，这也无非是为杜乱安民起见。但是，那时的政策，那时的国体都不足以救现在的中国，这事可着汤、武筹议，或者有个道理。”汤王、武王听毕，随又奏道：“自从臣等首倡革命，下界永远奉为定例，所以二几千年，革了多次的命，每革一次命，便安顿了数十年，或一二百年，一治一乱，本不为奇，只是现在不比从前，一经内乱，立地危亡，臣等革命的手段却断断使不得的了，要救现在的中国，除非使人人都学伊尹、周公，此外更无良法。”说声未止，飞廉又摇头，冷笑个不住，众神圣也不与计较，却都注视伊尹、周公两个。只见周公又出班奏道：“安邦定国的道理，第一要事权统一，所以使世人都学伊尹固无不可，若叫他们学了臣的行为，势必人人都要制礼作乐，反足以扰乱世界了，况且就是叫他们学伊尹，也只好随他们自愿，只个权柄，天上也无从干预的。”

黄帝见周公说天上无从干预，急又辨道：“你休放弃主权，须知世上安危大事，立法权，总是在玉皇大帝手里的，你们既没救世方法，休得多说闲话，误延时机，以我看来，究竟还是孔子贯通上下，古今的道理必定总有个方法，可以保救中国，就请孔子议奏，断断不可推辞。”说着又向孔子拱手，嘱托不已。孔子莞尔微笑，鞠躬奏道：“臣对于世界安危，本是极热心的，岂肯漠然置之度外。臣统筹自今以后五百年大局，必须将君主、民主，封建、联邦合而为一，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

等国，此外，更无良法。”玉皇大帝诧异问道：“你这话朕却不懂，既是君主，何以又是民主呢？况且封建制度更是与民主政体不能并行的，你这话真正玄妙得很。”孔子又奏道：“这其中的道理要细细论，说起来甚费唇舌，臣且粗言大略。如今中国地面开拓过大，只靠着一个政府统理，全国内外无数事件，尧、舜、伊、周也难胜任，况且各省的方言习惯，风土民情，一时又断不能大同，所以须将全国领土，酌照封建制度分为三四十国，各国诸侯都由百姓选举，并不世代相传，这便是封建制度与民主政体并行不悖的方法。”玉皇大帝又沉吟道：

“如今中国，人心涣散已到极点，急须着他结合才是道理，怎么还好分做三四十国呢？”孔子奏道：“中国现在省界、府界、州界、县界、城界、乡界、官界、民界、军界、学界、商界、工界、新界、旧界无一处不分界限。无一人不分界限，这正是合久必分的道理，如今明明白白将他分开，倒可以因此团结起来。一国先自振作，自己理好，再监督邻国，扶助邻国，各国都能如此，便可以合成一个大团体了，倘然有几个不自振作，也不至于以少数的败类牵掣住了多数的进步，这才是个改良国体、政体的无上妙法。”玉皇大帝听毕，又敛皱了眉头问道：“倘然他们各顾自己，不相联络，岂能御外侮呢？再，甚至于自寻干戈，战争不已，这更是自取灭亡了，可有妙法，防此流弊。”孔子又奏道：“正是的，中国既分为三四十国，岂可容他不相联络，正为着要他联络，所以天子的位分，究竟须是君主，并且天子握有全国海陆军权，结合全国团体，对内除暴，对外御侮，这才成个世界第一等国，所以，就天子一面论，依然君主，就人民一面论，依然郡县，就诸侯一面论，居然封建，就外面的形势论，居然联邦，就里面的事实论，居然民主，这便是融贯古今，统合中西的治法，缺了一件便没功效

的。”玉皇大帝又微微笑道：“这话说来固然好听，朕还不甚满意，天子握有全国海陆军权，这个责任果能担负得么？然天子不仁又该怎样呢？”孔子奏道：“臣所议的，原不过是大略，天子一人本不能负这重任，所以又须立一个政府代天子尽这义务。但则一层，政府中的大臣，虽由天子做主任用他们，进身之路。仍须归百姓选举，诸侯保荐。天子虽握全权，却不得私自擢用大臣。这个限制最为吃紧，其余种种补助的规制，维系的方法，下界人自然也能见得到，也能做得到，不必再劳锦念了。”玉皇大帝听罢，天颜大悦，立传密旨，着黄帝协同，造化小儿，及早安排，黄帝奉命，随即奏辞而去。

却说飞廉，噤了半天，不得开口，此时看见黄帝退去，不觉的叹出了一口闷气道：“纯是一片荒淡，实属可笑，人伦不明，还说什么天下大事。”玉皇大帝见说，哈哈大笑道：“好，好，连朕也是荒淡。”说着，又向各帝王、神圣道：“飞廉如此顽梗，遽然加以刑戮，未免是不教而诛，终不能使他心服，卿等可将君臣一伦，原始要终，细细的剖解明白，也借此发明你们制礼立教的真相，岂不甚好！”

第五章

却说帝、尧以下，奉了玉皇大帝的谕旨，公议推举契，首

先发明人伦，孔子、孟子随后加以诠释，又着飞廉静听海言，不许从中阻扰。飞廉只得允诺，于是契出班宣讲道：“发明伦理，须从根源究起。第一，研考伦类的发生。第二研考伦理的发生。如今先说伦类的发生，却有先后两种，先是天造成的一种，后是人造成的一种，天地初分，先有男女，所以夫妇一伦，最先发生，有了男女以后，方始生殖，所以父子一伦是第二次发生的。生男生女不只一个，又不能同时生下许多，所以兄弟一伦是第三次发生的。这三伦都是自然配合的，不是世人有意制作的，所以唤做天造的。”飞廉听到这里，忍耐不住冷笑一声道：“哼，照你这样说，世上的夫妇都是天做媒人的，既然如此，何劳他制作婚礼。”说时将周公一指，又冷笑了两声。契又宣讲道：“飞廉你真是下愚，譬如，世上都是男子也还有夫妇一伦么？譬如将两个女人配在一起也还算得是夫妇吗？可见得世间夫妇一伦，任你如何配合，总不外乎男女，世上人类有男女两种，这不是世人自己制作的，所以唤做天造的。至于父子、兄弟两伦，世人并无丝毫权力，可以改造，这更不用辨了。我再对你说人造的一种，自从有了夫妇、父子、兄弟这三伦以后，生生不已，化出千千万万，本是一家骨肉，却弄得不能住一处，面目各不相识，性情各不相同，以前的三伦包括不来，只能各就自己交接的一班人，定其名为朋友，所以朋友一伦是第四次发生的，譬如世上人，除自己一家三伦以外，不愿和别人交接，大家都照这样，世间便没有朋友这一伦，所以朋友这一伦，是人造的，有了朋友便各成为一党，党与党再相交接，世间从此便多事。有善事便有恶事，有快意事也有不平事；有爱的便有恶的，有是的便有非的。因此便生出争讼事。有争讼事，便须公举一个公正人，出来判断个曲直。判断定了，理曲的不承认，势必又更多事，所以又须

公议一个法制，建造一个统治的机关，选用几个办事的帮手，这便是君臣一伦。是第五次发生的，却是人造的，但则一层，这朋友君臣两伦，虽然是人造的，却也是事势上所不容缺少的，所以也可唤做势造的。事势何以至此呢？这却又不是世人制作的，所以五伦都可唤做天伦。因为这五个对待的位子，都是天造的。至于位子上的人，父子、兄弟两伦纯乎是天造的，朋友、君臣两伦纯乎是人造的，只有夫妇一伦，一半是天造的，一半是人造的，因为他的配合可以由得人做主，所以也是人造的。但则男的不能改做女，女的不能改做男，所以究竟是天造的。这以上所论，便是伦类发生的大概。（无论何等哲学，断不能偏废，天命之说于此可见。）飞廉听到此处也，觉得津津有味，便又插嘴问道：“既是人伦有这许多道理，你以前在司徒任上为何不详详细细的著一部伦理教科书呢？”

契被飞廉这一问，不觉哈哈大笑道：“我若早知后世生出你这样蠢臣来，我便早将伦理编了一部白话小说，也是有功人道之事。你如今智识渐开，且休多说闲话，再听我讲伦理发生的根源。伦理的发生，也有两种，一种是天然的资格，一种是天然的品分。人在五伦之中，随其所居地位，各有应尽的义务，不能僭越放弃，这唤做天然的资格。在五伦中，无论居何地位，生命都是一般贵重，不分老幼尊卑的，这唤做天然的品分。品分是平等的，资格是不平等的，将这两种分开，使不成个伦理。所以不平等的资格生出，礼教内中却包着极平等的道德；平等的品分生出，法律内中却含着不平等的分量。所以礼教、法治相辅并行补助，不容偏废，这才成为世界上第一等伦理。我这所论伦理的根源，还只是粗枝大叶，至于礼教、法治的精义，你可静听至圣孔子剖解给你。”说罢，归班入座。

此时天庭上各神圣都已坐定，只有飞廉独立阶下，听了契

的这番议论，觉得有道理，心中思索，却将上控的宗旨一时都忘记了。只见孔子随又出班宣讲道：“要明伦理先辨五伦的轻重，五伦之中，父子最重，父能生子，子不能生父，这是天定的，不容世人改造的，所以是最重的。君臣一伦关系，公众的安危存亡也是极重的，但则可以由得世人改造的，所以只算得是次重的。改造君臣，须得全国人民的公认。至于朋友的交接、解散，只凭着一面的个人或两面的个人的意思便可改造的，所以五伦之中，朋友最轻。至于兄弟本是平等的，只因长幼之序是天定的，世人也不能改造的，况且比到朋友又是亲疏不同的，所以是次轻的。只有夫妇一伦，说重，他并不及父子、君臣重；说他不重，但却实在又比父子、君臣重。夫妇是敌体，本是不等的，就是男长女幼，略分等级，也只在兄弟朋友之间，所以说他并不及父子君臣重的，然而世上没有夫妇这一伦，就没有其余的四伦，譬如没有天地就没有万物，所以说他实在又比父子君臣重的，因为这缘故，所以礼教上是极不平等的，法律上是极平等的。法律何以平等呢？是因为他天生品分是平等的，生命贵重是一般的，这个道理不难明白，无须细辨。（此理极明，无俟详辨，故六经不及此，岂意后世遂因是而造出不平等之法律哉？此真非圣人所能料也。）我且辨明，礼教上的不平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天生资格是不平等的，所以应尽的义务也各不相同的。这不平等的道理，须将其余的四伦来比较便极容易明白的，我先说朋友，甲是乙的朋友，乙也是甲的朋友，朋友之中又分师生，乙为丙师，乙尽师道，乙为甲生，乙又当尽生道，这朋友一伦的资格义务是平等的，因为他在这个对待的位子上，都可轮流得着的。我次说兄弟，兄弟便是长幼，兄幼时对于长的尽弟道，弟长时对于幼的尽兄道，也是两个位子都轮得着的，所以资格、义务也是平等

的。我再说君臣，凡人做了地方官，便是这地方上的君，譬如伯禽封在鲁国，便是鲁国的君，当尽君道，伯禽对于成王他便是臣，他又该尽臣道。我又说父子，子对于父便是父，父对于子便是子，譬如周公对于文王尽子道，对于伯禽尽父道，这是君臣、父子两伦，资格、义务也是平等的，虽然对待的时候是不平等的，统算起来，却是相当的，所以唤做平等的。只有夫妇一伦，男的总只能做夫，没有做妇的道理。女的总只能做妇，没有做夫的道理，这个不平等的资格，实实在在是天定的，断不由得世人改造的。”

飞廉听孔子说到这里，忍耐不住，又插嘴道：“男女既然不平等，安知女子不比男子贵重呢。”（此书所论，颇招旧党之忌，此外又不免触新党之怒，破佛其危哉？虽然破佛，自是孔子之功臣，祸福毁誉，固非所计也。）孔子见说，莞尔而笑，又接续宣讲道：“飞廉，你真是蠢猪，你不等讲完又来打搅，我说这道理，话很长的，你须静听，休再胡乱从中阻扰。（借鸡骂狗，妙。）男女不平等的道理，须在普通的理势上考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阳配日，女阴配月，月有盈亏，女有天癸，地球戴物，女子怀胎，日光当昼。男子主外，月影当夜，女子主内，这是从寻常的象义考验的。无论世界那一国任他怎样尊重女子，到了国际上的雄伟事业总在男子手里，万世不得改变，这是从寻常的事实上考验的，女子既有月事，又须怀胎乳子，所以断断不能任外面的武事，所以女子的义务只在家政、家教上，义务轻，所以范围小，便是资格小。譬如地的范围，不能比天的。男子的义务，须在国政、国教上，义务重，所以范围大。便是资格大。譬如天的范围包在地外的。然而这是资格的大小，义务的轻重，并不是品分上有贵贱，也不是分量上有尊卑。（语极浅，义极精。圣人人伦之至，圣人之

道，三千年后又一发明，破佛真吾道之中兴健将哉。）所以我删诗序，易首，重夫妇一伦。诗说宴尔新婚如兄弟，礼说相敬相成如宾友。这在道德上，本也极平等的。夫妇敌体，生命一般，无贵贱，等级平均，无尊卑。（夫妇略分尊卑，然亦仅如兄弟，其相去无多，也无尊卑之说，读者不可误会。）所以法律亦是平等的，无故杀人该抵命。夫无故杀妇亦当抵命；妇有可杀之罪，也该司法官杀他的，擅杀也是有罪的。至于妇杀夫，也只是抵命，倘然是误杀，便均照误杀办。（此兼两方面而言。）夫妇不合，夫可以出妻，妇亦可以下堂求去，另自改嫁的。但则一层，不曾去之前若犯奸案亦是有罪的，男子不合礼制私犯奸案亦是有罪的。（此言两方面平等。）妇不生子，夫得娶妾，却不得停妻又娶妻，妇得求去改嫁，却不得一嫁两，这是礼教的不平等。因为男子是家族的主体，所以可娶妾的，男子的义务重，所以享受的权限也比妇人大，然而这些事情都须合得礼教，倘然不合礼教时，便须受法律的禁止，所以夫不得无故出妻，妻亦不得无故求去。至于私犯奸案，男女平等，这是为何呢？只因奸案私生，子是不知父为谁的，子不知父是谁，便是无家族，无家族便是无统一，无统一便是无尊卑，无尊卑便是无礼教、无法律、无家、无国、无生存之理；无以上种种，便是绝灭之道，所以男女不以礼制不得相通，纵使情丝万丈束缚至死，也不许见诸实行的。这是全世界，无论居何地位的人，都该遵守的。女子不得一嫁两，也是这缘故。

（以上一段，发明夫妇有别，别字是世界第一吃紧事。）从此，推广这道理，世界上的妓女是应该禁绝的，倘然不能禁绝时，便须另编妓籍，使他不得有君臣、夫妇之伦。所以伦理最重的便是男女有别，礼教人道的根本都在这上。（以哲学合论理学引申其义著为专书，可满五万言。）法律对于夫妇一伦，

既是平等的，对于兄弟、朋友两伦也自然是平等的。至于法律对于君臣父子有平等，有不平等。我如今先说不平等的。君对于臣，父对于子，犯了小罪过是纯然不加刑罚的；子对于父，臣对于君犯了小罪过，若不奉君父的恩赦，便须加以相当的刑罚的。所以父打子，子可以逃，不可以抗拒的，君虐臣，臣可以逃，不可以反抗的。臣子对于君父出恶声，便该受刑罚的，倘然敢动手犯上，便该有死罪的，倘然敢篡弑便该将逆犯本身以下的子息尽数诛杀，监禁的。（此句中包有应杀、应禁两种，盖其子孙应杀，而其女媳应禁也。）为何呢？因为做出这种重案来，他的子孙断断是知情同谋的，倘然子孙年不满十六岁，便作无罪论，倘然弑逆系暗杀，该子孙。年虽已满十六岁仍可作无罪论的。倘然弑逆案与该家属不相联合的，该家属仍可作无罪论的。但则一层，臣弑君还须分出为公为私的，犯由至于子弑父，总是大逆不赦的，并无公私可分的，君臣是以义断的，父子是以亲断的，生身的父母断断没有第二个的。（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此即其讲义。此单言父子，而言外尚有言，读者须知之。）所以子弑父虽然未成，但得谋弑的确据，便该有死罪的。这所说，是不平等的。我如今再说平等的，人生在世，无论居何地位，都不能杀人的，因为生命都是天给的一般贵重的，所以天子也不能杀人的，倘然世上有犯了杀罪的，并不是天子杀他的，也不是司法官杀他的，却是法律杀他的。法律是全国人民公共制造的，全国人民公共承认的，所以是全国人民公共杀他的。（故曰国人杀之也。）子对于父有效死的义务，臣对于君也有效死的义务，至于君对于臣，若非因全国的安危存亡却不能责令臣死。父对于子，若非因全家的安危存亡，也不能责令子死。所以父无故杀子也是有罪的，无故杀独子死罪。（绝先祖祀故也。）倘然还有第二，

第三子，十年监禁罪。子可杀。父杀之，这是擅杀有公罪。倘然是出于势所不得不杀，无罪。父杀子，是误杀，无罪。假如子非因犯上失手误杀父仍有罪。然非死罪，所以君无故杀臣也是有罪的，无故杀臣民，罪当废。（葛伯杀童子故汤惩之。）无故杀忠良，罪当监禁。（如卫成公是。）天子无故杀忠良。臣民，罪当废。（桀、纣是。）虐杀无度，罪当死，司法官误杀无辜，罪当废；误杀多命，也该有监禁罪，有死罪的。总而言之，天有好生之德，生命是平等的，所以命案之中，大半是平等的，资格是不平等的，所以犯着小罪过；大半是不平等的。”（以上所言极粗且略，然礼法大旨已备矣。）

飞廉听说天子杀人也有罪，忽然触动了心火，厉声问道：

“这是我纣王也有罪的，武王的司法权是谁给他的，况且你自己著的一部春秋，那一条不是保护君权的，那一条不是责备臣子的，你有何说？”说罢，随又转身奏道：“玉皇大帝明见，从前微生亩说孔子为佞，果然不是冤屈他，他著的春秋本不错，却可恨，他花言巧语，偏偏不将武王的篡弑罪名发明出来，还反说他是孝子，是圣人，这个流毒非同小可，从此以后，王莽也学周公了，曹操也是文王了。司马昭、赵匡胤也都是舜禹了，高阳无赖刘邦，凤阳流贼朱元龙也都是圣祖神宗了。七颠八倒，三千年祸根，都从武王起，这起逆案，务请玉皇大帝宸衷独断。至于他们朋比为奸，互相标榜，希图淆惑圣德，也请从严惩办，以昭大义而振天威。”

第六章

话说玉皇大帝，叫飞廉说罢，重又敛皱眉头问孔子道：

“他这话实在不错，连朕也疑惑起来了，卿从前著这春秋一经，究竟是何宗旨呢？”孔子奏道：“春秋之世，乱臣贼子弑父弑君，纯是为私，绝无一毫公理，臣著春秋一书，发明大义，并无不合。至于那时各国国君无道的罪状，春秋经内不暇兼叙。然而这些天然的资格应尽的义务，都已散见各经，无庸多赘的了。”玉皇大帝又摇头道：“卿这话虽是，但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弊。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将春秋一书，做为专制的根据，这个书也非同小可。”孔子又奏道：“臣当时也早觉得有些不稳，所以臣自己说，倘然能在易理上专心学习数年，预知后世之事也不至有此大过。（按易大过卦，阴爻二，阳爻四，阳盛于阴。故曰“大者过也。其实君权太过之义。）所以知我，罪我，都在这部书上。”

孔子奏罢，归班入座。孟子又出班接着奏道：“以臣看来，孔子《春秋》一书，毫无过失，君主的位子，关系全国的治乱。自然是该尊崇保护的。但则一层，孔子所尊崇保护的，是虚位子，并不是指位子上的人是应该尊崇保护的。况且资格义务都该相提并论，不能偏执的，所以，独有武王伐纣一事，

不在《春秋》之例。”说罢，转身向飞廉道：“你须知，父子是天造的，所以人从天。君臣是人造的，所以天从人。即如帝舜偏偏做了瞽叟的儿子，禹王偏偏做了鲧的儿子，这不是人能改造的，所以舜禹也只得尽子道，这便唤做人从天。又如尧崩之后，天下人民都归舜，天就将天下给与舜，禹崩之后，天下人民都归启，天就将天下给与启，所以人民归心天也，不能改造的，这便唤做天从人。况且将全国上下来比较，全国人民的生命是最重的，社稷是次重的，君主是最轻的，所以社稷不保换君主。（伊尹、霍光是。）民生涂炭换社稷，这个道理，历劫不变的，岂容得你一个人便会改换么？你既做了纣王的大臣；你便该责难于他，便该陈善、闭邪、尽忠心，你怎好逢迎他，帮着他造恶呢？”

飞廉听毕，勃然大怒，圆睁怪眼，倒竖双眉，大喝道：

“你休胡说，当时天下人民有几个是归心武王的，天下既然归心，自己的弟兄为何不归心？管蔡二人为何起兵的？总而言之，有势力的便有理，成了事的便是王，窃着国的便是侯。鲁昭公是国君，娶了同姓也是合礼的。我再问你，倘然那时我纣王手下兵精兵壮，武王竟遭擒虏，你又该怎样说？”

孟子笑道：“王者无敌，岂有兵败被擒之事，管蔡不明公理，诬蔑周公，造谣惑众，希图篡夺天下，不以民生为念，所以终归自取灭亡。至于后世那些无道之君，纯是溺于私欲，争势角力，转瞬都亡，或成或败，总无是处，更不足辩。”飞廉又仰着头冷笑道：“哼，争势角力，都是为私，等到事成之后，他便说是王者无敌，他便说是天下归心，他便说是天将天下给了他，倘然再有不服他的，他便说是不明公理，希图篡夺，是非颠倒，究竟凭据安在？（东周以后，历史如是，可胜叹哉。）况且武王篡国之后，大封功臣，公共土地都变了私家

的产业，公侯将相都成了天定的位子，这明明是武王先怀私意，窃得天下。又恐天下不服，和他为难。所以分茅裂土，将有势力的人一一安布定了，笼络住了，还恐他们的心不坚固。所以又将诸侯的土地位子都给他们，世世保守。又着那老野狐精，手握重兵，监督五侯、九伯，如敢造反，便当征伐。细细考究起来，纯是一片私心用事。所以后来列国争天夺地，杀人盈野，六百年无宁岁，这个祸根都是武王一片私心弄出来的。况且他定鼎的时候，天下民生一概不问，却先求筮起课，问他产业保守得几时？子孙传继得几代？捏造妖言，说是天准他传世三十，历年七百，希图七百年内无人想夺他的天下。又恐天下人民不尽。蠢如鹿豕，或者有人窥破机关，他也照样捏造妖言，哄动天下造反，来夺江山。为此又叫周公制了一条死罪法律道：‘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礼记》王制语。读此忽忆黄巾、百莲之乱。）后世究竟不服，所以俗话说，只许周公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便是为此。（周公二字乃州官之讹，此即讹用之。）武王营私武断，证据多端，不胜屈指。流毒至今，洗刷不净，你们还想帮着他抵赖吗？”

飞廉此时辨得兴起，声厉气壮，益发肆无忌惮。释迦、多宝忍耐不得，同声劝阻道：“飞廉、飞廉，这事已过去了三千年了，再也不必多辨。总而言之，汤王放桀是造因，武王代纣是结果。从此冤冤相报，代代皆同，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是非非都成幻境，你的灵魂既然未曾消灭，可早早皈依如来，从事忏悔去罢。”

飞廉只待再和孟子理论争执，忽被两位世尊打断话头，一时三昧火起，大骂道：“你们这些贼秃头，有甚是非来辨。你说汤王造因，我问你，禹王造因何如？为何他的结果又弄出汤放桀来？”

此时金刚、罗汉、韦陀等都着了恼，一个个挺身而出，奔向飞廉，预备动手，却被观音大士向前劝住。玉皇大帝也急忙摇手传谕旨道：“且休烦恼，卿等既然没法制服他，又不愿听审这案，卿等尽可先自退朝。”于是释迦、多宝、弥勒、文殊、普贤、金刚、罗汉一齐奉旨辞退。左边第二班内，只剩观音大士一人，右边第一班内皋陶、伊尹，又接着出班奏道：“飞廉怙恶梗化，所谓不待教而诛者，就请降旨予诛戮。”玉皇大帝笑道：“飞廉虽然可杀，朕总觉得他究系不曾开通之故，且再着他到欧美各国去游历考察一番，看是何如？”皋陶听毕，快快不悦，请假先自退朝。（司法官已退，妙。）

飞廉奉了谕旨也只得拜辞天颜，出了天门，且往泰西一行。当下伊尹见飞廉去后，叹口气道：“唉，照这样顽固，便着他永远住在泰西也不济事，所以对付之法，只有得立予诛戮或者使他永坠地狱，那有几多工夫和他辩论，况且现在中国如此危殆，急须筹议万妥万当的良法，以图保救，更不能容这逆畜在此胡扰。”

玉皇大帝听说便道：“保救中国之策已经孔子议妥，以朕看来，中国地大人多，除分治外，却也实无别法，卿意见何如？不妨再行斟酌。”伊尹奉道：“当年夏商鼎革之时，只臣一人，五次往返运动，究竟办成大事。现在世人并没一个能担重任，无论他是新党或是旧党，依然醉生梦死，并未曾将利害认得真切，所以由臣看来，下界种种学问都不是振兴弱国的根本之策，实在能负天下重任的，端正还须求诸草莽，其余通人达士，只好备顾问的，资助供奔走的责任罢了。”

伊尹说犹未毕，忽又见黄帝飞奔前来连道：“不好，不好，飞廉此次游历，大闹风潮，伤害生命，不知其数，请玉皇大帝急速诏他回来治罪。要紧，要紧。”

玉皇大帝又吃一惊，急问何事？黄帝奏道：“飞廉从前昏昏懵懵，一向只在中国境内，他并不知世界上又有欧美各国。此次奉旨游历外洋，忽然看见美利坚、法兰西、瑞士等国却是民主国体，其余许多君主之邦，又都有宪法将国君政府的权柄管束住了，不得任意妄为。因此他心里大为不平，又见中国士人大半诵法。泰西更有宗旨激烈的，大倡革命的说话，沿江沿海各处运动起事，他心里更是着恼，却被他寻着革命党的总机关部，均在南海一带，他便大发妖风，将沿海的房屋、电杆毁坏极多，海中往来船只沉没无数，恰恰又遏着了从前手下的许多海怪，联络一气，幸灾乐祸，闹得南海一带鸡犬不宁，死亡枕藉，罪大恶极，莫此为甚，请玉皇大帝速派钦差，将他诛灭。倘然再迟缓时，他还要闹出大祸事来，下界生灵，那堪再遭此大劫。”

玉皇大帝听罢也嗟讶道：“真是的，朕也一时失于检点，所有筹议大局的事件，自以秘密为是。此次派他下去，也难保不泄漏天机，况且他如此顽固，游历外洋，非但无益，反又残害民生，这还了得，朕若早知如此，也决不肯派他出洋考察。但是，现在八大金刚都已退朝，谁能前去，将他诛戮？”

纶音未毕，呼的一阵，怪风过处，飞廉早又来到，不等别人动问，口中只一片乱嚷道：“哈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玉皇大帝我先告怪你，你便是好生又何必生出这许多怪物来，你看那西洋一带的人种，都不曾生得完全，一个个都带着三分猴子、猩猩的形状，口里啾啾唧唧纯是虫鸟声音，面上红白黑紫，禹鼎上也铸不出来这些半人半鬼的东西，难怪他们不懂五伦的大义，所以他们推载一个国君，好比小孩儿供个泥菩萨似的，顽耍得不高兴时，也可以将他打烂，重换一个。这我还不管他，我所怪的，既生下这些东西，为何偏给他上好的智识，

却造出多少兴妖作怪的物件，件件都能害我中国。所以中国人一时被他吓糊涂了，没一桩事情不去学他。最可恨的一般年少子弟，别的都学不会，先学会了犯上的恶习，开头便是革命，动不动便闹风潮，弄得近来屡次出有逆伦重案，这还成何世界。依我心火，便要发起洪水，将五洲大陆一齐淹没，另造一个新鲜世界。可惜海龙王没有这大力量，所以只在南海边上，小小的也起个风潮，儆戒他们一番，倘然他们再不觉悟时，我已经约下了八万四千山精，准备将来从各处山里喷火出来，将地球烧成一个炭球，免得我们怄气。”

玉皇大帝听毕，赫然震怒，大叱道：“你这逆畜，还敢胡言乱语，朕派你游历考察，指望你扩充见闻智识，可以借此开通，你反敢任性妄为，残害生灵，似此顽冥，不诛何待？”

说罢，便着武曲监斩施刑，关圣奉旨，随令关平反接飞廉两手推得出去，又喝令周仓开刀。

且住，天上许多圣神仙佛，虽然随时各呈形象，却究竟是一片空明，并无体质。所以飞廉此时也不曾有个飞廉，周仓也没有个周仓，还有什么刀不刀，开不开，杀不杀呢？原来天上神圣的举动不比下界，他只凭着一心的进行，借着器物的名义，便能达到了目的，却并不靠着物质的资助。所以周仓听得关圣喝令开刀，他随将手只一指，嗖的一声好似放出一个枪弹，一线冷光，凭空化成青龙偃月刀的形象，早将飞廉的一团灵魂，劈成两个半圆形。关圣看毕，正待转身复旨，不料那两半团忽然跳将起来，只一晃却变成了两个飞廉，乱嚷乱叫道：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里天上都不讲理，还说什么下界，你们没有真真实实的理论使我心服，一味仗着淫威，靠着势力，便想伤害我么？”（妙。此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

关圣及各神圣都吃一惊，更有周仓吓得倒退了五六步，也乱嚷起来道：“呵呀，这、这、这是怎么？什么？这顽固东西杀了一个倒弄出两个来了呀。”（的的妙之。）

看官，休将这话当做荒谈。须知，人的智识便是灵魂，灵魂便是智识。一个智识可以分为无数智识，所以一个灵魂也可以分为无数灵魂。闲话休多，却说当时玉皇大帝也着急，诧异道：“呀，这是怎么？杀不了他？我天上却也从不曾杀过人，怎么如今杀不了他？难道连朕也没有生杀之权么？这还了得。”

玉皇大帝正在焦燥，忽见一人直向前来，却是南天门司阍大臣天英大将军，伏拜阶前奏道：“现在下界中国广东省内，广州、潮州、钦州、鹤山、香山、海南、海口、海丰、北海、东安、汕头、三水、四会、肇庆、高明、恩平、开平、新宁、新兴等处的城隍土地各神，先后陆续都诣天门，经臣询得，系为各该管地方，近来突然遭有风灾、水灾，老幼男女以及六畜百虫，伤损生命无数，为此，特来奏报，并请谕示办法，臣着各该神等在天门外静候，臣来代奏请旨。”

玉皇大帝听罢，传谕旨道：“此次下界被灾，系朕一时失察，误派飞廉孽畜游历西洋考察新政，冀其藉此开通，詎知该孽畜顽梗不化，反敢率领海怪大起风潮，残害众生，罪大恶极，断难宽宥，除祸首飞廉由朕严旨惩办外，所有此次被灾冤魂，均着移送阎罗王讯核，查其生平，凡有功德者，照寻常办法加一等奖励，其有罪过者，着照寻常办法减一等处置，以示优恤，仰天英大将军，将朕此旨通谕知之。钦此。”

天英大将军奉旨辞回南天门，宣告城隍土地各神，着归下界遵旨办理不提。且说天英去后，接着又是黄帝出奏道：“臣查得司法大臣皋陶所居的离恨天，那里五光十色，猛如烈电，

肃气刚风，锐于利刃，无论下界一切，地水火风，蛇虎刀兵，所不能伤损的妖魔怪物，到此都无不灭，如今要将飞廉正法，须将他送往离恨天去，便可令他立时消灭。”（妙。）

玉皇大帝闻奏，龙颜大悦，正待传旨施行，忽然观音大士连道：“不可，不可，且慢，且慢。”玉皇大帝诧异问道：

“卿又别有何说？难道司法部也不能奈何他吗？”

观音未及复奏，只见那两个飞廉又跳着大声乱嚷道：“你们休只管打算我，我便再死个三五次也总是不服的。什么我指出武王许多劣迹，许多罪状，你们并没一件能够代他申辨明白，便遽然治我原告的罪。照这样子，天也须得消灭。况且现在下界种种妄谬事件，号为新政，实在都与古时的礼义政教不合，你们也没一桩可以代他圆得过来，反一味恃蛮，定要办我的罪，岂有此理。”

观音急忙将飞廉只一指，连道：“止，止，从此以后，永远不许你擅自开口。”那两个飞廉吃观音大士这一禁止，果然登时不能出声，上下唇犹如长连了一般，心里着急道：“不好，不好，这秃头真个利害，下界没法禁止言论自由，他倒能够禁住了我的言论自由，好叫我含冤屈死，没处伸辨，这却如何是好。”心里正在想着，只见观音大士转身先问孔子道：

“飞廉所指武王的种种破绽，至圣为何不一一驳复，现在世界上许多新政，究竟与古时的礼教合也不合，也须剖解一个明白，好叫他死也心服。”

孔子答道：“通人论事，无须多费唇舌。现在飞廉如此顽固，断非片言所能晓喻？况且武王旧事，下界新法，若要逐条解释出来，发明武王至公无私、新政与礼教大半暗合的道理，这又断不是顷刻之间所能说得完的。”观音大士答道：“照至圣说来，这些原由总须积年累月方能明白。既是如此，现在下

界又出了两桩重大的疑难案件，等到何年何月方始得明白呢？”

孔子也答道：“聪明人如今早已明白，蠢如鹿豕的人，到死也不得明白。”观音大士听罢，低眉含笑，转首稽首奏道：“现在飞廉虽是罪大恶极，然而未能使他心服。遽加诛灭，究竟不合王道。所以臣敢以身担保。俟至圣孔子将武王至公无私的道理，新政与礼教大半暗合的原由，一齐发明宣布之后，飞廉无从置辩，那时再当交到案下听凭处置。”

姜太公听说，早着了恼，急忙阻拦道：“不可，不可，这个顽固东西，专会无理取闹，留了他有何用处，若要他自愿服罪，等到海枯石烂还是不行的。”黄帝也着恼，问观音道：

“大士你怎么专和我为难，从前我奏请诛戮蚩尤，是你一力担保去了，如今又要担保飞廉，你究竟是何意见？”

观音大士笑道：“黄帝你休烦恼，我保飞廉，是好意非是歹意，端正还是为救你的子孙起见的。”玉皇大帝也诧异问道：“怎么如今文明的人还不能够救国，难道这顽固的鬼倒能够救国么？照这说来，下界救国的大事，但凭鬼做么？”（绝倒）观音大士奏道：“飞廉非比别的顽固鬼，他的神通法力大于蚩尤万倍。蚩尤只能在太平洋海面起几百里的大雾，没甚特别用处，飞廉恰能使山精海怪水陆两途建立大功，况且将来欧美各国除海陆两军之外，另有空中军队，断断不是中国人所能抵敌的，人事十分危急，天上也只得帮忙，那时便用着飞廉，发阵妖风，可将气球飞艇一齐吹堕南北冰洋，岂不甚好呢？”

黄帝听毕，惊喜道：“他，果然有这大的法力，那是好极了，这事都请玉皇大帝做主，臣是识见不到，只好不干预罢。”

（读此，忽忆庚子之乱，为之慨然。）说罢，奏辞退去。太公、孔子都连连摇头，不以为然。观音又道：“至圣，你且只管去发明你的道理，在未曾发明以前，你也干预不了许多。”

（读者须知弦外音。）

玉皇大帝见说，也点头道：“这话倒也甚是，好在大士出面担保，朕也很放心的。”说罢，传旨散朝，于是尧、舜、禹汤、文、武、稷、契、伊、周、夷、齐、太公、孔、孟以次都陆续拜谢辞去。观音大士带着两个飞廉，最后退朝。出了天宫不多几步，只见前面两人携手同行，大声唱歌。用妙眼一谛早已明白，原来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化成，和合二圣，先是和圣唱道：“一个地球一团糟，着手不得随手抛。”合圣随又和道：“大千世界黑如漆，著脚不得一脚踢。”最后二圣又合唱道：“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二圣唱罢，拍掌呵呵大笑，观音大士也暗暗喝采称妙，只有那两个飞廉看得不甚分明，听得不甚清楚，口被大士封了，也不会得说什么。（妙绝，抹煞多少冥顽无灵者。）

附《答客问》

客有以大道之本问于破佛。破佛曰：“孔子之教人两语而已：曰须看得破而勿看破；须撇得过而勿撇过。此即大道之本体也。夫男女媾精，天下至褻至秽之事也。然圣人不废夫妇之伦，所以顺承天地生生之道也，所谓不看破不撇过也。

食前方丈，侍妾数十人，天下之至乐事也。然而圣人得志

弗为者，不徇肉体之欲也，所谓看得破撇得过也。

惟其看得破撇得过，是故，圣人虽大孝不以其身殉父母之丧，如有以父母死而哀，毁灭性者，圣人不谓之孝也。

惟其不看破不撇过，是故，圣人毅然抱大志，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身可杀而志不可夺也。”

客曰：“否，否。父母死，其子一恸而绝，此诚之至也，而岂身外之礼法所能禁者乎？吾于是不能无憾于圣人之制礼也。”

破佛曰：

善，吾子于是可以知圣人矣。圣人。于生人之道之两方面，无所偏废，苟偏废之，则天下无生矣。

如使仅以看得破，撇得过召天下，是使天下皆出于无为也，天下皆无为，则人类必循至于灭绝而后已，非生人之道也。

如使仅以不看破、不撇过召天下，是使天下皆出于争夺劫杀，以身殉物而无已也，天下皆以身殉物，则人类亦必循至于灭绝而后已，非生人之道也。是故，圣人制礼以教民为主体，教以人伦之道者，使之勿看破、勿撇过也，而又从而修节之限制之者，使之看得破、撇得过也。看得破故肯死，不看破故又能不轻死；撇得过，故能决择死所，不撇过，故又能不死不休。天下晓然于死之道，然后有生理。

且天地间忽焉而生甲，甲不自知其为何物也，但自谓之为我也。乃同时而又生乙，乙亦不自知其为何物也，但自谓之为我也。乃甲与乙，以男女相得故，遂为夫妇。于是甲谓乙为妇焉，乙谓甲为夫焉。甲乙之外，不复知有丙与否也，乃无何而丙又生焉。于是甲乙遂谓丙为子，丙遂谓甲乙为父母，前此须臾，初未尝有丙也，再前此须臾，乃并未尝有甲与乙也。然则后此须臾，终亦不复有此甲、乙、丙也。然则人之生于世上而

居五伦之间者，暂之至也，皆无端而适相值也。

舜之生，亦犹夫人之生也。暂之至也。乃无端而为瞽叟之子，适相值也。然不得不谓之爲父也。舜之对于国家也，当尽臣道。及其执政也，当尽君道。推而至于爲父为师爲兄爲弟，其所负之职，重之至也。奈何可以弃至重之职，轻至暂之生，而遂殉于适相值之瞽叟也。大不可也。

虽然，圣人者固明明以孝教天下也。以孝教天下，惟恐天下之爲子者或不孝也，而又谓子之于父母无端而适相值也，此岂尚成人语哉？然不使天下晓然于此理，则天下之爲子，势将一一殉其父母，竟无术以缓其至暂之生，而使得少尽其至重之职矣。此又岂生人之道哉？

圣人教天下以杀身成仁，为其死而未足以成仁也。则虽孝子于父母，且不得以死殉之。然则人之一生一死，其所关之重为何如也？

武王、周公明乎此理，故不以身殉文王。欲以此理召天下，而独不得谓父子无端适相值也。故定丧礼以限制之。天下之学者，见圣人教之以孝，又见圣人禁其以身殉父母，于是始而疑之，继而思之，终而悟之。终而悟之者，悟生人之道。所以不看破、不撇过者，要必看得破撇得过也。此孔子之所以无我也。此释迦之所以无我也。释迦之无我。可勿论，我论孔子。

孔子劳劳于列邦者数十年，欲大有为也，而卒不能有所为。及其退老尼山也，所断不容己己者，则惟此言论之自由耳。然孔子之世，贵族时代也，专制时代也。微论其言语不能自由也，即使可以自由，而生人之理，卒有非言语所能尽之者。是故，孔子虽有言而蠢如鹿豕者，不知其言之为何物也。不知其言之为何物，则孔子虽有言，亦等于无言也。是故，孔子曰‘予欲无言’。盖此时之孔子岂惟无言，乃亦无复有孔子也。

岂惟无孔子，乃此时之天亦无复有天也。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孔子无，天亦无，故言亦无，故又曰天何言哉！

夫天何物也，我不能知之也。古之人首指而名之为天者何人也，我不知也。后之人群从而谓之为天者，何人也，我不知也。夫既举世谓之为天矣，我姑亦谓之为天也。然天之承认与否，乃至曾知之与否，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且燕雀之啾啾者，我乌知其非有言语也，我不知其又将谓天为何物也。狸鼠之吱吱者，我乌知其非有言语也，我不知其又将谓天为何物也。推而至于蚯蚓虫议凡能举首仰目而望天者，我皆不能知其心中意中谓天为何物也。而凡如是种种纷纭者，天亦初何尝知之也。天初不知之也者，天亦本无天也。天亦无天，是故孔子亦无孔子。孔子之门人智慧明了，如宰我、子贡者确见此时之孔子，无复有孔子矣。于是援笔大书而纪之曰：“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此孔子之无我也。

夫我亦孔子之徒也，孔子无我则我亦无我，虽然我固明明有我矣，明明有我而又欲使我，为无我之我，何为者也？

我则岂惟有我而已，我又有二子焉，耳目鼻舌，手足皆与我等，此非我之化身欤。然我考之我之言语，二子不知也。二子之智慧，非我之智慧也。此何为也？然我又思之，我之生，此二子者非我一人之力也，则宜其非即我也。

我又思之，我五六岁时，尝如厕而下一蛔虫焉。蠕蠕动物也，此何为也，岂非我之化身也，彼固明明白白我腹而出者也，然若谓此即我之化身，虽至愚之稚子，未有不拍手狂笑，以为甚不然也。

我于是又思之，我之肺肝，非即我之肠胃也，我之手足非即我之耳目也，我之鼻舌非即我之心志也，我之肉体非即我之灵魂也。然则，何者而始得谓之为我也。

我今执途人而告之日，夫水即我也，火即我也，铁亦即我也，彼闻我此言者，虽至愚之稚子，亦未有不拍手狂笑，以为甚不然，甚不然也。然噓我气于玻璃，则固明明化为水矣，取我髓而提炼之，中有磷火焉；取我血而提炼之中有铁质焉，此何为也，吾一一考之。于我身求其所，谓我者而不可得也。然则今日之所谓我者，实非我也，实非我也。

我生不过匆匆数十年而已，我未生以前，其已过者，我不能知其有几千万亿年也。而其间初亦未尝有我也。我既死以后，其未来者我又不能知其有几千万亿年也，而其间终亦不复有我也。我于此已过未来不知几千万亿年之间，而仅仅占得数十年，此真暂之至、暂之至者也，以非我之我，而生于此至暂至暂之时。问我生于此至暂至暂之时间，而我又实非我，然则，天地间何贵而有此我也，何必而生此我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全部藏经都作如是解。）

夫以非我之我，生于此至暂至暂之时间，而我昏昏焉，懵懵焉，不可死而死焉，不当生而生焉，举凡已过、未来一切，帝王、圣贤、仙佛、菩萨、金刚、罗汉、文昌、武曲、英雄、豪杰之所以生，所以死，所以不生，所以不死，及其种种雄伟事业，精微道义，出世方法，住世手段，而我皆无知焉，无闻焉，无为焉，无能焉。则是天地之间，真亦未尝有我也。是则大可哀也，是则大可哀也。

总评：破佛读《法华经》毕，曰是直一部白话《庄子》耳。余读是书，竟亦曰是直一部白话《圣经》耳。破佛又曰：使孔子与释迦遇，必为良友。余亦曰：不知死生之故者，必不能知释迦，亦不能知孔子；所以不能知伦理，亦即不能知礼教，不能知法律，亦并不能知我之所以为我，哀哉。

●虫天逸史著 雕虫小技生笺●句 章 校点●

蜗触蛮三国争地记

、题 辞

《蜗触蛮三国争地记》虫天逸史氏之所著也。隐射双关，钩心斗角，涉笔成趣，妙语解颐，庄列寓言，主文谲谏。古人称贾君房言语妙天下，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文章，不是过也。洵为稗史中别开生面之作，几喜读虞初者，当同深嗜癖之癖焉。

牛角挂书客题

《蜗触蛮三国争地记》序

盖闻鸿蒙剖判，世界屯蒙，狂榛荒渺，噩噩浑浑。遐哉，弗可稽矣。

夫万物之朔，脱始水胎。其次即为虫天世界。庄子所谓“惟虫能虫，惟虫能天”者也。然世界绵邈，前乎人类用石时代，尚不知几万亿年。书缺有间，其文或不传。即如蜗牛王之发愤为雄，不数近世之青吉斯汗、拿破伦。而蛮、触二王，亦无愧为蛮夷大长。至百虫将军之战功，比之威灵吞、纳耳逊，可无愧色。而傅负版、伊威之主张变法，即东瀛之板垣退助、伊藤博文何以加诸。若朱知之阐明电学，其功尤不在瓦特之发明蒸汽机下。至于蜗牛国内之羹沸，外交之波诡，殉国之血忱，革命之风险，其他政界学界，以及社会之种种现象，皆足以考见世变焉。

顾求当时之历史，既已剥蚀于风霜，摧残于兵燹，邈焉不可复睹。犹幸斯记乃蜗牛王命其臣话东，以国书蝌蚪大篆，作纪功碑，大书深刻，摩崖勒石，虽雨淋日炙，尚有偏旁点画可寻。亟命虫天逸史氏译述之。好古之士，以览观焉。

蜗庐寄居生序

第一回 触蛮国争地启兵端 左右相当朝赞中立

虫天世界，有蜗牛国王者，据鸡卵之乾坤，玩蜉蝣之岁月。朝有三大臣用事：左丞相阿谀，叩头虫也；右丞相苟容，应声虫也；外部大臣裘和，可怜虫也。蜗牛王委政于三大臣，几如井底之蛙，坐而观天，视一世事，无可当意，以为鸡虫得失，曾何足介予怀。遂至螭螭羹沸，国是日非。

有触蛮二国，介居于蜗国之左右，隔海相望，势成犄角，因名其海曰好望角。居无何，蛮王恃其地大人众，稍稍蚕食蜗牛国东省之地，并侵入触国蝦夷境内。蜗牛王若罔知也，触王怒，遣赤衣使者告蜗牛王曰：“蛮王不道，占据贵国东省之地，侵越我蝦夷。寡人将发兵讨之。贵国力能相助则助之，不能则坐观成败，以待其后。寡人无利贵国土地之心也。”

先是，蜗牛国庞然自大，曾为属藩事与触国战。败绩，割地偿款以和。是以畏触如虎，而不敢轻与启衅。蜗牛王召三大臣计事。左丞相阿谀，免冠叩头曰：“臣愚，幸得备位宰相，然兹事体大，非臣愚所敢妄参末议，唯陛下圣衷自断。”外部大臣裘和曰：“两国搆兵，所谓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也。吾姑作壁上观，中立以待其衅，乘其弊而击之，此上策也。”右丞相应声曰：“善。”

于是电告各国，宣布中立。策既定，三大臣以为晏然无事。湖山歌舞，粉饰太平，日于半间堂斗蟋蟀为戏。曰：“是亦知兵也。”以此为平章军国重事，而置国是于不问。正是：

歌舞湖山君相乐，可怜荆棘泣铜陀。

欲知后事如何？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叩头虫——《异苑》：有小虫，形色如大豆，令叩头，状如稽顙，故俗呼为叩头虫。傅咸有《叩头虫赋》。

应声虫——《山堂肆考》：应声虫生人腹中，有言则应之。有人读《本草》，至蓝则默然。以蓝汁饮之，吐出肉块，长二寸许，人形悉具，服雷丸数粒而愈。

可怜虫——《企喻歌词》：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井底蛙——《汉书·马援传》：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援往视，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

鸡虫得失——杜诗：鸡虫得失无了时。

鹬蚌相持——《国策》：苏代谓赵惠王曰：今者，臣来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啄。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鹬。两者不肯解，渔父得而并擒之。

半间堂——《宋史》：贾似道为相，不事朝政，于半间堂日与诸妾据地斗蟋蟀。狎客廖莹中入见，笑曰：此岂平章军国重事耶？

第二回 下战书触国逞雄师 定和议蛮王甘雌伏

于是，触王乃致哀的美敦书于蛮王，其书皆蝌蚪文，盖虫书也。蛮王闻之，乃命陆师大将军地鳖虫，率陆师以伐触，夜度蜈蚣岭，进屯于螭螭塞。其师众，群蛮聚焉，蜂屯蚁聚，不可爬梳。然轻而不整，漫无纪律。

触王命陆师大将殷虎，率殷字营止于樊，飞渡蜈蚣岭。诘朝，要击于螭螭塞。异军苍头突起，大败蛮师，俘蜩甲三千，蜮弓八百，喋血蚕沙之野，小人尽化为沙虫。大将地鳖虫死，蛮师燬。蛮王闻之，大怒。复遣海军大将水鳖虫，率波蠡的海舰队四十艘，蚊子船八十艘，绕出好望角，直袭触国之海马岛。

触王先命水师大将水潜龙，率壁虎水师营，伏而待之。

越八日，蛮国波蠡的海之舰队至，发田鸡大炮击之。蛮军之舰队及蚊子船，中炮沉没。及触鱼雷而沉者甚伙。水鳖虫高竖降气，率残败之水师以降，蛮国之水师歼焉。

蛮王大恐，使使臣与触王议和。触王要和约五款：一曰偿军费，青蚨四百兆；一曰蛮国水师，自后不得出波蠡的海；一曰开放好望角；一曰波蠡的海近触国不冻海口，永为触国海军基地；一曰自蜈蚣岭以东，螭螭塞以西，蛮王所侵占蜗牛国之

地，悉归触国保护。

蛮王虽负，固不服。触虽新胜，然自知以小敌大，欲为封豕长蛇之荐食，于势有所不能。故相持不下，久不得要领。然而蛮王已大有进退维谷之势矣。正是：

雌结夜郎空自大，谁知吞象有巴蛇。

欲知后事如何？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地鳖虫——《本草》：廌虫，一名地鳖，又名地婢虫。

蜈蚣岭——《岭南异物志》：珠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如翠屏，而东西不定似蜈蚣也。

螻蛄塞——《本草》：螻蛄塞谓塞上作土屋以候望，如螻蛄之捷土作房也。

殷虎——《古今注》：蝇虎，蝇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蝇殷声同，假用。

止于樊——《诗》：营营青蝇，止于樊。

诘朝——《埤雅》：蝇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昏。

苍头——《诗》：苍蝇之声。又《史记·项羽本纪》：异军苍头突起。

沙虫——《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久而不返，一军皆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沙虫。

水鳖虫——《本草》：水黽，一名水马，俗谓之水鳖虫。

水潜龙——《扬子方言》：秦晋之间谓之守宫，俗谓之壁虎。

苏恭谓之蝎虎，亦谓之壁宫。今南人呼为水潜龙。

封豕长蛇——《左传》：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

第三回 施鬼蜮蛮王巧嫁祸 震雷霆蜗国快除奸

蜗牛王闻二国议和之难成也，乃使外部大臣裘和平二国，并藉以观二国之举动。蛮王侮蜗牛王之无能为也，乃为金蝉脱壳之计，尽许触王所要之款，而阴与触联合。

是役也，蛮国战败之舰队，驶入蜗牛国境内。几经交涉，始将军装卸去。二国交战时，又侵入东省中立界内。蜗牛国不能禁止。至是，反援以为口实。

蜗牛国外部大臣至，相与劫之，曰：“我二国之约，定矣。然，我二国战于贵国之地，贵国不能坚守中立，有伤我二国国权。继自今东省铁路，当让诸触。东省金矿，当让诸蛮。蜗牛王呈递国书于二国，当自称曰皇帝。”外部大臣磋商再四，计无所出。遂画诺。

既复命，御史大夫解豸，首劾裘和误国辱命之罪。左都御史辣虫，尤以骨鲠闻于朝，以相继劾外部大臣裘和，不谙交涉，损失国权。且未奉君命，遽自画诺，尤为专擅。并疏言左右丞相，鬬茸卑鄙，不胜大臣之任。

蜗牛王览奏，赫然震怒，曰：“金矿与蛮，是失矿权也。铁路与触，是失路权也。国书称皇弟，则朕与两君相见，当叫哥哥矣。辱国失权，罪孰大焉。”立逐其外部大臣可怜虫，放

诸海蜚岛。并废左相叩头虫，右相应声虫，幽诸于坏户。国民闻之，大快。

但蜗牛国之积弱，已匪伊朝夕之故。其先，屡见败于强邻，是以三大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为是首鼠两端之计。试追述前事，即可知蜗牛国此次失策之由矣。正是：

冀收鹬蚌相持利，讵料反成螳捕蝉。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解豸——《神异经》：解豸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一名任法兽。又《尔雅》：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辣虫——谚云：辣虫自有辣虫钻。不知所本。

叫哥哥——虫名，青色，形似络丝娘而稍大。

坏户——《礼记·月令》：蜚虫坏户。

风声鹤唳——《晋书》：符坚败于淝水，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坚与符融登寿阳城望之，见八公山草木，皆以为晋兵。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恍然始有惧色。

首鼠两端——《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召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

第四回 请变法维新成党祸 信妖言守旧肇兵端

先时，蜗牛国为触所败，游士康伊，伏阙上万言书，力陈变法自强之计。蜗牛王大悦，召见于壁宫。一日三迁，大见信任，旧党诸臣深慕之。康伊犹自以为无患，思欲效其款款之愚。

慕者先以悲语中伤之，因上告变，遂下诏逮捕。康伊率其徒郎君子，遁之海外。其党六人被逮，皆膏螳斧，识者伤之，称为六君子。

厥后，旧党用事，丹鸿、匡螳二大臣，素以顽固著称。适南岳道人云师，率其徒虎雨，游京师。道人习遁甲开山之术，能兴云致雨，自称曰大师兄，其徒曰二师兄，其党皆夔蜩蛎之属也。又有红衣女子者，亦习妖术，能持咒令火星发于空际，轮转往来。谛视之，火光中有女子，红衫碧裙，持红灯冉冉欲下。火星所至，能焚人房屋。与道人羽比为奸，烧香敛钱，声称能避枪炮，专以仇教为能事。愚民为所蛊惑，趋之若鹜。丹鸿、匡螳亦深信其术，命肖翹往迎之，率人马数千而至。人曰黍民，马曰元驹，皆幻术也。

太常仙蝶上书，力陈妖民不足信，无拳无勇，卒为乱阶。不听，复纠同官五人，三疏力争。丹鸿大怒，悉诛之。后人称

为五忠，而以太常仙蝶为兵解云。

居无何，攻触蛮二国使馆，杀其使臣金翼使，及其书记生蒲庐。二国大怒，率联军而攻之。妖民纷纷藉藉，各鸟兽散。

蜗牛国大败。不得已，为城下之盟。议赔款，偿兵费，遣使谢罪，并为使臣立螭碑，以存纪念。

盖前者几经败衄，故一遇敌人，即胆小如鼷，至是遂变排外为媚外，而画中立之政策焉。正是：

妖孽衅由人自作，斗蛇曾纪郑南门。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史笺

康伊——《古今注》：蜻蜓有青赤黄三种，淮南人呼为康伊，鄱阳人呼为江鸡。

壁宫——即守宫、蝎虎。见第二回水潜龙注。

自以为无患——《国策》：王独不见夫蜻蜓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自以为无患与人争也。

款款——杜诗：点水蜻蜓款款飞。又《太史公报任少卿书》：诚欲効其款款之愚。”

郎君子——沈莹《临海异物志》：郎君子生南海，碧色，有雌雄，状如两擘杏仁。

丹鸿——《潜确类书》：虱，一名丹鸿。

匡螳——梁简文帝《唱导文》：人协覆蛇，俗化匡螳。

云师——《盾甲开山图》：霍山南岳有云师雨虎，长八九寸，似蛭，云雨之时则出在石上，其肉甘，可食。

夔蛭蛎——《鲁语》：木石之怪曰夔蛭蛎。

红衫碧裙——《酉阳杂俎》：有士人客游归庄，夜久，有火星发于墙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

低，轮转往来，去士人面仅尺余。细视之，光中有一女子。员钗，红衫碧裙，摇首摆尾，具体而爱。士人因张手掩获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赤首青身，杀之。

肖翘——《庄子》：惴栗之虫，肖翘之物。

黍民元驹——《古今注》：河内人见马数十万骑，皆大如黍米，遨游往来，从朝至暮。人以火烧之，人皆成蚊蚋，马成大蚊。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蚊曰元驹。

太常仙蝶——《国朝揆叙》：太常寺公署，垂花门之上，有蛱蝶子三杖，黄质而黑章，须之末有如珠者二，余与常蝶无异焉。常以夏至时来集。每祭方泽，各官斋戒，蝶辄先至其所。祭毕，则翩翩而逝，还其故处。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飞而下集，如有知者。秋分后即去，不知所之，明年复来。此从前所未有者。

金翼使——《清异录》：温庭筠尝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遍示知识，无人可属。久之，自联其下曰：“花贼玉腰奴。”予以为道尽蜂蝶。

蒲卢——韩偓诗：案头筠管长蒲卢。

第五回 卖金矿汉奸真独一 殉铁路国士竟成双

触蛮二国，思夺蜗牛国金矿铁路权也，非一日矣。计不得

逞，乃变其方针，思以暗夺之策取之。

金吞者，性阴毒而贪，能以暗计伤人而取其财物，因致暴富。有时以金钱遗人，不过藉以为饵。误为其所蛊而受之，必受其害。世呼之曰“嫁祸金蚕”。以金钱运动，办理金矿。触王知其贪得无厌也，贿以数十万金镑，尽买其金矿。金蚕乘国事未定之际，径与订约。蛮王闻之，亦思攫取蜗牛国之铁路权。

蜗牛国有蛰虫者，智深勇沈之士也，伏而不出。蜗牛王屡征之，不起。慨国中实业之不兴，利权之外溢，倡议自办铁路，不借外股。触国计不遂，乃为强勒借款之谋。

蜗牛国邮传部大臣蜉羽者，浮华之士也。衣裳楚楚，雅善趋跄，然为事绝无远虑。尝言，人生如白驹过隙，朝不谋夕。何能及远，好为目前苟且之计。受触国之运动，力主借款。外务部大臣蜒蚰，从而主张之。

蛰虫出死力以相抵抗，誓以身殉铁路。烈士乌龙，素以收回国权为主义。于是，开会演说，力求抵制，感激奋发，呕血而亡。螳螂者亦铁路工程师也，攘臂而起，思竟乌烈士未竟之志。不得当，亦发愤卒。

自乌、螳二烈士殉路，于是国民闻风兴起。富商斯螽，首先发动集股。五月而集股成，遂电政府力争。而电争金矿者，亦不一而足。政府知众怒之难犯也，计渐转环，议赎回金矿自办。而铁路借款，亦改为部借部还，大权尚不至旁落。而暗中之蠹蚀，亦已多矣。正是：

豹死留皮双烈士，甘心卖国彼何人？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金天——《括异志》：金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善能致他财，使人暴富。遣之极难，多以金银藏篋，置蚕其中投之路，遇人收之去，谓之嫁金蚕。

蜉羽——《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疏云：蜉蝣，一名渠略，朝生暮死。

白驹过隙——《史记·留侯世家》：学辟谷引导轻身，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

乌龙——三秦谣：蛇盘乌龙，势与天通。

螳螂——《尔雅》：不过螳螂。疏：一名螳螂，一名螳螂。

斯螽——《诗》：五月斯螽动股。

第六回 改刑名酷吏生反对 讲学务名士盗虚声

蜗牛王知国势机隍，非变法无以自强。于是议先从刑法、学务、警察、军政四大端为入手之基础。然任用非人，终无实际。

其改正刑法也，虽一用新说，而国中群起反对。杜伯，酷吏也，其先出于杜周。少时有鼠盗肉，杜伯掘得之，劾鼠掠治，传爰书，询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视其文词，如老狱吏。长为吏，专以鹰击毛挚为治。当三大臣用事

时，狂士博山上书，言朝有三凶，杜伯捕而下之狱。会三大臣败，始赦出。有新党某甲，不知何许人。慨国中屡兴党狱，仰天太息曰：“怪哉怪哉。”人因以名之。杜伯闻之，立捕而毙之杖下，闻者皆不寒而栗。又尝捕党人鰕生、章举入狱，为他国所干涉。章举旋得释，而鰕生竟瘦死狱中焉。惟党魁独角仙羽翼已成，每捕则逸，自称曰逸仙。恃外国之保护国事犯，屡索罪魁，不允。虽杜伯无如何也。时人歌之曰：“宁值蜂蚕毒，无遇杜伯恶。”虽古之苍鹰乳虎，不是过也。至是，出死力以与新刑法反对。而编定之律，遂不能实行也。

其办理学务者，曰乌鰂，性贼而贪墨，科举时代，以善墨艺闻于时，自命为深于三礼。其友白鱼，颇涉猎旧闻，能读羽陵之编。然好为虫鱼笺注，咬文嚼字，破碎不适于用。又聘金鲫为顾问官，喜修饰边幅，锦衣绣裳，固翩翩浊世佳公子也。其徒数十人，皆有名当世。一时，有名士多于鲫之谣。乌鰂尤守旧，或询以科学名目，辄举乡会试科目以对，闻者无不捧腹。故一时所办学务，亦有名无实云。正是：

猾吏舞文儒乱法，城狐社鼠各凭依。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杜伯——《诗疏》：蚕，一名杜伯。幽州谓之蝎。

磔鼠——见《史记》酷吏张汤传。

鹰击毛挚——《史记·酷吏传》：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

博山——《西京杂记》：长安巧工丁缓，作九层博山香炉，奇禽怪兽诸灵异，皆自然运动。

怪哉虫——《东方朔传》：汉武帝幸甘泉，驰道有虫，蟠而覆

地，赤如生肝。上召朔问之。朔曰：“此虫名怪哉。秦始皇拘系无辜，众庶仇怨，仰首叹曰‘怪哉，怪哉！’愤气之所生也。此地必秦故狱处。”诏按地图，果然。

鰕生——《史记·留侯世家》：沛公曰：“鰕生教我拒无纳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章举——《释音》：章举有八足，身上肉如白。《蟪史》：一名章鱼，一名章锯，形似乌鲗。

独角仙——《本草》：天牛一角者名独角仙。

苍鹰乳虎——《史记·酷吏传》：郅都号苍鹰。又《宁城传》：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乌鲗——《南越志》：乌鲗怀墨而知礼，一名乌贼鱼。

白鱼——《尔雅》：蟪白鱼。

羽陵之编——《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雀梁蠹书于羽陵。

咬文嚼字——傅燮《讨白蟪檄》：咬文嚼字，堪比空谈。

名士多子鲫——《群芳谱》：金鱼有鲤、鲫、鳅、鳖数种。鳅鳖尤难得，惟金鲫耐久，自宋以来始有蓄者。又宋诗：过江名士鲫鱼多。

第七回 办警察亭长肆专擅 领征兵公子惯横行

蜗牛国办理警察者，曰葛上亭长。举绅士赤弁丈人为副董。外似整饰，而内容实不堪问。境内有蚌贼，窃人之禾，不能究诘。且路政不修，每遇蛮风蜚雨之时，行潦可以游鱼。警

兵多避居人家蜗舍之下，甚或偷宿花丛，亦不问也。

会国家颁行征兵之制，期藉以整顿陆军，以彭解为陆军队长。彭本将门之子，介胄士也。顾生长华胄，贵不省士卒，重车余弃梁肉，而卒士或有饥者。军士恶其无心肝也，称为无肠公子。然曾留学海外，入陆军学校。好拥剑横行，又颇通蟹行文字。故一时声名藉甚。任用其族子彭其，终日游醉乡，不知所事。曾自言：“泊浮酒池中，足了一生。”闻者讥之曰：

“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矣。

彭解性专横，尤好龙断。曾侵越警察权限，一时虾兵蟹将，杂沓麇集。彭解麾下兵，亦冒蜂贼之名，取人田间稻穗，以致积不相能。

时有征兵斑蝥，行于道，将私焉。警察干涉之。征兵持警察短长，互起冲突。赤弁丈人，儒者也，出为排解。征兵怒，见丈人冠儒冠来，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彼此遂相争哄，互有杀伤。上官闻之，大怒，将澈底根究。然彼此互持所短，以相攻讦，两不相下，而又各自知底蕴之不可以告人也。故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后经蜗人出为排难解纷，并向上官处为之关说，两造和息，事遂侵。正是：

葛惊同室操戈起，两鼠何缘斗穴中。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葛上亭长——《山堂肆考》：斑猫。一虫五变：二三月在芜花上，名芜青；四五月在王不留行上，名王不留行；六七月在葛花上，名葛上亭长；八月在荳花上，名斑猫；九十月即还地蛰，名地胆。

赤弁丈人——《古今注》：蜻蜓，一名赤弁丈人。

蛭贼——《尔雅》：食苗心螟，食叶特，食节贼，食根蛭。

无肠公子——《抱朴子》：山中辰日称无肠公子者，蟹也。

拥剑——吕元《蟹图记》：蟹有十二种，三四拥剑。色黄，其一蟹偏长，三寸余，有光。

彭其——吕元《解图记》：十二曰彭其，大于蛭，小于常蟹。

泊浮酒池中——《毕卓传》：卓尝言，左手持螯，右手执杯，泊泊浮酒池中，足了一生。

一蟹不如一蟹——《圣宋掇余》：陶谷奉使吴越，忠懿王宴之，自蟪蛄至彭蚶，罗列十余种。谷笑曰：“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也。”

斑蝥——《本草》时珍曰：斑蝥，人获得之，尾后恶气射出，臭不可闻。故其入药专主走下窍，直走精溺之处。

溺儒冠——《史记·酈生传》：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沛公则解其冠，洩溺其中。

蝟人——《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蝟，调，音同假用。

第八回 愤国耻烈士蹈东海 悲学界女子葬西湖

蝟牛国办理内政者，大抵蝇营狗苟，专事粉饰。
志士斑龙，少有大志。家贫，为人庸书。尝辄业，投笔叹

曰：“大丈夫无他志略，尤当尤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因决然舍去，航海游学。同人为之祖帐于东门外。一时乘长风破万浪，观者无不欣羨。以为斑生此行，无异登仙也。

诟料，既至触国，适鸡子国有内乱，为触国所干涉，承认为保护国。斑龙慨明德之后，不祀忽诸。回思，祖国海参汇、钓渔湾诸军港，皆为他国所侵占，痛国仇之莫报也，欲生殺以激众志。因椎胸流涕曰：“生不能执干戈卫社稷，一雪国耻，吾岂愿生入玉门关哉！”遂投诸东海。相传，烈士抱耻而死，其神化为谢豹云。

女士螻蛄，与斑龙同留学于外洋。及归，专尚维新，人呼曰螻新女士。维时，蜗牛国女界极为黑暗。鼠姑者，淫妇也。耳食新学家自由婚姻之说，乐其便于己也，与蛮人鵠鸟有私，因嫁之。一时有鸟鼠同穴之讥。螻女士慨女界之腐败，多由于女学之不兴也，亟思建立女学堂以挽救之，而苦于无资。因叹曰：“人生若朝露，吾居斯世，知能看得几春秋哉。吾以身殉学堂，后之人或有悲吾志而继起者。”因作绝命书，备言其事，自沉于西湖而死。好事者至以斑烈士投海、螻新女士兴学，编为传奇，付诸梨园，登台演唱，观者无不感泣焉。正是：

宁赴长流葬鱼腹，美人烈士两千秋。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斑龙——吴氏《本草》：斑猫，一名斑龙。

投笔——见《汉书·班超传》。

斑生此行无异登仙——唐时，重内官。斑景倩入为大理，倪若

水钱之，曰：“斑生此行，何异登仙。”

生入玉门关——《汉书》：班超久居塞外年老，妹班昭代超上书求还，有“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

谢豹——《酉阳杂俎》：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小类蝦蟆而圆如毬，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作羞作。能穴地数尺，或出地，听谢豹声则死。或曰，谢豹，人也，抱耻而死，其魂为虫，潜入地中，羞见人，掘出之，犹以是自覆其面作忍耻状。

螻蛄——《庄子》：螻蛄不知春秋。

鼠妇——《尔雅》：伊威委鼠，一名鼠妇，食之令人善淫术，曰鼠妇，淫妇是也。

鶡——《尔雅》：鸟鼠同穴，其鸟为鶡，其鼠曰鶡。

第九回 佗齐螭奇变震惊雷 哀秋蝉沉冤悲莫雪

是时，蜗牛国党派甚多。斑烈士、螭新女，皆厌世派也。又有决裂党派曰齐螭，性孤癖，尝隐居于陵山中，三日不食，仅持半李以为生。后忽心醉虚无党革命之说，思得乘间一发，国纳贲于观察使，谋为警长，将藉以有为也。其友马螭，主张革命尤烈，每曰：“不流血不成大事。”故蜗牛国有“马螭见血”之谚焉。然齐螭机事不密，尝大书楹帖悬诸座右云：两行革

命泪，一卷自由书。用是，大为上官所疑，阴伺之。齐亦自知谋泄。

一日，乘考试警察学堂，卒发手枪击杀某大员。一时城中大乱，闭门大索。获齐螯马蟥直供不讳，皆伏诛。

先是，齐与女士秋蝉，同学于海外。秋蝉性高洁，好孤栖，尝与其夫离婚，大为旧社会所不满。秋蝉之友，曰螟蛉。其先，桑虫也。少失怙恃，蛮妇螺赢负而养之。及长，碧眼纤腰，居然西方美人矣。但杨花水性，谓他人子，人尽可夫。论者遂并以污蔑之言，牵涉秋女士。然女士故自蝉蜕浊秽，潏然泥而不滓者也。

女士尝创办学堂，太守桂蠹，颇器重之。及齐螯事发，恐其累己也，乃思为反噬之计，任用蠹役短狐，狐假虎威，妄肆毒蜚，遂令短狐，率兵掩捕之。秋蝉出其不意，不得脱，遂就擒焉。问与齐某相识否？曰似尝相识。问以通匪状，不应。再三问，无一语。遂下诸狱。

秋蝉在狱中，惟元鬓低垂，吟“秋风秋风愁杀人”之句而已。桂蠹亟思杀之以灭口，因以交通匪类蒙详，不待报而诛于市。吴中女士梁山伯祝英台，收葬女士骸骨，并为之志铭，以表其墓焉。论者冤之。正是：

罗织党人蛛网密，可怜弱女又何辜。

欲知后事，解见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马蟥——《本草》：水蛭，一名马蟥。又《论衡》：蛭乃食血之虫。

桂蠹——《汉书·陆贾传》：南粤王赵佗，献桂蠹二器。

短狐——陆机诗疏：蜮，短狐也，一名射工。如鳖，三足，有

长角横在口前，如弩形，以气为矢，射人影则杀人。故俗呼水虺，或曰含沙射影。

元鬓——骆宾王在狱中咏蝉诗：不堪元鬓影，来对白头吟。

梁山伯祝英台——《宁波志》：吴中胡蝶，今土人呼黑而有彩者曰梁山伯，黄色者曰祝英台。

第十回 解行缠女子类丈夫 束双趺男儿效巾帼

自螭新女士、秋女士既死之后，越数年而胡蝶焉。好新学，尝提倡天足会。堂有威姑，曰蚊母，锐喙纤足，刻深次骨，信口噬人。有嚼肤露筋之惨。

蚊母年虽老，而犹跣绣履，新学界讥为花脚蚊。母闻之，衔甚，因迁怒于媳，斥之为妖，每夕则纷呶不休。女不能堪，雉颈而亡。时人哀之，谓之缢女。由是，大动学界公愤，指名控诉。蚊母自知理绌，愿罚款设立学堂以息事，以慰女士之志，并请于大吏，旌胡女士之庐以表彰之。

同时，女界中又有一奇案。有嬉子者，浮浪儿也。有登徒子之癖，顾影自怜，粉白不去手，时时对镜自照。尝言，愿在裙而为带，其好色可知矣。自幼缠足穿耳，凌波微步，罗袜纤纤，人皆呼之曰嬉阿妹，不知乃巾帼中之真丈夫也。与诸女郎游则与狎，人无知者。

有巧匠桃虫，其妹曰艾，美而艳，虽古之桃叶桃根，不是过也。蟪蛄思挑之而不获间，忽发奇想，谋于雉，为之作合，而嫁于桃虫。然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也。不料，扑朔迷离，雌雄易判，竟为人看出破绽，鸣官究治。海滨轰传蟪蛄阿妹妹人，成为笑柄。

同时，复有屈伸虫，因挑女学生而退学。刘蛄，因私女冠子而罢官。时人为之联云：香草美人怜屈子，桃花流水误刘郎。可谓解嘲妙语。斯时社会之怪现状，可谓层出不穷矣。正是：

女郎天足男纤履，乌兔雌雄若个知。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蚊母——《尔雅》：𧈧，蚊母。

嚼肤——《庄子》：蚊虻嚼肤则通宵不寐矣。

露筋——《一统志》：旧传，有女子夜过高邮天阴蚊盛，有耕夫田舍，其嫂欲共止宿。女曰：“吾宁死不可失节。”遂以蚊死，其筋见焉。人为立祠，曰露筋。

花脚蚊——梅尧臣诗：花脚野蚊撩乱飞。

缢女——《尔雅》：蜺，缢女，喜自缢死。

蟪蛄——《事物原始》：壁茧，蟪蛄也。一名壁蟪，作窠于门壁之上。其窠似幕，圆大如钱。又《山堂肆考》：壁钱虫，一名壁镜。

裙带——李白诗：昨夜裙带解，今朝蟪蛄飞。陶渊明《闻情赋》：愿在裳而为带。

桃虫——《尔雅》：桃虫𧈧，其雌𧈧。

巧匠——《埤雅》：鸛，性巧，一名雀工，一名女匠。

桃叶桃根——王献之《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
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扑朔迷离——《木兰从军》：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
并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屈伸虫——《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说文》：蠖，屈
伸虫也。

蝼蛄——《尔雅》：螻，天蝼。《注》：即今蝼蛄也。蝼、刘
音近，借用。

第十一回 循旧例官场致寿礼 添新眷亲贵殉私情

维时，社会之腐败已甚，而政界中尤不可究诘。蜗牛国日贫，而官场则日愈奢侈。每遇上官诞日，例送寿份。踵事增华，如蝉翼之纱，贝文之锦。龙颌明珠，鱼胆宝石。翡翠为帘璫珥作押。既已数见不鲜矣。

一日，某大臣寿，有销麦者，献明珠一颗，径五寸，能分海水，胜于分水之犀，乃遣人赍珠入海。珠光所及，水皆豁开，乃入龙宫蛟室，取珊瑚树及其他珍异以献。珊瑚树皆盈丈。石季伦金谷园中，无此宝也。销麦富累百万，问其所自，皆民脂民膏，以煎熬而得之者也。

由是，讹言蜂起，传闻有运动家段蟾，买一歌女，小名阿翠，善度曲，尤工吹笛，将以献诸大臣真贝齿，台谏即以风闻登诸蠹简以弹之。

蜗牛王怒，命根究其事。查得，歌女乃大腹贾王鲋之鱼婢，非歌妓也。事属子虚乌有。蜗牛王以谏臣不谙国体，而真贝齿亦不能安于其位，自请辞职。因两罢之。

是时，真贝齿之父仍当国，势焰薰天，炙手可热。一时趋炎之徒，咸蚁附之。侍御史胡蜂，性憨直敢言，铁面无私，时人呼之曰铁胡蜂。上疏劾真贝齿以蝼蚁为义儿，其父以螟蛉为干女，交通请谒，政以贿成。蜗牛王怒其污蔑亲贵，斥令回原衙行走。胡蜂曰：“吾家有佳酿，盍归饮焉。”因辞职而去。人或为诗嘲某亲贵，有“儿自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之语。先是，真贝齿之弟，尝劫歌妓红娘子。或戏取诗句续为联语云：“儿自弄璋爷弄瓦，兄曾偎翠弟偎红。”闻者无不绝倒焉。正是：

蝼蚁慕羶蝇逐臭，繁华梦未醒南柯。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蝉翼纱——《海物异名记》：泉女织纱，轻如蝉翼，名蝉纱。

贝锦——《诗》：萋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又《传》：贝，水中介虫，有文彩似锦。

龙颌珠——《庄子》：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千金之珠，必在骊龙颌下，子能得之，必遭其唾也。”

鱼胆宝石——《戒菴漫笔》：宝石有金，水泥淡黄色，鱼胆青

碧色。

翡翠帘——《洞冥记》：元鼎元年起招仙阁，织翠羽鳞毛为帘。

璊瑁押——徐陵《玉台新咏》序：珠簾以璊瑁为押。

销麦——《宣室志》：吴郡陆颙，幼嗜面。有胡者曰：“君好食面，腹有虫耳。”因出药金煎之，顷吐出一虫，长三寸许，色青似蛙。胡曰：“此名销麦虫。”函之而去。岁余，胡拉颙至海上，投前虫于油中而炼之七日，有人绿冠霞裳，赍一珠至，径五寸许。胡受之，绝燎取虫，跳跃如初。于是赍珠入海，随珠光所及。水皆豁开。乃入龙宫蛟室，取珍异而出，更厚赠陆。

歌女——《古今注》：蚯蚓，一名曲蟾，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女。

真贝齿——《本草》：贝，腹下洁白，有刻如鱼齿，故曰贝齿。

王鲔——《周礼》：献人春荐王鲔。

鱼婢——《尔雅》：魮、魮、魮小鱼也，似鲋子而黑，俗名鱼婢。

原衙——《埤雅》：蜂有两衙，其王之所在，众蜂为之环绕，有君臣之义。

佳酿——《埤雅》：蜂采取百芳酿蜜，其房如脾，今谓之蜜脾。

红娘子——《事物纪原》：红娘子，似莎鸡，头翘赤。

第十二回 停铨选程阻路三千 严禁烟丸吞林十八

世变日亟，蜗牛王亦颇思整理内政。首议，停铨选以清仕途。自此议行，凡投供谒选之人，几如野石之蚁，攒纸之蝇。虫飞薨薨，莫知适从。

屈蠖者蹭蹬矮屋之士也。虽幸折蟾宫之桂，而神鲤烧尾，久困登龙。未几，科举废。而于科学，不啻如聋虫焉。于是，商诸其友五谷虫。慨然指困相贷，为纳粟计。诂料命官磨蝎，借货甫就，而捐例又停。不得已，为枉寻直尺之计，运动调部。然平生郁郁不得志，颇染烟霞之癖。适值禁烟令严，力求解脱，卒以宿瘾过深，触烟禁而死，终至屈而不伸焉。

铨选即停，亟思拔用新学之士，乃议考验留学生，仍然由乌鲗白鱼主持，沿用廷试旧制。彼卷发如蚕之徒，莫不日伏萤案，握鼠须之笔，摊鱼网之纸，作蝇头小楷，蚕眠细字，以翼弋获。

有蝗虫者，腹有梵字，而国文则茫然也，亦与试。其文则牛鬼蛇神，其字则春蚓秋蛇。但党羽甚众，群飞刺天。乌鲗等畏其势，亦罗而致之。拔其尤者，授以庶常，居然螭头珥笔，鳌背命珂矣。至所用之非所学，非所问也。

留学生既登用，颇主张禁烟之议，乃特简禁烟大臣曰土龙。

雷厉风行，不论大土小土，概行禁绝。于是，食胶虫，爱墨虫、怀土虫之类，咸思湔除宿垢。而狙佞奸商，则取林十八丸方，易名蛻螂丸，言来自蛻中，戒烟有神效。甚或杂以蚂蚱，凡宿疾未尽者，群争购之以过瘾。其时，风俗大坏，不特鸦片鴆毒，贻害于人，且打麻雀、狎雏鸡之风，亦日盛一日。市上为之谣曰：“三物害人鸦雀鴆，四灵除尔凤鳞龙。”虽谑而近虐，然亦可以观世变矣。正是：

瓮中天任醺鸡舞，宦海沉沦劫火销。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攒纸——古灵《见窗上蝇》诗：百年攒故纸，未见出头时。

聋虫——《淮南子》：夫马聋虫也，而可通气志。《注》：喻无知也。

指囷——《吴志·鲁肃传》：周瑜适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与瑜，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

命宫磨蝎——《东坡志林》：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触烟——《本草》：百部，性能杀虫。焚之，无骨之虫，触其烟即死。

萤案——王逢诗：十年萤案书连屋。

鼠须笔——《书法要录》：王右军书《兰亭序》用蚕茧纸、鼠须笔。

鱼网纸——《后汉书·蔡伦传》：伦始以鱼网为纸，世称为蔡

伦纸。

蝇头——《南史·衡阳王传》：子钩尝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侍读贺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索，何复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

蚕眠——李商隐诗：细字如蚕眠。

弋获——《诗》：如彼飞虫，时亦弋获。

梵字——《酉阳杂俎》：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竺出家，谓蝗虫腹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

牛鬼蛇神——杜牧序李贺诗：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春蚓秋蛇——唐太宗论萧子云书：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绉秋蛇。

螭头珥笔——《唐书·百官志》：起居舍人执笔随宰相入，分立殿下直第二螭头也。又《魏志·陈思王植传》：安宅京师，执鞭珥笔。”又《国史补》：两省谕起居郎为螭头，以其立近石螭也。

鳌背鸣珂——苏公绅诗：人踏金鳌背上行，晨趋北阙鸣珂至。

土龙——蚯蚓，一名土龙。

食胶虫——《酉阳杂俎》：食胶虫，夏曰食松胶，前脚缚之，后脚掇之，纳之尻中。

爱墨虫——贾子《说林》：琴中蛀虫，嗜古墨，即鞠通也。

怀土虫——洪驹父诗：人言怀土虫，去去俄复在。《注》蝦蟆也。

蜣螂丸——《庄子》：蜣螂之智，在于转丸。

第十三回 监留学瀛海起风潮 募工人国民争抵制

初，蜗牛国派遣留学生于海外，一时卵生、湿生、化生之徒，各率丑类以往，如蚊蚋蚁虫之聚，盖不下万人焉。于是，蜗牛国始派遣金龟子为留学监督。

金龟子虚有其表，金玉其外，而胸中实无点墨。与论新学，几如夏虫之不可与语冰，井蛙之不可与语海也。故一经前往，即遭拒绝，不能终任而去。

未几，触国有取缔留学生之令。其激烈者，甚至为拔刀举火之暴动。不得已，稍稍限制之，势稍刹。然斯时之风潮，不特见于学界，渐渐及于国民。

有美人蛭国，去蜗牛国不知几万里。自古隔海，永不相通。有航海者，张蜃帆西穷，得其地，始见通于上国。然美人蛭闾，地旷人稀，利用二人，始招蜗牛国之华虫，往为开辟地利。及成效既见，美人蛭国本土之工人慕之。其工党曰射工，为鬼为蜮，尤善含沙射人，设种种苛例以相待。至是，国民乃倡议，抵制美人之货物，以为报复之计。美人蛭国之商务大坏，始允稍改其苛待之例。其后，触国以蝦蟆丸商舰，暗运军火入蜗牛国，国民又群起抵制触国货物。风起潮落，势甚汹涌，甚至影响及于政界。其以鲠直自命者，对于外人之审判，

亦用强硬手段。

先是，大令江鸡，愤万人之专横，遇事执法不挠，致为外国教士所戕。众不能堪，聚众击杀教士。然卒议款抚恤，含糊了案。官场亦积不能平。厥后，因蝦蟆争官私事，复有大闹公堂之举。然竞争正以促文明之进步，民气日张，进化日速。

蜗牛王渐知，国事虽孱弱，而民情则强固可恃，乃下诏变法，誓与民更始。国中父老，咸手捋蝦须，扶杖观听，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正是：

竞争即是文明母，进步争如不翼飞。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金龟子——段公路《北户录》：金龟子，甲虫也。五六月生草上，大如榆荚。金龟子行则成双，其虫死，金色，随灭，如萤光也。南人收以养粉。

夏虫——《庄子》：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蜚帆——《番禺杂记》：蜚背有骨如扇，乘风而行，名蜚帆。

蝦蟆丸——汉古曲《董逃行》：玉兔长跪捣药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药可得神仙。

江鸡——《古今注》：蜻蜓有青赤黄三种。淮南人呼为康伊，鄱阳人呼为江鸡。

官私——《中州记》：惠帝为太子，在华林园闻蛙声，问左右曰：“此鸣，为官乎？为私乎。”

第十四回 倡革命车旁轰炸弹 考宪政海外遣星轺

蜗牛王由是卑礼厚币，侧席求贤。梦帝资良弼曰傅负版，筑子蚁垤之旁。三往聘之。既至，与论当世之务，扞虱而谈，有旁若无人之概。蜗牛王大悦，遂立为上相。傅负版荐其友伊威为左相。蜗牛王命二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有河豚者，亦革命党也。性沈毒，尝言：“革命若成，值得一死。”同党中或赠以诗云：“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盖形容酷肖也。河豚阴伺二大臣上车之顷，伏于萋蒿之际，以萤火丸炸弹掷之。轰烈之声，震天动地。二大臣俱受伤，幸医治旋瘳。河豚死焉。

于是，变法之志愈坚，卒遣二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归而改纪其政，命黄蜂主外务大臣事务，唐郎监造东省铁路。斥金蝉，而以金鳞主东省矿务。以大学博士胥望鞠通为学务大臣，尽反乌鲋等之所为。女学士络丝娘创纺纱制布厂，马头娘创设缫丝厂。海滨有蛟人，以新法制冰绡，各国咸争购之。复有工艺大学博士吐铁，创设炼钢厂，而中国之战舰军器，无待外求。乃命海螭复海军。废彭齐，而以铁甲将军为陆军大将。以杜父为火司寇，颁行新律，尽去杜伯之苛法。

杜父初为主簿，勤于政事，有吐哺握发之风，民间有“汉

有杜母，今有杜父”之歌，故特不次擢用之。遂下诏，预备立宪。居无何，留学生杨师太卒业归国，运动请开国会，上书请愿者数万人。乃宣布开国会年限，国中欢声雷动。由是，百废俱举，锐意维新，国势有蒸蒸日上之机焉。正是：

卧心尝胆英雄志，勾践当年式怒蛙。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傅负版——《尔雅》：傅负版。负版者，善负小虫也。

扪虱——《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事，旁若无人。

值得一死——《枫窗小牋》：东坡谓“食河豚值得一死。”

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 梅尧臣咏河豚诗。

蒹蒿——苏东坡诗：蒹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萤火丸——《神仙感遇传》：刘子南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疫百鬼诸毒。

金鳞——《养鱼经》：石首鱼，闽谓之金鳞。

胠望——《酉阳杂俎》：何讽尝于古书中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以问道者。道者曰：“据仙经，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作此物，名曰胠望。”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叹服。

鞠通——贾子《说林》：孙凤有自鸣琴，人唱曲，则自相和，背有一孔若蛙者。一日，道士见之，出一小筒，倒黑药少许，孔侧即有一绿色虫出，纳之而去。自是，弹唱不复鸣矣。有博物者曰：“此名鞠通，喜食枯桐及古墨。”凤始悟，竹筒中药，乃黑屑也。

络丝娘——《尔雅》：莎鸡以六月振羽作声，连夜扎扎不止，如纺丝之声。今俗人谓之络丝娘。

马头娘——穆希文《蚕史》：世传，蚕乃马化，故背负马迹，蛻壳时，头如马。今人祭马头娘，名马面菩萨其神也。

鲛人——《搜神记》：南海中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机织。

吐铁——《会稽志》：吐铁，岁时衔以沙，沙黑似铁，桃花时，吐铁始尽。

铁甲将军 《本草》蜣螂，一叫铁甲将军。

杜父——《山堂肆考》：杜父鱼，一名吐哺鱼，似吹沙而大，俗呼主簿鱼。盖杜父讹为主簿也。又《汉书》：杜诗为南阳太守，民间歌之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杨师太——秋蝉之小而绿色声疾者，俗称都了。今南人呼为杨师太。

第十五回 强中强飞船制蚱蜢 巧外巧天网布蜘蛛

触蛮二国，闻蜗牛国王变法自强，交仗之，日夜潜谋侵略，垂涎蜗国之疆土。

是时，蛮国有电学专家白鸟者，能为空中电雷，发于空际，中人则钻入肤骨。又有名丹鸟者，能以无烟火药，造空中飞弹，着物即燃。自两种军器发明，枪炮均无所用。同时，触国亦有电学博士蚱蜢，创为空中飞艇，因以己名名其艇，曰蚱蜢

艇，能于空中掷炸弹，毁人城池。且能利用空中电雷、空中飞弹，故尤为猛烈。二国皆深秘其术。

有游士权舆父者，献瓜分之策于二国，二国之王大喜。阳与蜗牛王通好，而阴使权舆父为公使，以行人葛蚤为副，驻蜗牛国京城，测量蜗牛国之舆图。葛蚤善走，日行数百里，因尽知蜗牛国之境塞。蜗牛王知其有阴谋，使秘密侦探蚯蚓曲探之，不能得。

蜗牛国有大电学家曰吴蚕，能为催眠术。于是，设饮以晏权舆父，而令吴吞侍酒。以术催眠者三，权舆父尽吐其谋。

蜗牛王闻二国新发明之军械，猛烈异常，则大恐，不知所措。喟然叹曰：“弱肉强食，为鼠肝，为虫臂，吾属今为之虏矣。”吴蚕进曰：“王无恐，臣有友朱知，深通电学，能为空中天网。敌军军械虽猛，诚得空中天网以御之。二国虽强，不足平矣。王盍召而询之。”

吴蚕与朱知，幼时同学于缫丝厂。及长，又共研究电学，故知之深也。正是：

蚕丛世界文明进，斗力何如斗智赢。

欲知后事，解见下篇。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枝生笺

垂涎——白居易诗：漏壁络蜗涎。

丹鸟白鸟——丹鸟，萤也。白鸟，蚊蚋也。

权舆父——《尔雅》：权舆父守瓜。《注》：今瓜中小虫，喜食瓜叶。

催眠者三——《桑柘经》：蚕，一昼夜而蜕壳，有三眠者、四眠者。

虫臂鼠肝——《庄子》：伟哉，造化又将以汝奚为？以汝为虫臂乎，以汝为鼠肝乎？

第十六回 征二国奉藩返侵地 朝四夷垂拱颂光天

蜗牛王遂召见朱知，询以所发明之电学。乃以磁铁螺丝圈，制天网，张之空中，凡数百里以内之飞弹，皆能吸收入网，亦以己名名其网，曰朱知网。自此学发明，凡空中电雷、空中飞弹、空中飞艇，皆无所施其技。蜗牛王闻之，大喜。

居倾之，二国合兵交侵蜗牛国边境。蜗牛王乃命百虫将军帅水陆之师，日夜进攻。左将军虫达副之，海军大将军海螯、陆军大将军铁甲将军属焉。命游蜂为侦探队属藩。槐安国王马义闻之，起义兵为后援。军中张朱知网，二国新发命之电术军器，皆一网打尽。而触国陆军殷字营，又以争攻交相谗构。二国之兵不合，百虫将军鸣蛙骨而进之，二国之师败绩，伏师数万。逐北旬有五日，乃始遣使乞和。

蜗牛王复命蓑衣丈人，屯田边境，以为持久之计。丈人能乘轻气球，游行空际，以见敌军虚实。虏中畏惮之，称为飞将军。自是，不敢犯边。

触王既败，大惧，尽返所逐之地。自蜈蚣岭以东，螭螭塞

以西，壤地数千里。蚩王不得已，遁入牛角尖岛。

由是，自波蠡地海至海马岛之海权，悉归蜗牛岛势力范围之内。故蜗牛王一怒，而二国之王称臣奉藩，厥角稽首。国日以富，兵日以强。于是制礼作乐，范冠蝉蕤，制隆周冕，蝉琴虬笛，乐奏虞韶。海宇苍生，下至蠃飞蠕动之属，莫不沐浴圣化，熙熙然如登春台。猗欤盛哉。正是：

东鹑西鹄共球集，端拱垂商庆太平。后人诗，记其事曰：

国中有鸟止王庭，
酣睡争嗤狮未醒，
一旦飞鸣众俱骇，
风律雷厉发春霆。

虫天逸史索隐 雕虫小技生笺

虫达——《汉书·功臣表》：曲成侯虫达。从入汉，定三秦，以都慰破项王。

槐安国——《乐善录》：淳于棼梦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榜曰大槐安国王，以公主妻之，命典南柯郡。无何，公主死。方追悼间，忽然惊觉。命发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二大蚁。又穷其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

一网打尽——《宋史》：韩侂胄欲逐赵汝愚，而难其名，谋于京镗。镗曰：“彼宗姓也，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

谗构——《诗·小序》：青蝇，刺谗也。

逐北旬有五日——《庄子》：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国于

右角者曰蚩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师数万，
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

蓑衣丈人——俗名蓑衣虫，一名蓑衣丈人。能飞丝悬于空际，
故以轻乘气球为比。

飞将军——汉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之数岁，
不敢入边界。

跋

粵自苞符秘剖，浑沌窍开。外骨内骨之伦，股鸣脰鸣之族。涵渊卵育，种类蕃滋。爰有蜗触蛮三国者，负壳而居，犄角相倚。安居则庆夫咸苦，拗怒乃作其鳞。而蜺螭梅雨之墙，长城万里；蝼蚁槐安之国，拓地数圻。无何蚕丛界险，蚁斗衅开。螭螟以蚊睫为巢，螳螂为黄雀所捕。虫沙疆域，几成大一统之河山；蜗篆坟典，长埋亿万年之历史。幸而虫书莫考，鸡碑独存。有虫天逸史氏者，功深萤案，业富蟬编。高才不数乎题糕，妙趣何殊于说饼。文通蝌蚪，屡翻卢佉之书；学饱蠹鱼，三食神仙之字。极灰线草蛇之妙，发蛛丝马迹之奇。化茎草为金身，纳须弥于芥子。勾心斗角，效康輿芥舟之小言；怒目低眉，作矛浙剑炊之危语。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寓言十九，何如漆史。苏长公之嬉笑，尽是文章；淳于髡之滑稽，杂以隐语。虽雕虫小技，或言壮夫不为，而班马新裁，足为稗官生色矣。

保虫长民跋